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二冊目次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二）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九年茅一相文霞閣刻本　〇〇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一百二十卷

目錄三卷（二）

（明）唐順之輯

明萬曆九年茅一相文霞閣刻本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七

後學歸安施守官校

樂二

隋書樂志　魏徵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恣其流而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縣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濩武王曰

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措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

古樂于時經營是追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illegible]
在位謡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
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
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
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
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
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才而命
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
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
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

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
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
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弃棄宫徵流唱翱
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
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
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秦則王致在
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

晉書樂章論歷代樂名同異　唐太宗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
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器聲
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illegible]
而哀其喪亂以兹援律乃播其聲焉蔑義琴倕鐘
和聲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
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
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
代昔黄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
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
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
謂奏大呂歌黄鍾天睨來下神祇動色抑揚周監以
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淪河海

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風焉而裂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
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
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尋刑憲至於絃歌
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煙火[illegible]祖提劍霸中
制平天下文匪[illegible]作太后揖儒
家之道大臣排賈生之言絳灌先生所以長歎而子
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光武皇帝即位表章景
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
帝[illegible]植棠於太學祖而割烈濟濟焉皇皇焉可足觀

者自斯厥後禮樂爾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太予
予式揚典禮旁求遍識道鄰雅頌事邇中和其有四
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
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
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
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
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
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
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
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鞏總干式遵前記

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
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
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
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
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
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汙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
晉至于孫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
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
柔迭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
子戀古之端出於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

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
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
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
綱紀云（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
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
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
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
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
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竝作登歌下管各有
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聲

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
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
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
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大樂官
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為荊州與謝尚修
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
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
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
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
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符堅獲

其樂工楊嵩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
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
列其詞於後云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上陵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臨高臺　上邪　遠如期
石留　務成　黃爵行　玄雲　釣竿等曲
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
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

改思悲翁為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
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
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
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
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
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
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
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
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
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

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
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
德受命改朱鷺為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
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
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
如張為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之上回
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
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
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
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

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
上陵曲為荆通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
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章其
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歷數言權順籙
圖之附待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言其時主
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言其時主
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
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
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
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

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
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
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
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
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
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
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
王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
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
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將

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
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
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
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錄受國化象神明也
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道
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
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
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改狩順
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

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榴爲順天道言
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既天也改務成爲唐
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
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烏銜書
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
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
辭並列之於後云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
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
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少漠而軍士思歸

於是減爲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
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
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
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
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
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
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
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　乎

[illegible]之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於變牙同
契哉愚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聲氣之感　　沈括　後同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

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曲調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録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纓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

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　六呂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

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為新聲自後又為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傷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為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與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

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今　詞相從雅與不關歌謠及陽關擣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

樂府總序　論後世聲詩不傳　鄭樵　樂略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有[illegible]曰笙奏三終以贊之以後有尾和承節奏行[illegible]一間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illegible]鹿鳴一篇又無仲矣自鹿鳴一篇絕[illegible]矣[illegible]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illegible]而存亡皆三

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
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
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
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
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
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以其
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
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
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
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

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
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
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
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
息矣
又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
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
之回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本幽薊列國之風
也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
作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

為相和粲然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
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
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饗
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
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
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
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
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
以同事也今辟雍饗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
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

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
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
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
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
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
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所親也鬼神之禮不用
於人知有所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
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
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
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

知也

辨樂不傳之論　馬端臨　後同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尚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以衰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明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illegible]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辨樂亡之論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為漢世頌詩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冊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鐃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敘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則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做漢短簫鐃歌為之而始[illegible]名於是專敘其創業以來代叛[illegible]肇造區[illegible]則純乎雅頌之體[illegible]以來[illegible]雅頌矣

論舞

杜氏通典曰代樂飲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舞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施於朝廷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昭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廄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論樂不在器

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往歌之雜樂於其為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illegible]部金石柷敔一循雅奏而其為怨以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皆為此論後來乃復創為古本黃帝有一黍之短積一下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而謂分寸尺度皆以尺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為而與其言皆相背何耶

論鐃歌鼓吹之辨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也其四曰短簫鐃歌軍中之所用也則黃門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illegible]唐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illegible]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所[illegible]而鼓吹下儕於臣下之鹵簿非唯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

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鹵簿之樂然其所用綱鼓金鉦大鼓觱篥横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大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有其禮節雅鄭異矣然[illegible]若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illegible]之行大駕出師以及從官之中有鐃歌與鼓吹多千乘萬騎旌旄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與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朝賀上壽號本大宗之上則尚書用之則不類矣

論儒生不知樂

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論則[illegible]
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
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
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
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
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
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
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刻量工人但隨律調
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
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

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
已今訂正雖[illegible]而鏗鏘不協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
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illegible]亦既私為工
師所易而[illegible]不復覺方且[illegible]則三
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illegible]足以
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辨魏漢津之誤　吳萊 後同

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
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illegible]求幾[illegible]修
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率且

[illegible]之協時加銅以
齊之審[illegible]臨試雖以老師[illegible]終不能必協其銅齊
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
漢津乃以[illegible]一[illegible]乃造大晟樂所遂須其樂書於
天下[illegible]樂之[illegible]
聖主之[illegible]天地陰陽為[illegible]
為度數[illegible]之制[illegible]今
請以聖主中指三節[illegible]
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illegible]其全
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

是時[illegible]蔡京設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
石鍾[illegible]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
尺[illegible]亦自知之皆私謂其弟
子任宗堯曰樂律當北方玄鼐水又溢出律高則聲
過哀而[illegible]水[illegible]是不久
矣嗚呼[illegible]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
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
可以[illegible]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
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
樂[illegible]樂更秦亂而廢漢[illegible]代之

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後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例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部立部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

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大樂律之元而僅奉承於黍尺指尺之間異及下大晟樂府之官始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行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大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作急今大成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官之行教坊色長張侯曾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徧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觀侯之所學常謂樂工肄樂之

須延遊強把巧妙斡旋復翻十截既夜之思而務詰前人作徧之正固不可以草草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律蜀一黥卒稍竊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殿尚可至今公襲而不究正於千歲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率多輕儇噍殺嘽數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也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專淫教媟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

謠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分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一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爲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一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議顯世所未有乎謂宜依古法綴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月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發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完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論樂府七聲

將其古今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上下千有餘
年正音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學者但
所以樂家所採者為樂府不為樂家所採者為古詩
遂合樂府古詩為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俟疑也竊
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之
徐者為本疾者為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
所謂閒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
官但能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亦無
其辭而但有者特存之節耳故雖不究其義猶存其聲
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宗廟為文始武德五行房中

有壽人奇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
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
服以示不相襲也其聲實不分殊也及武帝定郊祀
立樂府采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
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
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
惠時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
於武帝也蓋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
世古辭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
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

聯緜[illegible]之類[illegible]所作及夫[illegible]調率在江左習
若[illegible]所[illegible]君子之[illegible]文聽
之以為節奏且聲音[illegible]所有者六十[illegible]曲及[illegible]鐸巾
拂[illegible]唐長安中[illegible]漸缺其在今[illegible]管絃
夫[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使之傳習[illegible]以
後北方[illegible]所[illegible]蘊
該樂[illegible]新之[illegible]未必此存一曲[illegible]漢
已久[illegible]擬古之作[illegible]與
聲以[illegible]從[illegible]之新
辭[illegible]至於唐世又以古[illegible]今[illegible]中樂府

海子將[illegible]求諸其聲耶但[illegible]朱鷺雉
子[illegible]別事今返形容
二爺之哭以為[illegible]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
養[illegible]和者矣苟何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
立於[illegible]以其辭言
者[illegible]以樂府[illegible]古
詩以[illegible]不可合[illegible]所從
此有[illegible]人[illegible]有
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不速[illegible]
夫[illegible]其辭而特以其[illegible]者又明矣[illegible]

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擁楫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玄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州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此其辭則越其說則楚越之猶楚也不通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視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

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樵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敘古樂而復引吳均並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辨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聲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今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命之曰周衰禮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乃明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記也以是言之苟不難哉若詩者古之樂章也雖鄭衛亦予其辭辯其辭而道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

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漓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音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學而矜其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政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惟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

小人明天王之作不得隸於會同燕享[illegible]之信用
國列之為多常非周雅[illegible]之風情深
而文則民隨而化也故可以成風和上下教化
移民俗不淺信之所大有見哉以其所[illegible]夜同
昔同變大篇狀擬大任[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曲考之[illegible]旨
之古其降也為興趣[illegible]於之其降也為
古言之東其辭趨於近短而為[illegible]多[illegible]曲其為
渾胡戎而陷唐突之故唐初之[illegible]其中宏
俗傳而其末纖巧而不振難人尚其才家尚其學道
以[illegible]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

具不易見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夫盛德
之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欲道和悅
之意以發先王之德澤下之情性蔡僅尚若秦楚
之既已僭之鄭衛伊之枝葉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
之用將心僭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本夫民不
古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音猶有先王之[illegible]然以唐
虞之盛不能無憾焉皆於此見其風俗之污人情之
茶政治俗尚之美哉其言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
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若出今其言見者則
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貽後夫

取之兵所持於後之作者焉

史記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
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
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
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
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
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
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
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
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
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
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
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秏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

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

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蔟太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太蔟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

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

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

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

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一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

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

焉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曆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東漢律曆志　范曄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

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黃鍾長至九寸遲短時至四寸五分小分五六十以六十律小者一律管一日多者一律管八日而止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匏竹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

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定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

以其中絃合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
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
鍾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
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
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
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
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
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
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候部莫知復
見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
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
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
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
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
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
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
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
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
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
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

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
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
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
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
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
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
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

隋志和聲　魏徵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為黃鍾
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
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鍾為始虞書云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為律以身
為度用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
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
五寸七分之四應鍾長四寸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
律之本末也班固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
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
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勗
等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
房又以隔八相生始自黃鍾終于中呂十二律畢

癸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更增日十八律以為六十其後行在旋上生包育隋九絢于冬至之後分焉此內興數遂滅歷鐘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于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相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二毫林鍾長六寸一毫應鍾長四寸七分九毫強其中呂上生所益之分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復十二辰參之數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于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

正一月陽其降陽往行而前就分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往行者其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乃執象數以配其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准依法推乃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為上生乃復遷內上生蕤賓之後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非者不可比勑詳求其能者有聊以餘日試推其古鍾校舊器及古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為四器名之為通因器絃間九尺臨嶽高一寸二分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為其名義名之為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為十二笛以寫通聲其夾鍾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鍾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遣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夾鍾笛飲則聲韻合和端門外鍾亦案其銘題定皆夾鍾則其西廂一鍾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

欽乃中南呂驗其鐫刻乃是太簇則下今笛二調重
勑大樂丞斯宣達令史推校鐘定有鑿處表裏皆然
借訪舊識迺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
其調啴下以推求鐘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
使將軍陳傾致三鐘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極殿前
二鐘端門外一鐘是也案西鐘銘則云清廟撞鐘秦
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簇鐘徵則林鐘宮
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
云夷則太簇則非秦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僞僕字
則題而言備驗非近且夫驗聲改政則五音六律非

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久隔而不通無
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其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各
敘功德豈容復施後王以濫名實今率詳論以言所
見并詔百司以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制
度亦無改作西魏廢帝元年周文攝政又詔尚書蘇
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閔
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齊寇事竟不行後掘太倉得
古玉斗案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
太常牛弘議定律呂于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
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遣

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
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
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授法
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
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鐘律更造樂器以被
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
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
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
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
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

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
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
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啓於東
宮論張胄玄曆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於音音定
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鍾于是乎在但律
終小呂數復黃鍾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
妄為六十而宋代錢樂之更為三百六十考禮詮次
豈有得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illegible]
亦自聞管而于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
弦亦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鍾管六十三

為實以欠分律減一分以七為十法約之得黃鍾長九十太簇長八十一分四毫林鍾長六十應鍾長四十二分八釐七分之四其樂尚有崩場帝初令采逸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為合古其聲變大議今已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七

後學歸安炎人豹校

樂三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杜佑 通典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其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其二變為變者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樂緯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謂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律是也

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管吹以准鳳鳴而定律呂之音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風有雌雄鳴亦不同故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凰故能為和中聲做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為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

[illegible]在大呂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太蔟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夾鍾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姑洗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商一非徵[illegible]分去一之大[illegible]賓鍾[illegible]夷則為角此[illegible]

[illegible]中呂之均[illegible]以中呂為宮中呂上生[illegible]分去一之[illegible]長非中呂之[illegible]

[illegible]蕤賓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林鍾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夷則之均[illegible]宮以夷則[illegible]

[illegible]應鍾為[illegible]正聲為三角此[illegible]

[illegible]南呂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無射之均[illegible]

[illegible]大蔟長非[illegible]鍾下生林鍾為羽林鍾正聲長非黃鍾為商[illegible]

[illegible]應鍾之均[illegible]分去一之太故用子聲[illegible]為羽林鍾上生大蔟為角太[illegible]

[illegible]此謂迭為宮商角[illegible]

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大呂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太蔟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夾鍾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中呂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illegible]之羽為無射之徵為大呂之蕤賓之律[illegible]

其宮角為夾鍾之商此中呂之五聲也林鍾之律[illegible]則

自為其宮[illegible]

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南呂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無射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

應鍾之律自為其宮[illegible]五聲也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者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鍾之[illegible]）

黃鍾之管以九十為法（度其中氣以陽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為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本[illegible]）又生取之數不出於八（以本[illegible]）從黃鍾而下生得八為林鍾上生太簇亦復依八而取為南呂此[illegible]之法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

宮生徵（宮數八十一分各三分之去一[illegible]）徵生商（[illegible]）商生羽（[illegible]）羽生角（角二分[illegible]）

[illegible]此旦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聲本制以宮商角徵羽各得[illegible]）其十二律相生之法皆以黃鍾為始（黃鍾[illegible]）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仍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illegible]）林鍾上生太簇（太簇宮八寸）太簇下生南呂（南呂[illegible]）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管長[illegible]）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之管[illegible]）應鍾上生蕤賓（[illegible]）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之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illegible]）

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之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之管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illegible]）夾鍾下生無射（無射[illegible]）無射上生中呂（中呂[illegible]）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之法又制十二鍾准為十二律之正聲也鳧氏為鍾（[illegible]）則以氏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正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子聲比正聲為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為十二子聲[illegible]

一義云從於中宫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半之以爲子聲之鍾其爲半正聲之法者以黄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子聲則四寸半黄鍾下生林鍾之子聲 [illegible] 林鍾上生太蔟之子聲 [illegible] 太蔟下生南呂之子聲 [illegible] 南呂上生姑洗之子聲 [illegible] 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 [illegible] 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 [illegible] 蕤賓上生大呂之子聲 [illegible] 大呂下生夷則之子聲 [illegible]

夷則上生夾鍾之子聲 [illegible] 夾鍾下生無射之子聲 [illegible] 無射上生中呂之子聲 [illegible] 中呂此半正聲法其下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長六寸 [illegible] 中呂上生黄鍾 [illegible] 還以六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爲林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爲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

半之以爲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聲十二 [illegible] 大小有二十以爲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爲五聲合有六十聲即爲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通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宫商角徵羽之聲得調也

歷代製造 [illegible]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 [illegible]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黄令焦

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 [illegible] 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

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誤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鍾高堂隆諫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臣聞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焉○荀勖張華以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銅竹律二十五具銅尺銅斛七其校減六尺四寸白藏通夾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三分大強無射絃用百一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強因以通聲轉推用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飲古夾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陳山陽太守毛爽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日與其律冬至

之日以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隨月與宮而感復○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立準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鮮至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受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鑽思鍇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

王朴議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
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
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祭之體宮
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隆上以十二律聲而云
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氣之法至於
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
長故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一往相順
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
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
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

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
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
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隆乃以
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
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妙若如嚴嵩父子
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清
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誌唯云准
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
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不
柱有高下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今撰者

迎而挟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為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
十之是為於准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
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辨而分之況然
仲儒私曾考試但前卻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
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
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
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麤細須
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

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
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
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
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
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為主清調商為
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
自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所
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儒尋之分數精微如
彼定絃急緩聽難若兒而論之寧視掌而不知蓄中
有准既未曾覩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遂人不師其丞

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鮮或通曉仲儒雖粗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敕用舊之旨輒持己心輕欲製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者以術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

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

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

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工八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

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
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
下於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
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
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
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
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
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
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
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

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
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
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
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為天始林鐘
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
南呂為秋應鐘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
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
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眾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
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鐘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
鐘宮以小呂變徵乖為相生之道今請推黃鐘宮為

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眾皆從之夔
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
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
雅為儒宿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
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曰經
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
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
得和韻今譯唯取黃鐘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
金石諧韻亦乃簨虡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
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

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
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
曲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
之璧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
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
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
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
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滂
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帝
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

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
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
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
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
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
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
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
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
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
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

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
甚也弘不能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
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
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
貧困無人贍遺餓餒將死所取其著書焚之曰何用
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初有盧
賁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機妙賞
當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
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正雖
公議不服然皆謂以為神明而江都有樂人王令
言亦妙達音律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
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
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帝竟被殺於江都
大唐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作郊廟所用
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
考正雅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孫以梁陳舊樂雜用
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
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
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命其曲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有四調
祭圜丘以黃鍾為宮方澤以林鍾為宮宗廟以
太簇為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

樂髓新經　宋志

[illegible]者[illegible]紀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律分
[illegible]歸之于本律又及間聲合十二宗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宮為[illegible]
為[illegible]大族[illegible]
為[illegible]大石[illegible]姑洗[illegible]為
[illegible]為小石角[illegible]為木為小[illegible]為夾[illegible]
為黃鍾徵[illegible]呂羽[illegible]為[illegible]為長[illegible]為般涉調
應鍾變宮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中管[illegible]宮[illegible]蕤
賓變徵為[illegible]為勝[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呂之宮
為大[illegible]為高宮夾鍾商為大[illegible]為高大石仲呂角為

太[illegible]為中管[illegible]石調夾則徵為[illegible]為大呂徵無射
羽為[illegible]為高般涉[illegible]
為黃鍾徵大族之宮為中管[illegible]大石
[illegible]角為[illegible]為中管
商[illegible]大呂[illegible]為大呂徵夾鍾
之宮為中呂宮[illegible]在今樂亦為
林鍾角[illegible]為夾[illegible]羽為中呂調太蔟變
宮為中管[illegible]南呂[illegible]之宮為中
管中呂宮[illegible]為中[illegible]林鍾
[illegible]鍾徵為姑洗徵大呂羽為中管[illegible]

[illegible]為中呂宮無射變徵為夾鍾徵仲呂之宮為道宮
宮林鍾商為小石調[illegible]為[illegible]調[illegible]為中呂
徵大蔟羽為平調姑洗[illegible]為中管中呂[illegible]
徵為姑洗徵蕤賓之宮為中管道調[illegible]
管小石調無射角為中管[illegible]調大呂徵為蕤賓徵夾
鍾羽為中管平調中呂[illegible]
仲呂徵林鍾之宮為南呂宮[illegible]
角為大石調太蔟徵為林鍾[illegible]蕤
賓變[illegible]為中管道[illegible]徵[illegible]之
宮為仙呂宮無射商為林鍾商黃鍾角為高大石調夾

鍾徵為夾則徵仲呂羽為仙呂調林鍾變[illegible]為南呂
宮大蔟變徵為林鍾徵南呂之宮為中管仙呂宮應
鍾商為中管[illegible]大石角姑洗
徵為南呂徵[illegible]羽為中管仙呂[illegible]為仙
[illegible]宮[illegible]黃鍾
商為[illegible]大蔟角[illegible]林鍾羽
為[illegible]南呂[illegible]徵為南
[illegible]為中管道調
[illegible]
[illegible]羽[illegible]

其二明所主事調五聲爲五行五事四時五帝五嶽
五嶽五味五色爲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六七八九
十爲五藏五官及五星其一宮聲宮聲沈厚麤
大而下爲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
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西域言婆陁力二商聲勁凝明
達上而下歸於中爲臣聲調則刑法不作威令行亂
則其宮壞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倉倉然西域言
雞識雞識猶長聲也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爲民
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
確然西域言沙識猶質直聲也徵聲抑揚流利從下

而上歸於中爲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隳舌合而
啓齒謂之徵倚倚戲戲然西域言沙臘和也羽聲嬰
喫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備亂
則民怨撮口聚脣謂之羽詡詡雨雨然西域言般贍
變宮西域言俟利箑猶言斛律聲也變徵聲西域言
沙侯加濫猶應聲也其中律呂相生祭天地宗廟配
律陽之數曰太宗者在太一太陽太初太始太素太極
也分爲七政陽數七所以齊律呂均節度不可加減
也以前六甲六甲天之使行風雹筴鬼神爲歲日時
有善惡故爲九宮九者陽數變化之道也爲四正卦

五行十幹陰陽錯綜律呂相叶命宮而商者應修下
而商者降下生隔八上生隔六皆圓于左其五若十
二管短長其六出度量衡辯古今尺籥律呂與聲本
陰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在於符合尺寸短長宜因
聲以定之因聲定律則庶幾爲得以尺定聲則再隔
甚矣

范鎮主房庶以律生尺　　通考

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祁上其樂書補亡
三卷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

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製律是
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爲一分者
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
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黃鍾
之長九十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
乃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
三十璟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
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
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

有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所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樂器到延久以律不正屢下詔書博訪群議冀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成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

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黃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從相生去得徵音當在何位觀庶所生律以今人今庶自陳其法因問律旋相為宮之說以其上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其宮為之凡八十四調攝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宮為閏宮二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

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阮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為論於執政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功德此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者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于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

衡也鐘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其不足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其可得乎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秠一稃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一稃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鬯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地之物非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無有一稃二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其黍以為取數今多不敢

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是為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

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環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寸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

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志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志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豪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

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審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為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之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之以其二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而其

□有形之物也，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
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
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
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厘六毫孰是？律之起
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側與方側孰是？斛之方
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
九厘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
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
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
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豆區斛以校

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
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
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
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
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
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
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
不已大乎？昔□□以□鑄錢，後世傳譏。論方今定雅
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
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令各
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
然，伏請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
必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說曰謂得
古法，後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弗合。世鮮鐘律之
學，莫辨其是非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八

子082-037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九

後學吳江皇甫汸校

樂四

周禮三宮　沈括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皆古法也是從變樂者殊宮異均本義凡聲之高下列為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為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序安能易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為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角也函鍾為宮則太簇徵聲也樂有用太簇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徵也黃鍾為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易均外

聞聲以為羽也圜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出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簇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為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敘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敘宮商角徵羽此但用宮角徵羽耳其後以此四者人樂之敘也以知宮商之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計之則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簇又次應鍾最短此其敘也

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不言金者金不用也木火水土相次者天地之敘故以之禮天地此但不用金故言其始終用以敘天地之敘也以知其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以律言之則知之也黃鍾最長太簇次長圜鍾又次姑洗此四音之敘也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簇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人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

之氣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於正月萬物萌動地功在寅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簇為角天以太簇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姑洗為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於故南呂以為羽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天地相與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於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氣積于東方也蓋處幽陰則不與人接[illegible]出于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illegible]始于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illegible]非若歲事之有分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遠之道序也[illegible]之始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于黃

羽者終于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為叙則始于宮聲自以黃鍾為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宮聲當在太簇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宜當以圜鍾為宮也地祇始于太簇終于南呂以木火土金水為叙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中間唯[illegible]當以函鍾為宮也[illegible]者以天體言之也不曰林鍾而曰函鍾者以[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名以人道也此三律為宮次叙定理非可以意推也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陰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illegible]

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蓋不深察之耳其叙求其義考其序無亮毫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者二者天神二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為天

地二一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合于夾鐘於
漢志曰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
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別有何義
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目此爲陰陽合德
化生萬物者也

宋樂器考　通考續同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初傑言

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
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
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
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
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
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
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
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
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叶奏是謂和聲
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

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
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
鐘磬缺四清聲虡樂乃成以爲上商樂和平以磬
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鍾磬者衆樂之所宗則
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簨虡衆樂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
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
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
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
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
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鍾磬簫

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
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
瑟則應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磬各
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
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帝乃下鎮几參定鎮作
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音不以尺度
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成第
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
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
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

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杓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敝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也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真使樂工叩之乃真朴鐘傑大沮

觀宋朝初以來之制迭式作與未嘗稍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其光宗祔廟奏用大和之樂舞曲禁依上初製奏當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十多散樂典之久隆類欲蒐講古制以補前世遺軼於是姜

夔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箎篪笛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眾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弦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竹者不知穴撫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和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占問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

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樂非昭明求知音之士考正大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檃括四聲而使之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庶幾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宋兩朝樂志

部門世號大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
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
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
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
干戚之制蓋皆做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
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
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
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
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
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

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
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
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
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
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也貫
之為板此八音者與世其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
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概謂胡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
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
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楹盂古者藉席以為安後世易
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楹盂榻按而復

豆簋乃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
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
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
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
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
盡為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
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

中興四朝樂志叙 論俗樂聲寓之謬

叙曰古者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為
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

坐伎部琵琶曲盛于時匪直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
應經法而已國朝循習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
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
晟雅樂施於燕享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
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
俚俗所傳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
為宗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謔之樂
以藉口者而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紹興在御
始蠲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述事間用雜
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祝頌務在嚴恭

亦明以更不用女樂頒肯此于神孫世守家法於是
中興燕樂比前代猶簡而奮若德之淵粹者良多蔡
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
于此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
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
為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
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
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
鍾清聲俗樂以為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
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為宮五徵六羽七閏為角

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
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
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為宮俗樂以閏為正聲以
閏加變故閏為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
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
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
不收而獨用夾鍾為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
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
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
石調曰高大石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

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
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皆
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
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鍾此
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
律本出於夾鍾以十二律兼四清為十六聲而夾鍾
為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聲可知
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為宮以變宮為角反
紊亂正聲若此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
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為黃鍾也所收二十八

調不盡屬宮商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
一聲流蕩忘返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
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夫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使心耳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
正古君子所以為治天下之本也紹興乾道以來以
滿前無非為人下之教坊迄廢不復置云

四夷樂西戎獨多　　　馬端臨

按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韎
師掌教韎樂韎即昧也獨四夷北狄之樂不見於經
豈用之與也爭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必俟東

於漢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教之遠被
耶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其大半郭茂
倩以為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舞未有不自西
出者入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
人為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是固一說也愚又
以為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亂華如苻氏出於氐姚
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
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
禿髮沮渠之屬又皆西戎也益雜夏之樂流入于西
戎西戎之樂混入於華夏自此始矣隋唐混一合南

北之樂而為七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
晉室播遷而入于涼州張氏亡而入于秦姚氏亡而
入于江南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務固本
不出于西戎也

黃鍾三寸九分之疑　蔡季通

或疑呂氏春秋所載黃鍾之宮三寸九分信乎曰吾
嘗思之而未能信也九寸之可信者積數而一陽立
淅理而一元存律氣而中聲出有可據也若夫三寸
九分陽不成陽陰不成陰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
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實無一之可據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聖人之言尚當稽理而信之況
百家昧理之說而可盡信之乎

論黃鍾為諸律之本　李文利律呂元聲

黃鍾長三寸九分空圍九分為聲氣之元其時子半
其數極妙其聲極清音屬正宮一陽方動其卦為復
日南至而始反北也
按此即黃帝命伶倫所造之黃鍾也黃鍾之尊在於
氣清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
數多者賤故太極一數也陰陽二數也三老數也四
數也水火木金土五數也庶事出庶類與百千萬數

也所以綱維主宰之者一太極也天子一數也二伯
二數三公三數也六卿六數九牧九數也百辟群后
千百數也萬國萬民萬數也所以持綱宰制之者一
天子也宮聲極清黃鍾實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君
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為民事多
於人故徵為事物多於事故羽為物宮原於黃鍾之
生生不已也以氣言之其初至清至濁清以生濁靜
以生動動則萬物生矣其至清至靜者實為之主也
以數言之其初為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
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皆一以始之也

宮聲三十九絲其聲清越微妙為君至聲微妙而衆聲宗之猶人君至尊淵微而天下應矣故宮為聲氣之元漢儒以黃鐘九寸則黃鐘為宮極濁聲極下管極長長則聲濁因謂宮聲亦極濁夫宮為君聲極清且上行至角羽之聲乃下降重濁而為民物古人比類取象毫厘不爽後世徒拘見聞不以心悟一人傳訛遂以為則且不知聲氣所出之原樂記曰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黃鐘一差則諸律之制俱差而度數失矣度數既失則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相奪倫則禮義廢矣故知五音之上下則知黃

鐘之長短知黃鐘之長短則識君臣之次第按漢儒只聞得黃鐘為諸律之本又聞得律長九寸遂錯認以九寸為黃鐘之長唐宋以下有志於樂者遂以為法不敢變也蓋不知九寸為黃鐘之終數乃黃鐘益數之極而為蕤賓之管也由是損之以漸而短至應鐘而極皆原於黃鐘之損益也三代以下獨蔡昭以九寸為黃鐘之變雖不明言黃鐘幾寸亦庶乎有見矣如黃鐘九寸為宮至應鐘四寸六分奇為變宮乃不及黃鐘半律音節不屬如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長四寸一分音節亦不屬故有用半律子聲之說是不得已而強遷就之也造化果如是耶

原鐘律之始　通考

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鐘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所以制長短律為制也

又曰古之為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鐘

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十二律總論并旋宮之非　陳暘樂書　後周

為物蒸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畢入於戌閡藏於亥故建子之律陽氣鐘於黃泉謂之黃鐘其日壬癸其月為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鐘焉建丑之律

陰氣旅助於陽謂之大呂其月爲涂其歲赤奮其宿牽牛其次星紀其辰合元枵其候大寒其卦則坤之六四故合於黃鍾而下生夾則焉建寅之律萬物湊地而出謂之太簇其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合娵訾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其日甲乙其月爲如其歲單閼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且黝絜齊謂之姑洗其月爲病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西行謂之仲呂其月爲余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其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謂之蕤賓其日丙丁其月爲皋其歲敦牂其風景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焉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謂之林鍾其日戊己其月爲且其歲協合其宿柳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

在卦則坤之初六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萬物莫易各有儀則謂之夷則其月爲相其歲涒灘其風涼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之律陰氣旋入謂之南呂其日庚辛其月爲壯其歲作噩其風閶闔其宿畢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謂之無射其月爲玄其歲閹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乾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陰陽交應謂之應鍾其月爲陽其歲大淵獻其風不周其宿壁其次室其辰合析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太簇而下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坤爻者爲六呂六律左旋而生同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同入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五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變之會歸中聲而已夫可樂以定合大樂則幽明內外遠近微顯無往不通莫非順令理之效耶然陽蓋變以造始故舒律異名陰常以

數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王覡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王所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始萌者小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間其位間乎陽也亦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分而言之則然合而論之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爲此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者謂應中氣而中律故也中央特言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各應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

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之本考工記量中黃鍾之宮亦此意歟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圜覆爲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圜與易乾爲圜同意以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宮之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以其爲萬物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謂之黃與易黃中通理同意以其爲死者所守之方也且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

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大五聲旋相之法圜鍾之呂爲宮無射之律爲之合黃鍾之律爲角大呂之呂爲之合太蔟之律爲徵應鍾之呂爲之合姑洗之律爲羽南呂之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爲四函鍾之呂爲宮蕤賓之律爲之合太蔟之律爲角應鍾之呂爲之合姑洗之律爲徵南呂之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之律爲宮大呂之呂爲角太蔟之律爲徵應鍾之呂爲羽而兩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于二陰未嘗不以一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易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蓍卦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

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為二以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illegible]
之也其[illegible]則四亦象四時[illegible]
聞之[illegible]分樂之序則太律[illegible]分陰分陽[illegible]
也宮之[illegible]
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鐘為首禮地祇以[illegible]
禮人鬼以黃鐘為首[illegible]
管[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
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illegible]
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以[illegible]

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宮為六十律
之律[illegible]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後世之失
非特此也復以黃鐘為宮為羽大呂為二商太簇為
角為徵圜鐘為徵為羽姑洗為宮為羽中呂為宮為
商蕤賓為徵為角林鐘為徵為羽夷則為羽為角南
呂為徵為商無射為宮為商應鐘為角為羽抑又甚
矣然天人之宮[illegible]以太簇為徵者[illegible]天以南部而以
角[illegible]天人同致故也　宮不用商者商為金
[illegible]而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太師掌六
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用之[illegible]其
商者文大而實不大故也[illegible]以為商為大師之
職然則[illegible]為樂章商[illegible]
之者為避所剋而已與周[illegible]
不用商同[illegible]大呂為[illegible]也故先儒[illegible]
天宮不用中呂[illegible]人宮避[illegible]
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illegible]天地之
宮不用人宮之律人宮避天地之律[illegible]用黃
鐘太簇謂避天地之律[illegible]法止用黃鐘一
均七聲餘五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故夫[illegible]八用七失其制也

宮[illegible]入[illegible]以合為首凡奏樂[illegible]取法於編鐘宮
架旋[illegible]以下四均用清聲
鐘[illegible]次向北下八自右手向[illegible]
正上八自左手向東[illegible]夷則[illegible]
清聲四枚在[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禮迎神[illegible]
成之[illegible]為宮[illegible]太呂為角[illegible]
夾應鐘為羽[illegible]奏[illegible]不[illegible]律不用十二而
用十六[illegible]未合先王之制也
[illegible]清之說非古

生土制有十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而清濁之聲
未有能明也說詳十[illegible]律之外復有四清聲予為是
說者非古也其階序而傍附會之說吹後其[illegible]非者
唐之正史通典會要今式通典[illegible]又辭之頭得一
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
廣其說者不過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有若之說
以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無射君也管長
四寸九分黃鐘臣也乃是九寸太簇民也亦長八寸
君用正聲則民與臣聲皆用[illegible]清聲[illegible]必須用黃
鐘四寸五分太簇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

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鐘
為君[illegible]以為臣也今夫黃鐘之律[illegible]律之首
正[illegible]所以為人君向明而治之[illegible]
有[illegible]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illegible]
卑矣[illegible]之道也安有君[illegible]與民相[illegible]
之[illegible]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三十九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

後學[illegible]校

樂五

樂律問答 朱熹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
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
盎緩人亦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
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
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
不曾[illegible]律付[illegible]聲極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

遂和唐太宗所定雅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作久
長[illegible]律若是均出[illegible]注云均謂均鐘
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國語[illegible]是箇不
分曉底人[illegible]不分曉更看他不曾[illegible]
[illegible]以黃鐘為宮便[illegible]太簇
為[illegible]徵
[illegible]人要合聲先須
吹得[illegible]今律[illegible]後人[illegible]逐律
吹得[illegible]
了後[illegible]之道其

衡十三紋一弦是今什底實徽只六弦各人自古後
也不應鐘有十二弦要取其聲用杜子來逐弦分寸
只杜定取聲方可之今只是此比音律如尖塔
樣闊底下大若宮以下則大羽以上則太
細此在中間在中間也○音律只是孔人亦
只是一則不成樂人中是之樂
何以五音[illegible]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
是他商調先備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問周
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切疑聖
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

周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
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在又
問何以謂樂只温公言本朝無徵音如四
時代謝不可缺一若但徵音則不用之祭大段不成
也不特本朝從來無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
然只是太常樂無徵音只是無徵
但無角調不是無角音如今人曲子作
一大呂羽宮便是羽如頭一聲是宮後一
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接抑為濁音
都用不只是合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不用

人只是做這卻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底
所以做那後不成緊宗皆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
成卻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是
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九分
得樂音底方理會得大凡這箇別是一項未有理
會○且如絲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
生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
問道者注云而其制作之妙與有以得乎聲氣之元
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只是黃鐘一宮耳
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

安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自唐以前樂律尚有
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
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
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
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曾詳看底事不知當時諸
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
精亦不曾看通典此於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
恭不喜筆談以為只是雜說其[illegible]未可忽他說恐
老兄欺他未得他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
行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卻又商

□問□□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
□范蜀公□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
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
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代之不什
□得高樂如此當時有殘編名為啞鍾不曾擊得蓋
定八十四調什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個是底
□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
之患唐傳某忘劉歆說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
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記不得蓋招則
□之兒是招則搖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

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之收得譜子因兵
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
號云送搖招由三方一圓分成四片送在搖前人多
不知皆以為啞鍾□□云脉滋絡齊亦是張家好子
弟曰凡□□□□□大凡今律因言今日到底元無
處見其數絲又以□吹管□□□南北用之俗樂歌
調却只用人當時□亦只依排人樂器古樂必不能
地美人□□在有有□□□子人□入□律只以
首尾□字□首□□□□□□以□□□終之如
謝排問字合作何□□結尾亦合作無射□□之所

□□合作黃鍾調結尾亦合作黃鍾□□之如□
月詩大三章皆七字是七字與是清樂調本亦以商
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中沖五字
二字皆是濁聲黃鍾□末以濁聲結之元蓋是合聲
都不父會□是只當日胡亂□□□□□□
曾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上分但這
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唇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
徵羽何者蓋自有個疾徐高下

律呂新書

蔡元定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

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
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
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
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
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
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乎受法十一律
由是而損益焉○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
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
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
□□□□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

[illegible]寸分[illegible][illegible]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
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
黃鐘蓋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
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
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
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
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此是
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經用之分以十爲法
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
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

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
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
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按黃鐘生十一
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
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
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
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
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
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
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按十二律之實

[illegible]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
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
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
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
盡二筭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按十
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簇南
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
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
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
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口口七

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
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
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口口七十二爲
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
生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
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
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五十
口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
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
爲宮也○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

宮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
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之數
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
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
曰凡十二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
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
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按五聲宮與
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
去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
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

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
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
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
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
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
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
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
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
五聲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按律之數往
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

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
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
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
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
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
也○按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
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
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
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
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

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
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
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
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
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
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
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
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
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
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

[illegible]八十四調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也[illegible]
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
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illegible]六[illegible]陽
也其微[illegible]陰陽[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九寸[illegible]而生二者不同[illegible]六[illegible]辰
[illegible]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illegible]六十[illegible]合
[illegible]也[illegible]上文之所謂[illegible]陰陽[illegible]也夫理
之 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illegible]陽[illegible]之
[illegible]五子究於六十其二十六爲[illegible]十四爲陰

[illegible]黃鍾九寸[illegible]不[illegible]究於六
[illegible]爲[illegible]之中人[illegible]
陰陽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此○按[illegible]
於復[illegible]生於[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數[illegible]分損益終
不復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始於子[illegible]陽之升
于上者[illegible]乎亥[illegible]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
[illegible]生[illegible]之升[illegible]者亦未[illegible]窮上以
[illegible]於陰則不[illegible]故終不復始[illegible]之數[illegible]
子[illegible]在律爲[illegible]在[illegible]亥[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在呂爲[illegible]分[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分[illegible]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
[illegible]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
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
於至善者也以聲之[illegible]而至於[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律[illegible]一
聲而已矣孰有十二律[illegible]理也
在[illegible]中聲在[illegible]人則[illegible]木發與
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illegible]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
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

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
黃帝使伶倫取竹[illegible]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
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
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
之清濁與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
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
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
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
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
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illegible]

分知黃鍾之□□如是而更迭以求則中聲
分故求以九則中氣可驗而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
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從
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
金石而附以累黍之法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
專以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非
可皆以黍則疑有因豐地有肥瘠損有長短小大圓
妄不可□不可恃況古人制作皆和聲中出者
而是先得黃鍾聲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
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
以見聞徑之實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
黍而自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
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論三分損益之說　歐陽之秀　半甫

宜春歐陽之秀者嘗見其自序曰自律度數不見於
經而釋經者又互漢志以爲必濫觴於管子呂氏
春秋而行於淮南子司馬遷之書而波及於劉歆京
房之學乎閣漢志乎歆所出也司馬彪志乎房所出
也後世攷律者類皆執之以爲定法歷代合樂不爲
無人而終不足以得天地陰陽之和聲所以不能

謬於隋古之盛者大抵由三分損益之說拘之也夫
律固不能舍損益之說以求之由其有損有益而後
有上生下生之異至其專用三分以爲損益之法則
失之未免乎牽強數之不相合有非天成之自然耳
蓋嘗因其損益上下生之說而失其專用三分之誤
乃多爲分法以求之自黃鍾以往其下生者皆下而
上生者止一而已此其數之或損或益由於自然而
與舊法同不侔矣若謂相生之法一下必一上
而復下則其法之窮也於蕤賓大呂閒之矣黃鍾
而降皆以相生至於姑洗則下生應鍾而應鍾之上
生蕤賓皆上生則分乃損益之生大呂又從而上生焉
此所以必以蕤賓皆爲下生大呂而大呂之長
遂用倍法矣夫律之相生而用倍法猶爲有理獨專
用三分以爲損益則律之長短不中乎天地自然之
數偏生律之分益不止於三分損益之一端以一律
而分爲三此生律之極數特一求徵聲之法耳苟以
三分損益一下生而一上生則當律始無窮矣何至
於十二而止也乎夫十二律之生也上律皆下生一
律獨上生惟其下生者損之極也而後上生者益
之上生則律窮矣此窮上反下窮下反上之理也舉一

絃之間具十二律皆用下生之法而未以上生法終之若以七絃而緊慢之爲旋宮之法則應鐘一均之律宮聲之外多用倍法生一律矣此天地聲音自然而然不可拘於一而不知通變也故正律止於十二而已竊意十二律之度數當具於周禮之大司樂考工記鳧氏爲鐘磬氏爲磬之類各有一職然冬官一篇既亡則世無以考其度數之詳而三分損益之說散見於諸書傳者恐或得之口耳而不及盡其全或得之口授而未能究其誤或求諸耳決而不能究其真因是遂著爲定論夫人皆以爲法之甚善矣豈知三分損益所生之律乃僅得其聲之近似而未真蓋非師曠之聰則耳不能辨其聲之近似者足以惑人之聽是以不復求其法之未盡善者此蔡邕所以不如耳決之明者亦不能推其上下也後世之制樂者不知律法之固有未盡而自徇其聲音高下之不協以至取古昔遺亡之器而求之蓋亦不知本矣聲以數而作數以聲而定二者皆有自然之則如倍者聲必哆弇者聲必鬱高者數必短下者數必長後弇者數也未聞其聲而已知其有哆鬱之分高下者皆也未見其數而已知其有長短之異故不得其自然之

則數不可得而考不得其自然之數則聲不可得而合今之制律者不知出此而顧先拘於邪恭之繆擴古尺之修短絲十之廣狹聲音之高下果足何足以得其聲之和哉邵雍以世人所見者爲律曆耳然則三分損益之法爲不盡然矣近世蔡元定特著一書以爲六十律必然其說亦有可用與否其可用者多其所自得而又有證於古凡載於諸書者可見矣其否者皆由習熟於三分上下生之說而不於聲器之近似者察之也嘗試察之而未有法以易之乎此律通之所以作也蓋律之所以長短不止乎三分損益之一端自四分以往推而至於有二十分之法管之所以廣狹必限於千二百黍之定數因其容受有方分圓分之異與黍體不相合而徑分難其空圍有實積除積之理其法相爲管之法有以推見其爲一陰一陽相繼之道而月一上一下相生之謂也嗟乎觀吾書者能知其數之出於自然而然則知由先漢以前至于今凡上下幾二千年凡史傳所述三分損益一定之說者可以刋而去之矣使其說之可用也則累世律可協樂可和何依大則府事不改其法矣故京房六十律不足以知樂而況伐樂之術爲三

六十之外法化出多而無用乎見其數外出方了然之無所加損而徒欲傳會於當期之日數云爾古之聖人所以定律止於十二者自然之理數也苟不因自然之理數也則以三分損益之法行之於律始不止於六十而已也而況京房之六十乎且房之律吾意其自爲之也而託於受之焦延壽以欺乎人以售其說使律法之善何必曰受諸人律法不善矣雖焦延壽何益哉所謂善不善者亦顧其法之可用與否耳晁者殷渫律管則用指尺以制律乃稱京房之故智上以取君之信下以塞人之議能行之於

一日豈能使一世而用之乎今律通之作其數之損益可以互相生終爲百四十四以爲之體或變之又可得二百八十有八以爲之用乾坤之策具矣世不用則已用則聲必和亦同古黃鍾九寸法爲之以人物之聲而猶更定之耳或曰律止十二則爲複衍百四十四律乎應之曰十二者正聲也百四十四者變聲也使不爲百四十四者何以見十二管七聲長短之有定數而宮商角徵羽清濁之有定分乎其要至於和而已故有正聲則有變聲也通其變然後可與論律矣[illegible]

[illegible]

辯司馬光范鎮論樂之說　李[illegible]允

鎮得蜀人房庶古尺法[illegible]以爲律有本末以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鎮信此論以爲先儒用黍皆不能到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千二百黍實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爲一分是度由律起也光則據漢書正本之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本無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其意謂制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爲一分

九十分則得黃鍾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
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
鎮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然庶之論精一千二百黍
之廣之說則非必如其說則是律非起於度而起於
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律之本而後之為律者不
先考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
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故嘗論之律者候氣之
管也其候氣之法十有二月每月為管置於地中氣
之來至有深有淺而管之入地者有短有長十二月
之氣至各驗其當月之管氣至則灰飛也其為管之

長短與其氣至之淺深或不相當則不驗上古之聖
制為十二管以候十二辰之氣而十二辰之音亦因
而出焉以十二管校之則黃鍾之管最長應鍾之管
至短以林鍾比於黃鍾則短其三分之一以太簇比
之林鍾則長其三分之一其餘或長或短皆上下於
三分之一之數其默符於聲氣自然之應者如此也
當時豈嘗有所謂三分損益哉又惡睹夫一千二百黍
為黃鍾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廣一為一分之說哉
古之聖人既為律矣欲因之以起度量衡之法遂取
秬黍之中者以實黃鍾之管滿於候而數之得黍一

千有二百因以制量以一黍之廣而度之得黃鍾之
九十分之一因以起度以一龠之黍之重而兩之因
以生衡去古既遠先王作律之本始其法不傳而猶
有所謂一千二百黍為一龠容受之量與夫一黍之
廣一為一分者可考也而其容受與度分寸則亦可
因而成也先王之本[illegible]以[illegible]度量衡者自源而生
流也後人以度[illegible]而[illegible]及源也光鎮
爭論律度前後三十年[illegible]以律起度以度
起律之不同鎮[illegible]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
去度數安得知古[illegible]聖人與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

律也哉至若庶之[illegible]忠八字以為脫誤及其他
紛紛之說指[illegible]以[illegible]雖鎮力主之非至當之
論有[illegible]律[illegible]

[illegible]　葉適

新志[illegible]之法始求聲者以律而造
律者以黍[illegible]自黍積之以為古之君子知
物之[illegible]之處[illegible]按周官左氏論語孟子
論[illegible]皆[illegible]徐州[illegible]門律稱古之神瞽
考中[illegible]以[illegible]所謂君子者歐陽氏所據蔡漢
志王莽[illegible]家[illegible]所與領工師相傳非相

子082-058

子之言也學者最患於世不明轉溺理道由決于人無不以制樂爲極按之律起衆爭且旋璣玉衡舜當君之以齊七政後世尚不能傳其法而律度量衡自天地以來所同有乃必曰昔起於黍夫有律而後有黍耶有黍而後有律耶以聖人君子之學區區而求之工師瞽人之所能又謂樂聲抑而不可作實我言之矣不爲樂樂必崩夫樂何嘗爲於天下而亦何損而不崩謂知器之必敝而爲不可以言傳者也祖孝孫張文收既定樂太宗乃謂聖人因人情以作樂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魏徵遂言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便欲決了此論蓋太宗以治自矜言和則由己無預於樂徵不知其指而爲之辭矣夫旣以此以致人和而非人和則不足以判樂太宗不以明之治則負勤於樂可也而謂我能造治使樂隨以和遂人不敢當而太宗僞然當之非太平舜時律音在治忽此恐樂有未當則治有未至臧以已致治後以樂察治此道之密微非太宗與徵之所能知也又言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此尤非也因改成樂政往樂存人聽其音如在其時

不然觀衆樂不問存亡孔子聞韶久而忘味安有秦亡國之音而不悲者太宗此言亦謂當我之時悅我之政無亡而代之亡國之心何其意之矣道也允太宗之治乃有不止言若可以語樂而其見淺耳如此新書所引者備通不足以堪其事若正應太宗耳若有之則大論也

胡氏律論序

上古造律其失取律其後算律後遂皆問有聲律之管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亂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書自秦樂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有載其全上下生與同而漢中以旋運旋宮若在算術則以分法而不免乖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六十律亦與呂氏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相不定何以算律故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四一也之均爲均數相從上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旣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進升上生而上生用倍之實亂矣後志下生之實以準法而算家相因仍用之以数相剥則因三陰

大呂夾鍾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知
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忘之誤也或曰
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忘則大呂律算爲多是不然
陽行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
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管終于中呂非中呂之窮也
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簇地統
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
鍾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
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
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辯用倍者其本法不用

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
亦是之李照范鎮不能泝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
乎然器惟琴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
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不音有出於度數之
外者無射之商與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犯
絲吹竹擊用金石聲音乎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
呂求黃鍾雖其術而不能合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
而實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
盡且又三分不盡之算既未有以處之

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將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鍾
律又推以爲林鍾大簇南呂之變其者託名執始不
自信其爲黃鍾徒使人得以窺寄術之淮次於黃鍾
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相紹因律生有長短
此算家以律以命律非律命於算也猶之乎以四
生五聲豈知我爲上算孤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
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稱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
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蓋
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以教之六樂九數今老
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

喉唇之音宮羽與流羽有吩好角或以從角音徵有
知以而或以從商音對曰其有能協上皇極之律呂
哉豫章胡先生夙抱儒朴[illegible]之演四十年矣
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不得於制作而今老矣先
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則又杜門絃琴是曰
以娛賓之角歌者樂有儒服來興問其姓名曰桂山
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稍出方冊曰先生知
予惟予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因冠呂春秋淮南子非
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悉命於律律不命於
算是於算法亦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用非[illegible]

名九方分律有十二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
倫理凡以羽與蔡氏之書非良與也當與本原辯證
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倘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
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始以是傳世
小分之法中太守矣

律同合聲

周禮六律六同之序與算家三分損益之序不同六
陽律從子至戌左行六陰呂從丑至卯右行不以後
世算法論也算法始於張蒼其術有窮不如周公合
聲之法一陰一陽流轉不可勝窮周禮掌樂之官以

合聲爲主大司樂分樂而序之皆奏陽歌陰律呂相
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
夾鍾其序與司樂同函鍾即林鍾小呂即中呂也大
胥領學合聲教國子者亦以合聲之法教之與同辯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制樂器者亦以合聲之法辯
之然一均之中止用五正律常虛七律不用陰不自
成陽不自生合聲則共二均之聲而陰陽之聲始備
惟今古合聲至賈氏爲詳其法與乾坤相應納甲之
八及十之所建日月之所會皆相應黃鍾大呂之

丑在納甲爲乾初甲子應坤四癸丑在天爲十二次
子而日月會星紀斗建丑而日月會玄枵大簇應鍾
寅與亥合在納甲爲乾二甲寅應坤上癸亥在天爲
斗建寅而日月會娵訾斗建亥而日月會析木姑洗
南呂辰與酉合在納甲爲乾三甲辰應坤上癸酉在
天爲斗建辰而日月會大梁斗建酉而日月會壽星
蕤賓林鍾午與未合在納甲爲乾四甲午應坤初乙
未在天爲斗建午而日月會鶉首斗建未而日月會
鶉火夷則中呂申與巳合在納甲爲乾五壬申應坤
二乙巳在天爲斗建申而日月會鶉尾斗建巳而日

月會實沈無射夾鍾戌與卯合在納甲爲乾上壬戌
應坤三乙卯在天爲斗建戌而日月會大火斗建卯
而日月會降婁一常左行日月常右行乾六陽自子
左行坤六陰自未右行合聲之法與天文易象相應
愚按六陽律左行自子至戌在乾自六爻納甲亦是
子至戌所謂陽得當位也六陰呂右行本是自丑至
卯在坤非六爻納甲乃自未至酉所謂陰得對衝也
通九聲二變以之子丑二律合而十二律皆備其次
寅亥合而十二律獨虛午未一辰其次辰酉合而十
二律又虛子未寅巳四辰然子有丑未有午寅有亥

巳有申後乃午未二律相合而十二律又皆備其次
甲巳合而十二律猶欠丑午二辰其次戊癸合而十二
二律又虛丑午申亥四辰然丑有子午有未申有巳
亥有寅後爲子丑二律相合而十二律又皆備何以
子丑午未同律合而十二律皆在焉試以十二宮横
推之子之於丑午之於未爲陰陽之初子有亥道未
有坤道最相近切而合故十二律具備於二均之中
寅亥越子丑而合不是虛子丑二辰只取對衝則虛
子未也巳申越午未而合不是虛午未二辰本取對
衝則虛丑午也辰酉越巳午未申而合不是虛巳午

未申四辰也不取對衝則虛丑午申亥也卯戌越亥
子丑寅而合不是虛亥子丑寅只取對衝則
虛子未寅巳也其宮有八數之間可以具諸律之
流若以六陰合陰衝易位而布於六陽律之間可以
流水之數十二均周而復始無有間斷之處若去二
變止存五聲則黃鍾不取應鍾合大呂復爲黃鍾如
日月轉行合朔合於也則子合聲之法用陽宮爲主
陰宮爲合交用宮商角徵羽而呂不生黃鍾爲說此
乃算術之窮非律呂之窮推聲之法起黃鍾而止於
夾鍾循環無端何異于黃鍾之流行六陰辰必須對

衝必須逆行正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逆取其逆行
也乃所以爲順行也術家但見十一支横合而從不
合者知律呂之位則從横皆合矣古者中春之月日
躔奎而後習樂取中氣之應卯戌之合也日合聲之
法度算律之教與後世無有之禁宮則孤行不知按
月用律不取律呂合氣又以并配爲相應信之律兹
無歌奏何以召天地之和哉況周禮分樂陽聲奏用
陰呂爲宮而歌者在上用陽律爲宮而奏者在下取
合在絲竹而在堂下歌用絲竹和之而作於堂上用
陰陽交泰之象其深於周公之典者不足以言樂

律呂別名

十二律呂之名見典中惟周禮言之最詳在當時已
有別名如夾鍾又名圜鍾林鍾又名函鍾中呂又名
小呂各有其說一說以陽聲爲序而陰聲爲合始
於黃鍾而止於夾鍾其中呂之處故夾鍾又名圜鍾
而祀天用之爲宮林鍾居黃鍾之衝以居大呂之位
陰聲莫先焉故祭地用之爲宮不曰夾鍾而曰圜鍾
者象其周圜也不曰林鍾而曰函鍾者象其函洪也
惟中呂一名小呂對大呂而言黃鍾三分損益相生
至此而極是以中呂亦以別名在周之盛時三分之

稱也不一後世俗樂盛行以無射為黃鐘宮林鐘
為南呂宮夾鐘為中呂宮樂書注引王氏琵琶錄云夔
與人校近調歌指等調今俗名多有其中否此與之
教流入中華遂因雜樂華少識華之語而以大石小
石分商角之調有識者相近也內般贍調之調亦以
般涉稱羽調贍涉音相近也嗚呼其來久矣

三宮無商調

大司樂圜鐘函鐘黃鐘三宮求神之樂皆無商調鄭
氏謂祭尚柔而商聲剛恐未必然其他諸儒有別為
說者亦多穿鑿陳暘樂書引荀卿說大師審詩商避

所虧為韶近理周以木德王而商為金佩玉左徵角
右宮羽亦不言商皆周人之言也大師五聲未嘗不
言商審商者特不用於起調畢曲故商調缺焉近代
俗樂無徵調其初必有審徵者更代易世因仍不知
改作唐以上德不知審角而但依周禮審商至宋尚
仍唐制皆不知審音宜華而因者也樂書注引琵琶
女夔與人授譜後有湘妃怨哭顏回二徵調從當時
胡琴無徵調則不用徵聲起調蓋有自來矣大司樂
三宮之律為宮為角為徵為羽旋宮不相管攝且大
簇為徵重出此處必有錯簡姜夔論樂亦各用本均

宮角徵羽且為此然其併為徵為羽可見古人已知
六十調矣漢藝文志言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
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獻其書為周官宗伯之大
司樂章能無錯簡乎

八音缺匏

八音之有笙匏以竹也而乃以匏言者見重在匏也
自隋以降笙以木代匏遂缺八音之一俗謂匏脆
不如木堅可久以笙管所用匏作匏以存古而以
銀名匏同其安管處而實之可也今瑟與箏或以銅
及胃角同其安弦之處者風雅中多以瑟與箏並言

以瑟安箏均也王氏琴書引朱文公云先以合字管色
定宮弦乃取此宮線聲商宮琴瑟第一弦為黃鐘竹
聲商角徵第一管為夾鐘瑟有不鼓之弦極清弦是
也笙有不吹之管謂指管是也笙雖以夾鐘管第一
黃鐘管最長亦不於宮也樂為笙以匏為母國語曰
匏竹利制竹以為竹合而成聲古者造笙必曲沃之
匏汶陽之竹大學櫃市各持方物列磬縣匏入音
之有匏於其為長於風為融於氣為立春匏音啾以
立清缺之則有廉者寡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
思敬者寡矣應協律郎劉貺作大樂令壁記謂女媧

氏列管於匏以應古今以木易匏而漆之無匏音矣雖曰木之為尚仍古制欲竹其人之吹正不知自唐以至今日雖[illegible]之尚亦以漆木為[illegible]之音之廢不可復[illegible]者之不多見[illegible]世[illegible]為唐[illegible]欲改[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在其作者乎為[illegible]之官者尚申請而改之

辯房庶累黍之說　馬端臨

按古人之律為度而本度實皆出於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為量衡以稱衡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惟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之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之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之度量衡者也是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若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惟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鎔鍾鑄磬[illegible]之屬是也[illegible]以後器中

以人之聲以之精微固不能授性所解悟難不能書假如有人口若伶倫耳如師曠未能盡得其協律和聲之法乎後之為者精律之不和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以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黍之長短[illegible]特以[illegible]之長短[illegible]鍾之重云者特以[illegible]與律相表裏耳[illegible]古[illegible]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與魏[illegible]以木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耶非耶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為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於當朝之同律度量衡周乎之致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伥伥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為得之蓋亦疏矣蓋律度量衡雖可相為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度易而不害於事者度量衡也[illegible]一定而不易易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何哉竊以為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illegible]

由[illegible]辭知[illegible]中聲而知其可以諧音聽[illegible]而知其
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可以語此知其不然或專求
之於[illegible]其刻
脈而[illegible]律者也
至[illegible]分[illegible]管空徑
三分容[illegible]則太長或以積黍累尺管容
黍一千[illegible]分因逸大管則太短皆以尺
生律不合[illegible]所[illegible]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
鐘之長[illegible]分則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
三說為是[illegible]大要不過如此[illegible]之

人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
圍九分[illegible]以下以次降殺是
也[illegible]分寸不可改
矣是以[illegible]黍[illegible]分則足十黍
為一寸[illegible]可定徑圍既定然
後律[illegible]縱橫之[illegible]然以黍定
分以黍[illegible]則[illegible]也今[illegible]既[illegible]縱橫
之說[illegible]實之管中[illegible]其短長斷
之以為[illegible]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無
之所謂[illegible]一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illegible]

[illegible]何以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illegible]律[illegible]
知[illegible]之所謂分既非縱黍[illegible]黍則必別有一[illegible]
為度以起分但別有一[illegible]為度以起分則其須以其
三分為徑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illegible]律[illegible]不[illegible]
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illegible]八字
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illegible]所以不敢以為通論
也古律以竹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
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illegible]盈尺矣故必先以
黍為分度之三分為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
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矣[illegible]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
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候氣

魏徵 隋書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
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
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
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
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
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
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
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

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君明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今之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依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自太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緒正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六短當微表日而用九十二律各有所據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如黃鍾之宮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猶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攝子故相違者世

而各應相違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illegible]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illegible]

候氣之法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類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

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大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大簇一律飛灰如人用針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疏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疏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備數　　　　魏徵隋書

五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

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子黃鐘之律始一而
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
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凡[illegible]
有七萬七千[illegible]百四十七而[illegible]以
成[illegible]律[illegible]之[illegible]則數因
律起律以數成故[illegible]用竹
廣一分長三寸[illegible]六觚
乾之策也[illegible]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
也[illegible]一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鈎
深致遠莫不用焉[illegible]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
利用[illegible]
曆[illegible]長短稽之以度則不失毫釐
物有[illegible]不失圭撮等有輕重平以權
[illegible]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
[illegible]不差晷刻事物糅見御之以率
[illegible]其本[illegible]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
[illegible]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
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曰
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
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
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

[illegible]以通之今有以貫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九數[illegible]三[illegible]一
劉歆[illegible]蓋皮是[illegible]之徒各設
本[illegible]以
圓[illegible]一分[illegible]
[illegible]九[illegible]人[illegible]分五
毫二[illegible]忽正數[illegible]之圓[illegible]圓徑一百
一十[illegible]周[illegible]十五[illegible]圓徑七周二十二又
設[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指要精密算氏之
最[illegible]名為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與是
用[illegible]
故廢而不理

律尺 三則 歐陽脩 [illegible]

右度之[illegible]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
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
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
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
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
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
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
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

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錢八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彊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荀勗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

人咸服其妙而莫能厝意焉

史臣按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韻又叶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歟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宋武帝時參後文字人奚京於洛道并銅斛上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勗尺勗尺短四分漢官始平衍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勗新尺得一尺四分七釐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荀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元帝後江東用尺比荀勗尺一尺六分二釐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荀勗尺一尺五分荀勗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畧相依準

制管之法

元不師古無足道者惟太史院景表尺乃郭守敬所造守敬精於律曆決非苟作今欽天監表尺是也比市尺止得八寸強愚嘗取黑黍擇其中者一千二百

粒日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為九寸與表尺合又截竹為管長同黍寸其數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人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鐘之聲制管之法可謂簡易而無難矣

黃鍾宮俗呼正宮　商俗呼大石調

角俗呼大石角調　羽俗呼般涉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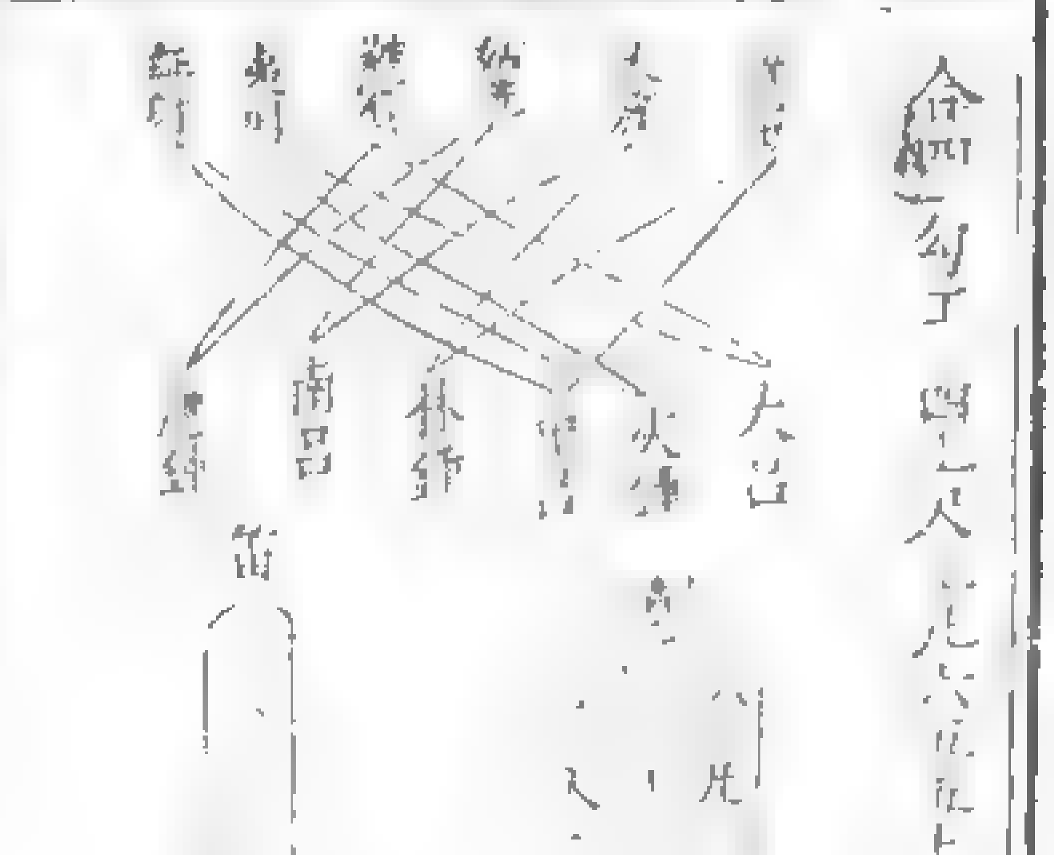
大呂宮俗呼高宮　商俗呼高大石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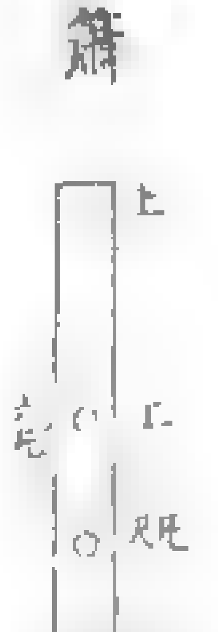
角俗呼高大石角　羽俗呼高般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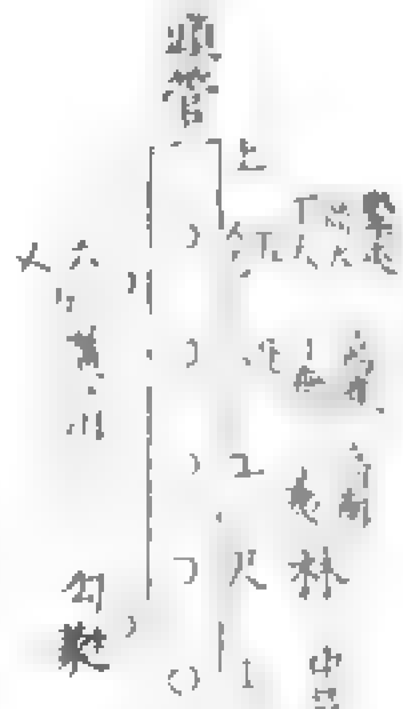
大簇宮俗呼中管高宮　商俗呼中管高大石

角俗呼中管高大石角　羽俗呼中管高般涉

夾鐘宮俗呼中呂宮　商俗呼雙調
角俗呼雙角　羽俗呼中呂調
姑洗宮俗呼中管中呂宮　商俗呼中管雙調
角俗呼中管雙角調　羽俗呼中管中呂調
仲呂宮俗呼道宮　商俗呼小石調
角俗呼小石角　羽俗呼正平調
蕤賓宮俗呼中管道宮　商俗呼中管小石調
角俗呼中管小石角調　羽俗呼中管正平調
林鍾宮俗呼南呂宮　商俗呼歇指調
角俗呼歇指角調　羽俗呼高平調
夷則宮俗呼仙呂宮　商俗呼商調
角俗呼商角調　羽俗呼仙呂調
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　商俗呼中管商調
角俗呼中管商角調　羽俗呼中管仙呂調
無射宮俗呼黃鍾宮　商俗呼越調
角俗呼林角調　羽俗呼羽調
應鍾宮俗呼中管黃鍾宮　商俗呼中管越調
角俗呼中管越角調　羽俗呼中管羽調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終

新刊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一

門生毘陵吳[illegible]

樂六

琴辨　宋[illegible]

陳祥道以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笑謂[illegible]之[illegible]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行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把黃鐘之指則以琴之黃鐘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編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李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illegible]上絃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illegible]如此則大呂大簇夾鐘以下[illegible]用按徽都[illegible]故聲[illegible]不接卻是黃鐘聲矣[illegible]多[illegible]如其說則大[illegible]以下亦不可[illegible]近第九徽[illegible]此後[illegible]方合大呂[illegible]微[illegible]太常[illegible]亦云然[illegible]如[illegible]月調黃鐘十一月調大呂正月調大[illegible]月

[illegible]在十一月[illegible]則絃急[illegible]却行李通不[illegible]但以是思量[illegible]不可行[illegible]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illegible]古人則久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

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徵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illegible]）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illegible]）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illegible]）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illegible]）十二律數曰黃鐘九寸為宮（琴長）[illegible]林鐘六寸為徵[illegible]太簇八寸為角[illegible]姑洗[illegible]呂五寸[illegible]分為羽[illegible]寸一分[illegible]應鐘四寸六分六[illegible]蕤賓六寸二分八[illegible]大呂八寸三分七[illegible]則五寸五分五[illegible]夫鍾七十四分[illegible]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八絲[illegible]

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角徵內羽第一徵內三徵外一尺一寸一分八釐有奇
今十徵外以十自其下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十二律生用太史公九分寸之法則十二律之後龍齦變律皆十一寸皆九分皆九徵琴尺皆十寸皆十分分皆十算徵以下不復分

按此以上爲自能齦之內在十七徵左方十二律之
位而七徵以後之說亦隨其後益琴之有徵所以分
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
布徵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
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爲今人殊不
知此其布徵也但以四折取中爲法蓋亦下俚立成

之小數當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
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
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徵寸也二者之相與皆迂回
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
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
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
其九而爲九尺又析其半而爲四尺五寸則四尺五
寸之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
蓋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
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

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
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爲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
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二焉
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鍾之律固起於龍齦
而爲宮聲之初矣太簇則應於十三徵之左而爲商
姑洗則應於十一徵而爲角林鍾則應於九而爲徵
南呂則應於八而爲羽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於龍
齦而爲商之初矣而其姑洗應於十三之左林徵應
於十一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
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

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
八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徵之初矣而
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
少角應於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爲羽
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於十三少商應於十少角應
於八九之間六絃之黃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少宮
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
於九少羽則應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爲
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三少徵則應於十少羽
則應於九少宮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

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徵
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呂
夾鍾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爲律則無所用於黃鍾
故必因旋宮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
定位而未嘗其用也若自七徵之後以至四徵之前
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律之次而半之四徵
之後以至一徵之前則此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
而人中之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但七徵之在[illegible]律之初氣厚[illegible]
長聲和[illegible]故將之取聲各在[illegible]七徵則爲正聲
正律初氣之餘承徵羽既[illegible]黃鍾之宮復有
[illegible]於此[illegible]其下六弦之爲[illegible]亦皆承其[illegible]應之
次以復於初而得其[illegible]
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猶有取[illegible]
此其[illegible]以地[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用

矣此六徵以後所以爲用之少雖四徵亦承已應
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抵各徵之分布聲
律正與候氣之法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
闕地爲坎爲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
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
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爲淺深黃鍾最長故最深而最
先應應鍾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其法於琴而
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臨岳即地面
之下也齊應之處即其律管之短長距案之遠近也

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但律之次第
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爲之序自地中而言之
也徵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地淺深爲之
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其似異而實
同者也其[illegible]異者則管虛而絃實管有長短而絃無
大小[illegible]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平
齊絃則下齊而[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
應不同時[illegible]應則其氣[illegible]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
而徵者亦異絃而應於同[illegible]應則各得其[illegible]之所
受[illegible]以絃大小[illegible]而循序以漸進至于三周而後已此

其與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與求陰分對而
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循
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獨以能逆
之學者讀之耳一旦臆度而論古之宜乎之駭於聽
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
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
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
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以降一等其自左而右
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匆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
蓋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于天

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而人之所
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
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其失其惑也至
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之有大小方一而陰
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君臣之分又有
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在近右者陰闇故為小
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君子遠小人則順
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
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又凡既
定此律以為宮則凡律之當徵而有聲者皆本宮用

事之律也其不當徵而無聲者皆本宮不用之律也
惟第十三徽有聲而亦不當用未詳其說 律旋而宮變則時異而勢殊
其適時而偶俗者自當進據可為之會而發其所聲
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頰舌
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宮之圖說盡之矣

論沈括以管色合字定律

沈氏筆談援唐人琵琶錄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
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
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
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
高下無法出於臨時

按沈氏此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
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
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嚴密乃如此而不可
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
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
變為盡於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
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
以合聲為宮也蓋今俗樂之譜以合字之為黃也
則四下之為大也ㄨ則四上之為大也二則一下之

為夾也二則一上之為姑也マ則上之為中也ム與
刻之為蕤也ム則尺之為林也ウ則マ下之為夷也
ノ則乙上之為南也リ則凡下之為無也リ則凡上
之為應也六則六之為黃清也マ則五下之為大清
也マ則五上之為大清也　則上之為夾清也此聲
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輕紋以為
此故附見其說云 [illegible]
[illegible]

調絃之法

調絃之法散聲滿四而得二聲 [illegible] 少宮中徵亦如
之而得四聲 [illegible] 八徵隔二而得
六聲 [illegible] 九徵按上者隔一按下
而得四聲 [illegible]
者隔一而得五聲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徵按上者隔一而得四聲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徵之左此絃相應而
得六聲 [illegible]

ノ而絃之法大槩如此然雖九徵為得其相生之序
十徵則皆律呂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
氏說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今九徵之宮
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一徵之商九徵之
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徵之角九
徵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徵
之徵九徵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
生十徵之羽也如此則九徵之當二者常以散聲命
散聲十徵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徵之
按上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

知也此外尚絃雖為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
一律而自相應耳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
者合律之首比徵者散聲之成故其應聲渾厚寬平
最為古韻惜以中徵絃者孤子特立無比上下之定為
則其為用有所不用若八徵之三聲十三徵之六聲
則為有補用 [illegible] 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
人之不可和悅相合諧外雖和悅而中實不能求其
天爲自然真誠和協則惟九徵十徵與十一徵之三
絃為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
之所能為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

賓黃爲之說以爲九徵者林鍾之位十徵者中呂之位林鍾爲黃鍾之所生而中呂又爲能反生黃鍾者所以得爲調絃之故而且他徵之可及非其爲說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何爲不在於黃鍾當調之而必爲此依傍假託之計耶若角聲一律之說則于當爲今古之爲樂者所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鍾爲宮則姑洗之爲角有不可以爲變者而今世琴家猶以中呂爲黃鍾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諧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爲又流俗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

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昔人亦有爲之說者皆無足取也又曰五聲之象角當爲民以民爲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附會殊因已甚矣又以爲姑洗爲正角中呂爲變角者則恐亂之變調適世而生又非獨此爲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爲近古然其論琴亦但以第三絃爲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守於是益以爲是乃爲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變人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門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律者乃爲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正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

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閡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一二律介於宮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有取之謂之二變然變徵同聲者乃得進實無間而七均猶可並奏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間無以異乎衆樂之所然又以其別有二少而少宮之分寸地位近於變宮故宮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間既爲隔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已下二位皆以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

以長分入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虛而無主則姑夾兩律只以隔間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矣而三絃者又之未亦遂十一徵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始前中後皆得旣聞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之所當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爲也然此古之指人賦神明鑒有以盡其曲折之微則亦何從發其精蘊者爲明法以詔後世之人哉若究其始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一律之兼用遂通五均八爲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

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為尊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虚語矣嗚呼異哉

論樂　沈括筆談

前世遺事時于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

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鐘中呂林鐘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鐘宮南呂宮乃古林鐘宮今林鐘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鐘羽

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下凡字為黃鐘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鐘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

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簴有大呂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徧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

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琴瑟笙簫塤

琴　八音中屬絲七絃列則五絃乃宮商角徵羽五音文武增二絃名少宮少商故七絃也徵十有三[redacted]樂則用第七徽其第一絃黃鍾律合字應之左手中指按右手中指勾第一絃太簇律四字應之左手食指按右手中指勾第四絃林鍾律尺字應之左手[illegible]指按右手食指剔第四絃七徽半仲呂律上字應之左手無名指按右手中指勾第五絃南呂律工字應之左手大指按右手食指剔第六絃黃鍾清律六字應之左手大指按右手食指剔

瑟　八音中屬絲古瑟五十絃黃帝命素女鼓之其音哀怨故破其一十五絃內外各十二以象中一絃名君絃以黃總二十五絃各設一柱游移前後以和其音外十二絃用右手食指鼓內十二絃用左手食指鼓外第一絃黃鍾律以合字應之用右手食指順勾凡鼓此字必與內第二絃六字並鼓取清濁相應

二絃太簇律以四字應用右手食指連勾六絃仲呂律以上字應右手食指順勾七八絃林鍾律以尺字應用右手食指連勾內一絃黃鍾清律以六字應用左手食指順勾第十一絃與外絃音律指法相同凡鼓四上尺工字內外絃亦並鼓皆取清濁相應

笙　八音屬匏截紫竹為之十有七管[redacted]排如鳥翼於匏中管底各製以簧簧以響銅為之裏外各有小孔管上用竹箍竹箍之令管不散匏用黑漆以木為項勢如壺嘴亦以黑漆匏端邊有短嘴以貝插其中但呼吸則簧動而聲發第一管第二管第七管第

十一管皆仲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以此四管〔八〕
左右手大指及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第
十五管皆林鍾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以左手食指及
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一管第十管仲呂律以上
字應凡吹上字以左右手大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
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
以右手食指及中大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
二管第十四管黃鍾律以合六二字應凡吹合字
必吹六字吹六字必吹合字亦取清濁相應以左手
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以爲未審囊之不可

令𠍰強入其管恐開塞其竅吹之則不應音也
【篴】八寸竹截以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
後一孔通六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　口直而吹
之後一孔黃鍾清律以六字應之凡吹六字此開此
孔前五孔皆閉其第二孔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
字此孔與下四孔皆開餘皆閉第三孔林鍾律以尺
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三孔皆開餘皆閉第四孔
仲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二孔皆開餘
皆閉第六孔太簇律四字應凡吹四字止開此孔餘
皆閉惟黃鍾律六孔皆閉以合字應之下有一孔相

以紅綫繫之吹者以綫收其音斯悠揚不迫
【塤】八音中屬土以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
錘六孔此竅皆合則爲黃鍾其竅若開則爲應鍾聲
相應和也

古琴紀清濁諸宮

黃鍾宮則曰正宮夾鍾宮則曰中呂宮林鍾宮則曰
南呂宮夷則宮則曰仙呂宮之類宋儒沈括謂自古
無能明其義者臣愚以琴參管推而得之以琴言第
一絃散聲黃鍾大呂之宮也律極長聲極濁此絃隔
一隔二隔三隔四皆不足以應之必按其商徵得夾

鍾宮而與第二絃散聲相應（絃按商徵也得大簇　大簇宮管散取夾鍾）
曰正宮不曰夾鍾宮而曰正宮者蓋呂夾鍾奉而行
之其實黃鍾也大按第二絃商徵得中呂而與第三
絃散聲相應（故商徵先得姑洗　姑洗中管散取仲呂）曰中呂宮以夾
至第五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鍾之宮聲也按其商徵
得黃鍾清少宮而與第六絃散聲相應（[illegible]）曰黃鍾宮不曰無射宮而曰黃鍾
宮者蓋本於無射其實黃第六絃黃鍾少宮之正也
以管言之角商孔在宮孔之上清商宮其以後出孔
爲宮在管律也有用以來相承用之故大樂署稱清

商署皆此義也或曰然則黃鍾正聲果不為用乎曰黃鍾君也至尊無對不下行臣職黃鍾生十一宮八十四聲而不為他律役者也五代王朴有虛音之說謂以黃鍾為主虛之而不敢用必有所受矣故聖人作樂作從日寺掌以代之周語伶州鳩曰細均有鍾而無鎛昭其大也[illegible]大均有鎛而無鍾鳴其細也[illegible]大呂太蔟夾鍾姑洗為均其聲大必改用其清商為宮而不用本律是謂有鎛而無鍾夷則南呂無射為均其聲細必改用黃鍾大呂太蔟而不用其本律是

謂有鍾而無鎛黃鍾全律其聲極太虛之不以為宮是謂甚大無鎛然後太均之宮不至於甚大細均之羽不至於甚細[illegible]而和平出焉先儒謂樂用四清聲所以避臣民陵逆之嫌正細大不踰之義也

事神事人之異

周禮大司樂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illegible]大鍾也夾鍾為宮其名正宮黃鍾之宮也故曰奏黃[illegible]鍾次大呂黃鍾為角其名越調角越調角不應鍾以管故進而用黃鍾中呂之角也太蔟為徵其名中呂之徵也姑洗為羽其名平調中呂之羽也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皆統於中呂而中呂統於黃鍾是祀天之樂皆黃鍾也曰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函鍾者林鍾也林鍾為宮其名南呂宮林鍾之宮也太蔟為角其名大食調林鍾之角也姑洗為徵其名林鍾徵林鍾之徵也林鍾為宮宮以蕤賓為羽其名高平調嫌與宮聲同位避之而用南呂其名黃鍾調其實林鍾之羽也

其曰奏太蔟者其角也奏姑洗奏其徵也奏蕤賓奏其羽也[illegible]太蔟為角姑洗為徵蕤賓為羽皆統於林鍾是祀地之樂皆林鍾也乃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黃鍾為宮者其名黃鍾宮無射之宮也其合為夾鍾太蔟為徵者其名中呂徵中呂之徵也其合為夷則奏無射奏其宮也奏其宮者欲其角次小呂者歌其徵也歌其徵者奏其羽是祀人鬼之樂北方亥子丑幽陰之地也夫祀樂天神必統於黃鍾地神必統於林鍾

其必兩除之也其於五聲則有徵而無商亦偏
於聲之故樂不用其逗留曲折不行乎二變其依詠緩而
不假乎繁聲蓋不以事人之道而事神也燕會之樂
十八調隨在用之初無所擇其於五聲則有商而無
徵其逗留曲折則行乎二變其詠嘆唱和亦加復字
不足以行之此祀樂燕樂所以分也

古樂未變

考伶州鳩之言知古樂未嘗變

古樂以無射為黃鐘宮黃鐘為正宮夾鐘為中呂宮
林鐘為南呂宮夷則為仙呂宮之類本於琴瑟而宜

鍾尚羽繞竹利制之也此伶州鳩對景王之言據語
校之此詳實有關以外推樂也稽杜佑鄭譯以蘇祗
婆琵琶聲考校人無所入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
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
應鍾為角乃用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
戾其十二宮七十二聲例皆乖越
臣按大樂夷則宮用其角聲黃鍾清字俗呼仙呂
宮既以黃鍾為宮則太簇商姑洗角自然之序也比
絲聲林鍾夷則同弦同柱是林鍾與夷則同用黃鍾
清為宮也然則鄭譯謂大樂所奏林鍾宮者其實是
則之清角俗呼仙呂宮者是已故後魏張乾龜謂祖
孝孫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之樂北則黃鍾之均
實夷則之均蓋大樂二十八調乾龜知之而劉秀鄭
譯當未知也譯據蘇祗婆琵琶以改華夏舊法以就
之萬寶常知其為亡國之音是故耳沉括云鄭譯
始條其十二均轉生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
蓋皆教坊所掌者皆譯所改以臣觀之今之大樂猶
有周之舊實未嘗改也何以知其然今之樂夷則宮
以黃鍾為宮夾鍾宮以中呂為宮之類正譯所謂大
樂本次者也教坊者古制氏也世守其業凡一絃一

管一字雖樂工不敢輕動來儒得端鶴由景為之樂
李照主之太常欲盡改其大濁聲不成聲私將鑄工
加減銅劑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
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之合之而傑亦不知
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以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
容然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圍比因徑不成劑量
工人但隨律調之天子有中指寸之本意者而漢津
亦不知然則今之太樂之器亦不能不觀工師之說是
崇寧雖嘗屢變其實未嘗變也
推樂家律世所在大樂宮其制則夾鍾為黃鍾宮也

左夾鍾宮黃鍾清為夷則宮夾鍾清為無射宮若
是皆於中八九[illegible]其夜正大大無所與故不知
其為雅也然而無有或具者[illegible]
猶可迎流[illegible]而得之為子[illegible]之道當如是
矣夫黃鍾不以真[illegible]而以夾鍾夷則不以夷則
為宮而以[illegible]其所出於[illegible]也琴第一絃黃鍾也按
十二徽得太簇之宮[illegible]曰形[illegible]形[illegible]之長近夾鍾故
以夾鍾為黃鍾之宮第四絃夷則也按十三徽得無射
則之宮然南呂無射應鍾三律同徽其聲短其
使不可為宮故夷則之宮遇無射必進而改用黃

鍾亦猶[illegible]夾[illegible]合[illegible]十殺正德羽用後七其數止九故
古樂以黃鍾為宮則以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
十一律用九而已後魏劉芳[illegible]始以黃鍾為黃
鍾宮夾[illegible]為[illegible]則宮[illegible]不知其[illegible]於琴徽也自是儒
者[illegible]但二千[illegible]指大樂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嗚呼大
樂何[illegible]好異者亂之耳夫律[illegible]易[illegible]
古於[illegible]宮[illegible]於[illegible]鍾[illegible]為[illegible]
備於水[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八十四調而
以五者更生考之[illegible]今[illegible]論之
受[illegible]私忽莫可移易工師所不能[illegible]

編覩之矣其亦千數百年來一快事哉若夫定元聲
大覽辭刪繁音以歸於古淡遇於雅樂後備言之
然不復出云

糾兩京諸儒之惑

兩京諸儒惑[illegible]鍾[illegible]之說[illegible]
鍾一均時太常承鮑鄴始旋十二定大簇[illegible]以七
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
為宮其律為商其律為角其律為徵其律為羽其律
為少宮其律為少徵亦[illegible]口比一均成則左聲為
之節故[illegible]宮[illegible]收[illegible]今按鄭之意黃鍾為宮則

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
宮蕤賓為變徵此據其宮所當之律言之而未知其
生於琴徽也後魏劉芳隋鄭譯論樂定祖孝孫此以琴
言之第一絃黃鍾以夾鍾為宮黃鍾為徵第二絃夾
鍾以中呂為宮黃鍾為角第[illegible]據[illegible]以是則為宮
黃鍾為商[illegible]夷則以黃鍾為宮[illegible]黃鍾
宮也起夾鍾黃鍾徵[illegible]
鍾宮也起中呂林鍾用夾鍾[illegible]宮夾
夾仙呂宮夷則宮也起黃鍾於[illegible]無射
宮也起黃鍾於[illegible]為[illegible]此皆生於琴徽而[illegible]

也然古樂祀天神圜鍾宮內以黃鍾爲角不曰奏圜鍾而曰奏黃鍾祀地祇函鍾宮內以太簇爲角不曰奏函鍾而曰奏姑洗祀四望函鍾宮內以姑洗爲徵不曰奏函鍾而曰奏姑洗祀山川函鍾宮內以蕤賓爲羽不曰奏函鍾而曰奏蕤賓皆以當徵之律名之不論其絃之所出也至於祀先妣夷則宮內以黃鍾爲宮若依天神地祇例當曰奏黃鍾乃曰奏夷則蓋夷則在四絃其宮徵爲南呂其聲短促不可爲宮進而用其少宮絃第六絃也散聲少宮在五絃之外不得稱黃鍾止可稱夷則祀先祖無射宮內以太簇爲徵無射宮以太簇爲宮而曰夷則四位太簇於爲宮則太簇乃於第五絃爲徵故爲徵依天神地祇例當曰奏太簇乃曰奏無射蓋無射在五絃其宮徵爲黃鍾其聲尤促不可爲宮進而用其少商絃第七絃也散聲少商在五絃之外不得稱太簇止可稱無射知乎此則周禮之古樂國語之大均小均皆以當徵之律名之非以絃之所出也

三絃獨退一徵與五絃相應

黃鍾均內一絃二絃四絃五絃皆按十徵獨一相應惟三絃獨退一位按十一徵與五絃相應古今無能明其義者宋儒朱熹蔡元定皆釋其義然牽合傅會無甚通曉臣愚爲之說曰一絃黃鍾大呂以仲呂爲角中有太簇夾鍾姑洗二絃太簇夾鍾以林鍾爲角中有姑洗仲呂蕤賓四絃林鍾夷則以黃鍾清爲角中有南呂無射應鍾五絃南呂無射應鍾以夾鍾清爲角中有黃鍾大呂太簇皆隔三律而居兩徵故其角聲皆在十徵惟三絃姑洗仲呂以無射爲角則中隔蕤賓林鍾夷則南呂四律乃占三徵必退一徵於十一徵按之取南呂爲角乃得自然之序或曰林鍾夷則以黃鍾爲角南呂無射以夾鍾爲角皆中隔四律而亦按十徵何也曰南呂無射應鍾同居八徵自夷則起宮則無射爲商而黃鍾爲角自無射起宮則大呂爲商夾鍾爲角皆仲呂居十徵蕤賓居十徵九分之間自仲呂起宮則蕤賓爲商南呂爲角無因而及無射矣此氣數自然之節量也以是知古樂之有二變莫非造化至理陳氏樂書辟之詳欲去二變宗之此耳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一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二

後學崇德施閔詔校

樂七

古樂之雖復

先儒謂古樂之所以不可復者有二一曰先王之樂絕於秦自漢以後有司所肄皆出人私相承擬制為雅樂以鳴一代之盛然皆獨智臆解不由師傳名曰為雅其聲則俗而已是篇以為不然使秦不毀有周之時人不毀前代之縣簴則古之律同絲竹之音與和之琴瑟今亦無復存者故雖有咸英韶夏之音僅見一代之用而莫能垂思於後世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知器之不可以久存也必制為可久之法以繼之法也者不囿形而器可以存之無窮者也是故周禮太師之所掌典同之所職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肄雖出於先儒使人因文以會其意則古樂之求其聲樂序可以存其器而不必存於後世則又可以為樂矣知夫漢初猶有雅樂節奏人多其等什行復奏之漢日以所習肄之樂以俗樂易而遂遺由拙皆繫於舊不敢有所改易是以雖有其詩自今尚存無恙也由是古之樂雖出人之樂雖不必盡

合乎古然亦豈至甚相遠哉二曰八十四聲生於十有二律十有二律生於黃鍾黃鍾者聲氣之元萬事之根本也自非神解度律均鍾何足以知之此亦不然周禮太師以六律為之音蓋言先令吹者作聲而吹律以合之視律與歌聲同乃令歌其所宜之此以律效人而非以人效律也故論樂者徒曰樂高於律或下於律雖賢者有所未喻苟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也故必以人聲為主而制管以效之則元聲可得而定矣夫人聲也者氣出於喉而為聲其輕重清濁疾徐之節自有促之不能使之密縱之不能使之疏損之不能使之少益之不能使之多者其一定不易之倫還相為宮之序亦實生之然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又非預為撥度而後然者是聲音之道雖存乎人其實出於天也聖人作樂亦為乎見耳後世求律太深以謂人聲凡近是貴者乃索諸幻渺而不得則從事乎斛銘以求和於氣等術而鑿空於杳渺恍忽之末率無定論是人設教本因人情皆由若是乎其論且龐哉□□樂之興廢在治不在律夫以常時天下安樂雖不可律不害其為律也此又大非所以論樂者周禮太師執同律以

[illegible]聲而詔吉凶史遷因採其本謂文帝偃兵息民推軍之律格而弗用非謂不用樂也信如其說五帝三王之世何假於樂後世時和年豐泰之盛恐亡之節胡兒之笳桑間濮上之曲亦可奏之郊廟用之朝廷邪是治天下必以禮樂爲先務固不專恃乎律而亦不可不深講乎律也夫樂之爲道有聲容有節奏有義理儒者能言其理鉤深致遠靡所不至而於節奏之詳顯未之及工師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理是以雅鄭雜奏而莫之能辯也夫節奏之詳既未之及猶可因其鏗鏘鼓舞之僅存者以求其所缺壞

不存者則大雅之音將由是而可復使徒各騁其臆說而必以制氏之業爲非是求以明樂適益其晦耳於呼古樂者幸毋徒騁其臆說哉○謹按經史百氏知律當先求元聲元聲既定則音調自歸於正而雅俗之分居然可見矣及制器度曲宮縣舞節之類亦皆悉備雖未敢謂盡得古樂之蘊要然於伶州鳩之言司馬遷之書蓋有若符節之相合皆代可以明著采焉則二帝三王制作之盛復見於今日矣

求元聲法

律書曰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管長寸是十二律之管惟黃鐘之宮爲最長故謂之元聲猶言頭一聲也然所謂九寸者非度之以尺尺本于人聲而得之也其法今歌者作聲取其最下一聲以竹長九寸上下空圍九方分者爲管吹其體中翁聲以效之使管聲比人聲稍高則增管令長比人聲稍下則截管令短上下游移以裁之必其與人聲合一而無差乃以此管命爲九寸黃鍾之宮也夫以寸數推黍中者一千二百粒實管中視黍不足則易管令小有餘則易管令大以此管命爲黃鍾徑圍是謂以聲生律以律生尺而元聲在是矣此管體中翁聲

謂之合字以合字寫之琴爲第一絃鍾聲第一板篪笛第一孔笙竽第一簧則八音皆正以此管上下相生即得已後十一律而律呂皆正宋儒程頤曰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折中間折取一聲即口中聲蓋以黃鍾之半律爲中聲也其法與此同

今之管律中大呂

頭管六寸八分以古尺計之實八寸四分大呂管也管體中翁聲乃四字非合字宋儒沈括云教坊樂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則近大呂也可謂審於聆音矣蓋琴家先挑武絃散聲按第四絃九徽取聲應

之次挑第四絃散聲按第一絃九徵取聲應之遂以
第一絃散聲為黃鍾宮不知此絃既非黃鍾所生則
第一絃之散聲特謂其合乎六寸八分之管而呼為
黃鍾宜其以四字為合字而莫之或知也

蕤賓上生大呂

律呂相生凡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蕤賓陽
律也當下生大呂得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此律書
所定也而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謂蕤賓復上生大呂
故樂家大呂之實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先儒以
為大呂本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樂家用其倍律耳

然候氣之用必從本律聲音之用當從其宜今以琴
律考之大呂散聲第一絃蕤賓在第二絃蕤賓生大
呂乃隔一上生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亦然惟姑
洗生應鍾太簇生南呂其所生律之絃皆在本律之
下是謂不能上生則呂氏春秋淮南子之說不為無
據矣

半律清聲

右正律十二皆有全有半凡二十四內黃鍾林鍾南
呂應鍾夷則五半律不用正律用者十九變律七皆
有全有半凡十四內黃鍾太簇姑洗應鍾四全律及
應鍾一半律不用變律用者九共二十八律而已用
者還宮之所生也不用者還宮之所不及也蔡氏以
為正律內夷則有半變律內有應鍾而無蕤賓今以
還宮推之知其非是或曰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
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是矣然姑洗仲呂蕤賓林鍾
夷則南呂無射七律亦有半律而不設清聲何也曰
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
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
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為所役此四清聲以設也
先儒謂臣民不可相凌若事物則無相凌郎七律無

清聲之義也

古笛今笛

古笛每均當各有其笛自上而下第一孔為宮第二
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
角最上後出孔商○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
黃鍾宮也第一孔大呂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鍾姑洗
正角也第三孔仲呂蕤賓清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鍾
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呂羽也第六孔無射應鍾變
宮也其吹聲黃鍾下律上宮也然其今笛其實古清
角之調耳後魏劉芳造六格郊丘之樂張乾[illegible]其

此乃古律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兩宮商不和而不用十二管以此論之十二宮同用一宮惟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可以爲宮其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不在均內雖曰假而

[illegible]也

凡曲高下止是一聲

凡樂每調皆具七聲而樂家惟取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名之蓋以起調之聲爲主中間迂迴曲折雖行乎均內七聲末復歸於本律謂以六聲贊助以成其調其實一聲也沈括曰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

縷耳深知此義

五聲無徵

五聲無徵者假令黃鍾一變生林鍾爲徵林鍾之實得黃鍾三分之二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之一皆不離本律之三分然則三分之二其去宮聲不遠將變未變之間不敢以爲徵不以林鍾起宮而用其角聲應鍾爲宮乃作變宮又進而用黃鍾爲宮是黃鍾之徵即變宮之宮也餘律倣此姜夔大樂議曰奏林鍾而不改其律而宮聲之未改也周禮祀祭夾鍾爲宮應用無射爲徵而改用太簇林鍾爲宮所用太簇爲徵而改用姑洗蕤賓爲宮應用林鍾爲徵而所用太簇其義可見識者乃欲循其序而移之何邪

絲竹有自然之聲

琴律有自然之節聲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木聲取之其不當徽處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清越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視琴之長自龍齦至臨岳折半爲中以泛聲求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者定中徽上下兩旁又中分之泛聲既合中徽既定其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徽而上其內爲第六第

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徽而止其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惡與中徽同此造化自然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大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黃鍾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夾鍾則南呂其啃聲爲無射應鍾第四孔爲蕤賓林鍾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鍾姑洗自下而上節體有餘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

清濁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抑劣亦自然之理

國語十二宮用七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右國語伶州鳩對景王之言明樂有七宮[illegible]

律者先儒皆謂樂有五聲至武王始加變宮變徵聲而爲七臣竊以爲景王之問在十有二宮而用七蓋武王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箕三斗牛女在天黿爲火水也天駟房也自張至房紀之宿爲七律自午至子歷七辰爲七同是以有七宮其時尚無七聲武王始加之也且夷則之上宮謂夷則之清角今之仙呂宮也無射之上宮謂無射之清商今之黃鍾宮也黃鍾之下宮謂黃鍾之下徵今之南呂宮也太簇之下宮謂太簇之下徵今之歇指調也武王伐紂所用者此四宮謂之宮者謂之十二宮內用七宮也註謂一均之七聲誤矣

十二宮大其中管爲七

臣按十二宮用七大其中管而言也自子黃鍾至亥應鍾十二宮各具七聲共八十四聲內寅大簇七聲與丑大呂七聲同字[illegible]宮聲同四字[illegible]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字徵聲同工字羽聲同凡字又姑洗七聲與卯夾鍾七聲同字商宮聲同一字商聲同乙勾徵聲同凡字柱角羽聲有尺上六五之異申南呂七聲與申夾則七聲同字商宮聲同工字商聲同凡字徵聲同[illegible]字羽聲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午對賓

玄應鍾亦各七聲雖與前律不同然黃鍾均內以蕤賓爲變徵應鍾爲變宮[illegible]變名曰和繆不可爲調已上五宮共五七三十五調皆以中管名之中管云者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乖雜殆易其名終無所本與觀前律爲不進故不用也十二宮除此外七宮而已唐祖孝孫參定雅樂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五鍾約號啞鍾莫能通者張文收吹律調之五鍾皆應徵蓋鍾無不響者以不用故以啞名之隨管[illegible]之宮得不應當時蓋本於中管之說耳

[illegible]宮縣二十簴

宮縣四面編鍾編磬各[illegible]鎛鍾十二簴通爲二十并建鼓[illegible]以[illegible]十四氣自漢以來相承用之陳氏樂書[illegible]謂編鍾編磬各十二通爲二十六簴其意以爲十二律還宮各有其虡也蓋不知自大呂以下十二律皆生於黃鍾黃鍾爲宮以下皆律還相爲宮各得七聲通八十四聲皆統於黃鍾[illegible]各有其虡[illegible]不統於[illegible]其[illegible]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旋使其[illegible]缺其九何以成樂

[illegible]編鍾編磬十六枚爲簴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注曰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illegible]之有四[illegible]鍾大呂人[illegible]林[illegible]八枚[illegible]在[illegible]鍾應鍾清大[illegible]大簇清夾鍾清[illegible]八枚自左而右必曰二八者[illegible]編鍾之有序考磬之有法也漢服虔謂十二鍾當十二辰更加七律爲十九後周長孫紹謂七始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倍之爲二十[illegible]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與二十四宋范鎮又欲廢四清爲十二惟

楊傑[illegible]祐大樂[illegible]用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illegible]漢[illegible]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illegible]載入隋樂志[illegible]未嘗制作[illegible]十六爲一簴[illegible]之[illegible]法也[illegible]康成之注[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作[illegible]也十六枚同在一簴[illegible]又[illegible]甚[illegible]序[illegible]器必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又[illegible]大[illegible]小者十六管[illegible]十六[illegible]之隋鄭譯[illegible]新樂十二月各一簴每簴十六[illegible]

取之□所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識恐鄭聲亂
樂不合古制書篇之制衆管同在□成今合衆管同
在□均稱鍾磬同在一簴也而評不知宜其爲所斯
微所駁

古度曲之源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誦其義非
詩之本義也漢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大樂氏例
能歌之厥後聲歌之樂日微至曹魏時惟杜夔傳古
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晉太和中左延
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惟因夔鹿鳴全
不改易其□曰於赫篇準鹿鳴聲其二曰巍巍篇準
騶虞聲其三曰洋洋篇準文王聲其四復用鹿鳴而
除古代櫰晉承魏氏之舊作祖宗篇準鹿鳴於皇篇
準於赫邦國篇準洋洋明明篇準巍巍其章句長短
每節高下人畧因乎詩之雅頌雖其不久未必盡同
而依詠之間自可諧協故儀禮經傳通解載小雅國
風十二詩譜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二調也而音樂志
中□每箇□其□尺□者所以叅細別□尺九者所
以黃鍾乃知詩體爲變借物木經延年所改也先
□有人□□□曲於魏晉由是觀之其實本當□耳

然□□□□黃鍾清宮關雎用無射清商者以
曲□□□□清宮起調畢曲中間只是曲折不出
一均七聲之外而已非謂其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當
某字而不可以移易也古之度曲大槩如此自唐以
降鄭聲諸人以意更作使大音用之歌徒替促耳高
下混看紛亂無紀於□□之間後失猶大樂署所肄
十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推守之而不敢
易但撰辭長短不齊各限以字不爲一定之制學士
大夫有作亦必循其制爲之謂之新律爲推原其始
黃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於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
如爲君之於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可以達遲曲折不
必盡同曲當以古辭求之晉稀康有風入松之曲唐
僧皎然問之爲五言詩今大樂署有風入松乃首
句七言末句六言與皎然之作全不同似是此曲可
五言亦可七言李賀□□□□□五言當時
工師尚能於唐同表爲□□人之今人不能擬意者
凡曲□□□□家以其起□□□□□一調譜
之遂加親□□□□□□□□以隸今
之亦用調□□□入其調□□□故中呂雙調
□有□今□起調中□□有□□□當仙呂皆有

豈止好名只者不必循泉可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詩而十七宮調皆可吏改奏之矣

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

或曰信如此說則宛詩淫俗之曲無有不可奏者而得謂之雅乎曰不然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夫人之情發而為辭假器以寫之見之謂聲聲也者猶何志氣之所運貫金石瑤日而感為物通悉神而不可掩者也故清廟之歌沖淡而莊敬關雎之什中正而和平七月質而俗二彼非而遠易水收死而不悔越人襄而懷戀桑中溱以蕩此非其器所能為其辭使然

也近世儒者病其辭陵[illegible]高者太文而或乖於律不及者依詠平仄字入於俚鄙呼撰辭一事其可苟乎哉

大樂繁辭太多當刪

假令黃鐘醉花陰本五句并換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黃清六人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字為傀聲然後用中呂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黃鐘清角非黃鐘宮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首節大錯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因首或[illegible]以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遂為五十二字後人[illegible]其襯字亦八字一皆贅工師不知汾定於五十二字外又加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之始為近古

古今樂同辭度曲不同

臣按子夏之言以聖人治定功成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為古樂以鄭衛宋齊淫溺驕志之音為溺樂鄭衛宋齊之樂與聖人之樂本同器其曲本同律也特其辭淫蕩無節怡慢不恭而又務於好聲繁節以悅人此其所以不同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雖至於諷切時君與民同樂然古樂今樂之同其亦自可見非徒春秋戰國之時為然紂好北鄙之音師延

作靡靡之樂是有周以前有今樂矣非獨戰國古者建國若其淫過凶慢之聲是一代以前固有今樂矣夫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故聲也度曲之節有繁簡疏數緩疾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於正其曲淡而不盬其節稀而不亂則古樂豈外是哉詩序易曰正始之音其若何未聞[illegible]歌一彈一唱[illegible]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苟徒曰今樂非古樂而不知其所以與古樂同今樂而不知其所以同奚但曰不為脫就也哉

風雅頌不必逆為分別

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閭閻之間民之所吟諷也則以之觀民風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味歌王政所由興廢也則施之於燕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則施之祭祀然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用雅矣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兼之以風焉燕禮亦如之大射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用雅矣而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兼之以風焉是風與雅並用未必分也肆夏繁遏渠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大雅奏而西階之西有頌磬焉是雅頌未必分也而宋儒鄭樵乃參於風雅頌之分其為論曰三代之後始則風雅不分矣則雅頌無別矣則頌亡矣則禮亡漢武帝[illegible]人出雅也又如張衡[illegible]風也合而[illegible]歌行鄉飲列國之風也[illegible]京洛行都人之[illegible]也合而為相和歌是風雅不分矣明帝定四品之樂一曰大予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

門鼓吹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今應用頌者而用大予應用雅者而用黃門是雅頌不分矣曹魏[illegible]作於[illegible]以祀武帝[illegible]作[illegible]以祀文帝又作[illegible]洋以祀明帝純用風雅而無頌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illegible]有宗廟之[illegible]天地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漢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已用之禮展通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梁武始乎馬端臨駁之曰漢之大予雅頌黃門鼓吹者其樂章無有雅[illegible]十二曲大[illegible]上陵祭祀之事也又如[illegible]竽[illegible]為之辭[illegible]以系倣漢制為之[illegible]之事是[illegible]亡哉[illegible]者所以[illegible]古[illegible]由[illegible]石絲竹之聲必依循乎所求之音也五凡工尺上尋字之律所以和樂之聲也歌即詠也求乎本音也宋志

大樂七失其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
金容失之則重石聲失之則[illegible]之則[illegible]
匏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
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
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
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祭
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
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
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調和
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

人非人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
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已上論
聲依詠律和聲之義但謂祭祀樂章並隨月律爲聲
不依詠律不和聲則非治古人[illegible]用律以其首章
首一言用其月之律餘皆之次第高下而以均内
七聲轉而成曲未復歸於本律斯爲協律矣明章首
一字必爲其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每章十
二律皆可協矣又曰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亦
非也師乙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
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

言之[illegible]以一聲
一言何得爲之永言哉
元稹樂府古題序
其器因詩而成於是定後詩之[illegible]
四名賦[illegible]銘贊文[illegible]行詠吟題怨[illegible]詞[illegible]
謠謳歌[illegible]詞調[illegible]人[illegible]之餘而[illegible]之
而下八名皆起於[illegible]
以度[illegible]調以[illegible]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
莫不[illegible]列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
[illegible]
[illegible]得郷之歌[illegible]詞皆[illegible]
[illegible]由詩而下九名皆[illegible]事
[illegible]作鍛題[illegible]可也後之[illegible]往
其不取其詞度[illegible]選詞以[illegible]以定
要本[illegible]以[illegible]詞調依樂律[illegible]下
以[illegible]
[illegible]於
[illegible]律[illegible]定之制也其說亦不然[illegible]人[illegible]
其[illegible]一字隨意以何律論之初[illegible]
[illegible]律而不可以他律易之也如[illegible]

起調畢曲謂之正宮則四牡至南山有臺皆可用正宮其間迴迴曲折不必盡同非謂句度之長短音聲之高下悉欲比鹿鳴也王荆公論樂曰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横渠亦曰古樂決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肯能與於此今之填詞者花陰中寫粉蝶兒之類其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悉按稽作不敢毫髮移易北正徵之所謂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者失古人度曲之義遠矣

好爲異說以亂雅

伏羲琴夫子琴號鍾響泉韻磬諸名琴陳氏樂書皆列俗部以其有七絃也使琴去少宫少商止存五絃則世所傳古曲皆不可彈矣是知非獨鄭聲亂雅凡好爲異說者其亂雅爲尤甚焉

箏本頌琴別名

頌琴十三絃移柱應律其制與箏無異古宮縣用之今頌聲也是知箏本頌琴後世以其似呼其名遂名之曰箏而列之俗部使頌琴受誣不得齒於雅可嘆也已

頭管即古管

[illegible]九孔自下而上[illegible]合字第一孔四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上字第四孔後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工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illegible]六字第九孔五字大樂以此九者樂謂之頭管其外久矣經曰嘒嘒管聲下管象武之類是也後世以其似呼其名名之曰觱篥[illegible]皆[illegible]入[illegible]吹之亦猶箏本古雅而謂起於兆乃列之俗部於乎聖人之樂豈終不用管而管豈真不用於世耶今之頭管律中大呂詳見元聲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管九孔六句二

字並從出合字[illegible]自下而上合字爲黃鍾正聲下四大呂[illegible]其第一孔下一夾鍾高一姑洗共第一孔上[illegible]第二孔勾字蕤賓後出第四孔尺字林鍾第四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呂共第六孔下凡無射高凡應鍾共第七孔六字黃鍾清[illegible]出第八孔下五大呂清[illegible]五太簇清緊五夾鍾清共第九孔九孔內[illegible]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孔字有高下緊三聲惟上勾尺無高下焉仲蕤林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下字者枝指無可考惟楚辭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

綴註曰四上本謂今按招魂曰吳歈蔡謳奏大
呂大呂為宮其譜下四仲呂為角其譜上字四上競
氣謂宮角相應也

聲律

今按樂之音聲所以召於天地之和人氣仲舒謂聞之
因而變移此謂以音聲感召天地之氣汲以得其說
近之矣然而未得其真也奏圜鍾則房心之氣動
而大帝明堂在是矣非謂以圜鍾之聲感召房心也
奏函鍾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四瀆五岳在是矣非
謂函鍾之聲感召未坤也奏黃鍾則虛危之氣動而

宗廟收藏在是矣非謂以黃鍾之聲感召虛危也師
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蓋北風者黃鍾大呂也於野為晉南風者蕤賓
林鍾也於野為楚歌其聲而吹律以和之即見音之
風動楚之風弱且多死聲非謂吹此律以召北風南
風也或曰數寸之管何以能管轄天文地理無乃是
變耶曰凡於氣機之間可見矣天之體千數萬里之
遠而周旋盈縮之規可以準之於地下之管一寸準
天上一千里雖有小大殊形而十有二辰三百六十
有六之度今□一定而不易也故圜鍾之管七寸四

寸三分九強中含房心之氣函鍾之管六寸□分□□
中之氣黃鍾之管九寸中含虛危之氣□□之所在
動神不得乎其中矣

嘯旨

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
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
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
之學道者哉老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
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
授堯堯授舜舜演之為琴與禹自后乃廢續有晉太
行山仙君公孫獲之乃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
得少分其后湮滅不復聞矣

權輿章第一

夫權輿者嘯之始也夫人精神內定心目外息我且
不撓物無害者身常足心常樂神常定然後可以議
權輿之門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貞然後
喚其物□其身正溉傳詞□泉外灑衍□大而入之
自齊□其□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於唇
齒之間而後發折撮五太之精華高下自恣無攵之
音者權輿之音近而論之猶衆音之發調今取者若

其一音也耳有所忌心有所好於當性和於心神當
然後入之「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唇而激
其氣令其出謂之外激也內激用舌以前法閉兩唇
於一角小啓如麥芒通其氣令聲在內謂之內激也
「含用舌如上法兩唇但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
含而不散矣「藏用舌如上法正其頰輔齊其唇吻無
所動用而有潛發於內也「散以舌約其上齒之內寬
如兩椒大開兩唇而激其氣必散於外[illegible]也「越用舌
如上法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齶令斷絕用口如言失」
字訶之越也大沈用舌如外激法用氣令自高而低

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
沈也小沈用舌如上法小過其氣令揚大小沈屬[illegible]
命鬼吟龍多用之疋用舌如上法如言疋字高低隨
其宜「吒用舌如上法如言吒字高低隨其宜「五太者
五色也宮商徵羽角所為之五太九八五少為應故
為之大以配仁義禮智信此有音之本謂聲者皆不
逃五太但以宮商發應各使次序理則聲理亂則聲
亂「五少者五太之應五太自有陰陽然太稚而言五
太為陽五少為陰用聲之五皆而后發凡十二法象
一歲十二月內激為黃鍾外激為應鍾大沈為太簇

沈為夾鍾五少為仲呂散為蕤賓越
為[illegible]為南呂含為無射藏為大呂徵
呂則上[illegible]六此則十二法之首也

流雲　深澗虎　高柳蟬　空林夜鬼

巫峽猿　下[illegible]鶴　古木　吟龍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二終

門生毘陵左泰考校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

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

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
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
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
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
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
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
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

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
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
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
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
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
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
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
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
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
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
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
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

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
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
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
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
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
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

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
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
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
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
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
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
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
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
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
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
而為助者也
兵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
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
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

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阸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彊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

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史記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illegible]

劉勰

漢成[illegible]按於是[illegible]

所録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
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
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
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
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
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
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
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
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
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

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
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采正極睇
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管晏屬篇事核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
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
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
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
周淮南泛采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
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

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
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
子適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荀子

黃震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欲為仁之
學者無公非以荀子[illegible]而世者大抵[illegible]其荀於
矣[illegible]明之日用[illegible]閒[illegible]理於是淪迷[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無之說[illegible]而[illegible]上[illegible]之風[illegible]極而至於莊
[illegible]一世之怪大[illegible]猶之口以戚薄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

非也知尊王而賤伯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
僅有荀子一人而已不獨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
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閒[illegible]出而為禪學者亦推老之
餘派而荀子尚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
蔽於天而不知人其[illegible]正由與漢及唐之學者相背
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
破除千[illegible]異[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孟子以[illegible][illegible]而表荀子以
次孟子卓然正大之見孔孟以[illegible]一人而已其關繫
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我朝理學大明三尺童子
亦知鄒孟之為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illegible]

國縱横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縱横之時而老蘇祖縱横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又曰昌黎謂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矣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為善為偽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録蓋彼所謂偽者人為之者

非詐偽之偽若曰人性本惡脩為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後世以為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為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為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正其說之近理者有或不免不但非[illegible]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殆未之深考故其言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

下[illegible]曰[illegible]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illegible]謂下伯[illegible]道於仁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外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飾為當然由是雜為[illegible]與[illegible]曰識齊威淫佚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焉[illegible]荆[illegible]而用於世亦不[illegible]因強其善哉[illegible]大[illegible]同

[illegible]宗[illegible]為司氏之傳　葉適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同固當有相[illegible]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夫名之會

孔子與齊人辭爭而著其效至於能還鄆讙龜陰之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聞政矣故學者記傳以為相禮也相與不相於孔子[illegible]加損然弟子名實之不知而後世以[illegible]為實用則學者之心術謬矣又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子見用子路以為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為貴而孔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illegible]有書名[illegible]丁人[illegible]

也又按始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其爲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其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爲國聞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設誅播揚其惡由後觀夫子本旨則其前爲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命龍作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待之數世然則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正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使後世謂聖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寘於大討輕棄妄殺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焉百世所同患矣自子思孟子荀卿皆不然獨荀況近之故余以爲荀氏之傳也

春秋繁露　通考　後同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曰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

即用玉杯通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陳氏曰[illegible]小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

程氏演繁露曰繁露十[illegible]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illegible]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illegible]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不應以繁露[illegible]清明竹林各名其篇卷之[illegible]可疑也[illegible]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illegible]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驛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類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亨問崔豹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實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illegible]所引同如曰物之[illegible]以貌給形過鏡則影窮者及其[illegible]

玉杯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已名其篇皆少
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
所見於篇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
覽凡其所引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
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
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
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臣以爲不可又曰以赤
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
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
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月八部編　卷之四　九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曰漢董仲舒撰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
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
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決獄以爲幾焚
靡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道術淳儒一宗
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曰正心之說言春秋以爲
古今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不爲
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然災異之對引用黜相僞書

[illegible]武帝以衆於[illegible]
[illegible]及西山眞公[illegible]之言矣決事比之[illegible]
度[illegible]之類非帝之馭下以示刻爲明湯之
[illegible]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
[illegible]人猶謂其罪深於[illegible]聖經
[illegible]之則又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
[illegible]矣
[illegible]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
以[illegible]文史[illegible]知腹誹之獄興湯所[illegible]湯請
博士弟子[illegible]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illegible]人專務以

月八部編　一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春秋決[illegible]吏遂得以因緣[illegible]往往見二傳
中所謂[illegible]之誅[illegible]其所謂巧
詆[illegible]聖賢[illegible]有其[illegible]謂孫復
所[illegible]亦[illegible]此意
大[illegible]不[illegible]子序
揚子[illegible]大玄[illegible]之用[illegible]用[illegible]故
二其[illegible]以爲八[illegible]其八以爲十六二
其十六以[illegible]一其三十二以爲六十四也用
三故[illegible]其九以爲二十七三其二
七以爲八十一[illegible]九六乘之故其爻六玄九四

之故其位四易畫則自下而上自前而後以三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八卦一貞八悔而
互重之故其究爲六十四卦玄畫則自上而下自內
而外以二一方一州一方二州一方三州二方一州二方二州二方三州三方一州三方二州
三方三州九首三部三家而互重之故其究爲八十一首此
易玄取用不同之効也易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剛
柔仁義故其畫不過於一奇⚊一偶⚋之兩端玄立天地
人之道曰始中終思福禍下中上故其畫遂有一方一部
一州一家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三方三州三部三家之三體蓋易以兩之玄以參之也
易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此二至陰始陽生

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爲陽自應至養爲陰此亦二至
陰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九姤之初六當二至晝夜
子午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六亦當二至晝夜子午
之半此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易則一正一反對
待而爲序玄則迭陰迭陽交錯而分家易則爻多而
卦少由其畫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畫至三至
於遡流而窮源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
也是則用雖不同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
理也此則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
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

於自然此所以爲聖人之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緻附
會求俾於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
爲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
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
天地交而爲泰天地隔而爲否一陽來而爲復一陰
生而爲姤五陽決一陰而爲夬五陰剝一陽而爲剝
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爲中爲周爲
礥爲閑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
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既不同
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孚擬周爲復擬礥閑爲

也吾不知何中之爲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
初無此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
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畫有四而贊辭反九
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
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畫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
而上玄畫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
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
雖列九贊但以次言之物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
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
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

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爲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爲夜措
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爲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爲夜
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
而未通者六也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
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
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
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例
以晝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
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間不
過陰陽兩端而已因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

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剛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其餘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
玄首盡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
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踦嬴二贊以
當氣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摸倣於曆以附會
萬物未見其必然恐彌綸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
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
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
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以見揚雄
則已甚之毀相譏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褒要之□□

□□之作而未有行也未之所□英文豈多得哉蓋
方自成一家之學也今□□未隆□註尚多舛失雖
□於□□之解雖有見□□不足以發玄之蘊與然
於□□□□□□□□□□易於玄有以
□□□□玄之□□□□□□□□不能
有以□□□□不□□□□楊子雲也今既其所
從於□□□□□以折衷云

司馬溫公論太玄　通考

班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
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

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
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也及長
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
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埤適滄海
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
乎其可跂而及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
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
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置書歎曰嗚呼揚
子雲眞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
而誰孟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

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
之道以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
之母皆地發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
蓋天下之所難行者若茂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
物而玄已然矣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第之於天地
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
鬼神之□而不遺棠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
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
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故同知之
之說而過之之深也

附論潛虛　王應麟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
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
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
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
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謂□心□而萬事正
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
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
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譜玄

疏　易玄星紀圖一卷以溫公太玄歷及邵康節太
玄皆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
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羨不
當準臨夾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雖與諸家付否爭
辨而則彼自服矣此譜玄所以作也

鮑魯齋論太玄　天淵發文

朱子曰子雲為人思索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分
他直是去推求亦子謂其妙極道數使人論陰
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鮑氏
曰天日錯行陰陽更迭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此言明
生鬼死鬼死明生死生相授萬物纏綿而成就也如
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
緯曰從與橫立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為經地為緯
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
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
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
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生
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算盡東南則午算
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
在西北而算盡東北尚有微陰故在東南而算盡

次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言陽全用陰半用猶地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所休旺則西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日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南不北則無冬夏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成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蓋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爲太陽北爲太陰陽精至太陽爲夏陰精至太陰爲冬晦而月見西曰朓朔而月見東曰側匿陰陽章見太北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己數九乙庚八

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協而八音生蓋以黃鍾起子乾始物九午爲子宮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午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甲與己合隨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如之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木火遷得呂而不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巳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時律所出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舉律之源五行之

數後世[illegible]是以談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又曰太玄倣[illegible]本卦氣而作朱子亦言之矣若邵子之學程子嘗稱之曰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又曰亦不盡知之則於楊子之學信乎其深有所得矣故其每取楊子之說有曰洛下閎改顓帝曆爲太初曆楊子雲準大物而作太玄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三卦凡五隔四四分之則四分當一卦卦氣起於中孚故首中卦又云子雲既知曆法又知曆理又云子雲作太玄可謂知天地之心而背又有內外天人之說天根而對以月候卦氣亦用六日七分其他默會處甚多

未易枚舉是經世之作於太玄不無所助也而謂其學盡出於玄則不可其非深於玄者也亦粗識其梗槩而不忍棄耳彼蘇氏解易且不識性宜其不取太玄之做易而謂其以艱深而文淺易有奇一偶一而楊子雲有三焉人習其好奇字而怪也多載酒以問之豈知其多識先秦古書焉今觀商卣所刻有作亞作☰一象天一象地一象人其文已見於商豈子雲所杜撰者字既本於古而數尤合於易人見其數以三起謂一生二而近於老也詎知大極函三爲一而易乾初畫亦止有三焉由是推之三三而九

七三其天二三其地四三其天五三其地六[illegible]
爲數也亦無往而不與易合雖五千文之可例耶學
雖未純亦一奇也自先漢以來于今千數百年好之
者不下一二十家即大儒如唐韓[illegible]猶[illegible]之以爲聖
人之徒宋司馬公皆推之以作潛虛彼其功名在宇
宙讀者在通鑑而其精神心術則寓於潛虛之一書
今人才不曉其旨又取而罵之[illegible]亦[illegible]之[illegible]當時
與馬公相與至矣此昔豈[illegible]有[illegible]亦理於玄耳
一自莽大夫之旨出於朱子[illegible]儒始有議論而
薄其爲人先儒論之詳矣朱子既旨之以爲後世爲

儒而無[illegible]矣而其於玄間亦取焉亦道並行
而不相悖[illegible]以世之罪人絕德間有好之者豈其
自中[illegible]取之哉必有以自得非以其理
之所在人[illegible]所同自有不可得滅者耶

[illegible]正元　[illegible]　考索

陳淵之[illegible]所以發太元之旨是總之[illegible]所以扶
太元之[illegible]之釋失又所以祈太元之晦大發其
旨[illegible]有賴於陳淵是總之功而[illegible]收拜能君
非[illegible]以釋其失則後世之[illegible]孰知陛績
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元乎夫所謂正者實欲

以正太元之所未正者也[illegible]後[illegible]元而知邵先
生有功於太元也深矣且方川邵求名[illegible]正元何
哉也正元則以方州部家而爲爻之形象而以上下
各名[illegible]以[illegible]太元之[illegible]亦[illegible]易卦之有上下爻
也由初至[illegible]分爲九贊[illegible]何物也正元則[illegible]至五
而以五行次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太元之九[illegible]亦[illegible]之
序五行也元有[illegible]則以九天分爲九[illegible]元
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illegible]以
配上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illegible]次序而品第之至於
象[illegible]象元象[illegible]象正象品象亦象[illegible]象光象幽之類

無非正故太元而爲[illegible]皮[illegible]不無著何以
用三十一首何以[illegible]八[illegible]先生之有功于
太元也深矣哉

管子　法家　[illegible]　漢　家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illegible]所施[illegible]好劍推之當是春秋
末年又[illegible]定[illegible]不爲人客[illegible]亦[illegible]所[illegible]用也其
時固有師傳[illegible]以爲
經不[illegible]司馬遷[illegible]之也偏[illegible]
務最爲[illegible]乃漢世行[illegible]成衰[illegible]欲[illegible]

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
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
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
設果伸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測孔之淵涯隨其
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管經紀者豈不足爲之
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
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
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
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
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

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證歛陳氏
因爲厚施然則欲以此亡齊然則管仲所得齊
以之伯則晏子安得亦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
大者可也使其果爲聚斂之人不肯爲之術然亦
不暇責矣故管仲之死後晏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氏子器門戶亡之成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
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
之勤經營之跡積累之系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
傳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壞
之征剝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

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
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執非兵也而乃攻之以貪賊
以詐執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
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
仁也哉而況非因既壞緊並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
矣什伍連坐之令於是既熾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緊誰之
咎歟秦漢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
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
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後者而卒不可復行
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

於管仲乎
黃震曰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
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卿揚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
未知其償用於世果何如餘皆一被口說乃商者誣誕
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
人其間管復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爲孔子所稱者管
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爲之復熟再三
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内業等篇
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
爲怪管子書輕重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

則亦僭爲之以欺世始權術之施於文字間鄉上下
子之言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臣輕重之篇然牧
民之篇最簡明大臣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尤僻
牧民之言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
之綱而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
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篇首不簡明乎大臣之
變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革仲諫不可公不
從二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
授諸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

荊川稗編　卷四十三

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與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
從魯共國五十里爲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
果切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
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
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
衛桓公之有封立之國既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
問將何行乃請賞諸侯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
之幣又問何行乃請封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
行乃請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
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

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令所謂平狄及不德
而伐之齊於是始收諸侯諸侯之來收者以其
所有不足之惟此州之令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是之
恩威名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足也乃教諸侯足以食
兵備乃教諸侯臣君臣父子乃又尚其不朝者臣人
子之道者大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作更
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益有東無諸侯之強
僕同泥中之鬬歌不能有今能出於兵爭之外至
管子始切及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
緊見此其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

荊川稗編　卷四十三

游功於君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
至如此之所謂伐菹薪煮沸鹽三萬六千鍾爾至
稱妨農而禁之使價天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
黃金萬一千斤復高然出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
以祭隱甲一牆九門使工人刻爲璧皆以石璧請
於周非形之石璧不得朝覲而使天下諸侯載輸金
珠於齊以易石璧此北郭採關而得者一錙爾
貲以上求之使百金之家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錙
曰無貲之貧以償丁氏果三軍之師在月之糧質至
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爲有亦於篇因如此殺戮將流

石他也則以石璧埒囷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
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賜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
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賦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
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約束功臣家使爭
藏粟爲備使其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之凡此轉虛爲實者於是民如此通沆莊之水以致
鬼爲商人挾先糴而商以貧米途旁之樹以絕遊息
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使商 商重農擇則下令
藏穀而穀商以平丙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
平藏穀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使有粟者不行於是豈

知國穀之數予奪多寡賤則下令聘鴻鵠之所在而
民皆召遠射於是上無征賦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
則下令高杠柴池使牛馬絕絡皮革筋角皆積而諸
侯之牛馬皆來凡此皆依其所有於抽民物之宜如
此而又推其術以幾鄰國焉管一切糸賞四萬二千
金聘以虎豹攻采而皆藉其皮畢擇出綈則身宗國
人以來綈使齊皆依其民以為緣使其田荒則傳賤
之閉關不與通而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從
其生柴則藉金鐵工以下來使萊莒皆藉而採柴
使其田荒則後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

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
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業而爭歷之
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
龍鬭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其出而稱
國有大事亦因以侵百姓之積凡皆竊虛其空隨物
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齊者則愚之
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徼取
爲利頗似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爲之
術以成其私至若欲爲價之增而立五廟之祭幸柴
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蓋不過使之行

養人顧名色鼓舞之以爲己利其令鹽計食口鍼刀
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瑣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其思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攻吉也若其書載
鮑叔爲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攻與戈麋鴻飛四
哉三鄉臨死戒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
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仍爲符或併稱或無解或
天下曰管戒以召仲鶴也行而仲過出又公樂飲數
刺而後諫有相亦皆若此不一故曰歷雜重複似不
出一人之手惕恍存管子論商文苛雖有作者不可
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

業所本意已山好道家學故云爾

、商子　　通考　後同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不誣矣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為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貴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宦遷豈孝公前事耶

慎子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為天下君不擇其下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人不得其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帝王攻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道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總忌一說遇合不久何所明也

韓非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課名實心術雖其書有缺令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為者非范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焉一嗚呼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激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徒其說過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黄東發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先王之道為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詆晏子亦皆此者而不可信蓋自智獨智足驕一世矣然以諫說一其說人之間乃欲其上首大賢近輔悖汝秦耶送死秦獄與此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亦亦料至此意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鑒後世之戒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為無稽之言以相戲劇彼其為是言者亦未嘗自謂其有是事也後世不察取其餘而申之流俗因信以為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其往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辯服稷下之辯者極為交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並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指其實而審理其之言者求人有敵為然後能持勝斜之端為張侈者必一日窮然後其見知一之必不能久審而試之韓王乃秦之秦治王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削此不然物也王因而削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試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為黃帝之

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鉤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繫迹其右之巖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辯詠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戒者

鄧析　名家

鬼氏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為本以義為輔誥命謨訓惟若之書諷誦箴規則務之可以世蔡以彰春秋以微眾其始雖若不同而世之則今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當

非出於道德而然耶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將
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
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
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
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存其私知
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
傳曰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
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
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剿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
人附益之與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産殺鄧析推

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爲
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嗣於是爲不
忠故此行中國皆笑之今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
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
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
列子固當言其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産
之法而子産誅之蓋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
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
韓矣夫傳者乃曰歂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
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

里子産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産之告大叔曰有德
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産忠人也固已不純
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
春秋以來列國其弊不以利勝則以威行況其民採
輒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
苦矣固有逃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
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鄧歂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　吳萊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
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循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皆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
者爲之然後有攷覈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
謂訐者哉然猶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
辭以徒爲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爲
觚者矣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爲治者乎此
固昔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上大夫咸昧於
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文姦言飾淫行日馳騖
於他岐汎濫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救

散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之
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煩帶於析辭而反閡於
大體察於一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
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
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
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浹於人心若於耳
目然於禮官之籍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
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
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
余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

紛更繁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
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為循名責實者少矣自
今之言吏治者說之者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
成案相注時日指陳辭欵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
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其罅隙鉤摘其姦伏類無
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
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末
是以處之者也然惟法之行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
循名責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成奏至於
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四

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
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
昔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
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歟
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循名責實之治哉嗚呼
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淆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
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
者可為永慨也哉

墨子　墨家　黃震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

議荀楊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併墨子於孔子何
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子謂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歟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
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尚
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
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
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
濟眾為聖亦謂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說其於愛眾而
博施為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
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為法不仁惟當法天與

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背馳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躋賢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傾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為尚親則不可促當貴此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傾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惡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始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楊擇焉不精之辨何

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辨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正文者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雖然借名而墨行者昌黎則嘗擇之矣

辯墨

呂端臨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以其知術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闢略於徐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率俱欲掊擊聖人鄙笑舜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俗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揣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孟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非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名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水炭冀猶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折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

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欲末學之辨吁，吁孰知然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辨乎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三終

諸家二

鬼谷子　縱橫家　　高似孫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

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考其書有曰　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頃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讀戰國策　　吳萊

吳萊氏曰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繼而南方之楚敵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儼然一變於西戎終之併二周併六國顧凡昔之所謂強者乃今西望而恐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強地廣則上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此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僻陋之國崛起而駸駸勝之又況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尊居貴弟位重權高纖夫細兒專兵擅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

秦之敵也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行其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辭不然上無以僭行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為秦築帝宮此郡縣之民未始有一窮者植大山谷險惡說若欲且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夫從衡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收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弭名之國者可長存

亡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者長久萬世之若計事强不可則不如合從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浚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奈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亡亦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詳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汧漆之間商之中世特致西鄙荒

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與為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為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僇為常行是秦雖常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强弱獨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禍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況山

東之宗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隱之足矣而又害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騰為同戰而無將之不通乎文為鵠矣而陳齊之相繫亦終於必亡而後已造獨戰國乎哉

吳萊戰國策正誤序曰戰國策十有一卷凡吉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吉有高誘注故為疏畧近世縉

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穿鑿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禁口敝舌之患雖然古意浸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方亦或迥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與北其所不可通則亦不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嘗因諸子所行者其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敞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舛誤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豈其實乎其一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所有者析之又從字順不失

其在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例可得而考論矣蓋
大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敎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
智材學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業或以言
辭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邀事趨功無或敢爲熒惑
繳繞以爲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
下極治之世所有慮焉猶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絶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
邪僻自此爲而進用矯僞自此爲而假託出入起居
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繇於道苟謂世爲極治而
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爲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

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有以敎之必使其遷善改
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
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
務而無壞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往昔人
之敎若周衰知士之紛騰暴曝於天下者曾無常有
之談以角雄辯爲其甚抻爲讒說莫之能臨析言則
亂於理改作則壞於法亂名則是非實改作則反其
當此固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
乃安然而行之驕君弱將纖兒佞臣始之以收降賊
戰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皆知非是以爲文飾

誘欲離合强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
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
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彼習其言行之僞
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
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
世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
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爲
古之讒說可覩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吳正
傳乃從而是正其謬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爲不可廢
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

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
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
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遂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
齊晉吳越等國爲之有紓全於排難解紛成彊取霸
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
緩蘇秦蘇代厲之派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
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讒邪之說
閎知於理而顛倒錯繆一附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
世庸人愚闇者之所可逮及嗚呼古先聖王道德教
化之澤一日而遂至於此吾之可爲於邑矣然自其

以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爲近焉已不
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參有而分藩矣
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蠭起而無異於戰
國楚漢紛紜之時者實未嘗有一言語之撼動一文
辭之論勝因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爲之亦且差
無是惴羨耗促數無從有行辯士說客之遺風矣
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有爲先秦之古書不可廢
者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範之以
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
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附論賈誼進說於君　　朱熹

聞世固有草茅布衣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
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
徒取辱爾若是明君有無窮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
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
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
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爲帝
王之事也特借是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
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
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
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
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
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
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
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之謙讓未遑也且如一
間破屋教自家做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
下雖然聖賢有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
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大所爲皆
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
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

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不下所以言
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聖人之意可見矣

呂氏春秋　　宋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
雋絶馳騖之流無不雲合霧集蜂議橫起瑰詭作新
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
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
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
甚惡其也不韋乃極[illegible]采精録異成一家

[illegible]不啻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此言[illegible]所以誡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啻以此[illegible]之咸陽門已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無一敢易者是亦畏其勢爾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illegible]他人所作不可企攀者又嘆其[illegible]有傳[illegible]多思致及讀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illegible]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復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之莊列淮南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繡[illegible]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illegible]焉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illegible]又非[illegible]之流也當是時[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好奇盡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臣冊將方士披華來神仙譎怪日[illegible]作[illegible]其有賦於淮南所謂[illegible]宮城瓊室[illegible]水流沙者[illegible]武雖不仙猶學多[illegible]乎何爲者卒不克終[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illegible]之屬[illegible]玩僻者往往[illegible]此其間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illegible]然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通考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illegible]而理實淺近其體[illegible]爲商[illegible]之言其[illegible]用在傳記史中[illegible]何能度但如近年後[illegible]先秦古書亦非[illegible]文字[illegible]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illegible]者[illegible]此人既爲此書所[illegible]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illegible]人遂爲[illegible]此書以傅合之正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秖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
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
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
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
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
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吾居其
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
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
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
皆居越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
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中數篇與前後
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為劉向而殊不類向
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為之號類若世
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竊釋
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蒸民之篇皆剽剝他書傅
會為說其有序中說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
[illegible]謂此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
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
或死而朔之[illegible]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
[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滅趙氏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
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
[illegible]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益其姓氏之所從出
[illegible]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
[illegible]說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
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
向其云[illegible]詩於[illegible]從若書更題其篇皆非當時事辭
大抵十卷者綱領見於[illegible]張[illegible]語老莊[illegible]孟國語素
問韓非楚詞俱被剽拾殆似百家衣綠其實近時文
字又多僻字義[illegible]古文繼降至漢世今文猶未專行
吾嘗疑其[illegible]二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說而自老莊又
論治古之將積求[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於無間如[illegible]考鼓鍾其
傳以四達罷如也今則不然花繁怒號而獨秀者先
[illegible]者[illegible]今而朱草交[illegible]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
[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illegible]機[illegible]展布其
[illegible]本有以為吝也而得奪桔抱其一槩之操泯泯
[illegible]而[illegible]行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
破山[illegible]如汪[illegible]於[illegible]而失其所以為可恃也人
[illegible]何[illegible]以[illegible]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

人也是書也毋乃豈禁不開蓍類塗地無所叫號之
時乎

王充論衡

高氏子略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叙
天咨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
而其文詳詳則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
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屬
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
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
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

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
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
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是皆尚解免他書乎衣
冠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入吳
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
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
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
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之精覈而少肅括
者正此謂歟陳氏曰充所宗特人仕爲州從事治中
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

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
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爲奇

黃震氏曰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
而作論衡二十　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
以爲已助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
怨懟持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
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
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
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
老子抑殷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

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蟣蝨欲以盡廢天地
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
爲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
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
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
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吏部之過
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
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
矯枉過正亦不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
補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韋之言星徙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韋得其欺耳

辨射日○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歐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

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善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良妻哭而城崩○鄒衍仰嘆而霜隕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矣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姒禹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姬薏苡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何爲浴於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怪因以爲姓

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來時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

胥爲濤謂居溪谷爲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岸沸湧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灌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君是堯女舜妻葬此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神爲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訛其文謂其負婦人以朝何以一婦人立於後耳桓公九合一世之主也所伐者九國況於含歐之行無禮而可留乎

洪入雨穀〇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
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
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
辨梁山崩壅河〇伯宗以辇者之言今景公縞哭乃
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
流東去耳
辨黃帝葬衣冠〇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
帝眞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
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浮也
辨稱孔子千七十國〇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辨太公殺隱士〇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
皆樂虞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
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
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
辨

論六韜 兵家

黃震 周氏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僞書出
春秋荀吳始毀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
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霸三代雖
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所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
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
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
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
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贅
婿者秦始有之其書亦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爲衰世
作則不能自掩其爲後世之僞明矣況其爲書類皆
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爲主此老子之說也六
韜言猶豫狐疑之戒乃吳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
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
吳子之十三擊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銳教戰即其

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谿谷之說而不張蓋
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消消不
絕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
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
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
法敵而不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
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
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
人也太公聞風興起動盍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
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興鷹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

武謂其求教太公鈐帝堯之理亦文王所未聞待傾
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卜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
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
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
獵之說尚未定也況韜略可信其爲太公之書乎其
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
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而先之以軍識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
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
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

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
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
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
爲名言
周氏涉筆曰謂太公爲兵家之祖自漢人已然本無
所稽傳以陰符有託而去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
信兄兵哉周書所揚外無他語周公曰惟文王尚
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泰顛
有若南宮括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
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向使太公在柄伐商身爲大將周公其遺之乎六韜
不知出何時其所存其議以家取國以國取天下殆
似丹徒布衣太原宦監所經營者史記載君臣各把
鉞斷首懸旗似後人臆見非實也歸賂[illegible]因好事爲
之而此書問者文伐十二節陰賂左右輔其淫樂養
其亂臣與幣非所云納貨仲春王彼並爲一論蓋文
武周召之一厄也曾子固載湯結以作以爲陰事由
逆以爲陽我國諸子窺測古聖妄誕率類此太公舉
賢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弑之臣亦是後人妄以見事
附合而諸子因記殺華仕謂周公馳往救之疎繆可

笑此書有上賢篇則六賊七害指抗志高節輕爵位
賤有司羞爲言無欲虛論高議窮居靜處係居太
平全無悖亂同科按武王既定天下其詩曰日靖四
方其言曰無有作惡當不單循德之世而紛紛懸賞
罰務功名不知將何出也此書非緣吳起激獄其詞
而從繹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蓋吳起
武侯直答問也故問者當其形對者應其實至於料
六國形勢所當出百代之下猶可想像而此其問答
化效之也故務廣不務精語脉皆不相應讀者宜熟
察也

孫子　葉適　高似孫

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而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起六篇而已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者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旨然此乃文字多少其不存者固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廢去湯攻不克紀強弱侵凌一

趨於武修兵闘霸干戈相尋其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略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嘗無所以爲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略曰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豈於經求之古矣慚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大以撥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附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

起燕幾乎

尉繚子

周氏泆筆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於諸令將責部伍刻矣所以為善者能分本末別賓主所謂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廊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凡諸令所云將事也踰垠之論爾說孫子專篇論火攻吳起武侯織碎講切蓋從容有餘矣人主崇儉務本均田節斂明法稽驗為之主本無蔓獄無留刑故曰兵內器爭逆德事必有本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視利害辨安

危武犯強敵力攻守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其說雖未純王政亦可謂知本統矣古者什伍為兵有戰無敗有死無逃自春秋戰國來長募既行動輙驅數十萬人以此一決然後有逃亡不可禁故尉繚子兵令於誅逃尤詳世傳張魏公建壇拜曲端為大將端首問魏公兵幾何魏公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則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分數是專在殺哉此念兼忝決不能與起解牀吸引安祥而尉繚子亦云

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爲教孫吳却未有是論也

握奇經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

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歟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足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

後列門旦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鱄俎常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勝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五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諸家三農

農桑輯要序　王盤

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行之五六年功効大著民間墾闢種蓺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偏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為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讀詩書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論說王道丁寧反復皆不出乎夫耕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二書之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施於家則陶朱猗頓之實術也用於國

則成周漢唐文獻之令軌也又何待夫尺引黃鐘而
後知其可重哉

地員　管仲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瀆田悉徙五
種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蚖菕與杜松其草
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
於泉呼音中角○赤壚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
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
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
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

行廧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
茅其木宜櫄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
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
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
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
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

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
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
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
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
尺而至於泉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
祀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
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
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
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
白徙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

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
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
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陘山白壤十八
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
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
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
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𦽜
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其
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

草兢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
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
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
草木葉下於𦱊𦱊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
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
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
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
是爲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
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
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

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
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
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
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蕪椒
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
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
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
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
狀剽怷橐土蟲易全處怷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
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

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櫄
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
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
長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
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
雚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
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
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
酲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
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

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青怷以落及其種大葦
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墳在
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
斥群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
容榆桃柳楝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
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
宜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群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
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
麖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
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

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
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
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
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
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
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
坼其種忍蒚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
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
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忢五忢之狀
廩焉如壏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以慈

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忢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
細邯鄲莖葉如扶櫄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
脆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
脹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
厲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
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
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
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
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雁膳黑實朱跗黃
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
觳五觳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
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

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果
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
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
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
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農道篇　亢倉子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
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
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
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

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也人
務農非獨業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人農則樸
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
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人農則其產
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
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則稼凡邊之理不是過也古
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
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
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
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

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
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
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
正五穀而已耳大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
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耨耘之容手是謂耕
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敘之以上功是
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
生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
農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
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

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
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堅者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
使有餘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
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
行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
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傷
之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
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
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
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
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
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
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
薰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
本華莖葉帶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
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疏節而
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虫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糕而騂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穗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殺者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疢人無病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論農道　戴埴

戴埴鼠璞曰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須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所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老圃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皋陶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褎發秀穎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犁然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欲職事曰稼穡樹蓺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illegible]齊民要術亦[illegible]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上地所宜其品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不過於稼容足耨容耰杴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塽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跡踈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畝欲深而端畝欲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其說不為

稻麻菽麥待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之謂無此學也

種植　王盤 農桑 後同

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 [illegible] 耒耜易為開墾十乃可種 夏曰稚 [illegible] 青 [illegible] 其秋曰芟夷 [illegible]

春而開墾乃省力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撅落者云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墟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劚刀引之犁鑱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沾山或老荒地內科木多者必須用钁斸去餘有不盡根株(俗謂之埋頭根也)當使熟鐵鍛成鐮尖(生鐵鐮上加熟鐵尖)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闊不可徧斫則就斫枝莖覆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礰碡或輥子之所斫根查

上和泥碾之乾則挣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劙殺之(謂剝斷樹皮其樹立死)葉死不扇便任耕種三歲後根株並朽以火燒之則通爲熟田矣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剝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註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犁細淺則務去草根深則不至塞墢粗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

荒畢以鐵齒鐁棒遍過漫種黍稷或脂麻綠豆把勞再徧明年乃中爲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脂麻等種有竊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內開耕田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爭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穢所收常倍於熟田蓋膏腴既久地力有餘苗稼鬯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

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爲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梢梢一而已然則犁之爲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音塔)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燠之異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別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爲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

且耕犀鑱不如歸去土如鉏猶爲有旋故耕者白背速鑷鋒之亦無傷蓋凡大恐傷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穄青爲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其美與豆同初耕欲深轉耕欲淺耕不深則土不熟轉不淺則動生土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氾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趣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耕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耕

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旱田獲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

晚田宜待春乃耕爲其藁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爲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犂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犂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力不及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

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墝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爲上懈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相稱而無鹵莽滅裂之患則豐壤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

南習俗不通曰墾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況一方則田功修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把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把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把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韓氏直説云古農法犁一耬六今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擺細為全功擺功不到土麤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麤土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諸病擺功到則土細而立

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着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擺縱橫然後插犁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擺兩徧至來春地氣透時待日高復擺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無雨時亦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鎒楱再徧把之又鐵齒鎒楱已乃之先再用把鎒鏒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地畢破其塊墢而後用勞平磨乃稱得也齊民要術云耕地深細不得趁多有乾溼隨時蓋磨着一段總了橫蓋一兩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橫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春多風不即蓋則致地虛燥秋田溼實濕勞恐致地堅）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着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乏水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壠每一遇雨白背時輒以鐵齒鎒楱縱橫把而勞之把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

令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把耖畢即耖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犂而耙之欲其上細再犁再耙後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耮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撻（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虛雖生輒死）雖生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垎其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曳打場圃極為平實今人先下種後惟用砘車碾之然耕耮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壠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

故附于耙勞之末然古人未嘗識此蓋南北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撻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撻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偏廢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泥雜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劁刈懸之又

有粒而或箄或窖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曝之令燥種之泥勝之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為種無蚛蝗等蟲也種或傷濕浥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煑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攪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攪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宜與剉斫蒼耳

或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庭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

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時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

哉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荳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雨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

者曰秈晚熟而□□□□□□其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
曰糯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
不雜穀子曬乾蔀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
盛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篅中晴則暴暖浥以水
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
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
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
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隨逶一曲而田者納
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
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

荊川稗編　卷之四十五　二十二

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
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
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
漫種北方多用耬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
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壟底欲土實種易生
也今人製造砘車隨耬種子後循壟碾過使根土相
著功力甚速而當瓠種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
均勻犂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撻若夏最
爲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
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糞種水

沆備旱災也
說文云鉏言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尤穀須
鉏乃可滋茂諺云鉏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
云苗生如馬耳則鏃鋤（諺曰欲得穀馬耳鏃）稀豁之處鋤而補
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爲良（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倍勝大鋤者草根繁茂用功
多而收益少）苗出壟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
爲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實多糠薄米息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春鋤起地
夏爲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
（春苗既淺陰未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爲國者使民寒耕而熱
芸芸除草也）又云假黍粟苗未與壟齊即鋤一徧經五七日

荊川稗編　卷之四十五　二十三

更報鉏第二徧候未蠶老畢報鋤第三徧無力則止
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脂麻大豆並鋤兩徧止
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
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壟頭空務欲深細第一
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
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
第一次撮苗曰鏃第二次平壟曰布第三次培根曰
擁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根痿之害秕稗之
雜入之矣諺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爲無糠也其穀畝
得上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苗之法亦

可鋤不可鋤者早耕塊墢苗蔵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責鋤也曾氏農書其稱箭謂泥禮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蓋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瀦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耘之不問草之有無必遍以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荊揚厥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穢擁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

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茲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父熟之以也）鋤後復有耔培之法以繼其鋤之功也夫稂莠荑稗雜其稼出於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磽确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為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秋收場上所有穰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腳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蹂踐便

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內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月之間即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redacted]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穊種七八月犂掩殺之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江淮迤北用為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殊

知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
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
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藁敗葉剗薙
枯朽根荄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
耙而以窖罨之肥壤雜之麻枯穀殼皆可與火糞窖
罨穀殼朽腐最宜秋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
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
之土熟冷定用碌碡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
火糞種麥種蔬尤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
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

石灰為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
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
反為害矣大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磚
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
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內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杴
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大糞和用比常糞得
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立見損壞不可
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确
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
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

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土壤雖
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
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簷楹以避風雨
飄浸屋中必鑿深池甃以磚甓凡掃除之土燒燃之
灰簸揚之糠粃斷藁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
乃多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勻種子疎杷
撒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為圃之家於
廚棧下深闊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洩每舂米則聚礱
簸穀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
漉泔淀漚久自腐爛一歲三四次出以糞苧因以肥

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
圃之家欲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
小車一輛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
種藝稼穡倍收桑果愈茂歲有增羨此肥稼之計也
夫掃除之隱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
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
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
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理所宜而用之庶得乎
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得業擅上農矣
南方熱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

溝畎水蕩難以数計大可灌田数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若溝渠陂堨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涵竇以便通洩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下灌及平流之田爲最或用中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其高田旱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溉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傳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

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

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抛費每日至晚即便收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風雨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秸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再將未淨秸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救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爲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䎱釤用麥綽釤麥覆於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鐮刈者其速十倍

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刈早則鎌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積則藁爛積晚則損耗連雨則生耳）田家刈畢稛而束之以十束積而爲稞然後車載上場爲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鏟穗捷之

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

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別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則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扦多則置之籠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損之失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穄欲早刈黍欲晚皆即濕踐穄踐訖即蒸而溫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異埒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莪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爲一叢斜倚之假口開乘車詣田斗擻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粱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八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

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其述而備論之庶不失早晚先後之節也

桑

（[illegible]）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桑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荊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illegible]）也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椹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堅強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晒令水脈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illegible]）根株各從其類（[illegible]）

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宜以春分前十日[illegible]）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illegible]）二曰根接（[illegible]）三曰皮接（[illegible]）四曰枝接（[illegible]）五曰靨接（[illegible]）六曰搭接（[illegible]）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人加之以接博猶變狼莠而為嘉禾易碔砆而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蟲法（[illegible]）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蠹[illegible]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傚也

夫民爲國本本斯立矣既與其利而復除其害爲治之道無以外此若能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歟

牧牛

古人有問牛者而行旦則知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餒蓋喫以菽粟矣衣以禦寒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爲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飢飽以識性情者也每遇耕作之月除已牧放夜復飽飼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凉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今蒭秸不足以充其飲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暴之困之瘠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箠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飢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至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逐之水牛因得水動輒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生焉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僵仆者往往相藉也利其力而傷其生烏識其爲愛養之道哉

牛之爲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爲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則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愛之則當離避他所按除沴音戾氣而救藥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將處自有獸工相病用藥不必預陳方藥恐多在誤也

蠶繅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大抵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槌箔雌雄相配至暮抛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分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

後方竪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晒陰由上宜便晒晞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己勿致損傷自變蠶葉已生自辰巳間將瓮內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瓮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臉戶虛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棒各置照臉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啓閉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薰乾臉上用厚白紙新糊門窗各掛葦簾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雞翎等物掃撥惟在詳款稀勻不至蠶傷

稠疊生齊取葉若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篩於器內薄紙上勻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速及緑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砍束開一間四角排壘空籠狀如二箸以均火候謂蓐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徹去撑作安槌每槌上下閣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稈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將軟稈草刀鋪箔蓐又採淨紙粘成一片鋪蓐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少減純黃則停

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浥臭者餧之令生諸病常收二日葉以備陰雨則蠶常不食溼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疎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概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熱火合各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溫暖蠶母須着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熟火自身覺熱蠶亦必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暫揭起

窗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窗北風則捲南窗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剪開聰戶透風日必不頓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聰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甕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蓐長則分之少煩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濕蠶系懶而去之物不禁擡鋪小而分擡人知愛護大而分擡或懶擡而不知傾側擾亂殞損擲高抛損傷生疾多出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

者量分數減飼候十分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則不能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以其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有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蹤開𢉍戶屋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內構長存芋厦內制蠶簇周以木架平鋪蒿稍布蠶於上用席泊圍護自無簇病實良策也又有夏蠶秋蠶夏蠶日蛾至老俱宜涼惟忌蠅蟲秋蠶初宜涼漸漸宜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繅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繅絲惟堪繅續而已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

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蛾飛穿之法士農必用云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麄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繅車絲軠然後可用熱釜要大置於釜上按一盆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繅也水須常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蠶損此可繅麄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煖長勻無令作寒乍熱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繅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爲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資下以備生民之繒帛開利之源莫此爲大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五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諸家四 農

種穀

賈思勰 齊民要術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凡穀田菉豆小豆底爲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豆爲下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地三升穀田必須歲易二月三月種者爲稙禾四月五月種者爲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菩楊生種者爲上時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花爲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落爲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凡春種欲深宜曳重撻夏種欲淺直置自生凡種穀雨後爲佳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薉生春若遇旱秋耕之地得仰壠待雨夏若仰壠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薉俱出凡田欲早晚相雜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苗生如馬耳則鏃鋤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爲良良田率一尺留一科薄地尋壠躡之苗出壠則深鋤鋤不厭數周

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地夏爲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苗既出壠每一經雨白背時輒以鐵齒鏅楱縱橫杷而勞之苗高一尺鋒之耩者非不壅本苗深殺草益實然令地堅硬乏澤難耕鋤得五徧已上不須耩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壠底熟速刈乾速積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氾勝之書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禾黍則害瓠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墻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孟冬之月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尚書考靈曜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秋虛星昏中以收斂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

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
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
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
可勝食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錤不如待
時又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
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
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
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

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
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
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
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
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
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
無轉屍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蟆鳴
燕降而通路除道矣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
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星中則
收斂畜積伐薪木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

佃穀水泮而求穫欲得食則難矣又曰爲治之本務
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
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
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
尺璧而重寸陰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履遺
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呂
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
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吾苗有行故速長弱
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鹽鐵論曰惜草茅者耗禾稼惠盜賊者傷良人氾勝
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可
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
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
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
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
狀常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
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
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
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

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氾勝之
書區種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
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
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
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
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
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
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
溝一尺深亦一尺積壤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
一尺地積壤不相受令橫作二尺地以積壤種禾黍

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
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
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
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
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
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
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
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
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
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

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
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
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
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
九寸深六寸相去三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
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茇之區間
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劬鐮比
地刈其草矣氾勝之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
石薄田一十石尹擇取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
種種剉馬骨牛羊豬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

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
去附子擣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溫
又溲取狀如后稷法皆溲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繰汁
和溲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
上十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蟲之先也及附子令稼
耐旱終歲不失於穫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爲務芒
張葉黃捷穫之無疑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孝經援
神契曰黃白土宜禾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
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
王而死崔寔曰二月三月可種植禾美田欲稠薄田

欲倫汜勝之書曰稙禾夏至後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汜勝之書曰稗旣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粟米又可釀作酒蠱食桃者粟貴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稼猶種也收斂曰穡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耳稼農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

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

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陰丈人為圃　莊周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

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

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
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
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
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
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
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
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相牛經　甯戚

牛岐胡壽（岐胡牽兩腋下分為二）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
有白脈貫瞳子行最快頸骨長且大壁堂欲得闊（膝胻
闊也）蹄欲得如縱（馬縱馬去也）而膺庭欲得廣（胸前）天關欲得
成（背接脊中央）儁骨欲得垂（欲得下）蘭株欲得大（尾株）豐岳欲
得大（膀尻）穜頸欲得尚百脉欲得緊垂星欲得有怒肉（
蹄上已上覆蹄間名怒肉）力性欲得大而成（蹄中懸）懸蹄欲得如八
字陰虹屬頸（陰虹者有雙筋自尾屬頸）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前兩股肉）
膝下常有聲似鳴者有黄也胡無壽珠無壽（目下毛
也）上池有亂毛妨主（上池兩角中）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
大膝疎肋難飼龍頭突目好跳家筋欲得成就（家筋脚後橫筋）
毛欲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至

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身如鏡則
難牽口方易飴㯋府方易飴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養魚經　范蠡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
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
之曰有之曰公足任千萬家累億金何術朱公曰夫
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六畝地為池
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
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
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
守神守者鼈也內鼈則魚不復飛去在池中周遶九
州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魚長一尺者一
萬五千枚三尺者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千得錢
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一尺者十萬枚二尺者五萬
枚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
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萬候至明年不
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
中九州八谷谷上立水二尺谷下立水六尺所以養
鯉不相食易長不貴也

貨殖傳　司馬遷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榖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強族于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
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
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

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
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
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
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
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
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
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
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

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
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
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
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
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后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
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
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

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刁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
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
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
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
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
論地重難動搖怯于衆鬬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
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
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
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
甚于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

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于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于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廟廊論議朝廷守信死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

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

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

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

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

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

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醬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輪扁斵輪　莊周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梓慶削鐻

梓慶削木為鐻（樂器似夾鍾）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
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
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
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
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
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
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
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
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
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
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
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
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

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
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
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
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
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其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爲公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

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
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
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
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
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
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
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
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
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
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

利恐而不能拾也喪其[illegible]章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

營造法式　李誡

方圜平直　周官考工記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鄭司農注云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墨子子墨子言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依放以從事猶愈於已○周髀筭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萬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爲圜或破圜而爲方方中爲圜者謂之圜方圜中爲方者謂之方圜也○韓子曰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班亦不能成方圓○看詳諸作制度皆以圜方直平爲準至如八棱之類及欹斜羨[illegible]亦用規矩取法

今謹按周官考工記等修立下條○諸取圜者以規方者以矩直者抨繩取則立者垂繩取正橫者定水取平

取徑圍　九章筭經李淳風注云舊術求圜皆以周三徑一爲率若用之求圜周之數則[illegible]周少徑多徑一周三理非精密蓋術從簡要略舉大綱而言之今依密率以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徑七而一即周○看詳今來諸工作已造之物及制度以周徑爲則者如點量大小須於周內求徑或於徑內求周若用舊例以圜三徑一方五斜七爲據則疏略頗多今謹按九章筭經及約斜長等密率修立下條

諸徑圍斜長依下項○圜徑七其圍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棱徑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棱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圜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圜徑一得一（八棱六棱取圜准此）

取正　詩定之方中又揆之以日注云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考工記置槷以垂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司農註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槷則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管子夫繩扶撥以爲正○字林揕時鴆切垂臬望也○刋謬證俗音字今山東匠人猶言垂繩視正爲揕○看詳今來凡有興造既以水平定地平面然後立表測景望星以正四方正與經傳相合○取正之制先于基址中央日內置圜版徑一尺三寸六分當心立表高四寸徑一分畫表景之端記日中最短之景次施望筒于其

上望日星以正四方○望筒長一尺八寸方三寸用版合兩𢴆頭開圜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壁用軸安於兩立頰之內其立頰自軸至地高三尺廣三寸厚二寸晝望以筒指南令日景透北夜望以筒指北于筒南望令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繩墜下記望筒兩竅心於地以爲南則四方正○若地勢偏衺既以景表望筒取正四方或有可疑處則更以水池景表較之其立表高八尺廣八寸厚四寸上齊後斜向下三寸安于池版之上其池版長一丈三尺中廣一尺于一尺之內隨表之廣刻線兩道一尺之外開水

道環四周廣深各八分用水定平令日景兩邊不出刻線以池版所指及立表心爲南則四方正安置令立表在南池版在北其景夏至順線長三尺冬至長一丈二尺其立表內向池版處用曲尺較令方正

定平　周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垂鄭司農注云於四角立植而垂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莊子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管子夫準壞險以爲平○大尚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釋名水準也平準物也○何晏景福殿賦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

臬五臣注云水臬水平也○看詳今來凡有興建須先以水平望基四角所立之柱定地平面然後可以安置柱石正與經傳相合○定平之制既正四方據其位置於四角各立一表當心安水平其水平長二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下施立椿長四尺安鐏在內上面横坐水平兩頭各開池方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或中心更開池者方深同身內開槽子廣深各五分令水通過於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子一枚用三池者水浮子或亦用三枚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二分刻上頭令側薄其厚一分浮於池內望兩頭水浮子之首遥對立表處於表身內

畫記即知地之高下（若槽內如有不可用水處即於櫈子當心施墨線一道上垂繩墜下令繩對墨線心則其槽自平與用水同其槽底與墨線兩邊用曲尺較令方正）○凡定柱礎取平須更用真尺較之其真尺長一丈八尺廣四寸厚二寸五分當心上立表高四尺（廣厚同上）於立表當心自上至下施墨線一道垂繩墜下令繩對墨線心則其下地面自平（其真尺身上平處與立表上墨線兩邊亦用曲尺較令方正）

舉折周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葺屋三分瓦屋四分鄭司農注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通俗文屋上平曰傭（丑凶切）○刊謬證俗音字傭今猶言傭峻也○皇朝景文公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今謂之舉折）○看詳今來舉屋制度以前後橑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爲四分自橑檐方背上至脊槫背上四分中舉起一分雖殿閣與廳堂及廊屋之類略有增加大抵皆以四分舉一爲祖正與經傳相合今謹按周官考工記修立下條○舉折之制先以尺爲丈以寸爲尺以分爲寸以釐爲分以毫爲釐側畫所建之屋於平正壁上定其舉之峻慢折之圜和然後可見屋內梁柱之高下卯眼之遠近（今俗謂之定側樣亦曰點草架）舉屋之法如殿閣樓臺先量前後橑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爲三分

（若餘屋柱梁作或不出跳者則用前後檐柱心）從橑檐方背至脊槫背舉起一分（如屋深三丈即舉起一丈之類）如甋瓦廳堂即四分中舉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甋瓦廊屋及瓪瓦廳堂每一尺加五分或瓪瓦廊屋之類每一尺加三分（若兩椽屋不加其副階或纏腰並二分中舉一分）○折屋之法以舉高尺丈每尺折一寸每架自上遞減半爲法如舉高二丈即先從脊槫背上取平下至橑檐方背其上第一縫折二尺又從上第一縫槫背取平下至橑檐方背於第二縫折一尺若椽數多即逐縫取平皆下至橑檐方背每縫並減上縫之半（如第一縫二尺第二縫一尺第三縫五寸第四縫二寸五分之類）如取平皆從槫心抨繩令緊爲則如架道不勻即約度遠近隨宜加減（以脊槫及橑檐方爲準）○若八角或四角鬭尖亭榭自橑檐方背舉至角梁底五分中舉一分至上簇角梁即兩分中舉一分（若亭榭只用瓪瓦者即十分中舉四分）○簇角梁之法用三折先從大角背自橑檐方心量向上至棖桿卯心取大角梁背一半並上折簇梁斜向棖桿舉分盡處（其簇角梁上下並出卯中下折簇梁同）次從上折簇梁盡處量至橑檐方心取大角梁背一半立中折簇梁斜向上折簇梁當心之下又次從橑檐方心立下折簇梁斜向中折簇梁當心近下（令中折簇

角梁上一半與上折簇梁一半之長同其長各並同折屋之制唯量折以曲尺於絃上取方量之用飛尾者同

【定功】唐六典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注云以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為長功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短功○看詳夏至日長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止於四十刻者若一等定功則在棄日刻甚多今謹按唐六典修立下條

○諸稱功者謂中功以十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

【屋楹數】王楹孫傳僖宗還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為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奧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于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

木經　沈括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絛又次曰前脅後二人曰後脅又後曰後絛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倡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諸家五

天問　屈原　楚辭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馮翼氤氳之貌，陰陽未分之時也。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天地人。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天有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運轉，孰維繫之。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沓，合也。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焉分？辰。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月中有菟。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何處？伯強，大厲疫鬼。惠氣安在？和氣。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曜靈，日也。不任汨鴻，汨，治也。鴻，大水。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鯀不任治水，堯何不遂行之也。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鯀治水，鴟龜曳銜，鯀何聽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鯀設而成其功，堯何故刑殺之。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羽山，鯀所殛也。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

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墳，分也。應龍何畫？或曰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康回，共工名。墜何故以東南傾？共工與顓頊爭帝，戰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崑崙山，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玄圃。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崑崙山有九重，其高萬一千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若木之光華，其光下照。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虯龍，負熊以遊？有角曰龍，無角曰虯。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儵忽，電光也。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山海經南方有蛇吞象，三年出其骨。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焉處？鬿堆，奇獸也。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

賓商（陳列宮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字禹服稱母……能有聖德勤勞天……）

夫河伯而妻彼雒嬪（河伯化為白龍，羿射其目……又妻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羿射封豕，以其肉膏祭天，天猶不順……）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交……）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白蜺（蜺，雲之有色似龍者）嬰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

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縱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女媧人頭蛇身……）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兩男子，太伯、仲雍也）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

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伊尹母……）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朱子云周公不喜武王以黃鉞親斬紂頭事也）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武伐紂）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紂醢梅伯賜諸侯文王受之祭告上天）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天對　　柳宗元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曶呼骨反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輠渾淪蒙以圜號冥凝玄釐無功無作烏傒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瀰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恃夫八柱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烏灰隅曷懵厥列折篿剡筳篿音專筳音廷燬竹以進卜四斷以求午也施旁竪鞠明究曛自取十二

非余之爲焉以告汝規燬魄淵日月也太虛是屬棊布萬熒列星也咸是焉託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有谷汜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無窮不可以里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怪彌寘亘伯強乃陽順和調度厲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明焉非闢晦兮非藏孰幽繆躍也繇下經蓊龍之寓而迋其往切彼角亢惟繳詵詵降聖而替恆師龐蒙乃尚其圯后惟師之難瞑頻使試鯀不其圯族

雨舉之堯鯀於用之也非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於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蕃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躄步胝張尼切手足胼胝也躄必益切跛也烏行不步山川病足故也橋以上楷尼功禹也切又貫音淚當也路也僞厥十有二載乃蓋考醜宜儀刑九疇以允玄寶玄圭禹錫胥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繇大難誅之式行蕩下潰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夕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期盡厥尾圖盡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

隕厥力夫誰敎汝爲此而以恩天極州錯富媼后土富媼也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東窮歸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又環西盈厥穴土區而濁濁淸淸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音攸流貌水又何溢爲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茫忽不準孰衍孰窮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西不窮云崑崙丁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髮虎齒戴勝凡家者王母也增城之高萬有三千淸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不蒙由是而門闢啓以通茲氣之元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惟若之華禀羲以耀在

山凝凝(音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石胡
不林往倪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違(狸狸熊人名)有虮蟜
蛇不角不鱗婧夫玄能相符以神兩有怪厥羅首以
儵倏忽之居帝南北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見莊子)
員丘之(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
員丘民後死壽不死
封喝之字其衡九里
孰產赤華伊泉巴蚍服象足覩厥大三歲遺骨其脩

巳號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脩偃祈
幽㳄專焉孰蔡短長不齊成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
潛謂不死鮫魚人貌邐列姑射(姑射山在海中列姑射)號作峙北
其火百物弃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技左右大
澤千里孽以是解(山海經云大澤千里群鳥之所解)
婦函合服(音未)離厥眉三門以不眠(禹治水股無胈三過門不入)
與(與視)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字攸豎
彼狐克臧俾姒作夏獸后盜於帝謞謞以不命復爲

叟耆曷戚曷孳呱勤于德民以乳活黽仇厥正帝授
柄以提克窮聖庸夫孰克害盜革民艱咸祭厥粒惟
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剡踐垧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胡往不道(有本不失天下)咎違厥聲堪與以呻辯同容
之序帝以貸(切)嫄禹母產聖何踹厥族彼淫言亂
蜀(音咒與咮)聰臧以不害貞弃滔荒割更后相夫孰
作(厥)而誣帝以降震嗃厥鱗集于皖肆叶帝不甚
失位蔟嫂有洛之嫮(嫮也)焉妻于羿夸夫快殺鼎豨以
履飽聲帝肥帝叛衛怒力胡肥台舌猴而盜厥福寒
浞婦謀后羿卒戕荒棄于野俾奸民是臧舉士作仇

徒怙身弧(羿)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
播殖稗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秋維盧丕徵以圖民
以濯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敖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
郊(鯀)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衣襦操戈衛常夫藥良
終號以存奔欮錐錐名蔑蔑謀形胡在胡亡幽陽
溓攖嗾孫而雨萍憑以興厥號爰所怪以神爰有
奇鵷脇翁支偶尸帝之閣芒靈之丘揜焉不危鰲厥
首而恒以恬肃要釋而陵筎或竊之龍伯負骨帝尚
窄之澆嫪(音芳又卯到切)以力亢聚之康假于田肆克
孚之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湯吞癸旅爰以傴拊載

厥德于蜀以[illegible]尋爲保之覆亦吟易
尚或艱之惟[illegible]淫處恭娛以大啓厥
伐韓艾仇舞[illegible]以女兹俾俶敗世惟蒸
蒸異異于嫣之[illegible]克兆之惟德啓帝師
以首之嫣軀虺號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犯
之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罔徬徘以聖而孰殆厥
禍大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彀爰邑鼻鼻即有庳象所封也
以賊富嗟伯之仁遜季旅獄羅同度厥義以虐吳罔
空桑皓殷謟羡厥鵠惟軻知言瞷焉以爲不仁易愚
危天石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殺也降厥觀於下

匪孳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肩夫曷不
逞嚳狄禱祺契形于胞胡乙殼之食而怪焉以虐該
德侃考嫪牧于西爪手鉞尸刑以司歷牧正矜矜
虎虐爰踏階于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
賊辛后駭五駭切狂紲發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肩于
肌齊寶被躬焚以旗之紂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
白之旗虐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衛格狀以斷殷武
踵德爰獲牛之朴初出獄大惟酉民是咢而不號以
瑞卒啓而班民心是赤遷以所獲備施于百姓解父狄淫濟
熬以報彼中之不日而徙以色視象不兄藥而脅慫

謀蓋聖孰凶怒嗣甲紹叛[illegible]有王女湯巡爰獲既
內克厥合而外嗣于[illegible]妃伊之知臣曷以不
識胡木化于母以蜎[illegible]良設以詭正書邑
以墊孰譯彼夢[illegible]是門達虐立辟實罪
德之由師遇怒以引發挑而髓膠鬲比豨雨行踐胡
抹醢救灼仁興以畢隋鶻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
鉞曰孰舊之民災有疥嗟以美之位庸莅民仁克莅
之紂淫以害師殘圮之咸追厥死爭徂器之黽鼓巔
衛護犇靡之水瀕訛昭荆階弒之繆逞越裳疇肯雉
之稱憎新招左昭十二年祭公作祈招詩諫穆王猖洋以游輪行九野

惟怪之謀胡給娛戲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西王母與
穆天子觴于瑤池之上爲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萬民
平均吾顧見汝陽賊厥號爰葬其孤幽厲弩以夸嬋褻以漁
淫嗜殺即殺字殺諫尸謗屠孰鯀豨以微而化黿是嗥
天邈以蒙人厶以雛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左違桓號
其大任蜀以傲辛良以九合建壁而壞紂無誰使或
堆忠瑪首逆罔倒視揖縲以僇寵于異召死比干雷濟
克后開闢文德適以被肯[illegible]道醢將奴箕忠咸喪以
醜厚棄靈而功篤胡來焉異水以炎益崇長焉既岐
餞饒宜肩將焉紂凶以旅武紹尚焉伯鞭于西化江

漠滸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崳梁桑褒翟仁甙
華如瘢淫兩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頒烏[illegible]當作不台訢
孰盈癸紂當作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涂猜肉以外萌岐
曰厥心脎眂頑尤佇力脣同[illegible]丁屠屠牛上屠屠國
以[illegible]厥商發殺揚逞冤民于烹惟采厥文考
而[illegible]以紅征中茁不列恭君以雉胡嗽訟媇賊[illegible]
[illegible]而以變天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徂息以棄天
又訴之湯摯之合祚以久食賺始以那术充庸成績
光徵夢祖蹴雖以厲彷徨激覆而勇錣葵于帝聖跣
嗜味夫死自慕而誰餐以俾彝蜩[illegible]切對齧已毒不以

外肆細腰琴嫠夫何足病葦回偶呂鹿杙祐以女鉞
欲允愛以快侈罰愈多厥車卒逐以旅洛野子野胡
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匡囡若所伊寧[illegible]
憂忿毒怒誰與醜祚徂泰[illegible]以施
甘恬禍凶亟鋤厲俊不可化徒若雌闔韓厥武慈以
侈頹於荒[illegible]不可以作怠焉脩歸欸吾放之
斶以旅戶[illegible]誠若名不尚揚
極而辭[illegible]
[illegible]

五代司天考

歐陽脩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曰變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

其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于下而天道順于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天官書　司馬遷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

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

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

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
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
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
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
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
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
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
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

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
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
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
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
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
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
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
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
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

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
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
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其東有大星曰狼狼
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
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
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
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
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

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
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
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
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
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
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
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
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
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縮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

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
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
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
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
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
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
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
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
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

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
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
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
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
炎炎有光偃兵惟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
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
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
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
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
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

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
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
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
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
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為正
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
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
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
次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
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

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
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
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
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
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
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
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
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
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

攝提曰重華曰應居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
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國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
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
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
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
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爲害
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
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

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
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
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
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
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
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
謹候此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
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
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
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
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
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
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
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
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
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
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
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
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

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
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
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
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
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
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
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出
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
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七寸以內必之矣

九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
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
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
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
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
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
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
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
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
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

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
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
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
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
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
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
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
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
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
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

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
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
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
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
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其當
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
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
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
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
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

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
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
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
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
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
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
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
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
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
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

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
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
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
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
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
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
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
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
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
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

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
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
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
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
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
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
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
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
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
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

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
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
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
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
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
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
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
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
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

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
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
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
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
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
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
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
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
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
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

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
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
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
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椷劍小戰
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
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
操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
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
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

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
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
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
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
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
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
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
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
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
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

爲負宜辰星扇鏁或星也所軍相當日暈等力鈞
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
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
且戢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
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
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
后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
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
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
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

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
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
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
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
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
飢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
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
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
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
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

不出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

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

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疋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

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

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秏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秏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

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夫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槁枯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鱉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

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

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

紹而明之内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

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彊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

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内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

發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

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夭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諸家六 天文　　後學西吳茅一桂彥芳校

唐天文志　歐陽脩 唐書

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為術猶簡至于後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于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于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為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說至于星經歷法皆出于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于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

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于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遊規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轉于六合之內三曰四游儀玄樞為軸以結玉衡游筩而貫約矩規又玄樞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于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帝稱善置于凝暉閣用之測候閣在禁中其後遂亡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今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多或

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法頗難術遂寢陛臣更造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于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內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于是玄宗嘉之自爲之銘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鎖交錯相持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于集賢院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二十四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

兩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玉衡望筩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于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經雙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于子午左右用八柱八柱相固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半出地上半入地下雙間使樞軸及玉衡望筩旋環於中也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

面平上爲天下爲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平上爲兩界內外爲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縱廣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殼之裹黃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雙規運動度穿一穴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

交不復差謬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置
橫置之南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
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日之所行故名黃道太陽
陞降假蔵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
規制不知孰約則嘗為之疏闊尤甚今設此環置于
赤道環內仍開合使更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南兩
分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
列二百六十策與用針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
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八分厚一分在
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遲速曲直與日行緩急相

從古亦無其器今設于黃道環內使就黃道為交合
出入六度以測每夜月離上直周天度數度穿一穴
擬移交會皆用銅鐵游儀四柱為龍其崇四尺七寸
水槽及山崇一尺七寸半槽長六尺九寸高廣皆四
寸池深一寸廣一寸半龍能興雲雨故以飾柱柱在
四維龍下有山雲俱在水平槽上其下用測宿
度與古異者依經角距星去極九十一度亢八十九
度氐九十四度房百八度心百八度尾百二十度箕
百一十八度南斗百一十六度須女百
度虛百四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八十

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度胃昴七十四度畢七十
八度觜觿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度輿鬼
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七星九十一度張九十七度
翼九十七度軫九十八度今測角九十三度半亢九
十一度半氐九十八度房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
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牽牛
百四度須女百一度虛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
十三度東壁八十四度奎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胃
昴七十二度畢七十六度觜觿八十二度參九十三
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

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度又舊經角距
星正當赤道黃道在其南今測角在赤道南二度半
則黃道復經角中與天象合虛北星舊圖入虛今測
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
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
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
六度觜觿赤道二度黃道三度二宿俱當黃道斜虛
畢尚與赤道度同觜觿總一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
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觜觿半度又柳誤距以第四
星今復用第四星集中次測之又舊以喙外二星為

翼北距以翼而不距以肩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
度半今復以胷爲距則七星張各得本度其他星舊
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七星一
度璇在張二度璣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
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關在黃道南四度
天尊天棓在黃道北天江天高狗國外屏雲雨虛梁
在黃道外天囷土公吏在赤道外上台在東井中台
在七星建星在黃道北半度天苑在昴畢王良在壁
外屏在觜觿雷電在赤道外五度霹靂在赤道外四
度八魁在營室長垣羅堰當黃道今測文昌四星在

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
在張十二度半璣在翼十二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
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天
關天尊天棓天江天高狗國外屏皆當黃道雲雨在
黃道內七度虛梁在黃道內四度天囷當赤道上公
吏在赤道內六度上台在柳中台在張建星在黃道
北四度半天苑在胃昴王良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
屏在畢雷電在赤道內二度霹靂四星在赤道內一
星在外八魁五星在壁四星在營室長垣在黃道北
五度羅堰在黃道北黃道春分與赤道交于奎五度

太秋分交于軫十四度少冬至在斗十度去赤道南
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
其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
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之曆經蓋天
之說李淳風以爲天地中高而四隤日月相隱蔽以
爲晝夜繞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
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
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削
篾爲度徑一分其厚半之長與圖等穴其正中植鍼
爲樞令可環運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

之末旋爲外規規外太半度再旋爲重規以均賦周
天度分又距極樞九十一度少半旋爲赤道帶天之
紘距極三十五度旋爲內規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
正辰次之中以立宿距按渾儀所測甘石巫咸衆星
明者皆以篾橫考入宿距縱考去極度而後圖之其
赤道外衆星疏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
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
其去極入宿度數移之于蓋則一也又赤道內外
其廣狹不均若就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規度
之則二分所交不得其正自二分黃赤道交以規度

之則二至距極度數不得其正當求赤道分至之中均刻爲七十二限據每黃道差數以篾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爲黃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又考黃道二分二至之中均刻爲七十二候定陰陽曆二交所在依月去黃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篾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爲月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中晷之法初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冲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乘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廼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

在辥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胹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晷差一寸妄矣今以勾股校陽城

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表視之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丈三尺定春秋分五尺五寸六分自浚儀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五寸自扶溝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三寸七分上蔡武津表視之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五尺二寸八分其北極去地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

十步而極差一度極之遠近異則黃道軌景固隨而變矣自此爲率推之比歲武陵晷夏至七寸七分冬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二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四尺四寸七分按圖斜視極高二十九度半差陽城五度三分蔚州橫野軍夏至二尺二寸九分冬至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半按圖斜視極高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三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武陵千八百二十六里七十六步自陽城至橫野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十

四步夏至晷差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七寸三分自陽城至橫野差八寸冬至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差二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強極高十七度四分周圓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冬至晷六尺九寸定春秋分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在表南五

寸七分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若令距陽城而北至鐵勒之地亦差十七度四分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五十二度周圓百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五里則極長之晝其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吳中常得王蕃考先儒所傳以南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

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蕃之術以蠡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謬於大則乖舛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幾千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數十里置大炬於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

表于其下則當[illegible]行[illegible]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之差[illegible]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於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炬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復于二表間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illegible]首與[illegible]相合若置火距于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大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射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遞爲差以推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況稽周天里步于不測之中又可必乎十

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于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後春分夜間刻同立夏之後自岳趾升泰壇僅二十里而晝夜之差一節設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勾股術固不知其所以然況八尺之表乎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于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于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

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illegible]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筭而闊以六家之說迭爲矛盾[illegible]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寖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illegible]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illegible]于與河之辨何皆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爲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昭宗將太子少詹事邊岡修曆術服其精粹以爲不刊之數也初貞

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

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
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
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
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
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
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于
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邶衛
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
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

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
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
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
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
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
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閒得坤維
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
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
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
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

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
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
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閒升氣
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
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
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
中州河濟閒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
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
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閒復與列
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

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
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
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
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
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
其雲漢之陰也唯娵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閒降
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
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
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
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

河南及漢蒼宿熒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
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
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
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
易氣以陽决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
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内列太微為天廷其分野自南
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内故其分野在
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
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
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

政而在乾維内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
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
政而在巽維内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
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
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
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
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
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
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
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

負海之國魁以治内故娵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
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
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
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
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
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
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鎮星位焉近
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
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
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

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
河東河内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汝南韓據全鄭
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
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
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
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
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
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
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暦數與歲差遷徙不
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

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須女虛危玄枵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十四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踰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茌循岱岳衆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古齊紀祝淳于萊譚寒及斟鄩有過有鬲蒲姑氏之國其地得陬訾之下流自濟東達于河外故其象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羣臣之錄皆主虛危故岱宗十二諸侯受命府又下流得婺女當九河末派比于星紀與吳越同占營室東壁娵訾也初危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奎一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漢河內至北紀之東隅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又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邶鄘衛凡胙邗雍共微觀南燕昆吾豕韋之國自閣道王良至東壁在豕韋爲上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玄枵爲營室之分奎婁降婁也初奎二度餘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婁一度終胃三度自蛇丘肥成南屆鉅野東達梁父循岱岳衆山之陽以

負東海又濱泗水經方與沛留彭城東至於呂梁乃東南抵淮並淮水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東平魯國琅琊東海泗水城陽古魯薛邾莒小邾徐郯鄅邳邿任宿須句顓臾牟遂鑄夷介根牟及大庭氏之國奎爲大澤在娵訾下流當鉅野之東陽至于淮泗婁胃之墟東北負山盤中國膏腴地百穀之所阜也胃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胃昴畢大梁也初胃四度餘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八太中昴六度終畢九度自魏郡濁漳之北得漢趙國廣平鉅鹿常山東循清河信都北據中山真定全趙之分又北逾衆山盡代郡鴈門雲中定襄之地與北方羣狄之國北紀之東陽表裏山河以蕃屏中國爲畢分循北河之表西盡塞垣皆髦頭故地爲昴分冀之北土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觜觿參代實沈也初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河之地古晉魏虞唐耿楊霍冀黎郇與西河戎狄之國西河之濱所以設險限秦晉故其地上應天關其南曲之陰在晉地衆山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之氣并故與東井通河東永樂芮城河北縣及河曲豐勝夏州皆東井之

分參伐為戎索為武政當河東盡大夏之墟上黨次
居下流與趙魏接為觜觿之分也初
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
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
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
為越巂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柯古秦梁豳芮
豐畢駘有扈密須庸蜀羌髳之國東井居兩河之
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輿鬼居兩河之陽自
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
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

犬雞皆徼外之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
夷人皆占狼星柳七星張鶉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
六十四秒七少中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滎澤滎
陽並京索暨山南得新鄭密縣至外方東隅斜至方
城抵桐柏北自宛葉南暨漢東盡漢南之地又自
雒邑負北河之南西及函谷逾南紀達武當漢水之
陰盡弘農郡以淮源桐柏東陽為限而申州屬壽星
古成周虢鄭管鄶東虢密滑焦唐隨申鄧及祝融氏
之都新鄭為軒轅祝融之墟其東鄙則入壽星柳在
輿鬼東又接漢源當商洛之陽接南河上流七星係

軒轅得土行正位中岳象也河南之分張直南陽漢
東與鶉尾同占翼軫鶉尾也初張十五度餘千七百
九十五秒二十二太中翼十二度終軫九度自房陵
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江夏東達廬江南部濱彭蠡
之西得長沙武陵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自沅
湘上流西達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自富昭象龔繡
容白廉州已西亦鶉尾之墟古荊楚鄖鄀羅權巴夔
與南方蠻貊之國翼與咮張同象當南河之北軫在
天關之外當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長沙逾嶺徼而
南為東甌青丘之分安南諸州在雲漢上源之東陽

宜屬鶉火而柳七星張皆當中州不得連負海之地
故麗于鶉尾角亢壽星也初軫十度餘八十七秒十
四少中角八度終氐一度自原武管城濱河濟之南
東至封丘陳留盡陳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于弋陽
西涉南陽郡至于桐柏又東北抵嵩之東陽中國地
絡在南北河之間首自西傾極于陪尾故隨申光皆
豫州之分宜屬鶉火古陳蔡許息江黃道柏沈賴蓼
須頓胡防弦厲之國氐涉壽星當洛邑衆山之東與
亳土相接次南直潁水之間曰太昊之墟為亢分又
南涉淮氣連鶉尾在成周之東陽為角分氐房心大

火也初氐二度餘千四百一十九秒五太中房二度終尾六度自雍丘襄邑小黃而東循濟陰界于齊魯右泗水達于呂梁乃東南接太昊之墟盡漢濟陰山陽楚國豐沛之地古宋曹郕滕茅郜蕭葛向城逼陽申父之國商亳負北河陽氣之所升也爲心分豐沛負南河陽氣之所布也爲房分其下流與尾同占西接陳鄭爲氐分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餘二千七百五十秒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終南斗八度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郡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

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于渤碣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爲遼水之陽盡朝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南斗牽牛星紀也初南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負淮水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爲星紀之分也古吳越羣舒廬桐六蓼及東南百越之國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寖遠自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所不暨皆係于狗國云

天垣會通

王應電

中垣紫微大帝之內也上垣太微治朝也下垣天市市也兼國中央北建國中爲中宮前朝而後市合本諸三垣也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象紫微總居大內也（凡帝星見處皆多為中垣者帝居上垣天子[illegible]）人極北極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天子爲天下極而無爲之象也五帝座即五小寢退朝宴息之處華蓋承而日之器覆于上勾陳天子親軍護于前也兩垣宿衛周廬宮

伯所掌八次八舍將丞將相等名非也（天子之武備[illegible]）（[illegible]）大星在勾陳東大明則日月不明王者聰明無知而不用其明故冕旒蔽目經纊塞耳王陰吉以見變也大乙主戰闘吉凶太乙王知水旱疾疫皆天帝之神不戚如神所以宥出庶物也大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令佐德以仁爲主也尚書出納王命庶之納言周之內史宰夫之職司也柱史左右史也四輔容御庶皆四鄰在周則

御氏保氏乃王者之友臣也六甲主布政敬授民時太史正歲年以序事者天下亡晦朔晝夜以知天文之次序馮相氏會天位敘四時也〔華蓋主覆蔽……〕御女御妻之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美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四方建四時均五行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源也有君道焉〔……〕御之柄惟辟作威作福所謂八柄御羣(?)臣也然天樞則屬故不欲其明古者或有宦者竊柄而威福恣行以致明大占昔謂明則刑餘用事貫非宦者王星也輔一星大臣象也〔……〕用系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疑作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者也〔……〕文昌位于斗之上欲明天理居于斗之中欲聽王者代天理物已何與焉文命敷于四海法文昌也神武而不殺則天理也舊文昌六星各有所司有上將次將貴相司祿司中

司命等名周禮註引此爲証然北辰居中列宿咸少爲準其爲司中無疑虛宿下自有司祿司命故知星家註釋之謬太陽乾之德也其天之象與昴宿太陰坤德地祇之象相配守宮衛又太陽主人君以剛德御極太陰主以柔德載物亦后之象也君德以剛〔……〕玄戈天帝用以斷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人槍前驅以禦難也天作貴人之牢有八議焉故以不見爲善也內階升降之納陛天囷(?)與服法駕天廚內廚掌天子及后饌食于周膳夫天床及天市垣之女床天子及后枕席牀第之司于周禮則玉府之所掌也八穀黍稷稻粱麻麥菽芡也舊解爲大麥小麥赤荳大荳止當菽麥二穀耳扶筐后妃親蠶之器也農桑衣食之原民之所天人君當知其艱難列於此者帝親耕后親蠶爲天下先之象也傳舍主北狄驛館故不明則胡兵入也

太微垣十星其中間者天子之九門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端門也五帝座天子日出視朝之處太子儲副監國者故列位〔……〕生之地也幸臣天下褻近之臣若周禮內豎之屬可以當之古者天子作御僕從罔匪正人豈有所謂

幸臣乎然則斯名也其變於後代歟虎賁從官郎位郎將即司士所掌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大右太僕從者等官也三公九卿當朝者五諸侯入覲者也謁者即所謂司士擯孤卿特揖者内列設于路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大子守其前也天子外屏諸侯内屏此亦云内者對要衛外屏言於義未安但當云屏星可也當闌衛之伏也國之神器台國之高位皆大臣之象也三台解者不一要之王臣位上公侯中卿伯下子大夫歟太微天子之廷爲貴戚也少微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官屬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靈臺所

以時登睡望雲物宣經散而舒鬱滯者也長城設險以守其國在古爲城郭溝塗今則爲長城是也天市兩垣二十二星在四海之地建侯樹屏藩衛王畿也垣中侯星畿内諸侯上應五帝侯入覲在朝者牛宿五諸侯六星時于建國環以養民爲務何故之丁十國大子遐狩之所至也帝座天子親治其畿内篤近垂遠之象市樓司市所在之左次也斗斛帛度貨人所以同度量而一法制也列肆肆長所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車肆貨易市之處[illegible]

[illegible]

爲其飲食莫貴於脊故專其肆也宦者四星王之正内五人也天子之親同姓皆食禾于王畿故宗人宗正皆列位焉又所以叙王牒之宗法也侯星則諸侯采地視諸侯也女牀后妃之寢也后聽天下之内治故太微皆天子之事天市多后之事女牀麗于此者天下奢儉貧富之原國用出内之候天紀市之法也凡建國内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一其淳制故斗斛帛度凡司市之法亦内宰所掌而后得以與聞者也織女即周禮典婦功后妃夫人無不勤於絲麻也七公鄉老鄉大夫之類佐

天子以治王畿者也市之中奸人聚焉故戮人必于市貫索者賤人之牢也[illegible]賊與衆人不與國人慮[illegible]寇之職見于正秋之位故大辟[illegible]王命贖罪利者人所同欲而易犯故罪之輕者則罰贖所以禁之於微又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則罰幕帟蓋帷戒君子不可以近利也梗河招搖皆主戈矛鋒刃以備不虞也漸臺主晷漏律呂吹灰之事以驗氣之應否綴宣亦覩于乾象以占天文之變動保章氏之職也

角者龍之首爲獸生角草木拆甲化生萬物者也大

角君象主春主正月新政攝提協時月也進賢與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天地于是而門之人君于是闢四門也天田耕耤也亢主京奏明目達聰也廟堂通寒之候故因疏廟頡頏赦過宥罪折威禁兵止武亢平和政刑皆春生之意也帝席宴樂尊臣嘉賓也亢也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天府太府在庫門之內者也樓中衡星衡石和鈞王府則有也

氐天之行始于東故此為天根太子為天下根本故取象也天乳后妃不自乳其子乳母也亦主飲饘之事騎官主國有大事太子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陣車

兵車也車騎乘車之馬也騎陣將所以帥國子者也天輻車之三十輻也古之命將者賜弓矢則王執之外皆得專征賜鈇鉞則參將而下皆得專殺然則大將統兵于外無乃非國家所利乎周禮國有大事則國子皆屬于太子惟所用之治以軍法司馬弗與故大將統兵權于外以正軍法而太子握兵柄于內以遏亂源氐宿之下百有……陣明天道明切如中

房天子之居寢御君陰之處鈎鈐其管籥兩咸防淫泆之戶皆所以謹內外之辨也日太陽之精生于東故麗于此月生于西故麗于東日君象月女后大臣象也

心天子之象器人者天地之心而天子者人之主故以為名也從官巫醫之屬主疾病禱祠之事積卒衛士郎官人所掌六寢之修掃除糞洒之事也

尾主后妃御叙于王所浄宮解衣之內室傅說后宮女巫主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也

箕者主承養積又為播揚五穀之器宮女執帚為婦周禮舂杭皆掌于女奚尾而受之以箕可以知婦無外事矣木杵主舂而糠者穀秕也東方主風此星播揚故主八風傳所謂箕星好風是矣舌哆又主口舌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東方者春產萬物者也故太子謂之東宮

天子后妃之寢麗于此者嗣續無窮之意又主太子問安視膳以孝養其親也天江者大江之精發源岷山天淮者淮河之精發源桐柏並注諸東南大海者也江淮河濟為四瀆天河可見于尾宿下第水絶流故 天文亦不見所統在四瀆者以天下所盛以為養也東南水之委魚鱉及龜水族也故附麗焉

斗宗廟酌酒器也爵人必于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爵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之也掌于司尊彝天弁天子之弁冠掌于弁師建天之都闕正月之吉和布法象于其上者也天籥主國家秘書藏之金櫃石室若大盟約開籥見書之類皆天府之所職也此皆春官宗

伯之事故列象于丑寅之間也河鼓天子之路鼓天桴所以擊鼓亦主漏刻鼓聲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皆天子巡行之所有事者也天下之務莫重于耕織牛服大人所耕之具織珠女所獻之工離珠女之服飾也天田九星井田之象也瓜瓠瓜敗瓜場圃有瓜瓠乾則質堅敗瓜壞過則敗故名菜類之主故占菜之豐凶狗天狗民間常畜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也羅堰以豬畜瓦坊主溝瀆天淵是其泉亦所以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此皆巡狩于天下之事十二月朔巡狩而一終矣夫三垣皆

天子在國之事非巡行則四海之大不無壅閉之處故舜五載一巡狩周制十有二歲王乃時巡後世此禮既廢凡天子出遊之地至等于兵災仰觀天象所謹在道路津梁所嚴在旗鼓車御道路天津車府御官等星俱見閣道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代天子民天下共家也不當若是耶蓋乎漢章帝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所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節省但患不得脫粟瓢飲耳可謂曾合天道者矣狗國朝鮮貊狁之屬也四夷雖人類亦具性之良於爵既者幾希以其升天地之偏氣也觀上天垂象君子

下之天雖處丑北狄地下土之原皆在丁丑開[illegible]之耕有[illegible]以也夫又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德之下衰乃有戎狄之患且內有部衛兵衛外有枳河拒撓長垣天象設險深切著明如此何外患之敢干明皇有我致戎蒼社稷而然羅之爲後世不死守之戒彼愚儒反或是之也夫天之道南爲陽明北爲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喪屬陰故生必南向寢必東首終則于北方北首皆天理合如此也故北方玄武爲虛危皆主死喪危[illegible]命司命祿司祿危司危非司非過失謹慎則享祿命危非則罹凶天也哭泣主倚廬哭泣

之事敗臼主敗亡災殃臼舂同道用也墳墓墓大夫所掌百旅兆域虛梁冢人所掌公墓之地周陵寢廟也人諸民之精也正北方子位子先天卦氣爲復貞下起元天道之所開人之事雖生于寅而實胎于子故懸象于北繼天而生也周禮獻民數而登天之司民蓋即此也主流以爲軒轅角非也天錢主錢帛十星規員主九府術環流通以權百貨之象坤北陰方故主利也[illegible]天壘城主丁零句奴諸戎正北方之地也天道相合須如此

室 十月而農工已畢此星昏而正中故宜營建宫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是矣 離宫 離宫二星天子之別館也百工之事惟土木爲大司空冬官主度地居民糾稽之職又主營建宫室工師之事 土公吏 其偏土公號度之民也 掩護 冬月治五穀之所有事也
隆 天子遊幸別宫之道度從紫微宫絡漢抵營室 附路 閣道之便路 下近之左御官主良爲御星者 天駟 傳以房星爲天駟亦其類矣 一名王良所謂以御也 車府 天子五輅所藏之所也 天廄 所以養馬掌于校人者也 天津 四星津梁 主天下馳道所以渡

神通四方 王巡行天下水陸之道也 奚仲 主車征大御之官也至尊行幸道路乘車猶加謹嚴故天道詳焉 陰蛇 北方水虫也
壘壁陣 天子四時之田以講武事者而於冬則備軍禮以大閱故係於此 羽林軍 鄉遂之兵較閱而不調者 北落門 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所謂以旌爲左右和門以叙和出軍令貴一師克在和也 鈇鉞 者軍中之所有事 八魁 主設機穽張網罟射人所掌服不氏羅氏掌畜等官也 雷電 霹靂 雷所以發生萬物者也聖和皆于此候之王者之師如雷之動如雷之明如霹靂之威如火之烈其鼓鉦作動神武如之也 天綱 正北方與南北極相應收之所由施也故名昔作天綱與入月也天子四海之備也
苑 天下閒書之秘府自守至要天子之宫館苑囿在焉所以待客講武遊觀之所皆不可缺而亦不可溺者也有壁在此所以崇文德天象不爽昭昭矣乎
奎 天子之武庫 軍南門 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之官本兵之職外小相爲之主左右爲旗也 [illegible] 農 鄉 [illegible]

要 王苑囿蕃畜以給郊祀 閒官之牧人在吏 數澤之虞官 右更 牧地之牧 隨人 掌山林在民虞人之所有事又爲賊所依死亡所存也故兵度于此占之 積尸 陵中之尸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蔽其賤 天苑 王養蕃人囿工 蘇 草木閒官之所謂囿遊也 鈇鉞 [illegible] 聚芻之所皆委人之職萬物成于秋故于此爲備也
胃 天之儲藏五穀之府所以給[illegible]用者也 天廩 天

子之御廩以給粢盛也大史主王命財所聚一總也天倉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之倉入也大庾貯于民間小倉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也時至于秋則黍稷重穋禾稼菽麥所不畢倉矣
婁主刑獄天之道秋為殺人之道西為兵皆所以裁物之過也人之事亦猶是殘賊姦宄者則正之小則加以刑大則加以兵故兵刑皆刻象西方也又名旄頭主胡星以其象旗旄之氣也昔在胡將專以此候胡而三垣皆不能可以知華戎之辨矣旄為口舌卷舌六星讒佞之臣大陵一星主讒佞者也天河一星濁河之精發源崑崙之象天船主舟楫船中積水一星所以候水災也

畢主邊兵禦侮之臣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上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主南華北狄之道所以限隔華夷天關主邊防關塞亦皆日月之所行也五車主車器兵車所貯故以柱之出入車內外知兵之出入礪石磨礪鋒刃天潢與梁可通車輿者咸池主陂澤池沼鳥獸鱗介育人之物所聚也天節主使臣所持以傳命參旗九斿大將所持以發號者也九州殊口主傳譯象胥之屬也

參中三星為中軍正中一星大將旁二星參謀也合名為參以此所以為左右將軍也足為前後將軍伐為大將之柄主大司馬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者也廁主行軍之營有屎為大將之旌司怪主候災祥軍中望氣可一者也玉井主水泉給廚用軍井行軍之井所以給司徒也軍市行軍之市市籍以知物價察姦慝貴人也闕丘天子雙闕在下一弧主相侵為盜賊也狼天狗橫河中皆所以備盜賊也廁所以蔽廁廁下一星天屎也
凡主水衡法令中平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

制城其法分州皆取象焉鉞附於井所以斷也北河為北戒曰胡門陰戶自崑口北負微垣東抵岱貊朝鮮以為北紀為陰國主攻伐之政南河為南戒曰越門陽戶自弘農南谷經江漢達蟠冢濮東抵衡陽以為南紀為陽國主禮樂之政地理有南北二紀于此昭彰矣天諸王宗室藩屏王室在周為魯衛之國漢以後則為侯王也諸侯饑外諸侯也此皆聯王所以建國而養民者也天樽主賑饋粥以給貧餒水位主水衡水府主隄防溝洫之事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大抵南方之中水居其先王政之所至重也故以闕賦為司則有匠人攻其

〔注〕大者尊也……九坎大人之類……大人

壽考而衰孤窮孫子王者愛以待大人老人所以占

大人壽考者也

〔瓠〕主瓠瓜星之象中央稍尸所以象坤也大縣天

子之瓠瓠〔大〕之紆龍之神〔大〕稷后稷之神也分割王

宗室以給宗廟積水〔積〕上水火之齊以給宗廟

位王變國火供明水火及烽燧司火之官也

〔天道〕……後天卦位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故

曰致役乎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又曰井養而不

窮也井宿列于西南致養之義也養莫大于敬老恤

孤祭祀者追養繼孝之事也

〔柳〕主草木當生時至于夏雲行品物流行也又

為天之廚宰主享燕之具陽氣極盛故天子飲酒于

是時也酒燕享之所用又主知禽獸齒革人也

〔星〕為朱雀頸文明之會羽儀之所若物有文故

主衣裳文繡也

〔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為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宮

午而一陰生陰陽相遇故此為后妃之位軒轅曰

權太微曰衡王內政以繼太微者也〔內平〕執法平罪

之官內宰也〔天相〕主朝服之制佐后禮事世婦之職

也

〔張〕主珍寶宗廟服用掌次之官與夫子之祭府也樂

陽氣之盛故係于此大子所以大合樂于夏也

〔翼〕主車騎任載軍之出入宿在南方長沙于天三車壽

令〔軫〕門入子之車門也若則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

司空掌邦土事軫器皆其所掌故于司空係焉百

工之事當及溫和之候故月令季春而百工咸理孟

冬而效功賀軫所以屬于辰巳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九

門生毘陵王葦考校

諸家七 天文

論天地之形 朱熹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朱子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環旋轉磨然是側轉○人按先儒謂天左旋者指北而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縣背東而西視之則其運如轉車是也○或問曰天行健朱子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夜行九十

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天珠倪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丹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此○或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得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只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逼塞充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都靠著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之實處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

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
面便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
實地雖堅實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
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問天地如胎形質雖硬而
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
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
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
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氣
來往升降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其包
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地之氣所以說

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地只是說
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曆家用律
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
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日黃鍾管距地九寸
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朱子
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
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
地之中故南北東西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
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
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

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
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
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
西三寸亦如地之浮于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
去西方亦三萬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
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耳曰然
因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
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
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
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

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
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
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于三萬里中也○朱子
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亦既曰
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爾或問
天有形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軟上
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
也只是旋有九爾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
則至清至明爾○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
以浮天而載地是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

戴

又論天地　史伯璿

天問集註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
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黄
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此謂
也按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言在矣蓋亦朱子此說
亦不過推廣邵子之說而言爾本無可疑所未曉者
氣運水動地若無可根著則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
之患況地之廣厚爾曰以氣行乎其中故得浮而不
沉然以極重之物無所根著乃能久浮而不沉於心

終有所未達者不知如何思切以意度之地若有所
根著則其勢當在下在下則當天之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處何以知之蓋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此特就
地面言之爾地有如此之廣博則必有如此之深厚
今地之在水面者可見在水下者不可見果則地之
深厚皆在下也深厚既皆在下則天之半在地下者
宜多爲容水與地之所不得如半在地上者之空虛
矣况水面之地北高南下而東南又有不滿之處以
此度之則天之兩極所以北高而南下者正以地之
形勢亦北高而南下也如此南方水下之地當極深

極厚其下必有所根著處矣天體繞地左旋無停
息時地若有所根著宜在南極不動之處非地之形
質根著乎天也天若果有非實非虛之體運乎地外
則南極所在必當亦有非實非虛之體與地相貫通
矣如此則地之所以兀然浮空久而不墜者非維大
氣有以舉之亦天體有以貫之譬如花中之實其根
帶若不相連則生意何由而相通哉至於氣之運乎
地外水之束乎氣中者自與此不相妨也臆度之說
如此豈其然哉姑誌於此云　按晉傳引渾天之說
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如卵之裹

黄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
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
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
入地下亦三十六度以此觀之是地正當天之中也
然地有如此之廣博宜必有如此之深厚今特地面
正當天之中耳是地之深厚皆在下也愚既以言於
前矣又按文公天問註曰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
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
久而不墜耳今自地以上何嘗見有所謂如勁風之
氣哉地下若亦如此則水與地何所承載而自立耶

亦若自地以上皆爲化生人物之區域若即有如至
風之氣行乎其間則化育何以寧息而得遂哉如此
則至剛至勁之氣宜在去地幾萬里之上近天象所
麗之處而後運也以在上者推之則四方與在下者
宜亦皆然如此則地與水之在下者當極深極厚在
四方者當極廣極博必充滿通塞於大氣旋轉之中
而後可是故地與水之外即勁氣之所旋轉勁氣之
內即是地與水之所充塞氣之與水與地相去無毫
髮間然則在下地形終極之處與天體相接不相接
非愚所能及也姑志所疑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附

以前所論觀之則在內者上虛而下實皆是寧靜之
區在外者東升而西沒方是剛勁之氣內外相依附
動靜相表裏而天地之體段可識矣愚嘗於清夜之
間仰瞻星象森羅可以想見混淪旁礴周方高廣之
度雖曰天大地小然形氣固各當有分量若形自有
限氣獨無涯則氣大形小遂絕已甚無乃陰陽不相
稱乎以遊度之氣是運動發散之物若無範圍之於
外將恐空虛無極則在外剛徧之勢將亦恐外散則
在內剛勁之力減故必有範圍之者然後有至剛至
勁之氣外薄乎範圍之體而不得出則內依乎寧靜

之區而不停運而相依相附自有不容不然者矣又
按在易之離彖傳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
乎地聖人以日月星辰與百穀草木而言以天對土
而言以此觀之則天爲有體耶無體耶愚不得而知
也倘若以爲日月星辰即天之體則土之體不可但
以百穀草木當之明矣以百穀草木不可爲土之體
推之則天之體與日月星辰之體一歟一歟愚亦不
可得而知也姑志於此以俟知道者而請問焉渾天
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
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佛氏

以爲有須彌山山之四畔有四大部州總名娑婆世
界日月星辰皆圍遶山腰而行南晝則北夜東以爲
夕西以爲旦其在三方亦然如渾天之說則天大於
地如須彌山之說則地大於天天大於地則以無涯
之氣包有限之形所謂大氣舉之勁氣所束是也若
然則伊川所疑卓置地上是置何處之問此說可以
答之地大於天則須彌山與四大部州至高大極廣
不知當於何處安放此不通之論也如渾天之說則
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雖北極去地三十六度故遶
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可也如須彌山之說則山

既極高北欝單越與南閻浮提西瞿耶尼與東分絕
俗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遶山腰而行方其在北
者則南皆不之見可也今遶北極七十二度星辰何
故常在山腰南畔並不行到其餘三方並不爲山所
障耶此又不通之論也佛氏往往竊蓋天周髀之
說而少變之以爲此說反不如蓋天斗極居中故常
見之說爲可通蓋佛氏本不知天之形狀如何又不
肯自以爲不知故謬爲此說以務欺誑愚世以掩覆
其有所不知之羞而已易乾大象天行健語錄曰惟胡
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形穹然南極入地下三

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
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
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靈耀論云一度二千九百三
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
萬九百一十三里者是天周圍之里數也徑三十五
萬七千九百七十一里此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
也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之日景而以句
股法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
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
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周
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
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
分之每度計一千四百單六里一百四十三步三尺
五寸七分二釐八毫離騷天問所行幾里朱子註曰
曆家以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愚按胡氏謂
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
八千里今但言故天行九十餘萬里豈時計算之
未密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但胡氏皆以有餘言
之則亦大約如此而已今以息數所積校之靈耀所

載僅少萬有餘里而已而晉志所計乃不及一半何
其相遼絕如此以愚度之當以胡氏說息數所積及
靈耀論所言里數爲當蓋天內是地地形之廣約作
十萬里海水亦作地算天體若不如此大如何容得
地在中間形氣相依形既如此廣氣若不極其厚如
何束得形住如何栗得形起沈地在大中日月麗天
而行月常受日光爲光惟地小天大故地之四外空
曠遼廓日月之行雖有傾地之時然天去地遠則日
光無時不旁出地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光故必如
靈耀論徑三十五萬之說然後地之四面各有十餘

萬里之空日光乃不爲地所礙爾若如晉志徑千八
萬里之說則地之四面僅各有二三里之空日光安
得不爲地所礙耶姑記臆說以俟知者而問焉

月星不受日光辨

史氏曰天問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惟何而顧兎
在腹集註答曰云云惟沈括之言曰月本無光
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
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
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
正圓也 云云性理會元文公曰緯星是陰中之陽經
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
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亦受
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
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按沈氏之說甚爲有
所未曉者夫集註又曰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
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光乃實見其臆度
之論但日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日光必照
著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爲物所蔽時照不著月則
月乃無以爲光乎今或者既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
照而地居其中則是日月之行不免爲地之所蔽日

光爲地體所障月亦爲之蔽矣然則月必無日光可
受又將何以爲光乎是[illegible]月食之說終是不
慊於心何者蓋地體僅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
必倍於形地之與水豈無千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
衝其影大當倍此以天度計之三度纔二千六百三
十二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間極遠
者不過六度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
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
有一二十萬里之廣大可以遮六七十度不知月行
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否故謂地爲無影則
可若不免有影政恐月若本自無光須待日耀之乃
光則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
月自生明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踰一時
之頃而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是亦受日光之
說朱子又嘗言天地間本無光光皆是日之光故月
與星有光者皆是受日之光以爲光亦止意也愚亦
有所未達者夫既曰月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必
在合朔之第三日是時月去日已三四十度矣然始
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其漸增以至於十而弦漸增
至於滿而望望後漸虧以至於晦亦然然則生頃滿

之理也今經星緯星近日處日光皆圓滿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今後進在日前只去日十八度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度便晨見東方是則去日如此之近皆一見便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亦不知此何說也愚竊以意度之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為光者若果自有光焉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若月之所以有魄者蓋日月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大小則異焉是故日為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卦之乾卦

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為太陰猶四象之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則圓皆光月純乎陰故光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向晦乃其背即所謂魄附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含陰半之意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謂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之陰猶四象之少陽少陰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雜之六十二卦是不純乎陽不純乎陰之象也不純乎陰故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故其光雖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

光之體不同恐或如此曰星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不必致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為日君象月臣象臣之敬君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生而滿自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此即沈氏彈丸以粉塗半側視對視之說但彼以日耀之光此正月自有光為異耳至於日君月臣臣之敬君月常面日之說何以知其然耶曰以九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而知之也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

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日而不敢背亦何足怪乎既曰月自有光則地影遮隔之疑可釋矣然則日月有時而食何也曰月常面日魄乃其背則朔月掩日而日食亦自與先賢之說不相背但望月之食則張衡所謂對日之衝有暗虛者月若望行黃道則適與之值故為所掩而食耳曰然則對日之衝何故有暗虛在彼曰天象所有有非人所能盡知者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往常自有幽暗之象在焉其大如日與日同運亦未可知也既

不能淩但景旁日月以日將其實則只當以古人此說爲據而已尚何言哉嚮惑謬妄豈可信歟不敢蓄姑筆於此以俟知道云○或疑在易坎爲水又爲月水光在内可以鑑形於内而不可以照物於外故月之體如水之黑非受日光則無以照物於外今曰月自有光則與水異矣曰日月在天之象也豈可以爲盡同於地之水火哉假如日月皆同於水火則合朔月或在日之旁火何以不熄水何以不燥而日月尚得兩無恙乎況所謂明謂之水是其體尚不如水之黑而自有光則月之自有光又何可疑之有

月受日光　朱熹楚辭解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兎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溯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晉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也常滿但自人所處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兎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日行　劉安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

車至于虞淵是謂黄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淮南鴻烈解

月行　張行成

觀物張氏曰日月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為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説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

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論月五星　宋濂本集

宋濂楚客對曰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澤漾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有晰晦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晦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覩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少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黄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沖漠無朕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為説既聞命矣五星從縮古今所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黄道內外而行者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古天家於測景接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猶有不同且如辛亥歲

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巳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參之天象所失昭然若揭水星距日之度縮衍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待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七政左旋説　吳澄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難筭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筭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刻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

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恒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及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多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今天

土水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邵子曰天左旋日右旋又曰左旋右行天日之交○河圖括地象曰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七政違天右轉論　史伯璿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朱子

曰曆家只筭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横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横渠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横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晉天文志天圓地方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或疑儒者言日月每日不及天一度與十三度曆家言日月每日行一度與十三

另有奇一說不同如儒者說則是日月每日左旋
一周於天所行不到處纔一度與十三度耳如曆家說
則是日月每僅右行到此一度與十三度其餘天體
皆是所行不到之處其說相反遂謂不然二說雖相
反其實只一說蓋天躰非但高圍不動待日月自就
其上運行而已天亦是運動物事其行也又過於日月
天是動物日月又是動物物動物有體也二十
八宿與衆經星仰其體也此二十八宿與衆經星皆
繞地左旋一晝一夜適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亦與
之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似右耳其所退之

界分即日月所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是則日
月雖曰一晝一夜隨天旋轉一周於天然其比天體
每日只有此一度與十三度此一度與十三度即曆
家所謂右行之處也譬如有一大磨在此使三百六
十五人環繞此磨而行磨非天也三百六十五人繞
磨而行者天也又别使二人與三百六十五人之行
同行者從今日子時並肩起脚同行行至明日子時
皆適一周但此二人者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
之第二人並行即日也其一人乃與三百六十五人
之第十四人並行即月也相去近遠日月如此是則

以大磨視之此三等人同皆一周以二人與三百六
十五人觀之則此二者謂日與三百六十五人同行
其實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相摩肩而
過一人僅與三百六十五人之第一人至第十三人
相摩肩而過此即日月所實行之天體也此即儒者
所謂日月不及天之一度與十三度也此即曆家所
謂日月右行之一度與十三度也初豈有二致哉但
知儒者之論則是日月五星亦是天象不能獨與衆
星相背而右轉故以左旋為順耳右轉左旋說雖不
同其實只天體則皆共此一度與十三度非有二也

不知精於論天者以為何如姑志於此以俟確正焉
許益之尚書叢說有七政說曰堯命羲和居四方
者大象推其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云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與文簡古存其大法
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
而周髀家云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轉之說其論
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
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
一行鑄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

遂有羣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
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
傳堯典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
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
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
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
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與設之傳
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謂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
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後月之行晝夜
常過於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

皆西轉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横渠先生之意
其說可謂正矣然挾以古曆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
而大左旋七政右旋則七政亦附着天體遲速順
其性而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得各行術序若
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無統紀一也日
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少行陰則
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
西行則日在月前至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
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
朔此乃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行此相會合以造就

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
物流行聚膏壞之間猶有一息間斷歲且所以盛
陰否閉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助
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退者陰道
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
之進又待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
及則爲退星行無殊今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
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最深故
其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
皆西行則歷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

水最遲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
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後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
年然後周天四也星歷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
陽大於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
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
反過日遠矣五也不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
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始以歲星言之大
約退九十二日而留留二十二日而遲疾伏其行百
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凡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
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

行爲退退爲伏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之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行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而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以行天體附着則爲其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比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徙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

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愚亦因此不能無疑於先儒之說夫先儒謂日一日不及天一度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雖行有遲速然亦皆是不及於天夫七政既皆隨天左旋則宜皆向西而皆東非有意於退特以天運過速故七政不能追與天齊而不免退隨天後耳若然則其所不及於天之界分但依直而退可也譬猶二人同行其一足力健者既前進而過夫其一足力弱者不能及之則亦但隨退其後而已天何暇回顧其所退之步數使之循規蹈矩不失尺寸哉今則黃道循赤道之左右交出交入漸遠漸近一歲一周未嘗改易而月道又循黃道之左右出入遠近亦皆一月一變各有常度又如五星之遲速留伏逆各各不同而各有態度如此凡此其勢皆似逆天而右轉者此豈可謂行東無意於退而能各有條理若是哉所謂術業有專攻以夫子之聖而猶問禮問官況老聃郯子之徒其智反過於聖人哉業專而已然則窮理盡性雖惟闡求同先儒之所事至於天文自是一家之傳恐曆家所占自有源流亦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也

七政右旋說　王應電

今夫天左旋日月星辰皆西墜夫人而見之故謂七政皆從天左旋其似直截明快因謂昔人推步歲以七政右轉者止以退度數少易于推算之故說亦可通然細觀之則有大不通者四天地之化一順一逆以成化工故律左旋而呂右轉河圖主[illegible]而洛書主[illegible]逆故七政逆天而行若皆左旋是有順無逆何以示陰陽交而成化工此不可之一然猶曰此昔人常談渾未足以判然夫君道主于無爲故日一日行一度歲一周天故經天者以日爲主臣道勞主于代君故月一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故以月之一周天

而命之爲一月若謂日月每日皆一周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是日劣月速元首叢脞而肱股惰耶此不可之二也天下物理金水之行爲最疾水一日千里五金在世無頃刻停留命錢日泉火次之四時而改木又次之一歲而雕惟土爲不動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一周天木歲居一辰十二歲而一周故謂之歲土歲居一宿二十八歲而一周天故曰填一音震取其以填靜爲體一音田取其以填塞爲用也今日皆從天左旋是金水一歲而不及天之一周火星二歲而不及天之一周木星十二歲而不及天之一周土星二十八歲而不及天之一周是應速者反遲而應遲者反速矣且右旋則以所進而名爲日爲月爲歲爲填左旋則以所退而名爲日月歲填其義與名何乃不經若是耶此不可之三也語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稟天地五形之氣而生術家凡立命于天二十八宿度數各有所屬安命之度而遇五星之左行者則其人必悖逆一生作事顛倒其正大順利之人必值五星之右行者也設若以左旋爲順右旋爲逆則凡人之立命皆值五星逆行而間值其順者且值其順者何反凶而值其逆者反凶耶此不可之四也言天者尚詳之

日月周天論　　僧德孺

[illegible]天地者陰陽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而放乎天地以行者也日陽道也君子之象也其卦離離爲火火從日也故日出而火事作日中而火盛日入而火事息指火陽屬也然火爲水妃反屬乎陰蓋離之爲卦一陰居中而正位是陽資陰以成者也觀夫日中之景如雉如烏者雞酉物也酉西方也四時爲秋五行爲金西陰方也秋肅殺也金殺氣也烏之色黔黔爲黑黑之質爲陰陰死氣也故火之爲用爲燥爲焚爲烹煎爲飪熟飪或有生之道焉惟無生也屬陰明矣然火之燬物燼餘歸土土能生物生生不窮是陰極而反乎陽也故離日之火爲陽也亦明然非假乎陰不能自成也月陰道也小人之道也其卦坎坎爲水水從月也故月出而海潮生月正而海潮平月沒而海潮汐矣水陰屬也然水能勝火反屬乎陽蓋坎之爲卦一陽居中以正位是二陰以從陽者也觀夫月中之景如兎如蟾者蟾兎卯物也卯東方也四時爲春五行爲木東陽方也春角律也木仁德也兎非耦生非耦則奇奇陽數也兎蟾之色白白之質爲陽陽生

氣也故水之用爲潤爲滋爲膏澤爲涵濡無以月生之道焉惟能生也偏陽明矣然水之滯物濫以成木木能生火火燼無餘是陽亢而反屬乎陰也故坎月之水爲陰也亦明然不稽乎陽無以資生也蓋陰陽也日月也狀相生也用相須也苟乖反焉則陽爲孤陽陰爲孤陰二氣弗交日月成時之功弗成天地生成之道廢矣日之行也紀衍以遲軌術之道日躔一度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盈二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期以一歲乃一周天以分至而定四時分也者陰陽二氣之中也至也者陰陽二氣之復也時之

爲言實也序也候也實則不虛也序則不悖也候而有徵也故孫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晦晦而成歲功共成君子之道備矣月之行也紀數以疾輔太九道日躔十二度有奇僅二十九日而陰心危畢張之紘必一月而一周天以弦望而紀三旬弦也者日月之景之中也望也者日月之景之會也旬之爲言宣也溥也始也宣鑑日之陽也溥歷乎九道也日終于十而始于一也故孫日而旬旬而月月而成歲功共成小人之道飭矣日之以分至而定四時也子爲十二辰之首故月至子而一陽生日南至南至者少陽發軔南

陸紀馴于長按轡安行從駕于北陸也陽之生也蓄基於子紐誘於丑引申于寅冒茂於卯至卯而合始分分者陽德正中中而壯壯而大大而振迅於辰成駃於巳至巳而陽老矣極而成暑卦爲純乾陽之極也物極必反矣午爲一[illegible]也日中必昃故月至午而一陰生日[illegible]陰發軔北陸暑短以疾倍行兼行從焉[illegible]生也罗吐於午昧授於未悲陳於申[illegible]於酉而秋始分分者陰德方中中亦大大而營勞於戌疑閡於亥至亥而陰老矣結而爲寒卦爲重坤陰之極也一陽復生君子之

道長矣斷則日馭一歲周天之行也月之紘望之紀三旬也謂爲一月之首故月建朔而朏於東月南至南至者太陰遇少陽之木光發悄南陸漸得陽相道而輪滿從駕于北陸也月之耀也縮朏于朔生明于三八日而上弦弦則日泊月光交半矣弦而半半而增日耿月華輻轄浸廣十有四日爲幾幾望也日月相望光合輪圓陽合陰湊之極也滿招損矣望爲一月之中也月盈則虧故光斤垂月北至北至者少陰失太陽之秒光發軔北陸漸光陽消偏剝而缺從駕于南陸也朏盛將傾生魄于三八日而下弦弦則日

背月光去半矣故而半半而損日月背也翰輻奇袤
至二十有九爲晦晦灰頹也陽燼而幾陰老而慮矣
失陽助之極也極亦久矣朏生于西小人之道消矣
斯則月數一月一周天之行也請詳論之日之經于
天也猶織者之有經焉離日以二十八宿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總三百六旬六日之算十有二月
之紀循三道中觀有待一歲周天之大經既經矣未
有不須緯以成者也故月之緯乎天猶織者之緯焉
論月以朏魄弦望之躔歷心危畢張之次三旬三十
日小大之策朔晦弦望一周天之緯以緯月替一歲周

天之紀緯成報成之功譬之織者之運梭緯經積絲
而忽而分而寸而尺而丈幅幅續紋以成一機之功
者焉亦猶君子布政下上小人用命下下以時濟一
代隆平之治也然日爲遲驟歲天一周四時行焉體
君之道適而爲尊者也月以捷勉月旬三始十有二
周以佐時成歲體臣之道勞而處卑者也離日月以
二旬一周天之象焉夫朔之朏日之冬至之候也上
弦而分中春分之候也望而魄日之夏至之候也下
弦而分中秋分之候也彼春之分也日在卯卯茂也
四陽用壯百物暢茂人徒見其品彙蕃蕪枝幹既遂

殊不知物壯則老而成熟隕獲之漸隨之是陽壯
時陰已用事故不待午而始生特在午而發露之耳
亦猶君子之措百爲小人日用其中而不知也彼秋
之分也月在西而斂也四時用穡百物揫斂人徒見
其葉黃落條枝槁瘁殊不知夫故乃新而句萌甲
拆之漸隨之是則強陰之時陽已伏藏不待子而
子至子而發洩之耳亦猶小人決咊於外君子
於中也若次四陰陽日月也不可須臾離也
雖小人用逆之論與也

論日月食

史伯璿

詩十月之交篇日有食之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
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
本陰陰則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
日中闇處所射故食此横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
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
但自暗於内而已又安能射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
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
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

望月行黃道則値闇虚矣値闇虚有表裏淺深故食有
有南北多少按暗虚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
則恐大不止此蓋月食有歷兩三箇時辰者若闇虚
大只如日則食安得如此久今天文家圖暗虚之象
可以容受三四箇月體有初食食既食甚之分可見
暗虚之大不止如日而已但不知對日之衝何故有
暗虚在彼愚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虚只是大地之影
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
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
之以爲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

不得爲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
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
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
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行値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
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虚只是
地影可見既是地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不然
則日光無所不照暗虚既曰在對日之衝何故獨不
爲日所照乎臆度之言無所依據姑記于此以俟有
道而就正焉

論歳星　洪邁隨筆

在一歳注歳星行陽右行於天太歳爲陰左行於
地十二歳而小周淮南云歳星在天太歳陰在地天官
書曰歳星在攝提格歳星在星紀歳陰在單閼歳星
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歳星常先
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暦議
日歳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
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
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
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子而在丑辰
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歳星紛歳而

拔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木數則爲超辰之限

又論歳星　熊朋來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歳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注以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謂是年歳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
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歳星午年在亥未
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
年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
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
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

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
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又
如昭九年書夏四月陳災左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
復封封五十二年而亡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故曰
五十二年木注是年在星紀歲五及大梁而陳復封
自大梁四年而及鶉火又曰周四十八年凡五及鶉
火愚按昭公八年楚滅陳九年戊辰據今曆家躔度
約法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
左氏說歲星自鶉火家昭九年戊辰歲在星紀正如
襄二十八年丙辰歲在星紀所謂五十二年者當襄

公十二年戊午不見陳亡是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
陳未嘗亡也又如昭三十二年辛卯伐越史墨曰不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木注此年
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接十
二星木繫吳止有越以左氏歲星例推之卯年當在
寅而注於星紀者也據今曆家算木星約法則卯年
當在未依史記天官書則卯年當在子愚嘗觀大象
而證之則曆家所算木星乃歲星之昏見者也天官
書所言歲星乃歲星之晨見者也各有其星在揭昏
見者先他星而出晨見者後他星而入恆以寅年寅

月卯年卯月依例餘仿此朝昏候之可見皆謂歲星也惟左
氏所言未知爲何星又如王猛克虛關之年當晉
公太和五年庚午中亂謂福德在燕趙秩謂天道在
燕當時秦太史論彗星亦云燕箕尾分然午年歲星
不在尾箕之分又如吳救陳伐楚亡屬吳鎮守十福德
在吳當秦世祖建元十八年壬午則午年亦不當在
吳越之分此時所謂歲星與左傳午年在亥之例又
不同必有至當之說以俟知天道者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諸家八天文

唐日月變食字變諸變　歐陽脩唐書後同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在氐五度占曰諸侯專權則其應在所宿國諸侯附從則為王者事四年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翼四度楚分也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九度吳分也九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氐七度貞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胃九度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在亢五度胃為天倉亢為疏廟二年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婁十一度占為大臣憂三年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在翼五度占曰旱四年閏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在營室四度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張十四度占為禮失六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在虛九度虛耗祥也八年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參七度九年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三度占為邊兵十一年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婁二度占為大臣憂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在奎九度奎武庫也十三年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四度翼為遠夷十七年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在東井十六度京師分也十八年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房三度房將相位二十年閏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在胃九度占曰主有疾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翼五度占曰旱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在柳五度龍朔元年五月甲子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七度皆京師分也麟德二年閏三月癸酉朔日食之在胃九度占曰主有疾乾封二年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翼六度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九度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東井十八度二年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在箕九度三年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在尾十度東井京師分箕為后妃之府尾為后宮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在婁十三度占為大臣憂永隆元年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在尾十六度開耀元年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在尾四度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畢五度十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房二度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四年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七度京師分也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在昴七度

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一度皆正陽之月長壽二年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在角十度角內為天庭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軫十八度軫為車騎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營室五度聖曆三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長安二年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幾旣在角初度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度占曰君不安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在亢七度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八度京師分也景龍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在南斗二十一度

斗為丞相位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在角十度開元二年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在張四度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五度九年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在軫十八度十二年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在虛初度十七年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氐九度二十年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在營室十度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在翼七度二十一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在張十五度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在南斗二十三度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一度二十六年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在亢九度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在婁三度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在張五度五載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在畢十六度十三載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幾旣在東井十九度京師分也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旣在氐十度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旣大星皆見在張四度大曆三年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在奎十一度十年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在氐十一度宋分也十四年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在張四度十二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在危十二度貞

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在軫八度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在營室六度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在尾六度宋分也十二年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八度占曰旱十七年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東井十度元和三年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在七星三度十年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在翼十八度十三年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在輿鬼一度京師分也長慶二年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三度三年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在角十二度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奎一度開成元年正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在虛三度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
日有食之在東壁一度并州分也四年二月甲寅朔
日有食之在營室七度五年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在張七度六年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
四度大中二年五月巳未朔日有食之在參九度八
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危二度危爲玄枵亦耗
耗也咸通四年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張十七度
乾符三年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在軫十四度四年
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在畢三度六年四月庚申朔
日有食之旣在胃八度文德元年三月戊戌朔日有

食之在胃一度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
心二度三年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二度凡
唐著紀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朔九十一晦二
日一日變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二十三年三月
日赤無光李淳風曰日變色有軍急又曰其君無德
其臣亂國漢陽復曰日無光主病咸亨元年二月壬
子日赤無光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赭上
元二年三月丁未日赤如赭永淳元年三月日赤如
赭文明元年二月辛巳日赤如赭長安四年正月壬
子日赤如赭景龍三年二月庚申日色紫赤無光開

元十四年十二月巳未日赤如赭二十九年三月丙
午風霾日無光近晝昏也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天
寶三年正月庚戌日有五色占曰走爲蔽光天下有
兵肅宗上元二年二月乙酉白虹貫日大曆二年七
月丙寅日旁有青赤氣長四丈餘壬申日上有赤氣
長二丈九月乙亥至于辛丑日旁有青赤氣三年正
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辛丑亦如之凡氣長而立
者爲直橫者爲格立於日上者爲冠直爲有自立者
格爲戰鬭又曰赤氣在日上君有佞臣黃爲土功青
赤爲喪貞元二年閏五月壬戌日有黑暈六年正月

甲子日赤如赭十年三月乙亥黃霧四塞日無光元
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
日盤中氣如人頭四年閏三月日傍有物如日五年
四月辛未白虹貫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烏
十一年正月巳卯日紫赤無光長慶元年六月巳丑
白虹貫日三年二月庚戌白虹貫日寶曆元年六月
甲戌赤虹貫日九月甲申日赤無光二年三月甲午
日中有黑氣如杯辛亥日中有黑子四月甲寅白虹
貫日太和二年三月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十二月
癸亥有黑祲與日如鬬至于二月辛丑白虹貫日六

年三月有黑祲與日如鬬庚戌日中有黑子四月乙丑黑氣磨日七年正月庚戌白虹貫日八年七月甲戌白虹貫日日有交暈十月壬寅白虹貫日東西際天上有背玦九年二月辛卯日月赤如血壬辰亦如之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白虹貫日二月己丑亦如之二年十一月辛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日赤如赭暈背至于癸未五年正月己丑日暈白虹在東如玉環貫珥二月丙辰日有重暈有赤氣夾日十二月癸卯朔日傍有黑氣來觸會昌元年十一月庚戌日中有黑子四年正月戊申日無光二月己巳白虹貫

日如玉環大中十三年四月甲午日暗無光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卵七年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甲戌亦如之白氣兵象也十四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乾符元年日中有黑子二年日中有若飛燕者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兩日並出而鬬三日乃不見鬬者離而復合也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日不可以二虹有殃之未也中和三年三月丙午日有背黃暈丙月丙辰亦如之丁巳戊午又如之光啓三年十一月己亥下晡日上有黑氣四年二月己丑日赤如血庚寅改元文德是

日風日赤無光景福元年元月日色散如黃金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蜺背璚何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東南天復元年正月日色散如黃金十一月又如之二年十月丁丑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東南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其占重十一月癸酉日中日有黃暈旁有青赤氣二三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二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俄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舊占背者叛背之象日暈有虹者爲大戰半暈有相有蒼

黑祲群也夾日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爲叛臣如馬者爲兵三年正月辛未日有黃白暈上有青赤背二月癸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青赤背庚戌日有黃白暈青赤背月變白虹初突厥有三月並見伏風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是謂朓朓則侯王其舒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大寶三載正月庚戌月有虹氣如匹帛廣宗元年建子月癸巳乙夜月掩昴而出色白有白氣自北貫之昴胡也白氣兵喪建辰月丙戌月有黃白冠連並漸東井五諸侯兩河及山鬼東井京師分也天寶十三年九月戊申月暈熒

趨畢昴參東及五車北白氣下合乍散十二月
丙子月出東方上有白氣十餘道如匹練貫五車及
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占曰女主凶
白氣爲兵喪五車主庫兵軒轅爲后宮其宿則晉分
及京師也（元和十一年）己未旦日巳出有虹貫月于
營室（開成四年）閏正月甲申朔乙酉月在營室正偃
緹質成早也占爲臣下專恣之象五年正月戊寅朔
甲申月昏而中未弦而中早也占同上（景福二年）十
一月有白氣如環貫月穿北斗連太微（天復二年）十
二月甲申夜月有三暈裏白中赤黃外綠（天祐三年）

二月丙申月暈癸戌（唐武德九年）九月壬午有星
孛于胃昴間丁亥孛于卷舌孛與彗皆非常惡氣所
生而災甚于彗（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歷玄枵乙亥不見十三年三月乙丑有星孛于畢昴
十五年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七月甲戌
不見（龍朔三年）八月癸卯有彗星于左攝提長二尺
餘乙巳不見攝提建時節大臣象（乾封三年）四月丙
辰有彗星于東北在五車畢昴間乙亥不見（上元二
年）十二月壬午有彗星于角亢南長五尺三年七月
丁亥有彗星于東井出北河長三尺餘東北行光芒

益長三丈掃中台指文昌九月乙酉不見東井京
師分中台文昌將相位兩河天關也（開耀元年）九月
丙申有彗星于天市中長五丈漸小東行至河鼓癸
丑不見市者貨食之所聚以衣食生民者一曰帝將
遷都河鼓將軍象（永淳二年）三月丙午有彗星于五
車北四月辛未不見（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
月見于西方月者陰之長星如月者陰盛之極（文明
元年）七月辛未夕有彗星于西方長丈餘八月甲辰
不見是謂天攙（景龍元年）十月壬午有彗星于西方
十一月甲寅不見二年二月丁酉有星孛于胃昴間

胡分也八月壬辰有星孛于紫宮（延和元年）六月有
彗星自軒轅入太微至大角滅（開元十八年）六月甲
子有彗星于五車癸酉有星孛于畢昴二十六年三
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宮垣歷北斗魁旬餘因雲陰不
見（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于東方在婁胃間色
白長四尺東方疾行歷昴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
轅至右執法西凡五旬餘不見閏月辛酉朔有彗星
于西方長數丈至五月乃滅婁爲魯胃昴畢爲趙觜
觿參爲唐東井輿鬼爲京師分柳其半爲周分二彗
仍見者荐禍也又婁胃間天倉（大曆元年）十二月己

亥有彗星于[illegible]長二丈餘經二旬不見犯宦者星五年四月己未有彗星于五車光芒蓬勃長三丈五月己卯彗星見于北方色白癸未東行近八穀中星六月癸卯近三公己未不見占曰色白者太白所生也七年十二月丙寅有長星于參下其長亘天長星彗屬參唐星也元和十年三月有長星于太微尾至軒轅十二年正月戊午有彗星于畢長慶元年正月己未有星孛于翼二月丁卯孛于太微西上將六月有彗星于昴長一丈凡十日不見太和二年七月甲辰有彗星于右攝提長二尺三年十月客星見于水

位八年九月辛亥有彗星于太微長丈餘西北行越郎位庚申不見開成二年二月丙午有彗星于危長七尺餘西指南斗戊申在危西南芒耀愈甚癸丑在虛辛酉長丈餘西行稍南指壬戌在婺女長二丈餘廣三尺癸亥愈長且闊三月甲子在南斗乙丑長五丈其末兩岐一指氐一掩房丙寅長六丈無岐北指在亢七度丁卯西北行東指己巳長八丈餘在張癸未長三尺在軒轅右不見凡彗星晨出則西指夕出則東指乃常也未有遍指四方凌犯如此之甚者甲申客星出于東井下戊子客星別出于端門內近屏

屏四月丙午東井下客星沒五月癸酉端門內客星沒壬午客星如孛在南斗天籥旁八月丁酉有彗星于虛危虛危為玄枵玄枵齊分也三年十月乙巳有彗星于軫翼長二丈餘漸長西指十一月乙卯有彗星于東方在尾箕東西亘天十二月壬辰不見四年正月癸酉有彗星于羽林衛分也閏月丙午有彗星于卷舌西北二月己亥不見五年二月庚申有彗星于營室東壁間二十日滅十一月戊寅有彗星于東方燕分也會昌元年七月有彗星于羽林營室東壁間也十一月壬寅有彗星于北落師門在營室入紫

宮十二月辛卯不見并州分也大中六年三月有彗星于觜觿參唐星也十一年九月乙未有彗星于房長三尺咸通五年五月己亥夜漏未盡一刻有彗星出于東北色黃白長三尺在婁徐州分也九年正月有彗星于婁胃十年八月有彗星于大陵東北指占為外夷兵及水災乾符四年五月有彗星光啟元年有彗星于積水積薪之間二年五月丙戌有星孛于尾箕歷北斗攝提占曰貴臣誅夷大順二年四月庚辰有彗星于三台東行入太微掃大角天市長十丈餘五月甲戌不見占者以[illegible]有亂臣入

宮三台太乙三階也大角帝座也天市都市也
景福元年五月晨見於北方出有白氣形如髮長一
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此六月孫
儒攻楊行密于宣州有黑雲如山漸下墜于儒營上
狀如破屋占曰營頭星也十一月有星孛于斗牛占
曰越有自立者十二月丙子天欃出于西南己卯化
為雲而沒二年二月大久陰至四月乙酉夜雲稍開
有彗星于上台長十餘丈因雲陰不見乾寧元年正
月有星孛于鶉首秦分也又星隕于西南有聲如雷
七月妖星見非彗非孛不知其名時人謂之妖星或

曰惡星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虛危間乍
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鬭經三日而二小星沒其大
星後沒虛危齊分也光化三年正月客星出于中垣
宦者旁大如桃光炎射宦者宦者不見天復元年五
月有三赤星各有鋩芒在尚方既而西方北方東方
亦如之頃之又各增一星凡十六星少時光從北滅
占曰蒙星也見則諸侯兵相攻二年正月客星如桃
在紫宮華蓋下漸行至御女丁卯有流星長丈許抵
客星客星不動己巳客星在杠守之至明年猶不去
占曰將相出兵五月夕有星當其下如炬火炎炎上
衝入初以為燒火也高丈餘乃隕占曰欃星也下有
亂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
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
下寃後三日而黑風晦冥二年四月庚子夕西北隅
有星類太白上有光似彗長三四丈色如豬辛丑夕
色如縞或曰五車之水星也一曰昭明星也甲辰有
彗星于北河貫文昌長三丈餘陵中台下台五月乙
丑夜自軒轅左角及天市西垣光芒猛怒其長亘天
丙寅陰雲至辛未少霽不見北河為天闕在東井間
而北河中彗所經也文昌天之六司天市都市也星

御武德二年十月己未有星隕于東都中隱隱有聲
貞觀二年大約隕于夏州城中十四年八月有星隕
于高昌城中十六年六月甲辰西方有流星如月西
行三丈乃滅占曰星其大者為人主十八年五月
流星出東壁有聲如雷占曰聲如雷者怒象十九年
四月己酉有流星向北斗杓而滅永徽三年十月有
流星貫北極四年十月睦州女子陳碩真反婺州刺
史崔義玄討之有星隕于賊營乾封元年正月癸酉
有星出太微東流有聲如雷咸亨元年十一月西方
有流星聲如雷調露元年十一月戊寅流星入北斗

戰中乙巳流星燭地有光使星出〔神龍二年〕三月丙
辰有流星聲如頹墻光燭天地〔景龍二年〕二月癸未
有大星隕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雊〔先天元年〕八月
己未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滅九月甲申有流星出
中台至相滅〔太極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出太微至
相滅〔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佺討奚契丹出師
之夕有大星隕于營中〔開元二年〕五月乙卯晦有星
西北流或如甕或如斗貫北極小者不可勝數天星
盡搖至曙乃止占曰星民象流者失其所也漢書曰
星搖者民勞十二年十月壬辰流星大如桃色赤黃

有光燭地占曰色赤爲將軍使〔天寶三載〕閏二月辛
亥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至德二載〕賊將武
令珣圍南陽四月甲辰夜中有大星赤黃色長十數
丈光燭地墜賊營中十一月壬戌有流星大如斗東
北流長數丈蛇行屈曲有碎光迸出占曰是謂枉矢
〔廣德二年〕六月丁卯有妖星隕于汾州十二月丙寅
自乙夜至曙星流如雨〔大曆二年〕九月己丑有星
如一斗器色黃有尾長六丈餘出南方沒于東北東
北于中國則幽州分也三年九月乙亥有星大如斗
北流有光燭地占爲貴使六年九月甲辰有星西流

大如一升器光燭地有尾迸光如珠長五丈出婺女
入天市南垣滅八年六月戊辰有流星大如一升器
有尾長三丈餘入太微十二月壬申有流星大如一
升器有尾長二丈餘出紫微入濁十年三月戊戌有
流星出于西方如二升器有尾長二丈入濁十二年
三月辛亥有流星如桃尾長十丈出狐瓜入太微建
中四年八月庚申有星隕于京師〔興元元年〕六月戊
午星或什或伍而隕〔貞元三年〕閏五月戊寅枉矢墜
于虛危十四年閏五月辛亥有星墜于東北光燭如
晝聲如雷〔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巳西北有流星亘天

尾散如珠占曰有貴使四年八月丁丑西北有大星
東南流聲如雷鼓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
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震數百里野雉皆雊
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時占者
以爲日在戊魯分也不及十年其野王殺而地分九
年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燭地羣小星
隨之四月辛巳有大流星尾迹長五丈餘光燭地至
右攝提西滅十二年九月己亥甲夜有流星起中天
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illegible]飛明若
火炬過月下西流須臾有聲[illegible]如壞

座者二在陳蔡四□□□五月己亥有大流星出北
斗魁長一丈餘亡□□□而滅占曰有放散亂星之
大小十五年七月癸亥有大星出昴陳南流至婁滅
長慶元年正月丙辰有大星出狼星北色赤有尾迹
長三丈餘光燭地東北流至七星乃滅四月有大星
出于奎聲如雷羽七月乙巳有大流星出參西北色
黃有尾迹長六七丈光燭地至羽林滅八月辛巳東
北方有大星自雲中出色白光燭地前銳後大長二
丈餘西北流入雲中滅二年四月辛亥有流星出天
市光燭地隱隱有聲至郎位滅市者小人所聚郎在

天庭中王宿衛六月丁酉有小心星隕于房心間戊
戌亦如之己亥亦如之閏十月丙申有流星大如十
抵中台上至三年八月丁酉夜有大流星如數十器
起西北經奎婁東南流去月甚近光散落隕地有聲
四年四月紫微中星隕者衆十月乙卯有大流星出
天船犯十魁積星而滅占曰有舟楫事丙子有大流
星出天將軍東北入濁寶曆元年正月乙卯有流星
出北斗樞星光燭地入濁占曰有赦二年五月癸巳
西北有流星長二丈餘光燭地入天市中滅占為有
誅七月丙戌日初入東南有流星向南滅以星度推

之在箕斗間八月丙申有大流星出王良長四丈餘
至北斗杓滅王良奉車御官也大和四年八月辛未
自昏至戊夜流星或大或小觀者不能數占曰民失
其所王者失道綱紀廢則然又曰星有貴象制任朝
象官七年六月戊子自昏及將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橫
百餘八年六月辛巳夜中有流星出河鼓赤色有尾
迹光燭地逝如散珠北行近天棓滅有聲如雷河鼓
為將軍天棓者帝之武衛九年六月丁酉自昏至丁
夜小星二十餘縱橫出沒多近天漢開成二年九月
丁酉有星大如斗長五丈自室壁西北流入大角下

沒有類虹矢中天有數小星數百隨之十一月丁丑
有大星隕于興元府署寶宮之上光燭庭宇三年五
月乙丑有大星出于柳張尾長五丈餘乍出乍沒四
年二月己亥丁夜至戊夜四方中天流星小大凡二
百餘並西流有尾迹長二丈至五丈八月辛未流星
出羽林有尾迹長八丈餘有聲如雷羽林天軍也十
二月壬申皆有流星旋見會昌元年六月戊辰自昏至戊
夜小星數十縱橫流散占曰小星民象也七月庚午北
方有星光燭地東北流經王良有聲如雷十一月壬
寅有大星東北流光燭所有聲如雷四年八月丙午

人星如炬火少[illegible]共七方七宿而巾八
年二月辛丑夜出[illegible]如椀光燭地有尾迹
習罷從入濁成許[illegible]乙酉甲夜有大流星長
數丈光燦如雷[illegible]隨之自南徂北其聲南方有
以殺戮而之北也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
亘空化為雲而沒在楚分是謂長庚見則兵起十三
年春有一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
隕九月當化旗[illegible]得一年[illegible]有二星一赤一白大
如斗相隨東南流[illegible]地如月[illegible]大光[illegible]怒三年晝
有星如瓶火大如五升器出東北徐行隕于西北四

年七月有大流星如五斗[illegible]自虛危[illegible]天市入羽林滅占
為外兵中和元年有異星出于輿鬼占者以為[illegible]星
八月己丑夜星隕如雨或如杯椀者交流如織庚寅
夜亦如之至丁酉止三年十一月夜星隕于西北如
雨光啓二年九月有大星隕于揚州府署延和閣前
聲如雷炎光燭地十月壬戌有星出於西方色白長
一丈五尺屈曲而隕占曰長庚也下則流血三年五
月秦宗權擁兵于汴州北郊晝有大星隕于其營聲
如雷是謂營頭其下破軍殺將乾寧元年夏有星隕
于越州後有光長丈餘狀如蛇或曰枉矢也三年十

月大暴雨雷電有星大如椀起西南墜于東北色如
鶴練聲如羣鴨飛占為姦謀光化元年九月丙子有
大星墜于北方三年三月丙午有星如二十斛船色
黃前銳後大西南行十一月中天有大星自東緩流
如帶屈曲光燄若天食頃乃滅占曰枉矢天復二年
二月丙午白氣翔其明日有大星如月自東瀕際西
流有聲如雷尾跡橫貫中天二夕乃滅天祐元年五
月戊寅乙夜西方[illegible]有星長二[illegible]丈出東方西南向
首黑尾赤中白狀[illegible]枉矢也[illegible]年三月乙丑夜
中有大星出中天如五斗器流至西北去地十丈許

而止上有星芒炎如火赤而黃長丈五許而蛇行小
星皆動而東南其隕如雨少頃沒後有蒼白氣如竹
叢上衝天中色[illegible]占曰亦枉矢也二年十二月壬[illegible]
東方有星如太白自地徐上行極至中天如上弦月
乃曲行頃之分為二占曰有大喪

月五星凌犯聚合占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附大業十二年六月鎮星羸而
旅于參參唐星也李淵封唐鎮星主福本當居而居
所宿國吉義寧二年三月丙午熒惑入東井占曰大
人憂武德元年五月庚午太白晝見占曰兵起臣彊

八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法大臣象二年七月戊寅月犯牽牛占曰月犯其宿地憂牽牛吳越分九月庚寅太白晝見冬熒惑守五諸侯六年七月癸卯熒惑犯輿鬼西南星占曰大臣有誅七年六月熒惑犯右執法七月戊寅歲星犯畢占曰邊有兵八年九月癸丑熒惑入太微太微天廷也冬太白入南斗南斗吳分九年五月太白晝見六月丁巳太白己未又經天在秦分丙寅月犯氐氐為天子宿乙卯太白晝見七月丁亥晝見甲寅晝見八月丁巳晝見太白上公經天者陰乘陽也貞觀三年三月

丁丑歲星逆行入氐占曰人君治宮室過度一曰饑五年五月庚申鎮星犯鍵閉占為腹心喉舌臣九年四月丙午熒惑犯軒轅十年四月癸酉復犯之占曰熒惑主禮禮失而後罰出軒轅為后宮十一年二月癸未熒惑入輿鬼占曰賊在大人側十二年六月辛卯熒惑入東井占曰旱十三年五月乙巳犯右執法六月太白犯東井北轅東井京師分也十四年十一月壬午月入太微占曰君不安十五年二月熒惑逆行犯太微東上相十六年五月太白犯畢左股畢為邊將六月戊戌晝見九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上將

十月丙戌入太微犯左執法十七年二月犯鍵閉三月丁巳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鈐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伺其所守犯天子所誅也鍵閉為腹心喉舌臣鉤鈐以開闔天心皆貴臣象十八年十一月乙未月掩鉤鈐十九年七月壬寅太白入太微是夜月掩南斗太白逆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漢津高麗地也太白為兵亦高麗也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井占曰旱殺以大傷二十一年四月戊寅月犯熒惑占曰貴臣死二十二年十月丁丑月食昴占曰天子破匈奴二十三年五月丁亥犯右執法七月太

白晝見乙巳鎮星守東井占曰旱閏十二月辛巳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永徽元年正月己丑熒惑犯東井占曰旱四月己巳月犯五諸侯熒惑犯輿鬼占曰諸侯有兵五月己未太白晝見二年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九月甲午犯心前星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三年正月壬戌犯牽牛牽牛為將軍又吳越分也丁亥歲星掩太微上將二月己丑熒惑犯五諸侯五月戊子掩右執法四年六月己丑太白晝見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占曰人主以嬪為后己丑熒惑入輿鬼八月丁卯入軒轅顯慶元年四月丁

西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秦有兵五年二月甲午熒惑入南斗六月戊申復犯之南斗天廟去復來者其事大且久也龍朔元年六月辛巳太白晝見經天九月癸卯犯左執法二年七月巳丑熒惑守羽林羽林禁兵也三年正月巳卯犯天存占曰政塞姦出六月乙酉太白入東井占曰君失政大臣有誅麟德二年三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四月壬寅入輿鬼犯質星乾封元年八月乙巳熒惑入東井二年五月庚申入軒轅三年正月乙巳月犯軒轅大星咸亨元年四月癸卯月犯東井占曰人主憂七月壬申熒惑入東井占

曰旱丙申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十二月丙子熒惑入太微二年四月戊辰復犯太微垣將相位也五年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上元二年正月甲寅熒惑犯房占曰君有憂一曰有喪三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占曰將軍凶儀鳳二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左角貴相也三年十月戊寅熒惑犯鉤鈐四年四月戊午入羽林占曰軍憂調露元年七月辛巳入天囷永隆元年五月癸未犯輿鬼丁酉太白晝見經天是謂陰乘陽君道也永淳元年五月丁巳辰星犯軒轅九月庚戌熒惑入輿鬼犯質星十一月乙未復

犯輿鬼去而復來是謂何巳垂拱元年四月癸未辰星犯東井北軒轅辰星為廷尉東井為法令失道則相犯也十二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二年三月丙辰復犯之萬歲通天元年十一月巳丑歲星犯司怪占曰水旱不時聖曆元年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大關王之事二年熒惑入輿鬼三年三月辛亥歲星犯左執法久視元年十二月甲戌朔熒惑犯軒轅自乾封二年後月及熒惑太白辰星迭犯軒轅者六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太史監尚獻甫奏臣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之位火克金臣將死矣武后曰朕為卿禳之

以獻甫為水衡都尉水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卒無憂矣是秋獻甫卒四年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神龍元年三月癸巳熒惑犯天囷占曰旱七月辛巳掩氐西南星占曰賊臣在內二年閏正月丁卯月掩軒轅后星九月壬子熒惑犯左執法巳巳月犯軒轅右星十一月辛亥犯昴占曰胡王死戊午熒惑入氐十二月丁酉犯天江占曰旱三年五月戊戌太白入輿鬼中占曰大臣有誅景龍三年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在東井京師分也四年二月癸未熒惑犯天街五月甲子月犯五諸侯景雲二年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八月

巳未歲星犯執法三月壬申熒惑入東井先天元年
八月甲子太白襲月占曰太白兵象月大臣體二年
十一月丙子熒惑犯司怪開元二年七月己丑太白
犯輿鬼東南星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鉞星占
曰斧鉞用八年三月庚午犯東井北轅五月甲子
犯軒轅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歲星犯進賢十四年十
月甲寅太白晝見二十五年六月壬戌熒惑犯房二
十七年七月辛丑犯南斗占曰貴相凶天寶十三年
五月熒惑守心五旬餘占曰主去其宮十四載十二
月月食歲星在東井占曰其國亡東井京師分也至

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
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十二月歲星犯軒轅大
星占曰女主憂乾元元年五月癸未月掩心前星
占曰太子憂六月癸丑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憂二
年正月癸未歲星蝕月在翼楚分也一曰饑二月丙
辰月犯心中星占曰主命惡之上元元年五月癸丑
月掩昴占曰胡王死八月己酉太白犯進賢十二月
癸未歲星掩房占曰將相憂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
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寶應二年四月己丑月
掩歲星占曰饑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

大曆二年七月癸亥熒惑入氐其色赤黃乙丑鎮星
犯水位占曰有水災乙亥月犯司怪八月壬午月
入氐丙申犯畢九月丙午熒惑守東井占皆為有兵
乙丑熒惑犯南斗在燕分十二月丁丑犯壘壁占曰
兵起三年正月壬子月掩畢八月己未復掩畢辛酉
入東井九月壬申歲星入輿鬼占曰歲星為貴臣輿
鬼主死喪丁丑熒惑入太微二旬而出己卯太白犯
左執法四年二月壬寅熒惑守房上相丙午有芒角
三月壬午逆行入氐中是月鎮星犯輿鬼七月戊辰
熒惑犯次相九月丁卯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五年

二月乙巳歲星入軒轅六月丁酉月犯進賢庚子犯
氐庚戌太白入東井六年七月乙巳月掩畢入畢中
壬子月犯太微八月甲戌熒惑犯鄭星庚辰月入太
微九月壬辰熒惑犯哭星庚子犯泣星是夜月掩畢
丁未入太微十月丁卯掩畢己巳熒惑犯壘壁甲戌
月入軒轅占曰憂在後宮十一月壬寅入太微丙午
掩氐十二月己巳入太微七年正月乙未犯軒轅二
月戊午掩天關占曰亂臣更天子法令己巳熒惑犯
天街四月丁巳入東井辛未歲星犯左角占曰天下
之道不通壬申月入羽林五月丙戌入太微八年四

月癸丑歲星掩房占曰將相憂又宋分也甲寅熒惑入壘壁五月庚辰入羽林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非常度也占曰秦有兵乙未月入畢中癸未入羽林己丑太白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廷八月晝見十月丁巳月掩畢壬戌入輿鬼掩積屍庚午月及太白入氐中占曰君有哭泣事十一月己卯月入羽林癸未太白入房占曰白衣會不曰犯而曰入蓋鉤鈐間癸丑月掩天關甲寅入東井癸酉入羽林九年三月丁未熒惑入東井四月丁丑月入太微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占曰憂在後宮六月己卯月掩南斗庚辰

入太微七月甲辰掩房辛亥入羽林壬戌入輿鬼九月辛丑太白入南斗占曰有反臣又曰有赦甲子熒惑入氐宋分也十月戊子歲星入南斗占曰大臣有誅十二月戊辰月入羽林十年三月庚戌熒惑入壘壁四月甲子入羽林八月戊辰月入太微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十二年正月乙丑月掩軒轅癸酉掩心前星宋分也丙子入南斗魁中二月乙未鎮星入氐中占曰其分兵饑李正己地也三月壬戌月入太微四月乙未掩心前星五月丙辰入太微戊戌入羽林七月庚戌入南斗乙亥熒惑入于東井

十月壬辰月掩昴庚子入太微十一月乙卯入羽林十二月壬午復入羽林自六年至此月入太微者十有二入羽林者八熒惑三入東井再入羽林三入壘壁月太白歲星皆入南斗魁中十四年春歲星入東井建中元年十一月月食歲星在秦分占曰其國兵饑月戊申犯天尸天尸輿鬼中星占曰有妖言小人在位有大獄死者太十三年七月月掩心中星貞元四年五月丁卯月犯歲星在營室六月癸卯熒惑逆行入羽林占曰君有憂六年五月戊辰月犯太白間容一指占曰大將死十年四月太白晝見十一

年七月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三月庚寅月犯太白十九年三月熒惑入南斗色如血占曰吳越分色如血者旱祥也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趙分也永貞元年十二月丙午月犯畢己酉歲星犯太微西垣將相位也元和六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七年正月癸巳月犯太白于虛女二月壬申月犯歲星占曰大臣死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己卯月犯房上相十年三月乙未鎮星犯月在氐占曰其地主死十一年九月癸亥太白犯南斗十二年正月丁未月掩軒轅

星五月癸亥熒惑犯 八月己亥月犯南斗魁
入年七月癸酉月犯[illegible] 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
西上將十二月[illegible] 九年二月丁酉月犯心中
星七月辛亥掩心前星占曰其宿地㓙心豫州分壬
辰月掩軒轅是月太白入南斗至十月出乃晝見熒
惑入南斗中因留犯之南斗天廟又丞相位也十年
八月丙午月入南斗魁中十一年三月丙辰月掩心
是月熒惑入氐因逆行三月己丑月犯熒惑星在女齊
分也四月丙辰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役臣六月甲辰
月掩心後星是月熒惑復入氐是謂句巳十一月戊

寅月犯歲星十二月甲午犯鎮星在危亦齊分也十
二年二月丁丑月犯心十三年正月乙未歲星逆行
犯太微西上將二月熒惑入南斗因逆留至于七月
南斗中大如五升器色赤而怒乃東行非常也八月
甲戌太白犯左執法乙巳熒惑犯哭星十月甲子月
犯昴趙分也十四年正月癸卯月犯南斗魁占曰相
㓙五月丙戌月犯心中星七月乙酉掩心中星十五
年正月丙申復犯中星四月太白犯昴七月庚申熒
惑逆行入羽林八月己卯月掩牽牛吳越分也十一
月壬子月犯東井北轅長慶元年正月丙午月掩東

八微遂犯南轅第一星二月乙亥太白犯昴趙分也
丁亥月犯歲星在尾占曰大臣死燕分也三月庚戌
太白犯五車因晝見至于七月以曆度推之在唐及
趙魏之分占曰兵起七月壬寅月掩房次相九月乙
巳太白犯左執法二年九月太白晝見熒惑守天囷
六旬餘乃去占曰天囷上帝之藏粃藉也十月熒惑
犯鎮星于昴甲子月掩牽牛中星占曰吳越㓙十一
月丁丑掩左角十二月復掩之占曰將死甲寅月犯
太白于南斗四年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遂入
井中晝見經天七日而出因犯輿鬼京師分也五月

乙亥月掩畢大星六月丙戌鎮星依曆在觜觿麗行
至參六度當居不居失行而前遂犯井鉞占曰所居
宿久國福厚易福薄入曰嬴為王不寧伐王斯凶而
人犯之其占重癸未熒惑犯東井丁亥入井中己丑
太白犯軒轅右角因晝見至于九月占曰相㓙十月
辛巳月入畢口十一月熒惑逆行向參鎮星守天關
十二月戊子月掩東井寶曆元年四月壬寅熒惑入
輿鬼掩積尸七月癸卯犯執法甲辰鎮星犯東井甲
子月掩畢大星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月犯畢十月
辛亥犯天囷十一月庚辰鎮星復犯東井癸未月犯

東井二年正月甲申犯左執法戊子入于氐二月丙
午犯畢五月甲午熒惑犯昴六月太白犯昴七月壬
申月犯畢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太和元年）正月庚
午月掩畢三月癸丑入畢口掩大星月熒于畢者自
（寶曆元年）九月及茲而五五月月掩熒惑在太微西
垣丙戌熒惑犯右執法（太和二年）正月庚午月掩鎮
星七月甲辰熒惑掩輿鬼質星十月丁卯月掩東井
北轅三年二月乙卯太白犯昴壬申熒惑犯右執法
七月入于氐十月入于南斗四年四月庚申月掩南
斗杓次星十一月辛未熒惑犯右執法五年二月甲

申月掩熒惑犯南斗杓次星六年四月辛未月掩鎮
星于端門己丑太白晝見七月戊戌月掩心大星辛
丑掩南斗杓次星七年五月甲辰熒惑守心中星六
月丙子月掩心中星遂犯熒惑七月甲午月掩心中
星丙申掩南斗口第二星九月丁巳入于箕戊辰入
于南斗癸酉太白入南斗冬鎮星守角八年二月始
去七月戊子月犯昴十月庚子熒惑鎮星合于亢十
二月丙戌月掩昴是歲月入南斗者五占曰大人憂
九年夏太白晝見自軒轅至于翼軫六月庚寅月掩
歲星在危而畢十月庚辰月復掩歲星在危開成元

年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占曰大臣相譖六月丁巳
月掩心前星八月己巳入南斗十二年正月壬申月掩
昴二月己亥月掩太白于昴中六月甲寅月掩昴而
暈太白亦有暈六月己酉大星晝見庚申太白入于
東井七月壬申月入南斗丁亥掩太白于柳八月壬
子太白入太微遂犯左右執法九月丙子月掩昴三
年二月己酉掩心前星二月戊午熒惑入東井三月
乙酉入輿鬼五月辛酉太白犯輿鬼庚午月犯心中
星甲寅太白犯右執法七月乙丑月掩心前星十月
辛卯太白犯南斗四年二月丁卯月掩歲星于畢三

月乙酉掩東井七月乙未月犯熒惑占曰貴臣死八
月壬申熒惑犯鉞遂入東井十月戊午辰星入南斗
魁中占曰大赦五年春木當王而歲星小闇無光占
曰有大喪二月壬申熒惑入輿鬼四月太白歲星入
輿鬼五月辰星見于七星色赤如火七月乙酉月掩
鎮星（會昌元年）閏八月丁酉熒惑入輿鬼中占曰有
兵喪十二月庚午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正月壬戌
掩太白于羽林六月丙寅太白犯東井十月丙戌月
掩歲星于角三年三月丙申又掩歲星于角七月癸
巳熒惑入東井色蒼赤動搖井中八月丁丑犯輿鬼

十月壬午晝月食太白于亢四年二月歲星守房搖
上相熒惑逆行守軒轅四旬乃去庚申月掩畢大星
十月癸未太白與熒惑合遂入南斗五年二月壬午
太白掩昴五月辛酉入畢口八月壬午犯軒轅大星
九月癸巳熒惑犯太微上將六年二月丁丑犯畢大
星丁亥月出無光犯熒惑于太微垣之乃稍有光遂
犯左執法丙申掩牽牛南星遂犯歲星牽牛揚州分
天中十一年八月熒惑犯東井鉞通十年春熒惑逆
行守心乾符二年四月庚辰太白晝見在昴三年七
月常星晝見四年七月月犯房六年冬歲星入南斗

魁中占曰有反臣光啓二年四月熒惑犯月角文德
元年七月丙午月入南斗八月熒惑守輿鬼占曰多
戰死龍紀元年七月甲辰月犯心乾寧二年七月癸
亥熒惑犯心光化二年鎮星入南斗三年八月壬申
太白應見在氐不見至九月丁亥乃見是謂當出不
出十一月丁未太白犯月因晝見天復元年五月自
丁酉至于己亥太白晝見經天在井度十月大角五
色散搖煌煌如火占曰王者惡之二年五月甲子太
白襲熒惑在軒轅后星上太白遂犯端門入犯長垣
中星占曰賊臣謀亂京畿大戰十月甲戌太白夕見

在上大地一丈而隕占曰兵聚其下人曰山摧石裂
大水歲庚子辰星見氐中小而不明占曰負海之國
大水是歲鎮星守虛三年二月始去虛十一月丙戌
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許色小而黃至明年正月乃
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熒惑徘徊于東井間久而不
去京師分也天祐元年二月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
赤炎微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占曰有反城
有火災胡兵起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癸丑
句已犯水位自夏及秋大角五色散搖煌煌然占同
天復初三年八月丙午歲星在哭星上生黃白暈如

字狀五星聚合武德元年七月丙午鎮星太白辰星
聚于東井關中分也二年三月丙申鎮星太白辰星
復聚于東井九年六月己卯歲星辰星合于東井占
曰爲變謀貞觀十八年五月太白辰星合于東井占
曰爲兵謀十九年六月丙辰太宗征高麗次安市城
太白辰星合于東井史記曰太白爲主辰星爲客爲
變見出相從而兵在野爲賊永徽元年七月辛酉歲
星太白合于柳在秦分占曰兵起景龍元年十月丙
寅太白熒惑合于虛危占曰有喪與謀二年七月鎮
星太白合于張占曰內兵太極元年四月熒惑太白

合于東井天寳九載八月五星聚于尾箕熒惑先至
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十
四載二月熒惑太白鬭于畢昴井鬼間至四月乃伏
十五載五月熒惑鎮星同在虛危中天芒角大動揺
占者以為北方之宿子午相沖災在南方至德二載
四月壬寅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從歲星也
罰星先去而歲星留占曰歲星熒惑為陽太白辰星
為陰陰主外邦陽主中邦陽與陰合中外相連以兵
八月太白芒怒掩歲星于鶉火又晝見經天鶉火周
分也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聚于營室太史

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衛分也大曆三年七月壬申
五星並出東方占曰中國利八年閏十一月壬寅太
白辰星合于危齊分也十年正月甲寅歲星熒惑合
于南斗占曰饑旱吳越分也一曰不可用兵七月庚
辰太白辰星合于柳京師分也建中二年六月熒惑
太白鬭于東井四年六月熒惑太白復鬭于東井京
師分也金火罰星鬭者戰象也興元元年春熒惑守
歲星在角亢占曰有反臣角亢鄭也貞元四年五月
乙亥歲星熒惑鎮星聚于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
分六年閏三年庚申太白辰星合于東井占為兵憂

戊寅熒惑犯鎮星在奎魯分也元和九年十月辛未
熒惑犯鎮星又與太白合于女在齊分十年六月辛
未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合于東井占曰中外相連以
兵十一年五月丁卯歲星辰星合于東井六月己未
復合于東井占曰為變謀而更事十一月戊子鎮星
熒惑合于虛危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皆齊
分也十四年八月丁丑歲星太白辰星聚于軫占曰
兵喪在楚分吳南方夷貊之國十五年三月鎮星太
白合于奎占曰內兵徐州分也十二月熒惑鎮星合
于奎占曰主憂長慶二年二月甲戌歲星熒惑合于

南斗占曰饑旱八月丙寅熒惑犯鎮星在昴畢因留
相守占曰主憂四年八月庚辰熒惑犯鎮星于東井
鎮星既失行犯鉞而熒惑復往犯之占曰內亂寶曆
二年八月丁未熒惑鎮星復合于東井輿鬼間大和
二年九月歲星熒惑鎮星聚于七星三年四月壬申
歲星犯鎮星占曰饑四年五月丙午歲星太白合于
東井六年正月太白熒惑合于羽林十月太白熒惑
鎮星聚于軫八年七月庚寅太白熒惑合相犯摇歷
度在氐近太微占曰兵起開成三年六月丁亥太白
犯熒惑于張占曰有兵四年正月丁巳熒惑太白居

星聚于南斗推曆度在吳越分占曰內外兵喪改立王公冬歲星熒惑俱逆行失色合于東井京師分也會昌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于翼占曰旱四年十月癸未太白熒惑入于南斗歲適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畢昴在趙魏之分部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于張周分也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光化三年十月太白鎮星合于南斗占曰吳越有兵

五星並伏　湘山野錄

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

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率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卽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庭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故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

論天象之異　葉適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旣大星皆見在張十四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鬬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旣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上衝人初以爲燒火也

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寶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而沒十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狀自春秋至隋日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

其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傳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二日兩月乃至暈璚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國分國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惡縁所成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嵩西必占狼星極南必斗又以彗教所不到占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嘗知山河兩戒分野之說爲非的矣

泰階六符經後序

吳萊（後同）

泰階六符經者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覘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遠又疏其文頗類牛石甯人所爲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之論陰陽五行者尚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乾坤闔闢莫非一造化之古毋之妙其言必有其徵其事必有其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饑華泄瀉與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洛同其機密運其軸而無朔者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洪範之後不逮京房又推易以占日用事董仲舒雅治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異之驗或以應以死或因循以譏之不少假然而天文月令讖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箭讖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鈐決冥奧發禍福之源讖談而涵蘊啟究而緊牖抵足以長姦僞而甚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予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康誥有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爲微行行暴肆侈越制亡度東苞鄠杜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斯其爲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修吾事以畏天可也且饑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遝風旱乾水溢天之爲也人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夫夫然戕沴然喜頑然怒人人而欲角之以吉凶妖孽之來也一日之頃雖千拔百變而爲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爲天人爲人妙相濟也介其所以兼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與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已多變闕東大饑風亦如血春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者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

者變何自作哉將人子求宰不遇父母乃先作色以
待其有過固不可也[illegible]多欲之心一室文景當
應之政未改是[illegible]天証之適然者欲抑亦君德
之所為是以銷天變之迹在者欺不然未可知也而
今乃欲以膚學淺聞者盡之則非矣楊子雲曰通天
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止者此
非黃帝書也其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雖然觀是者
又可無畏乎哉

周羣傳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
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
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
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
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
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
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
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
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
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
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
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
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
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
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
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

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
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
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
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
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
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
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
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
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
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一

後學歸安顧爾志校

諸家九 天文

分野論

張綰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
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
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
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乃言分野爲始終謂秦爲東
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

韓爲角亢氐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虛危魯爲奎
婁宋爲房心衛營室東壁楚爲翼軫吳爲斗粵爲牽
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
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
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
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
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
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
之氣以爲象則驗諸存於星上其法蓋古有之不可
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

玄枵則在子魯之地東而降婁則在戌秦之地西
往往相反而不相符其說亦有可疑者杜預注
既莫能詳而鄭氏以諸侯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
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之人所以求其
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祭之以度數分毫析
縷各極其至而十二次之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
言之者嗟乎夫豈以不足言而弗言之歟唐天文志
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
援古諸侯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
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所屬亦必有同

焉者矣唐武論之分野也分者吉不謂地也地有彼
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
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宜然之分野其說之
難通也周官益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
太微皆存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
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東海徐吳越齊
中山九河趙魏韓楚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
分野者指列星所爲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
所主土是也其間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
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

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或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金木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也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鄭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鄭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

是名而衆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因豈專係於是哉

夏小正解　　傅崧卿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而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

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韭囿也囿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獻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

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
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
仁也故其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
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
服於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
田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
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
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緹
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

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
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
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
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
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
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
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
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
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
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

堇采色采蘩蘩由胡胡者蘩母也蘩萬物也皆
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
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
著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
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
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
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可爲室者也百鳥
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
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
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

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三月
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
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桑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
花而後記之羍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羍羍然記變
爾或曰羝羝也𣪠則鳴𣪠天螻也頒冰者分冰以授
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事
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所
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
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鵪也
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

其鬬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
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
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
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鳴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王萯秀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秀幽越有大旱記
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
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
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
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
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乃瓜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
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
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
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
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
而不見也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灌者聚生

者也記時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初昏大
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實
也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
食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大夫卿之駒也將閑諸則或
取離駒納之則法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
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
也煑以為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
也故摯云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
雚葦故先言秀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

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
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荓秀荓
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
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蝭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
養而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為蔣褚之也雚未秀
為菼葦未秀為蘆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剝瓜畜瓜
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
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
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
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

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駕爲鼠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於海爲蛤蓋有矣

非常入也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浴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夜者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於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注後序 論聖人不能違時　吳萊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令於傳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肯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

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官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商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行追故也後世儒者若柳宗元輩乃欲與時訓月令而甚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値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變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爲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者爲而上山焦樂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有蛆蟆蟠根荄浮生之物無不薰蒸融液周流交漉而舉不得逃焉理固

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爲人毋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爲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遂爲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氣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頗能言之而後儒或議其泥者此猶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迂逸矣乎大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孩子秋食耆老毋事不敢

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之雷霆霜雪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與天亦法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一歲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壁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爲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

役欲裂而二之者也然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爲流通渾然而無間因其當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震雷夏而凝冰宜有或逆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蔵水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屑屑焉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

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和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與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後同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

尹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務以合五事配五行而
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
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
端經術遂和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
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
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
殺草糞田疇美土疆上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
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
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趣人收斂務畜菜伐薪爲炭孟
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

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
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
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
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
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
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
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厲兵
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
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
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

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
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
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大如
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
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
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音求嚏瘧寒疥癘之疾
螟蝗五穀爪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
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
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遷徙之變若
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

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
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放誕而肆于人上忽
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
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
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
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
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
之奧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

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
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姦亂之術爲之勤勤然
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不聞其
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佚而忘理
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
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
孰與畏人之言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炳乎列于其
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
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
衺且有當然而不願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

用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雖不爲矣求之
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
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
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
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
無憾焉爾

二十四氣論　胡某 本集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命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
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
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爲上聲非矣
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
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處之處
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聲非矣每
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半
則爲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
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凡十日
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
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
至爲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
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

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
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舊自秋分水始涸立冬
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
爲露爲霜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
流行而又爲著之始也況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
於水東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
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
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
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
故曰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

乎巽巽為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清明者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近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為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始初巍家躋蹋坤初履霜堅冰巍喻其小躋蹋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

言於一陰既生之後曆言於一陰未生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言小滿不言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亦是一氣皆指穀麥言者蓋農者乃登穀此曰登麥而穀又以種麥與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須重金氣剛故麥須柔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穀以養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者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為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

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者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故有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節爾陰陽冲和之氣不同也大暑非暖至於大也由小而則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為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為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後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雨風有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雨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

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為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為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為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至小寒大寒亦衍雨風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故十一月之節為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為大寒幽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兩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事農事已畢春

易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爲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參贊變理豈無小補邪

卦候論　考索

七十二候一年二十四氣一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立春正月節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此立春之節氣之三候也雨水正月中也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此雨水中氣之三候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卦候）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書名）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于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議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者分主四時此四卦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每爻當一氣故此四卦分主

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也其餘六十卦則五卦共主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候各一卦也如中氣初候卦爲公中候卦爲辟末候卦爲侯至於節氣初候卦亦爲侯中候卦爲大夫末候卦則爲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夫坎離震兌且不專主于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月中氣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氣故乾坤居巳亥之位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六爻俱爲陽一陽生于子而極于巳爲六陽故乾居巳位坤六爻俱爲陰一陰生于午而極于亥爲六陰故坤居亥位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六陽爲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爲遘二陰生爲遯三陰爲否四陰爲觀五陰爲剝六陰爲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主乎一候而十二中氣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四卦直日悉是道也

雜論風雨雷電霜雪十則　諸子

董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乘是而陸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鮑敞問曰雨既陰陽相薄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仲舒曰陽用事惟夏至一日是敞曰其不雨乎曰然有則妖也　西京雜記

邵子曰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剛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與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又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怒而極激而爲電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爲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電皆爲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聚則爲雲凝則爲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爲霧結則爲霜雷出於石電生於火

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又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倡而陽薄則散而爲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爲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剛柔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爲雨陽得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爲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與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電何爲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

疾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猝奮擊偶或値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㸌滅疾如金蛇飛騰者此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可適決其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周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性理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衮來間有見而不爲害只緣氣未掤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衮結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雷斧石斧之狀似紅黃石○或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烝故能成雨然而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又曰如飯甑有蓋其氣蒸鬱而下水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又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亦無霜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

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又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又曰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又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眞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

按隋文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間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所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違天多矣○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搏

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
陰氣勝則凝而爲雪霜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
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
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
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一

律曆志

後學東海茅一相校　漢　班固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
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
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
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
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
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
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于篇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
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
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
算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
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
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
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
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
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

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

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

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
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
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亾射射厭也言陽氣究
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亾厭已也位於戌
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亾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
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
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
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
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
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

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
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内令剛柔有體也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
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
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
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
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
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

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
東北喪朋迺終有慶荅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
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
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
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
黃鍾至尊亾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
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
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
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
曆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

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
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
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
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
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
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
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
太簇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
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
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

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
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
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
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
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
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
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
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
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
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
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
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
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
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
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
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
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
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
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

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
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
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
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
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
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
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
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
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
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
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
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
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
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
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上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

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

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滅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宜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𥽛也物𥽛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

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嗇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

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

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

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
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
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
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
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
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
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
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
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

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
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
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
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
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
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
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
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
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
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

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
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
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
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
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
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
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
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
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
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

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
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
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
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
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
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
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
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
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
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

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壽王非漢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曆又妄言太初曆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曆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

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曆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曆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

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
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
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
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
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
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
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
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

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
月書王易二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
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
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
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
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
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
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
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

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
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
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
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
月九會而復元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
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記分至也啓閉

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
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
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
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
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
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朔相
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
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
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

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
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
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
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
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
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僖五年春王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
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

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
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
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
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
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
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
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
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
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
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

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
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
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
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
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
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
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
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
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
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

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
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
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
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
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
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
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
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
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
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

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所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測極議　沈括後同

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璣衡是也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為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為高等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暅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雜考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圖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曆奏議中敘之甚詳

晷漏議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踈謬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

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澀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

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疏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及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為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予所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渾儀議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伏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

地平規斜絡天腹以正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
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
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
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
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
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為圓儀三重
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
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
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
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

以揭月游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
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
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
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
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
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
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
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
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

以日之所出者為東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
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
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
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
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
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
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
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
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

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
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
常為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
以候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
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南也彼徒見中國
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為極星之果中果非
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里之間所差者
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耶今直當據
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者裁以為法不足為法者宜
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

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致地際相當
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
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
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
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
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
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
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
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卹也其三月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

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下黃道如繩
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
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
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
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
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
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

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
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游動無因知其正
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
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
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
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
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
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
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

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樞徑七度使
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
體方正其六令瓚□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
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
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
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
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
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
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望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

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
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
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儀之術其法本於
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
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
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
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
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算率之不可謂之
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

璣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
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
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璇為之璇者珠之屬也今可天
晦三辰儀設衡下環皆不與衡會當移列兩旁以
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
椎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

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
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
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
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
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
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
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率自當默
與天合又曰渾儀表器渾儀之為器其屬有二相因
為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當與人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

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二則既見者得為之用察黃
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為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
者璣衡為之用體之為器為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
曰經經之規二位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
距四寸夾規為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紘之上三
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強南極下紘亦如之其銜
紅聯二規以為一紅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
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衡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
強夾規為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紘紘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仆以考地際周經十二辰以定

八方紘之上有趺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為平中溝
為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趺為升龍四以負紘几準儀
之屬皆屬焉龍腹為綱維之四柱以為固象以為器
為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並峙相距
如經之度夾規為齒對衡二釭釭中容樞皆如經之
制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
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衡赤道赤道設之如
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衡於璣有時而移度穿
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衡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

其北入赤道亦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鋦編綴
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升赤道從而西黃赤道夾規為
齒以別均進之度璣衡之為器為圓規一曰璣并峙
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為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
對衡二釭而璣對衡二樞貫於象璣大經之釭中三
物相重而不相膠為關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
利旋也為橫簫二兩端夾樞屬於璣其中挾衡為橫
一樓於橫簫之間中衡為軸以貫橫簫兩末入於璣
之鋅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昂以察上下之祥　注漏儀曰播水之壺三而受水之

壺一曰求壺廢壺方中皆圓尺有八寸尺有四寸五
分以涨其食二斛為積分四百六十六與六千四百
六十日復壺如求壺之度中皆以為二元一介八
寸而中有達門建壺方尺倍之尺有五寸其食斛有
半求壺之水復壺之所求也求壺則水驟壺虛則水
緩復壺之所為枝更以為水箭求壺進水暴則流怒
以疾復壺又所以為介復為樓梁之其流俗以求之
委所謂求壺也以受廢水三壺皆所以播水為水制
也自復壺之介以下施於建壺所以受水為
刻者也建壺多一易箭則發七室以為之求復建壺

之世皆以道下水所趣也下樞上水之梁于絲而上
之然後發則水枕而不毀也復壺之達平求壺之注
上樞平復壺之達枝以傳皆分寫如其傳在方如碗
以為水梁壺皆為之蓋使秋塵則水之不入求壺
之水盛新以其出水不窮也復壺上網上穿以生決
者復壺則法之溢也廢壺銳紐止水之盛伏也
側史令刻漏收也冬設温以為凝也汁水以龍
嘴在下附于壺當面則易受沖于壺當則溺敗復壺
玉為之喙銜于龍嘴謂之權所以備其穿虛也建壺
之執管統全而翰之以其有室則不吐也管之善利

者水所洩也井居出不能置良以久權之所出舍則源輕源輕則其委不壯而受物不利箭不效于衡衡則易權洗箭而攻畫以壞漏謂之常不弊之術今之下漏者始嘗甚密久復先天者權水也權沕而器皆弊者鑄權也弊而不可復守者衡闕也察日之晷以璣衡而制器所以日之晷跡一刻之度以賦餘刻刻有不均者建壺有宜也以器之劑者補之百刻一度其壺乃善晝夜已復而壺有餘不足者權部也晝夜不復而壺壯者權沃也如是則可以其指此制器之法也下漏必用甘泉惡其垽之爲壺病也必用一源泉

泉冽者權之而重重則斂於行而爲箭之積積泉之鹵者權之而輕輕則衍於行而爲箭之情一井不可他汲數汲則泉濁陳水不可以汁汁非汁則行此下漏之法也箭一如建壺之長廣十有五分三分去二以爲之度其陽爲百刻爲十二辰博牘二十有一如箭之長廣五分去半以爲之度以爲之後陽爲五尺爲十有五陰刻百長之衰三分箭之一其中刻契以容漬夜舍差一刻則因所以然箭舒也其盛五升重一鎰有半銀而不可不者也然後漏而不憂量者其久必蝕銀之有錫則銅之有錫則將銅久將則腹敗而飲將工之所不材也景表儀曰步景之法惟定南北爲難古法置槷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極星不當天中而揆景之法取旦夕景之最長者規之兩表相去中折以參驗最短之景爲日中然景之地有中之間地之高下東西不能無偏其間又有邑屋山林之蔽僞在人目之外則與濁氣相傾莫能知其所蔽而濁氣又繫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間煙氣變參差不常隱在不存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日不同此又不足以考見出沒之實則晨夕景之短長未能

得其極數參考舊聞別立新術候景之表二其崇八尺博三寸三分殺一以爲厚者去首剡其南使銳偏其趺方厚各二尺環趺刻渠受水以爲準以銅爲之表四方之中以爲中刻之綴四維垂以銅丸各當一方之中先約定四方以三表相北相直令趺相切表別相去一尺各使端直四方皆同置三表相去左右上下以度量之令相重如一自日切出以度兩表之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其令各別記之至日欲入候東景亦如之長短同相去之疎密又同則以東西兩景端爲表景相爲折以最長最短之景五者

皆合則中折取最短之景爲北表南景之二端爲東西
景端爲東西表假一有不合未足以爲正既得四方
則惟設一表方首表下爲石席以水平之植表于席
之南端席廣三尺長如九服冬至之景自表趺刻以
爲分分積爲寸寸積爲尺爲密室以栖表當極爲窗
以下午景使當表端副表并趺崇四寸趺博二寸厚
五分方首剡其南以銅爲之凡景表景薄不可分仰
以小表副之則景畫而易度

晷影　考索　後同

分著黃道南北至去赤道各二十四度以驗日晷之

短長疏曰後漢志載張衡渾儀赤道橫帶天之腹黃
道斜帶其腹去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晉志載洪
渾天儀注赤道帶天之紘黃道出入赤道極遠者去
赤道二十四度唐志載一行黃道儀云赤道者天之
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illegible]代
天考較王蕃曰赤道者天之紘帶也[illegible]
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illegible]
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illegible]赤
道各二十四度也日晷短長之[illegible]日近極故
晷短日遠極故晷長日去[illegible]以晷景

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
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先儒皆謂
地中今陽城是也立八尺之表日永景尺五寸日短
景丈三尺其鄭康成注及考靈曜周髀宋志王蕃陸
績所說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隋志載宋元
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影出表南三寸
二分何承天謂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差一尺
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
去洛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
千乎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太史監南宮說擇

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
十六里晷差二寸餘南候林邑冬至晷六尺九寸夏
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凡候鐵勒夏至晷四尺一寸三
分冬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其陽城南距林邑徑
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頂北六度北距鐵
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
晷說千里而差一度疎矣然則日晷短長之說不必
以尺寸爲較大約測其晷極長則知日南至測其晷
極短則知日北至如斯而已矣

宿度

者乃適當天之腹書二十八舍以分周天之度而星
旦之中星定矣既曰二十八舍者二十八宿之度數
也以日月五星之所次舍故諸志亦曰二十八舍也
東漢志載永元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爲十三度亢十
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二斗二十四四分度之
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
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
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九
唐志一行大衍曆南斗二十六牛八婺女十二虛十
太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

昴十一畢十七觜觿一參十東井三十三輿鬼三柳
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
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爲赤道度其畢觜觿參
輿鬼四宿度數與古不同皆從距星去北極角九十
一度亢八十九度氐九十四度斗百一十六度牽牛
百六度虛百一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五度東壁
八十六度奎七十六度婁八十度胃七十四度畢
七十八度觜觿八十四度參九十四度東井七十度
輿鬼六十八度柳七十七度星九十一度張九十
七度翼九十七度軫九十八度一行大衍曆角距星
去北極九十三度半亢九十一度半氐九十八度房
百一十度半心百一十度尾百二十四度箕百二十
度南斗百一十九度牽牛百四度須女百一度虛百
一度危九十七度營室八十三度東壁八十四度奎
七十三度婁七十七度胃昴七十六度觜觿八十
二度參九十三度東井六十八度輿鬼六十八度柳
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張百度翼百三度軫百
度今用一行所定度數較之於古尤爲精矣此
所以著赤道帶天之腹書二十八舍以分周天之度
也定昏日之中星其法尤詳

論二十八宿度數多少　沈括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
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
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寄其數乃以日所行分
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爲一度也
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以窺數於是以當
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
宿星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正當傘橑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數也
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

宿度之說止有此而已

歲差黃道　考索

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爲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本曆志敘）惟南斗東井之度多黃觽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也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十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輿鬼三度各減於一度耳至於黃道之度則南斗二十三度作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斗僅十減二度爲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爲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

赤道之度混而爲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專其度於氣節度乃以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爲觀乎此則知班志所拔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小注漫漶）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太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宋開禧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甲辰之歲以日在

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度之不一與黃赤二道之不齊也（一行議曰度日方以牽牛七星爲距太初改用中星故洪範傳以日在牽牛度也與二十八宿起處不同之說相對）

日至交道有異

大中星渾則日至所在不同而黃道隨之矣疏曰黃道者光道也日之所行故曰光道前志載葛洪渾天

儀注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南至斗二十一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六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五度多秋分與赤道交於軫十四度少南至斗十七度北至井十三度也按葛洪所引渾天儀注似是漢人所作其論黃道東西交角北至度數近太初元年日行之度唐志則據開元甲子而云所以不同也至於漢志謂光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其北至東交與葛洪同其南至西交與葛洪異蓋班固于太初曆而云其太初曆謂冬至日在牽牛初東漢謂在斗已爲其疎矣葛洪與賈

先也此所[illegible]不同而黄道賢之矣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二　終

後學歸安茅一桂校

諸家十一曆

曆元　　葉子奇撰太

漢人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首者至朔分齊同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則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部部者蒙蔽晦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部總二十部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不總一紀積四千五百六十

至朔同于甲子元起於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於一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

曆法不容不變　考索後同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煇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泰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十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二度則言日度者爲不一然曆取更曆之義故世代更曆革言不厭其紛紛者不必其與否則治曆明時之語聖人何以特取於革哉嘗因是而爲之說曰革之

爲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卦居焉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封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統母以四千五百六十爲元與古不同太初無閏歲之月總計之也紀大備之首）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三統母）乾象元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劉智）中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卜年（劉洪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姜岌）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夫數往所以知來也考古所以驗今也積算之多於以見術學之詳推步之審焉嘗自三統而下在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總

以九萬餘年爲開闢之始張賓劉焯一行人以數百萬億爲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訢等議先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靈帝時馮光[illegible]盜賊之起由曆元不一蔡邕力辯其非以爲治不在此范曄作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在乎元二子之論或以爲曆必正元或以爲曆不止於元何者爲是嘗觀唐傅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爲曆始[illegible]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

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本當元曆據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渺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論之不淺不迂矣

因今曆紀之元起　劉文清[illegible]

總論七政之運行

蓋自混元之初七政運行成序終劫有象可占有數可推由是曆數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運乎上者也四時六氣無形[illegible]未也一有一無不相爲倚然而二者實相檢[illegible]歲功蓋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illegible]運於上而成歲者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illegible]時爲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成歲者也[illegible]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運行遞入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會也甚難日之行天也一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以十二年[illegible]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也以二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

先日或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惟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占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

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於牽牛之初乎（牽牛星紀之次也）

太初曆元不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大閼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衍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又五年天漢

元年也為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為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為甲寅號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訢等建議以為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即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以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訢之議胳合而劉孝孫協日度之歲亦以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班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為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為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為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端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衍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為元順紀六十餘年太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休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

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曆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曆以甲寅為元後漢曆亦以顓帝之元為元也又曰漢太初曆元起丁丑命顓帝曆元起乙卯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星度故命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曆書中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

日冬至而爲起曆之元故名之以甲寅云爾未必有
月合璧五星連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曆
進太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顓帝
元用乙卯洪範傳云用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曆術甲
子篇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曆前則有之
此必後人以此曆譜附入太史公曆述也

冬至周復不同

前漢志曰律有黃帝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
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閹在執除（文帝後元二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帝帝四分曆元
自文帝後元二年始也人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
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
見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實逮謂曰七十六歲復
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實逮說見）
（後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矣十九
年得一章四章爲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
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蔀
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

范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
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盛應上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
爲宿此古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
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

五星約法

前志云蔡旻所造甲子元曆五星擦出見以爲正不
繫於六不然則算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由求
其度則各有宜故作者同談其法也舊因蔡旻之元
而求之諸志論五星行度與小周大周之數遲留逆

順之率令人目眩而心不領皆由元法積數千萬之
遠故五星小周大周積算亦紛紛無盡也有能得其約
法斯可以指諸掌矣

曆必更改乃善

漢太初曆必求上元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推之千歲以前以爲曆始至唐一行始變其術至五
代司天監馬重績造符天曆乃不復推古冬至上元
甲子而以天寶十四年乙未爲上元而求爲歲首自
後曆每易若不可傳之則又變之過也

歲差七則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
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
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
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
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
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
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
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
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
五年蓋為近之[illegible]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泰始曆為永初曆文帝元
嘉二十二年何承天撰元嘉新曆刻漏改二十五箭
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
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以校二至差三
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
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四度又有遲
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
以正朔望之日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
如承天所上推月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

詔宜仍舊詔可[illegible]
疏曰凡曆數所起謂之演紀之端皇甫謐曰帝堯以
甲辰之歲即帝位皇極經世所紀亦然堯在位七十
年四十一年而得甲子即以為演紀之端是年天正
冬至日在虛一度以紀元曆步之一萬分度之百二
十八為一歲之差凡七十八年日差一度自帝堯演
紀之端至漢太初元年丁丑積二千一百九十四年
日差二十七度八千一百七十二分至唐開元甲子
積三千一年日差凡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
至宋朝乾德甲子積三千二百四十一年日差凡四

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至慶曆甲申積三千二
百二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二度五千八十八分至紹
興甲子積三千四百二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三度七
千八百八十八分若不存演紀之端則積分討差之
法何所從始此所以只依堯典中星而著演紀之端
也

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日差一度則冬至日在虛
危而夏至火已過中與日永星火之說不合矣梁武
帝據虞劇曆百八十餘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
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與日短星昴之說不合矣

工考通謂歲差若自堯合僅〔合於堯時〕則堯前七千餘年冬至日不在牛建而在東井不應寒暑易其位也〔孝通謂日與歲自有差一行辨之〕故李淳風謂古曆冬至皆起建星今測建星正在斗十三四度〔一行以淳風議校之人初不知日卯有以歲家驗〕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不害春秋以謂黃帝仲春乙〔日自行之無差也〕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一行謂月令分若可謂已日在春正在營室五度淳歲實行非移在昏覺之節〕觀諸家之言並不取歲差之說而一行皆非之故其立論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繫度于節其法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矣一行之言歲差之法以劉焯皇極曆爲主所以併非諸家之說也太初曆謂冬至日在牽牛初晉虞喜謂在斗十八度晉武帝太始三年冬至日在斗十六度當用魏景初曆宋用元嘉何承天曆其冬至皆在斗二十一度所以不能無進退之差也

自漢改曆之初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然當時史官既著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不知察蓋古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常

一定不移而不知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槪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遂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退一度較之二家之曆雖爲差近亦未甚密故唐一行復以太衍之法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迄于今日又不若統天曆之爲漸密也大衍立法謂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未徧十分而日已予爲每歲若有不及之分故一度爲三千四十分其所差之分一歲三十有六太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一度矣然猶未也攷古驗今其實七十九年而退一度故堯堯時之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牛自牽牛而退在斗二十三十大曆十二十五迤邐而退則在建星矣知歲差之法則知古今之中星不同可坐而判或者不知歲差之法每以堯典校之月令至於今日不啻差一次矣求其說而未得遂謂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爲中今以未爲中是皆自欺之說固不足信嘗考諸經史自堯以來至于宋朝冬至日躔各自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固不可廢大衍

曆推帝堯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則鳥火虛昴皆以
仲月昏中合於堯典考諸堯前日之所在冬至在虛
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
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夏至在井
十六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今之統元
曆冬至在斗十一度夏至在井十八度春分在奎初度
秋分在軫七度自冬至之日黃道至斗為極南黃道
極南之所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
行至於春分正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
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至井而極北黃道極北之

所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自夏至後日漸退而
至於秋分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
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之極於南矣日之出
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
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正謂是矣
渾儀晷表裝胃之間黃生曰日常右轉天常左轉大凡不
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
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帝二年甲子冬至日在
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十九度
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唐李肇國史補

[illegible]曰先儒論堯典中星多舍合月令月令乃呂不韋
以秦曆增損周公時訓而為之者也大抵季月中星
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
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
年差一度者梁虞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三年差一
度者梁祖沖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十四年差一度
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唐志謂五十年差一度何
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
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唐志有云考古史及日官
候簿以通法計之三千四十分度之三十九太為一

歲之差蓋亦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崇天曆慶曆甲
申冬至日在斗五度以歲差之法推而上之自慶曆
甲申去唐開元甲子凡三百二十一年日差五度故
唐志云開元甲子日在赤道斗十度是也又推而上
之自開元甲子至漢太初元年丁丑凡八百二十七
年日差十度故唐志云以開元大衍曆歲差引而退
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度是也其太初曆
云日在牽牛初為術疎矣自太初丁丑推而上之去
秦莊襄王元年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當
在斗二十二度故月會云日在斗也自秦莊襄王元

年推而上之去堯之甲子凡二千二十八年日差三十六度冬至日當在虛一度日沒而昴中故堯典云日短星昴是也蓋月令之中星不宗堯典則已用歲差之法自漢以來迄於晉唐諸儒皆以日在斗牛女爲膠柱之說鄭曆家亦不悟其非至宋梁以來曆家雖論其差儒者猶未深察故唐臣疑月令中星參以堯典謂七星畢見果然則中星之度數不必考而五緯爲無用也至宋朝命儒臣脩唐志而歲差之法始明矣然先儒言日至所在星度多舉冬至爲例此獨舉仲夏中星者懸於月令仲冬中星有疑故闕之

論歲差之誤　沈括

唐書云落下閎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閎曆法極疎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闊略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古曆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曆八十年自已差一度兼餘分疎闊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日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

十分不同　詳　考案後同

商曆以四分一爲十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十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十分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四百五十五爲十分既密不可去數各異在後曰殷曆十分爲疎故不施於今元十分細故不通於古景初雖在爲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大劉洪察道之作乾象曆以四分曆十分太多故也於是更爲斷率而降後焉是後韓翊作黃初曆以爲乾象減十分太過後當先天而差浚猶古乾象十分之細何承天觀梁武帝大監中祖暅奏日先臣在晉沖之仰希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十分既密亦與當代用之

各異一法是知曆不同則十分不得不異也用何權度而較他人之物其輕重長短彼此不符矣夫古人所以注意於十分之疎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始陽生於此萬物萌于此律曆起于此也既審度及分斜有根孤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斗井二宿其度最多故月令皆舉其建指以爲的而正皆明也後世作曆者必于十分而加詳焉亦此意耳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改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

知四分暦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五
五分爲斗分而造乾象暦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行分斗分治其要語也）
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爲乾象暦又制日
行月行黄道赤道之度法極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
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黄初後改暦者皆斟酌乾
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暦也（宋何承天曰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則盈三日矣是人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偉之意其説不爲太元推閏詞之最密著作叢志）
魏文帝黄初中尚書陳羣奏改暦以韓翊以爲乾象
減十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黄初暦以四千八百八十

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
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所而決徐岳
議劉洪以暦後又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
起己丑寅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
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黄初一
近翊術自疎又楊偉古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暦欲以
大呂之月爲歲首建子之月爲暦初遂以建丑之月
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志曰景初暦十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十分強不可通於古景初暦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三度今韓翊斷盈當

及月食出一門日精物學更所所行依盛三有之説月救蔽之文故留之合多中度但之蕭至則否就曰朔合於五堂自成與劉之義本及洪之深妙孟二官者子攝孫不過之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暦是丁蒼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
用乾象暦此魏黄初景初暦也

分野

昔十二次以求月之晦朔而歲成矣疏曰十二次亦
曰十二辰日月之所會也晉志云班固取三統暦十
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説周易蔡邕月
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
入宿度今附而次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

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
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
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自南斗
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
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
齊之分野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
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幷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
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
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自畢十二度
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此班固所志也其費直蔡邕之說所先後或一二度或三四度多不過六度又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氐辰鄭兗州房心卯宋豫州尾箕寅燕幽州斗牛女丑吳越揚州虛危子齊青州室壁亥衛并州奎婁胃戌魯徐州昴畢酉趙冀州觜參申魏益州井鬼未秦雍州柳星張午周三河翼軫巳楚荊州皆不計星度舉其大綱耳

歲朔

東漢志曰日月相推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與日相近一分相遠三分謂月形半明如弦之直也以一月論之近一分七日餘也遠三分二十二日餘故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也日月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對日與月對望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暗也至晦則月光盡也天一晝夜而運過一度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日周于天四時備成攝提遷次攝提十二辰所直之星也青龍移辰東方七宿謂之歲歲首至也冬至爲歲首也日月初躔于星紀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十九年爲章冬至在朔日也而不必其甲子日也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所謂日首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蔀終六旬謂之紀二十蔀爲紀一千五百二十年歲朔又復謂之元三紀爲元

論晦朔弦望

考索

夫天運一周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行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行先盡體伏謂之晦凡二十二晦朔而成歲張衡靈憲曰日譬則火月譬則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卑極外書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與靈憲之說合矣此所以有晦朔也曆家於諸緯行度皆能著曆惟月行最速未及八刻移一度不可著曆其爲算法積分成度求之又遠易致差謬欲明其要不若求之晦朔月之所次則月之所會也自朔日計之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晦又求之會則弦望所次皆可得而推雖不中不遠矣日月之行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故日雖不中不遠矣日月之會是爲十二次十二次之所會則十二朔之所紀十二晦朔雖日成歲常有餘分

蓋日行三百五十六日有二十五刻而周天月行二十九日有五十三刻強而與日會凡三百五十四日有三十七刻而十二晦朔終矣每歲餘十日有八十八刻三歲餘三十二日有六十四刻而置閏受二十九日有五十三刻尚餘三百有十一刻通十九歲計之共餘二百六日有七十二刻凡置七閏受二百六日有七十一刻乃無餘分故楊雄太玄十九歲為一章一章者閏分盡也按六曆諸緯與周髀云日月同起於端度日舒月速凡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而復會于端是為一章後漢制曆閏七而受其

歲十九名之曰章是也四章為部蔡邕月令章句曰七十六年為部首是也二十部曰紀紀法一千五百二十年三紀為元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元是也此所以皆十二次以求月之晦朔而歲成也

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而以及[illegible]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間凡十有二會易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于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于玄枵正月會于諏訾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

月析木夫會則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七遠而與日對天月在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

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平朔定朔不同[illegible]

朔為朔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illegible]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順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夫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僖[illegible]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劇
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乎
頻小也傅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illegible]

月八月朔日月相錯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紛之一行蓋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
曆法之不正必以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
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引部元紀首三端與定朔
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傅仁均
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

太初閏餘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而周天月
一月而周天以算法推之則一月之日止得二十九
日半強是日之行也一月止行二十九度半強總一
年計之止行三百五十五度有奇尚餘十一度有奇
也算法曰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又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者分一日為八十一分也日雖西下未全黑
日雖東升已先明故夜得三十八分是為半日強也
日一月而行二十九度半強則十二月計三百五十
五度餘也每月餘半日弱則十二月餘六日弱即月

有六大六小之分也一年而餘六日弱為閏餘又六
旬之外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是人行五日強也六
日弱與五日強一年共餘十一日有奇也五年共餘
六十日為兩閏月月有一小一大又餘一日強而附
合為一章七閏之數也○月之行也一月而周天以
算法推之則廿七日強而月已周天總一年計之三
百廿日日以上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共餘三
十日之度猶未計也算法曰月一日行一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夫一日而行一十三度有奇則二十七
日強已得三百五十五度也一月計二十九度半強

而月行止二十七日有奇則尚餘二日半強也一月而餘二日半強則十二月共餘三十日有奇也一日爲一度一度凡計幾分則三十度之積分可知矣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以日之餘合月之餘而成之也曆法曰以小餘加大餘則知月之小大意其然也

大餘小餘

太史公曆書曰大餘日也小餘月也攷之曆書與諸史曆志大餘未有盈六十之數則知其爲甲子之日也日不盈甲子之數則爲大餘也故大餘日也書志凡曰小餘少則七八多則數百或有至於千餘者何

也太史公所謂小餘者月豈以積年所餘之月而計之耶豈以一年之中月周天所餘之度積分而計之耶凡一年之中必曰大餘五十小餘六百又曰大餘十二小餘二十凡此等類所以重言之者又何意也豈未合朔未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多已合朔已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少耶按東漢志宗訢議曰百七十歲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一章計十九年九章計百七十年也一章凡七閏九章則六十三閏百七十年之中有六十三閏月此正與太史公小餘者月之說同又按班固志張壽王言太初曆虧四分日之三

去小餘[illegible]分不調又按劉焯算術曰凡日不全[illegible]算法曰凡分爲小餘則知小餘謂少分[illegible]按諸曆法大餘皆以一甲子之日計[illegible]或爲月或爲分皆以一月之中所餘之日之分乘算之耳又元法紀法日紀所主之數不同故小餘說亦不同也其太史公專言大餘小餘之數者此乃太初曆法而他曆皆不然故不容旁引曲說也史記大餘[illegible]小餘爲月考[illegible]以月釋之[illegible]

日月度法

皆蔡氏傳四分之一史書曰日法四分日之一便是

天度四分度之一蓋在天爲度在曆爲日故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日法有四分日之一又有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其實一也蓋四箇二百三十五恰好是九百四十故二百三十五便是九百四十分之一也月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法有九百四十分而月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大抵日法九百四十分之七十六月不及日一度日法之四分月不及日十九分度之七分故七十六分月不及日一度七百六十分不及十度又一百五十二分不及二度七百六十與一百

五十二共是九百十二九百四十除九百十二有二十八分在四七二十八恰好退得十九分度之七無欠無餘月一日不及天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一日實行三百五十一度七十六分度之六十七也月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月一日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當得全度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得二百卅三分如月法十九而一度百九十分得十度不盡十三分通前共得三百五十八度十九分度之十三又有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未算大抵天有四分度之一月有十九分度之七以四乘十九是七十六則九百四十分日之四分月不及日十九分度之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七十六月不及日一度此四百九十九分每以七十六分月退一度得一度不盡四十三分及於此四十三分內先除十九分還天度四分度之一外又有二十四分在六旬二十四月又不及日十九分度之六分以此六度六分合前三百五十八度十三分共是三百六十五度加以先除四分度之一則無欠無餘矣（氣分十一□六十八十九合好與[illegible]）

氣朔分齊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按十九全數共計六千九百三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百単五於內除六千七百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二還十九年省數外其餘恰有二百六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當有十九年所閏之數無欠無餘蓋每年月與日十二會通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合十九年計之共是六千七百三十三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二此即十九之省數也每年當閏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當得全日一百九十餘分之積又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十有六不盡六百七十三通計得日二百單六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二百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如是七箇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成之閏數）此即十九年所閏之數也合此二數滿得十九年之全數即氣朔之分齊矣

又按一歲十二月則十九歲凡當有二百二十八箇月今十九歲之閏月乃與日二百三十五會多此七會非閏而何但若以氣論之則一月二氣一年二十四氣十九年當有四百五十六氣十九年雖則有二百三十五會其實只有四百五十六氣恰好是十九

箇二十四氣則分齊之實文可見矣

閏法　史管窺

易大傳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云云故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云云五歲再
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
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愚按閏法大抵皆是三十二月左右一閏若是自正
月至四月閏則只閏一年便滿三十二月又須置閏
所謂五歲再閏者此也若是自五月至十二月閏則
須閏二年方滿三十三月都置一閏所謂三歲一閏
者此也往往多是二三次一年一閏了方有兩五年
再閏閏法須是補前借後恰好得二十九日[illegible]四百
九十九分了方可置豈有只滿五十四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三百七十五便於此置兩閏之理蔡氏非不
知此特為五歲再閏之文所拘故如此說耳大傳亦
非謂三年一閏了便五年再閏特以揲法有一扐再
扐而閏法亦有一閏再閏歸奇歸餘有相類處故如
此配不以辭害意可也
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傳云云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今世儒者有纂說云
云愚曰一閏二十九日[illegible]三刻強三歲一閏於三
歲閏率之數而有餘一閏五十九日六刻強五歲再
閏於五歲閏率之數尚不足或者遂疑五歲再閏之
說謂五歲餘分而以日法計之僅得五十四日有奇
不可置兩閏殊不知置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
然於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置一閏而有餘則
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
日以終前閏自置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而為
一章也但七閏之中為三歲一閏者五為五歲再閏
者二有多少之不同耳既曆中有五歲再閏之法則
傳者之言尚可訾乎愚又按書傳旁通及書傳纂圖
所列十九歲七閏細數雖各不同實互相備但纂圖
有少缺誤處今以愚說足之觀者可攷

旁通所載

一年閏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

二年閏率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

三年閏率三十二日六百一分 纂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作一閏外

餘三日一百一分是

四年閏率一十三日九百二十九分

五年閏率二十四日八百一十六分（借下年四日[illegible]）

分奏作得閏

六年閏率六日二百四分

七年閏率一十七日九十一分

八年閏率二十七日九百一十八分（借下年一日[illegible]）

分奏作第閏

九年閏率九日三百六分

十年閏率二十日一百九十三分

十一年閏率三十一日八十分（作第四閏外餘一日五百[illegible]分）

卷之五十三

十二年閏率一十二日四百八分

十三年閏率二十三日二百九十五分

十四年閏率三十四日一百八十二分（作第五閏外餘四日六百二十三分）

十五年閏率一十五日五百一十分

十六年閏率二十六日三百九十七分（借下年三日[illegible]）

分奏作第六閏

十七年閏率七日七百二十五分

十八年閏率一十八日六百一十二分

十九年閏率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正作第七閏無餘）

火

按纂疏中[illegible]古術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然於所餘日及分都無所欠也此說以年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蓋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截然無餘足矣而不可有所欠欠則必不當於此年置閏也曆家必於二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則大然恰好當存此置月人所可移前移後推置之所不當置之月也春秋於是閏一月之譏此是爲不當置而強置者參

卷之五十三

於後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illegible]有顛借先閏之理故於授時曆年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須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閏之例哉愚曰之說在[illegible]纂[illegible]纂閏之誤蓋因祭傳五歲再閏之言爲說則不得不如此誤也蓋第二閏既在第五年第三閏若不借下年日摻作在第八年則必在第九年乃成閏年一閏

矣第三第四第五閏既三箇三年一閏相連若不
借下年日揍作在第十六年則必在第十七年而成
四箇三年一閏相連矣此旁通所以不得不如此說
也蓋閏不思不可四箇三年一閏相連以免此一誤
而愚曰反以爲誤過矣蔡氏則爲繫辭五歲再閏之
文所拘而如此說殊不思繫辭特以閏以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二等而揲法亦有一扐再扐二等故取其
象以相配耳初非謂一閏之後即須再閏學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如以辭而已矣則乾坤之策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期之日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以乾坤之策當之而不足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當萬物之數既止於萬以二篇之策當之而有
餘矣如以聖人取象之意推之則皆不必泥可也然
則置閏之法又何可以五歲再閏之辭泥乎愚見如
此未知當否姑志于此以俟知者而就正人且以爲
置閏之失致于九方以便遺忘同志者宜取焉
一年二年三年第一閏當在此年八月置或進在七
月或退在九月者閏亦有之
四年五年六年第二閏當在此年五月置或進在四
月或退在六月者閏亦有之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
月或退在三月者閏亦有之（此已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
十年十一年第四閏當在此年十月置或進在九月
或退在十一月者閏亦有之（此是五年再閏）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第五閏當在此年六月置或
進在五月或退在七月置者閏亦有之
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第六閏當在此年三月置或
進在二月或退在四月者閏亦有之（此已上二閏皆是三年一閏）
十八年十九年第七閏當於此年十二月置或進在
十一月退在明年正月者有之（此是五年再閏）

右十九歲七閏之數次大約如此蓋因授時曆經所
斟酌其序則然耳以類而推不中不遠矣其餘細微
虛積實細數則自如旁通纂圖所推但旁通纂圖皆
只定其所閏之年而不言其所閏在何月則是閏年
非閏月也愚不知其若然定其所閏之月則如所謂
借下年日數揍作閏者當於此年何月置耶識者宜
宜無見於此愚妄序贅

閏無中氣

置閏之法積十九年所餘之日而已七閏大畧已見
日度所餘之說矣所謂斗柄兩辰之間其說易明所

月無中氣者二十四氣十二爲中十二爲節月兼其中節則爲當月其節氣或在月中其中氣或在月晦朔之間是爲無中氣則爲閏也問曰正義曰無閏則一年差一月以正月爲二月也九年差三月以春爲夏也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也此般端歸餘所以重閏課曆得失必考諸閏也

釋春秋殘失位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

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爲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戌史書以爲建亥月十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爲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遂失亦此多皆此類也姜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

紛意者數百載之下仰求數百載之上各據一法各探一說所以不同也古之書傳紛年紀時日非如後世之詳悉惟春秋井井有條而又因史策之誤而書之以示司曆之過故後人推考前代之歲月凡得一言一話則探以爲證如得火猶西流之說則探以爲再失閏三失閏之辯如得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說則據以爲平朔定朔之辯亦如得左氏再失閏之一說則據以推春秋之年代也何怪乎紛紛異端迭相詆毀者乎

釋火西流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爲十月也張晏沈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
知大火八月亦得之乎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
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為
下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
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
其謂是歟
曾日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為
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
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也諸家最踈也杜預
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
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
而無定論也後三條並論亦以流火為證

月道　考索後同

按漢志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以月道出
入黃道故謂之九道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
十六究九道之增損作大衍曆五代司天考載王朴
明九道以步月作欽天曆曰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
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
入黃道謂之中交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
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
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
無所隱其邪正之勢焉蓋月之出入黃道時與而日
不同非渾天所能述要之極遠不過六度則大數可
知矣

月道陰曆陽曆

班志曰陽曆者先朔而月生陰曆者後朔而月生一
行曰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夫朔而後月生所

謂生月哉生明月之三日為朏是也先朔之月為曆
今而月月生何也按鄭平算法三之日止於二十
九日半強是一月猶餘半日弱也其三先朔月生後
朔月生此必半日之間合朔有遲速故月生有先後
藉之以曆明之曰陽曰陰也又不然則太初曆猶用
平朔而未用定朔也一行所謂日道表為陽曆裏為
陰曆者此以日道為主而記驗月道之交有表有裏
故曆之名亦曰陽曰陰也一行九道議曰陰陽曆交
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九
道者月道也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八行兼

黃道而爲九也曰陰陽曆交者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曰陰陽交曆也日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也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入其北而出其南也所謂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是也又有朔交望交者朔交爲初交望交爲中交也皆視陰陽曆而正其行也然則陰陽曆之名正爲日月之會朔望之交設耳青赤爲陽白黑爲陰陰爲裏陽爲表九歲而一終謂之九道百七年而小終八十一章而大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四

後學吳興茅一楨校

諸家十二　曆

唐一行

日蝕議

行留見僧生語本著郭太史所疑歷之言也

一行日議云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下君明則陽斯蝕矣又曰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又曰月或變行以避日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日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則天爲之隱雖交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劉歆賈逵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名遁交則有經之處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蝕其交不軌道則有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魏黃初以來治曆始課日食疏密張子信劉焯賈胄元之徒又謂日月可以密率求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之蝕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交限其入限者必不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朔於曆當食半強自交趾至於朔方候之而不食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曆當食太半而亦不食然

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若因開元二蝕不驗遂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黄儀度日月之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凡日月蝕所術皆以之也數不復當）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

按通鑑開元二年月食不驗姚崇表請書之史冊其後太史奏麟德曆蝕日食屢不效遂令一行改造新曆令一行乃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年二月於曆當食而不食乃曰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孰謂一行誕言復蹈姚崇之武耶何者太史奏曰食屢不效實開元九年也是年詔一行作新曆十五年而草成十七年而頒行按一行所論開元十二年日食尚以麟德舊曆驗之而新曆猶未成也（麟德）曆日食屢不效此乃曆踈之故而一行乃云德之動天不俟終日恐未免蹈姚崇之武也

交食起復方位二條　沈括（後同）

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黄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在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日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

而一恭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論蝕限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薦於門下省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荊邸今又假禳禬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却是蝕限太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通考

晝夜刻數

晝夜與日永日短蔡氏傳曰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授時曆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瞑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按授時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愚益因國朝名臣事略郭太史守敬之說而推之如此郭氏之說極明備觀者當亦致焉

分至晝夜長短　管窺

曆中晝夜刻數長短大抵冬夏至左右皆十二日十日進退一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長短係黃道過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上多在

地下少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天體斜以近南極之故在地下多在地上少所以黃道自北過南則日入地漸深日出地漸少而刻數漸皆減而夜增黃道自南過北則日入地漸淺出地漸高而刻數漸晝增而夜減但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竪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二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横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五星議（三首）

唐一行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國其行浸急及漢哀平間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咸靈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於玄枵以害鳥帑人其後也歲星失行於上而侯王不寧于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火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元十二年上距西漢河平三年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春秋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歲星在星紀三統曆因以為超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超一次近代諸曆以八十年齊之或行速而用緩率故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為歲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於下五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汨彝倫之叙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始及娵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類也又曰五

星留逆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隲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故校曆必稽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反覆相求苟獨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曆紀齊覩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曆舛猶且許為歲星差合之術又參較諸曆五星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公之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任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

皆為之法也

五星行度有舒有速金水輔日而行謂之輔星一歲一周天火曰熒惑二歲周天木曰歲星歲易一次十二歲而周天土曰鎮星三十歲而周天其盈縮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此其大略也

五星行度　沈括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捷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熈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術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朴之術過己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今古

未有為星曆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三正若循環說　考索

太史公律書言兵之當用與否以配陰陽之周旋言神生於無而成於有以配律聲之相因及其論曆也先言古曆作於孟春必驗于雞鳴為寅月雞鳴三際為寅時矣古之王者必本天由人三苗亂德而孟陬月殄滅舜禹相命而寅正以建又其次言商周子若循環然窮則反本秦人未昭其原漢初復仍其任至於武帝太初而始用夏正也觀太史公之言之意即夫子行夏之時之說也其意若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然夏寅商丑周子亦既窮矣秦人當復建寅而反建亥漢當反秦而復因秦是窮當反本而不知反也蓋至於太初之元方反本耳其論忠質文之尚亦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周秦文敝漢當復用夏忠也其論漢得天統亦述漢除秦弊所以承天順人繼三王之統也班固不悟此意乃以斷蛇著符為得統之證則非矣斷然太史公之論曆也既上寅正而言律則本黃鍾建子之月曰萬事根本者何哉嗟乎此太史公所以深得以律起曆率天由人之意也

三統曆論說易春秋天人之道

劉氏謂春秋皆一元以統始易有太極也春秋二以目歲太極生兩儀也於春每月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是也易象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兩儀生四象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四象生八卦也象事成敗八卦定吉凶也朝聘會盟吉凶生大業也易天也春秋人也故易據春秋天人之道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上繫之文也劉氏從而附合春秋之條是則然矣惟於春每月書王象易三極之說則於兩儀生四象之間未免牽合附會強生一說觀歆之意

蓋欲以此數條附大衍之數耳其說曰元始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一二三四合為十也以五乘十大衍五十之數也道據其一故其用四十九也歆之意如此烏得不加書王象三極之極附諸兩儀四象之間哉大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與太極生兩儀之文不相關而歆附會之所以有拘而不通者也況歆以太極三統兩儀四象合為大衍之數其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說則又不言其所以合大衍之數之意又何謂哉杜預言其最疎班固謂以為最密隋志言其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遂採以為志其謂是歟曆者乃日以某法乘某法求某數始推大衍象閏月之法合天地二以所得歸奇之類非是中月不可以書什也夫易春秋之道未嘗不貫通正不必牽合其文而強合其義亦不必以春秋虛數合大衍實數也人之耳目鼻口脈絡未嘗不貫通而必欲強合其形則拘矣唐志曆法曰漢曆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附會之說也唐志之言蓋之矣劉子政以五福配六極一極無所附遂足之以厥罰眊之說歆蓋承此其父說矣向以王鳳擅權之故而推洪範之應其意則忠歆以王莽即眞之故而多

為附會之說其意則佞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古曰法月法會數通數之類不可悉紀每一曆各垂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之積算曰演法更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曰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姜岌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斯可矣邊韶之議曰數出於秒忽以成毫氂毫氂積以成方寸兩離既定日月離行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生度法法有疎密兩科其歸一也斯言可以類通矣

論大衍曆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據依亦猶太初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一行舉以爲議曆之本蓋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歐陽修志唐曆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是亦一行之意歟雖然一行亦豈能外諸曆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爲法

歟一行變諸家之法之名而從大衍之數也諸曆雖不倚大衍以立法而其中亦有與大衍暗合之道矣一行之言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此即易繫天一地二之說諸曆之所同用也所謂天數中於五地中於六爲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爲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爲章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楊子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之說也此其與諸家之說同者如是也自一而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行成

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損六（極居五十六之間故一[illegible]）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者大衍之說五十[illegible]）（一生在六成之一與六合五與十合所以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也[illegible]六爲太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太陽[illegible]）統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爲天中之積（二二四五成數共成四十也生數共[illegible]十乘十五則是四十五其積六百[illegible]五乘四十五亦得六百之數也）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千二百之數五十策[illegible]十四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

四十九用也（也蓋一不用太極包四十九[illegible]千二百之數亦得二十四策五十[illegible]）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故六數之積[illegible]）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illegible]）數可也復約之而歸于十[illegible]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illegible]）者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illegible]）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七爲少陽八爲少陰[illegible]震坎艮長中少男巽離兌長中少女[illegible]）爻象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爲天

地之積如環之無端行取以爲起曆之法也其
候日則不齊月令十二中也候日則不齊氣氏章句
後世之數也定朔則不齊劉孝孫傅仁均歲差則
不齊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
周天曰乾實此又一行變諸曆法之名以從大衍之
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
近而未密也至於一行密矣其術數之法固無以易
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唐志之言誠是也特
其知大衍之曆倚易數之法而不知其變諸曆之術
以從大衍之數是以表而出之

大衍演天地之數

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
夫衍者演天地之數也後世之曆多以古律起而一
行大衍曆獨以易數起焉分稽微秒分積毫釐蓋有
得於伏羲之遺意君子安可以疎議一行哉今以大
衍曆觀之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合二
始以位剛柔所以明天一地二之數也合二中以通
律呂所以正天五地六之數也合二終以紀閏餘所
以窮天九地十之數也以生乘成五於六百而得天
中之積焉以成乘生四百又於六百而得地中之積焉

曰一六至五六一七至五七一八至五八一九至五
九一十至五十生成相乘各有六百四又於是而得
千二百之算焉一行固非拘於數者蓋積黍之法可
行而黍之小大則不可積蘭竹之制可倣而孔之厚
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
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呼此
大衍曆起於易所以爲後世之精於術者歟不然唐自
太初至麟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其於大衍乎然
而大衍起算亦不專於易也蓋歲差得於虞喜日食
衡於麗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
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
其通而不溺於術數也

總論諸曆三篇

兩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
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
爲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
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
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
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分十分四分則用章法
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上

十九爲虚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
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
衍又合日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十分至
大衍則餘分遣於虚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
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本於黄鍾之龠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疏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
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
則同也黄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
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
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

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黄初曆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
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術
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
自劉歆作三統曆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曆不可
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曆以爲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
曆之不可有所拘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黄
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
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變而通通而
久固有所待耶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

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差矣四分之術非不精也然亦
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
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殆明
皇時大衍用而最號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
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
何其紛紛耶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
曆率一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暑晦明氣數之不齊
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
上及其久也有非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

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
正之無難也其或苟且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疏遠其或
增損前人之術而更加疏毁則非矣自昔黄帝以來
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躔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
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黄帝始制曆顓帝爲曆宗
至漢則不能定疏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
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在疏密
之間蓋三統則甚疏而乾象則比密也乾象之曆至
推步之師末韓翊楊偉咸遵其術而不及深妙鮮
又復據其術而背其失曆自開元大衍之曆行算數

偏氣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故曆者
又從而指其疎以爲非也孔齊之言似宋時曆法[illegible]
[illegible]行大衍曆皆[illegible]代[illegible]
而[illegible]之人所以改曆者[illegible]不
爲殘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而[illegible]所
推[illegible]排古至今常不爲[illegible]所[illegible]下之人所以
造曆者皆[illegible]利不於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
往其何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
每事中程其日月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日升分
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躔可也

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
實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
天曆法齊用之則爲齊曆梁用之則爲梁曆[illegible]也
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illegible]以
曆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改名大抵然也[illegible]自古
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太初[illegible]大衍
曆本　易是也其餘皆改[illegible]法而增損之[illegible]

論曆疎密五節　朱熹

不合之　曆者無定法只是赶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
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古之鍾律紐算寸

八[illegible]係[illegible]皆有定法[illegible]分[illegible]知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然皆非私意[illegible]
[illegible]一定之法而今乃癸之代
而下之造曆者[illegible]有[illegible]星[illegible]列
[illegible]人一定之法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曆[illegible]了
不可考[illegible]如今見[illegible]大綱[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度
[illegible]分大[illegible]曆家[illegible]用只是
將今曆[illegible]分曆亦自是多了他如[illegible]十二萬分
天之外[illegible]中央[illegible]天左旋而星拱極
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算

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
說不相妨此虛空中一團氣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
同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
而止也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虛度之度分
度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
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
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

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

古人曆法疏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逾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疏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論作曆　考索

漢之曆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曆大率數十年而一變近年以來作曆愈多[illegible]改故大率二十年一變由今而欲考新曆之更則驗之得失[illegible]不及之術者乎至宋則司天有監太史有局皆以儒臣提舉之今日能舉行此制則推步者必得如賈公彥者定[illegible]有蘇公頌者[illegible]曆者出[illegible]大以求之不[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曆者[illegible]而已矣[illegible]日氣二門象二日[illegible]不[illegible]曆[illegible]數[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日

月星辰之行有象而見于上四時寒暑之[illegible]形而運于下二者皆動物也[illegible]其[illegible]運行而不息者乎故[illegible]也[illegible]度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其[illegible]步其[illegible]者[illegible]何[illegible]合以驗大而[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曆者[illegible]數十家其始未嘗不密而後未嘗不疏者[illegible]以此歟[illegible]四十九家[illegible]曆[illegible]以[illegible]合大衍之數非也益曆久必[illegible]不可不改[illegible]

蔡氏曰當初造曆便合併天運所纏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幾月幾日[illegible]躔幾度幾分[illegible]排例[illegible]如此歷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也

論校時曆　葉子奇

曆自上古[illegible]以後[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台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立若法五十年差一度人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則已往減一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

論回回曆　徐東綵錄

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

域諸國當昆侖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大食先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傳爲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秒纖之度者陵犯之占[illegible]以爲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退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可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

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歟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

月也二人任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曆書與當俟知者考諸

唐志九執曆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爲曆首度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餘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曆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爲時六時爲歲三十度爲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望後曰黑博又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爲法名數詭異初莫之辨也陳玄景等持

以歲當有閏一行以日行未嘗交矣

策曆問對　　　　　　　　　　張存正傳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治曆明時爲首務義和欽天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漢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及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然行之未久輒復更易其故何耶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而後世又有所謂歲差之說不知昉於何人豈置閏之外復有所謂歲差之說歟我朝大統曆法悉用勝國授時曆之制不用積年日法以歲實加氣應求冬至以中積加閏應求經

朔行之二百餘年無有改者諸家之曆皆有元紀不能久授時曆不立元乃能久而無弊何歟夫天運無形而難知所可見者日月之交而已昔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後魏以後日食或在晦何歟近年之來步交食者率多先後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或謂授時曆法久而不能無差晝夜欲增損之者不知果真有所見歟今命曆者或曰有一定之法或曰無一定之法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若果有一定之法則皆可以常數求而修德格天之說爲不足信若果無一定之法則不可以常數求而考測推步之術乃不足憑矣是非有故歟史冊班班可考

造曆者有一定之法乎其無一定之法乎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合凡可以推步而知者皆有一定不易者也而曰無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日月之行有盈縮朓朒之不齊焉星辰之行有留逆伏見之不同焉而錯往來出入乎二道之間縱橫上下之無窮而不能有也而曰有一定之法吾不信也然則何謂一定之中而參之隨時考驗之術是乃所以爲一定之法也則於曆也其庶幾乎北齊有日合曆者當順天以求

合非爲合以驗天知乎此則可與言曆矣請因明問而敬陳之曆數之說其來遠矣昔日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協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謂也協者合之謂也而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改也而治曆明時以更改之意也由是言之則二帝三王之所以治曆者其大略不過行其意可得而知矣自漢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以八十一爲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

昔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
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四十年而改者
矣有一二年而即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
曆拘一定之法不知以順天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
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遠近日晷
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為
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
法俱廢矣以日為萬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
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
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

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以順天以求合而不為
合以驗天者也大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
之未真而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
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當虞喜
以為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倍之而又不
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近似矣然
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己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
以餘氣減舊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
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
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
定為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
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
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
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
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
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
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

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日食
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此
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
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
風又以晦月頻見故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
巳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矣然日躔有
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故虞劆嘗曰朔在會
何苟躔次既會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
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
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夫定朔立

則交會之時日不參矣交會雖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

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始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至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爲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觀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此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雖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高表之類具載於史者可倣而行之否乎雖然愚又有進焉古記有曰聖人在位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若端居深拱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

以勝陰則月常避日而不食其或一道也若夫下者於日月之薄蝕豈可一諉於數哉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四

門生毘陵脩洛考校

諸家十三 地理

天地脩衍中邊等論　朱熹 後同

天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朱子曰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有當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擇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南西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遼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近多在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註不可曉但說得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東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謂日既中而猶得朝時之影蓋立表太西則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朱子曰河圖

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在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又唐錄記于闐遣使來貢其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

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而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海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得正象其地形皆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日月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北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后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得

照娑婆一處即以照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于是不通矣

論九州山水支脈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或問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關中之山多是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又論九州山水　蔡沈

九峰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大河北流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嶓冢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明分野地名郡邑同異別衍

自王制度代有沿革考究實難況地名同異古今混淆尤難辯識以山川所留時各有其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或沿其地而畧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地亦遷而名亦革是必仰觀推候有失之[illegible]何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幷州之河東其河北流故河北東路在河之東秦晉以[illegible]東下[illegible]東猶在幷州河西一名也有幷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illegible]之河南有銀

下諸州是也河北一名也有中國之河北有陝山之河北加之百王興廢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言者有指一州言者有指一道言者故周之河內與乎漢之河內周之河內冀州今河北路漢之河內今懷衛二州是也漢之河東與乎唐之河東漢河東今河中府唐河東今河東路古之淮南及今淮北宿亳之州是也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河北東路是也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西有在京東漢立楚王今京東西路唐裴度下淮西今京北路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魏武帝紀稱江西遂空今淮南東路江南一名

也有稱江右江南今金陵江右今中原也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言據華山言有指河北言杜牧之言此山川所留時名與名也常考歷代州郡之名多與於古有廢其地而不沒其名者如有稱河內甲於河今相州是也春秋衛侯燬滅邢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陳州齊師滅萊即今萊州楚子圍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齊侯侵蔡今蔡州之上蔡縣若此之類也有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入郢近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在今荊南府界去郢州三百里楚人滅舒非今之舒州古舒州在廬州舒城去舒州三百里楚

人滅黃今之黃州古黃州在今光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有西亳南亳北亳皆非古之亳州西亳在洛陽偃師縣南亳在南京谷熟縣北亳在東京考城縣東楚西楚南楚皆非今之楚州東楚今平江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州若此之類也先州之名既興於古縣之名抑又甚焉有名同於古而地非於古今之酒泉非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今之酒泉在河西關外地為酒泉郡古之丹陽在荊南左傳楚子為丹陽今之丹陽在江東潤州丹陽郡古之豫章在江北史記楚敗吳於豫章今廬州也今之豫章在

江南今江西隆興是古之澶州在河南會于澶淵春秋時澶州今之澶淵在河北東路古之南陽在河北在傳晉於是始啟南陽今懷州也今之南陽在河南今京西南路鄧州皆晉地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內皆吳地也古之漢陽在陝西漢之漢中郡即今秦州今之漢陽古沔之漢陽軍湖北路皆唐漢水陽以至楚一地也有所方城左傳楚方城在唐州北陽縣又楚師侵州庸方城房州上庸縣也漢一時也有南廣武漢高祖與項王對壘廣武在鄭州又代州亦為廣武也當時皆英哲之辯悠悠千載其可

考哉前史所共□地名皆本一時傳紀而遂爲信
史夲歷代志必以□時其名川例從異同考其地則
一彼一此仰觀抑測幾何而不誤哉故有上制度考
正實難而地名異同尤難辯也

辯天問川虎之故　　朱熹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
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大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
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
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

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
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
餘泄漏復行繹迴洑故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雖相似
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
於東而復通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
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
化往者過而來者續非以往者之而復爲來者之息
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
注不窮也

河源志　　潘昂霄　撰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黎合庶民艱
虞罔控告也分使諸外郡諸道布揚德威成休與替
之清濁揚激之幾俾容遍彌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
前翰林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
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儆惕日惜唯務罄竭忠
亦盡民瘼復已閱闊公一日語昂霄曰余嘗從余兄
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聞之不覺矍然以駭有

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
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始自積
石與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
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
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難其人
都實汝往人且習諸國語往同汝諧按招討使佩金
虎符以行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
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言泰石答
班啓足浸高一日行至巔西迤愈高四閱月約四五
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往營之

按土番等處都元帥仍佩虎符察罕督工工師悉
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土物完闢出驛制
適相哥征昆哥城不廷力迅遂止無幾兒都實旋都
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
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
弗克旁履高山下視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
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
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
東騖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合流入赤
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

裂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
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
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
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
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
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
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
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

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犛牛野馬狼狍
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
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
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
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
流少東又北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
始有州治官府州隸河州[illegible]土蕃等處宣慰司所
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
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
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

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
西京大同路地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
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
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illegible]騫使絕域[illegible]縣度歷大宛月氏等
[illegible]涉大國五六皆和于闐以為窮河源烏能覩
[illegible]崑崙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
闐水北流會葱嶺河以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
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知土人言于闐葱嶺
水俱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等源得織

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
圃積瓊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
由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
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故所謂崑崙其
今鄰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敵天威立天所覆
矣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
道於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闥噫盛典也不可不志
河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藏路管招討都
元帥凡三至吐蕃闊闊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

河源志序　　柯九思輯著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
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門敘崑
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
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
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郭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
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唐遣使撰河出兩原或
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與同況其殊代乃名地亦異
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

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
河九渡披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
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
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
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者得於目擊
非妄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
實覽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
源折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
盛當四海混一之盛開廣見聞致數千載莫能究者
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甚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
休也元統元年奎章閣博士柯九思序

河渠書　　司馬遷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
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
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
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
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
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
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
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
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
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
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
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
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

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
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
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
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
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
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
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
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
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
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
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
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
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
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
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
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
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
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
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
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論水土生民異性　管仲　杜牧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
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
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
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

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云山東之地稱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辯三家論潮之說　史伯璿

盧肇海潮賦序其畧潮之生因乎日也近代言潮者皆以水爲陰類宇於月而高下隨之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猶炎征木盛鼎而不變之欲望騰薄之勢待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日傅于天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大小之期則制於月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至陰之物遭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魄不得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朏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按盧

謂潮生因日朔後卯大與潮候全不相應率往往北方之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爲候遂欲立言其差失皆不足辯但其言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則不惟不知潮亦不知天天所運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之大氣舉之則海亦何所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其厚則不能浮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傅之處正在天氣之中吾意其內與海水相距不知凡幾萬里至勁極厚之氣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海之勢乎若盧者真不知而言者也今安道譏之豈爲確哉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略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不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殊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故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

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有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
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
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
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
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
則日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爲晝潮望巳後爲
夜潮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
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日而平望巳前爲夜潮
望巳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
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

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巳前爲晝潮上弦巳後爲
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
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巳前爲夜潮上弦
巳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
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然
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
盧氏夫旋入海月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
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
月之理乎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
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

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論之氣[illegible]然後知[illegible]也[illegible]
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何則謂朔
望兩弦月行有度有程故潮大潮小因之以爲皆係
於月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
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余於後段究之臨安志論
潮其略曰潮汐往來爲天地之信古人嘗論之率
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
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
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
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

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
升故也夕潮之與日皆臨子是潮之期月皆臨午焉
日月之命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
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
所至亦因之爲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
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大
地之變也氣以變而[illegible]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
蓋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illegible]
有升降又以爲地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乘日升降又以爲
[illegible]乎月仍無的見何務[illegible]日[illegible]家所[illegible]諸術[illegible]

不知兜而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之疎也日乃況
皆以升降屬之氣又以升降屬之日所謂升降一歟
二歟且地之與水只爲有形之物則氣有運動形皆
隨之可也今乃氣之一升一降獨地爲之一沉一浮
而水則皆與氣不相干唯因地之浮沉而有溢有縮
焉豈理也哉況形隨氣動則氣升而地浮氣降而地
沉可也今乃氣升而地反沉氣降而地反浮是地與
氣亦不相干矣不但水也凡此又皆病之小者獨地
有沉浮之說其病最大浮沉則動上動下無寧靜時
矣吾聞天動地靜矣未聞地亦動也意者地本不動

特論者無以爲潮汐之說故強之使動耳又何足辯
乎唯符未時有交變氣有降衰之言似有可取當存
之以備一說右一家潮之說有據處過已畧辯
之矣獨以月與氣爲證者有可取而未盡也竊謂潮
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于月則不可謂水
隨氣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盈縮則不可何則夫
水爲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爲陰精乃陰氣之成
象者同一陰氣固宜有相應之理矣所以海潮望
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長落與月之升降其數
皆合不謂之相應不可也雖則相應不過同此一氣

則自然爲流通不約而行不期而相從而勢相係也
若謂水之與月必須相從相係潮二者何常可以相
及而拘拘如是哉前論已有此不再述且天地間有
形之物未有不隨氣而運動者豈有潮汐去來而獨
不由于氣哉但以爲氣有升降故海有溢縮今則東
南二海之潮皆不同者是則潮乃水之流來流去
而非海之溢上縮下也明矣然則潮汐之所以然果
無定說乎曰余氏侯東南二海之例則平于東者常
先乎下南者常後所以三時爲差但不知其所以有
如此之先後者何故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

爲惟近海有退潮處可以知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
淮無所聞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
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則潮
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
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
故也以地度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
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
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
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門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
而南所以然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

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盈南而翕以干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巳平而南方北南既平而東巳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愚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臆決也無巳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巳必深求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當闕之以俟知者蔡然録已析之潮自有定候[illegible]之理也[illegible]大朔潮之先[illegible]日上潮[illegible]之下水[illegible]海之潮[illegible]月東流中[illegible]潮之大小[illegible]知是不[illegible][illegible]之盛衰[illegible]不與焉

論三江水味別　丹鉛續録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云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潮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叔宗謂濟入河溢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冷北冷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辯其性味洛而復出合而史分皆可辯之故師曠易牙張華陸羽張又新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況蔡氏於後章之傳亦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人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於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與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流入地洑行而溢爲滎陽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任吐下膈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病如油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灰冷熱之氣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分背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導沈水幾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難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山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幺中說云名山有孔竅

相涵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江漳合流也灨上者章貢合流也鄣郴者西江合流也亳漳者漳濁合流也雲夢者漳鄖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螮蝀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自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淄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或問介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馬遷作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灞水金鐵

皆消（庭州灞水在大漠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消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瓠水亦如之）[illegible]鄜延之川曰夜脂流（即延安石油也以為墨[illegible]及寄詩一石[illegible]）于冬[illegible]陽塗蒻水弱毛黑淡玄黷（[illegible]）參宇所謂黑是今之象[illegible]悉俘制角畔怯脧手[illegible]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六

後學吳興茅一相校

諸家十四（地理）

彼河水所經及河南北諸水出入　桑欽（水經）

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河水又南入葱嶺山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翥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南城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南河又東逕于闐北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

出焉北河自跌物逕流衛河之北北河又東逕茨車國南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河水又東北逕

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河水又東逕邯州城南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河水又東歷鳳林北河水又東與離水合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大河又東逕赤岸北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過榆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

北與麥田泉水合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又北過北地富平縣西河水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河水又逕典農城東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河水又與北枝津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鄣西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河水又北逕臨戎縣故城西河水又北有枝津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津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爲南河出焉河

水又北迆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闕南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河水又東逕固陽縣故城石門水又東逕寒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逕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

之河水南入□□□□北人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
襄桐過縣西河水又□□之門□有君子之名河水
又東南左合□水河水又南□□水注之河水又南
太羅水注之河水又左得湳水口又南過西河圁
陽縣東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
焉河水又南陽水注之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
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
中陽縣西中陽縣故城在水東□□汾水陽越東山又
南過土軍縣西河水又有合契水河水又南得大蛇
水河水又右納辱水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河水又

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
縣西河水又南得鯉魚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河又
南爲採桑津又南過皮氏縣西河水又南合蒲水河
水又南丹水西南河水又南黑水河水又南至崌谷
傍河水又南路水自狐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又
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河水又南右合□谷
水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河
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河水又南
逕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水又逕郃陽城東
河水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河水有逕雷

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
來注之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河水又東北玉澗
水注之河水又東逕閿鄉從河東與今鴆澗水合又
東過河北縣南河水又東永樂□水注之河水自河
北城南東逕芮城河水又□□□□水又東逕湖縣
故城北河水又東合柏谷□□又東右合門水又
東過陜縣北又西逕□□□縣南又東過大陽縣南
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
又東過砥柱澗河之右則崤水注之河水又東千崤
之水注焉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

來注之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河水又與畛水合河水
又東合庸庸之水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河水西會
瀍水右一作會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河水又逕臨平亭北河
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水
又東洪水入焉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洛水
從縣西北流注之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
之河水又逕黃馬坂北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河水
東逕成皋大伾山下河水南對玉門河水又東合汜
水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

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
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河水又
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
沁水從之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河水又東北
通謂之延津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
北來注之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河
水又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河水自津東
北逕涼城縣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河水又東
北爲長壽津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故瀆又逕繁陽縣
故城東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故瀆又東北逕昌樂縣

故城東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
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河之
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
發干縣北城西又屈逕其北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
縣故城南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大河故
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
幕縣故城東北西流平原鬲縣故城西大河故瀆又
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大河故瀆北出
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左瀆又北逕經城東
絳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

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
郡武強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又
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張甲故瀆
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東
逕信城城南又東逕信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又東
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東陽縣故城南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
北逕清河故城西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
南東邑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南
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

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爲咸河
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
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出東
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枝
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
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
河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又
屈逕北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
西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又逕般縣故城北東
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

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
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逕靈縣北又東北
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南
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
鳴犢之稱也又東逕鄃縣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
之口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北至修入屯氏考瀆則
不至也又東北右逕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
瓠子河出焉河水東逕鐵丘南河水東北流而逕濮
陽縣北為濮陽津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
口津河水又東逕城縣北一作國口河水又東北逕范縣

之秦亭西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故
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浮水故瀆又東南
逕同邑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浮水故瀆又
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
又有漯水出焉河水又東逕武陽東范縣西而東北
流也又東北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
亭津河水又歷柯澤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
汇又東北過茌平縣西于鄒甲[illegible]東北逕昌鄉亭
北逕碻磝城西河水又有鄧里渠上承大河於東
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縣邑與將渠

合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於河河
水又東北流四瀆津又東北逕高唐縣界
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文鄉
城東南又東北博平縣又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逕
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
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迆東注漯水
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漯水又逕高唐縣故
城東漯水又北逕漯陰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著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漯水東南逕東朝陽
縣故城南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漯水又東

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
又東北為馬常坑又東北逕楊墟縣東商河出焉商
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富平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繇縣
故城南商河又東逕朸鄉縣故城南沙溝水注之商
河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而今名有東注南轄逕
城東商河又東北逕富成縣故城北商河又分為二
水南水謂之長叢溝北水世又謂之百薄瀆大河又
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
湄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大河右溢世謂之甘

東溝故瀆又東北歷長堤逕温陰縣北河水又東北
逕陽阿縣故城西又東北過黎陽縣北河水自平原
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劭
縣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河水又逕漯陰縣故城北作
又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又
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
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
下城南東南歷常沉注濟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
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又南

過大陵縣東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又
南過冠爵津注一作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
又南過楊縣東西南過高梁邑西又南過平陽縣東
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又西過長脩縣
南又西過皮氏縣南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西
南過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
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又西過周陽邑南
又西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左邑縣西又南過解縣
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

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
東北東入于汾
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又東入于
汾
洞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
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
水
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
之北又東過毋辟邑南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

入于河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温縣西
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
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
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過滎澤
北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
北濟水又東逕敖山北濟水又東合滎瀆濟水又東
逕滎陽北濟水又東南合溴水注之濟水又東索
水注之又東過陽武縣南水又東北流自合水也逕
陽武縣故城南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濟水又東逕

東昏縣故城北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又東過
封丘縣北北濟也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瀆
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過平丘縣南北濟
也今水名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又東過寃朐縣南
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
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
陵南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屈從縣東北
流南濟也濟水又東逕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河水
北爲濟瀆北濟又東北逕寃朐縣故城北又東北與
濮水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濮水之東北過壽張縣西

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逕須朐
城西濟水又逕微鄉東又北過須昌縣西濟水又北
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又
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又北過臨邑
縣東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濟水又東北至垣苗城
西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又東北逕盧城北濟水又
東北與中川水合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濟水又東
北濼水出焉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又東北過臺縣
北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又東北過菅縣南又東過
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濟水又東北逕[illegible]

洛謂之平州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又東北
過利縣西又東北逕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其
一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
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菏水又東逕漢平狄將
軍扶溝侯淮陽宋將家又東過方與縣爲菏水濟水
東逕重鄉城南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
又東南過沛縣東北又東南過留縣北又東過彭城
縣北睢水從西來注之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
又東南過徐縣北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
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北又

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
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
氏縣東又南過陽阿縣東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又
東過野王縣北又東過州縣北又東過邢丘[illegible]
[illegible]之北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
于河
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爲
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
東北過清淵縣西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又東
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廣川縣東又東北過脩縣南

又東北過東光縣西又東北過南皮縣西又東北過浮陽縣西又東北過濊邑北又東北過鄉邑南又東北過窮河邑南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

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山東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北又東北出山過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潞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西

又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西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都縣西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虖沱河會又東北至樂城陵縣別出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又東過安次縣南又東過泉州縣南東入于海

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唐縣南又東過安喜縣南又東過安國縣北又東過博陵縣定州博野南又東北入于易

聖水出上谷東過良鄉縣南又東過長鄉縣北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東過廼縣北又東南過容城縣北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又東過淨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

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又東南出山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入[illegible]都縣南又東流過薊縣北又北屈東[illegible]入于沽河

沽河從塞外來南過漁陽[illegible]南與濕餘水合爲沽河又東南至雍奴縣[illegible]又東至南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又玄菟高句驪縣有遼山

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于臨浿縣東入于海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洛水又東戶水注之洛

水又東得乳水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洛水逕陽渠關北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洛水又東松陽溪水注之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洛水又東渠谷又東北宜陽縣南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各水又北陽渠水注之洛水又東逕當城北又東羅水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

伊水出南陽西荀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南北入于洛

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

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

甘水出弘農宜陽縣鹿蹄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于洛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又北過襄武縣北又東過獂道縣南又東過冀縣北又東過上邽縣又東過陳倉縣西又東過武功縣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澇水從來注之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就水注之渭水又東合

田溪水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地南渭水又東合
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渭
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沈水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
渭水又東與沈水枝津合渭水又逕長安城北又東
過華陰縣北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灞陵縣北霸水
從縣西北流注之東入于河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
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
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漢州江津
縣東南入于江

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東南過其縣南又
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丹水縣入于均淅
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東南過其縣北又
東南過潁川郟縣南又東南過定陵縣北又東南過郾
縣北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又東南過平輿縣一作
干軒又東至原鹿縣南入于淮
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又東南過其縣南
又東南過陽翟縣北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
潁陰縣西南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又東南過
臨潁縣南又東南汝南灈陽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
東流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又東
南過南頓縣北㶏水從西來流注之又東南至新陽
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南過長社縣南
又東過鄭縣南鄶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南過長社
縣北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
北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東南入于潁
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
東又南入于洧水

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又東至浚儀
縣又屈南至扶溝縣北其一者東南過陳縣也又東
南汝南新陽縣北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又東南過龍
亢縣南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
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沛為過水又
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
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為濉水
餘波南入淮陽城中
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又東過蕭縣南又東至
彭城縣北東入于泗

睢水出梁郡鄢縣又東過睢陽縣南又東過相縣南
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淮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
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
濟渠與將渠合又東北過東阿縣東又東北過臨邑
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
縣為濟渠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為二其東北者為
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
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太山華縣東又南至
費縣東入于沂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
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
丘縣南又西南過剛縣北定陶東北又西南過平章
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
南至安民亭入于濟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
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
西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
方與縣東
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
東北來流注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過山陽郡又屈
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
縣西又東南入于淮
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
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
過剡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
于泗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于泗
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過其縣東又東南
過莒縣東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

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
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于
海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
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汝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
又東北入于濰
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過東武縣西又北過平昌
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
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滕水出黔陬縣滕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夷安縣東
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
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
入焉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又東逕沔陽故城南沔
水又東逕西樂城北漢水又左得度口水漢水又東
黃沙水左注之漢水又東合褒水漢水又東逕漢廟
堆下又東過南鄭縣南漢水又東得長柳度漢水又
左會文水漢水又東黑水注之又東過城固縣南又
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漢水又

東至灙城南與駱谷水合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漢
水又東逕石門灘漢水又東逕媯墟爲難漢水又東
逕猴徑灘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漢水又東合蘧
落漢口漢水又東右會洋水漢水又東歷敖頭漢水
又東合直水漢水又東逕直城南漢水又東逕晉昌
郡之寧都縣南漢水又東逕魚脯溪口又東過西城
縣南漢水又東右得大勢漢水又對月谷口漢水又
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漢水又東爲鱣湍漢水又東合
洵水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漢水又東左得育溪漢
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漢水又東歷姚方

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沔水又東合檀溪水沔水又
逕中廬城南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沔
水中有魚梁洲沔水又逕桃林亭東沔水又東南逕
蔡洲沔水又東南邑城北沔水又東合洞口又東過
中廬縣東沔水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過邔
卬一作縣東北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又南過宜城縣
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沔水又逕鄀縣故城
南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沔水
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沔水又東右會
權口沔水又東南與陽口合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

東夏水從西來注之沔水又東逕左桑沔水又東合
巨亮水口沔水又東得合驛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
沔水又東謂之鄭潭沔水又東得死沔沔水又東逕
力口合沔水又東南涢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沌陽縣
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
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
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
陵縣北爲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南江又南
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南江又
東逕寧國縣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東則松

江出焉江水奇分爲之二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
東入于海江水又東逕黃橋下江水又東逕餘姚縣
故城南江水又東注于海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
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又東過鄖鄉縣南淡水又東逕
鄖陽縣故城南漢水又東逕琢邑谷口又東北流又
爲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漢水又東爲伭子潭漢水又
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沔
水又東南逕縣城東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又東南
逕涉都縣東北又東南過鄧縣之西南又南逕穀城
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又南過

筑陽東筑水出白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又東
逕學城南沔水又南逕筑城縣東沔水又東爲漆灘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沔水又東
逕隆中

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

湍水出酈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
東又東過白牛邑南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

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縣
邑北南入于沔

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又東過穀邑南東入
于沔

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又東至新野縣西
東入于淯

沘水出沘陽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逕其縣南泄水從
南來注之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

淮水西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
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
溮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淮
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
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

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會窮水淮水又東北申陂
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
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
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淮水又東北淠畢一作水注
之東過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
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淮
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
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
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
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

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淮水又北逕莫耶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渦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淮水又東逕序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汝

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又屈南過淯陽縣東又南過新野縣西西過鄧縣東南入于沔

㶏水出㶏強縣南澤中東入潁

灈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奥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

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西平縣北又東過郾縣南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

溳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隋縣西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又東南入于夏

㵐水出江夏平春縣西南過安陸入于溳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

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入于淮

沘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東北過六縣東北入于淮

泄水出博安縣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西北入于淮

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于淮

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

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

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

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

危水出危谿稍又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
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
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
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又西南至小廣魏
縣南入于墊江
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
敘江水所經及江以南諸水出入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
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又有湔水
出馬江水又東別為沱江水又歷都安縣又東南過

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又東
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
北流注江水又與符黑水合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
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江水逕漢安
縣北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闕灘又東過符縣北
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又東北至巴郡江
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水合南流注之
又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
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江水又逕虎鬚灘江水又東
逕臨江縣南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左逕石城南又

東至平洲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江水
又東右得將龍溪口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口水又
右逕池溪口江水又東逕石龍又東逕羊腸虎臂灘
江水又東彭水注之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
江水又東逕瞿巫灘江水又逕東陽灘江水又逕魚
復縣之故陵江水又東為落牛灘逕故陵北江水又
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
南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
逕永安宮南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江　水又
東南逕赤岬西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西過巫縣東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
南入于沔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江水入東烏飛
水注之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江水又東巫溪水從
北注之江水又東逕巫峽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江
水又東逕石門灘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江水又東逕
城北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
城北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江水又東逕夷陵縣南
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水又東逕流頭灘
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
灘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江水歷

禹斷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城故州江水又東逕故
城北江水又東逕白鹿巖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
門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注之
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過江
陵縣南江水又東逕燕尾洲江水又東得馬牧口江
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郢城南江水
又東得豫章口江水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
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江
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又東南油水從
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江水

左會高口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江水又右逕揚岐北
山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
大江又得龍穴水口江水自龍巢而東俞口又東得
清揚土塢二口大江又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
江水左得飯筐上口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水又東
逕竹町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
東流注之湘水從東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
又東逕彭城口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江水又
左逕白螺山南江水右逕鳥林南江水又東左得
子練口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江水東

右得蘆口江水左逕百人山南江水東逕大軍山南
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又東
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東
逕歎父山南對歎州江水又東逕魯山南江水左得
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
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
南注關之加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州西
山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
中江之右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江水東逕若城
南又東過邾縣南江水右得黎磯北江水又東逕邾

縣故城南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水又左逕赤鼻
山南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江之右岸
有鄂縣故城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江水又東逕軑縣
故城南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
故城大江右岸有廠里口安樂浦江水左得赤水浦
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江水東歷孟家洗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又
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
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
青衣水出青衣縣西家山東與沐水合也至犍為南

安縣入于江
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南過越巂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
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縣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于江
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牁鄨縣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

于酉水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
存水出犍爲郁鄢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溫水出牂牁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
淹水出越巂遂久縣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水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不韋縣東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阯郡中至東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
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又東北入于江
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零陽縣之北又東過作唐縣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
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又東北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

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鄣水合又東至蒼梧陵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東北過夫夷縣東北過邵陵縣之北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于江也
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又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
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泉陵縣西又東北過重安縣
東又東北過酃縣西耒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過
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
水從東注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
之又北汨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過羅縣西潙水從東
來流注之又北過巴陵縣下雋西微水從東來流注
之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離水亦出陽海山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
入于鬱水

㮈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東至曲江
縣安聶邑東屈西南流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
合南入于海
匯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為
桂水
深水出桂陽盧聚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
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
于湘
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
渚亭又北過鍾亭與黝水合又北過魏寧縣之東又

又北入于湘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又北過其縣之西又北過便
縣之西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又北過酃縣東北入
于湘
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又西北過攸縣
南又西北過陰山縣南又西北入于湘
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屈從縣西西北
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溈
溪水合西入于湘

溈水出豫章艾縣西過長沙羅縣之西又西累石山
入于湘水
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又西北過廬陵縣
西又東北石陽縣西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
新淦縣西又北過南昌縣西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
于江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北東入于海
斤江水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illegible]方縣東注之
容容夜緣溪東北[illegible]無[illegible]無熙縣[illegible]來從黎

匯會東瀦大省無變由蒲上都融身外北山出入
郡西東東入于海容容水在南郡名之以次轉北也
右三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

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也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龍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

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外方山嵩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江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菏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伾地在河南城皋縣北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梁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并還入江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一潛地之南在巴郡之北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六終

門生吳興姚翼考校

諸家十五 地理

前漢地理志　班固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化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乃封為附庸邑之

子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酆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漦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

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

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

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澳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

而更封衞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吴札

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吴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

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

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

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芈實與
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
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
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
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
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
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
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
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
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陳國今淮
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
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
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
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
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
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
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
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
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

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
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
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
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士宦好文法民以貪
遴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
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
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
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昴畢之
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

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
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
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
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
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
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
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
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
富貴遍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
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

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

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

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

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十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山則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

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使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

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

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野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

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狹民眾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
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
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
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
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顓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
為姦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今之東郡及魏郡
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
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
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
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
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
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
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
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
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
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
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
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壄也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

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
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
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
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
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
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
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
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
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
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
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
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
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
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
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
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
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
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為
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

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為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踐既滅吳後六世為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為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人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

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

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敗之檇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為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

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

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禀
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
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
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
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
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
自此還矣

周道客總叙　　一統志

道周天下八極殊塗水陸畢會交合于衢地故北惟
開封南惟應天爲水陸之大都會應天東南浮馳至

于鎮江自鎮南浮貫常逆蘇左沿松右泛湖南由嘉
興以底于杭惟杭逆浙經嚴及于金華東陟于處西
及衢趨于廣信及建寧至延平西馳邵汀東經福興
泉極于漳惟杭渡浙紹寧台溫會于處應天西南浮
馳並會于嶽厥馳太平過和廬趨黄渡武駐于嶽厥
浮太平南及寧國徽廣德北及和廬西經池安慶九
江歷黄州武昌會馳于嶽惟九江南浮南康東及饒
廣信以通浙閩南經南昌東及撫州建昌西及瑞南
經臨江西及袁南經吉安贛南安過梅嶺歷南雄韶
于廣州厥東浮馳歷惠並抵于潮南經肇慶高及于
雷西趨于海由雷泛海抵于瓊惟武昌西北逆由漢
陽沔陽安陸以達于襄陽惟嶽西滑由荆達歸以及
于夔南及施州衛西經當南及黔西經重慶北及順
慶保寧馳于成都西經瀘南及永寧趨于烏撒會于
曲靖西經叙州嘉定由眉至于成都惟嶽西南浮馳
常德歷辰沅思莊至于思南北馳及播直走貴州歷
安順鎮寧永寧普安會于曲靖以抵雲南西北及武
定東南及廣西廣南南及臨安江西南經楚雄北及
姚安經趙州南及景東北及大理鶴慶麗江經蒙化
極于金齒惟嶽南浮長沙西及寶慶南至衡東及郴

南歷永全桂林惟桂林西北浮柳厥西北達于慶遠
厥西及于田州泗城惟桂林南經平樂梧潯南寧太
平抵于思明開封東南浮馳抵淮浮由鳳陽以達于
淮馳自歸德以至于淮之宿自淮而北浮馳並抵于
燕浮于徐兗以達東昌臨德過潤由通抵燕厥馳徐
兖東及濟南過東昌至河澗以駐于燕自淮而南浮
馳並至于應天厥馳自鳳陽以至厥浮由揚以達惟
茲淮安乃爲南北之交衢自淮東馳而及于清通濟
南直走萊登泛海亦抵于遼陽開封東北馳于衛彰
廣平順德經真保至于燕惟燕東馳永平北極大寧

又東極于遼東北極于開平又西北抵于宣府開點
西北至[redacted]甦陝慶歷澤潞沁東及遼西及于汾平陽
與蒲經太原東及平定州西及苛嵐經代西及朔經
大同抵于薊開封又西北自河南至西安北及延慶
經邠北及慶陽至夏經平涼西及鞏昌惟西北
馳于臨洮河州衛西南馳于岷洮經蘭州莊浪西及
西寧經涼州至永昌山以極于甘肅惟西安西南經
鳳翔漢中歷保寧潼川西北及于龍州西南至于成
都西北至茂州以極于松藩西南及雅黎歷邛部建
昌至于會川東南馳于重慶以通川江

三都論

考索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
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
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於守
洛陽便于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
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
藩侯慎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
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侯
之變退足以保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
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一長安仍以爲安
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於
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
一王之制作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道而不以兵
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
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踵卜洛邑仍以爲安也
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
遂挾予成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遂作盛古亦
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
外訌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
京師彊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
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大梁亦
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
如狃于海隅而忽艱虞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
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大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
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
簒漢燕晉不能覆苻秦而姚萇實弑堅以至轄民譁
而新莽爆淫師統而德宗蹝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
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
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縞處九重震動此
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

朝亂偹師犯闕如履門閫以至與千夫馭諸侯天兵
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
微變每起於無虞弊端生於悠久故載戢載櫜而甲
兵挫鈍以安以佚而上下狎德兵多難用將逸難使
可以隆安彊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洛都
之不利也故在昔之言兵叛于外也未刑諸康之變
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
於戰各在人之所便利如何爾未可皆其所便而處
之於安也雖然三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
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

宋氏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
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
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
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急尤爲頻
數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
雲朔未復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復則大梁未易宅
洛亡商賓者上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列峙各有
攸當不可一槩求也然以王道綱之是不無優劣焉
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為優而臣意則否長安
之地四塞險固而包覆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亟

赤子而乃塹潼崤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
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爲家之義哉嗚呼天生
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寃
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愬上計於
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
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
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尤便[illegible]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
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定萬世之都

所以爲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印洛其庶幾
矣

論大梁可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
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
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始都於梁本朝縱不
能遠規長安亦近卜於洛陽而安土重遷襲循
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
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
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帶終南太華之山縈

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厥有急百萬之衆可以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中車錯轂蹄踵交道輻衝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纏右瀰表裏山河控殽函之隘阻成皐之險宜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

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割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各戰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吾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蓋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有道付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屈從府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中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藝之兵皆在外也故非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以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隸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

夫大農之家建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掣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地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論金陵　　蘇伯衡

蘇子曰物國家建朝廷郊廟社稷于南京徵郡國爲

陰陽之學者各以其術來謁予者數百人館于上賓館館之副使劉廸簡者江右人嗜誦地理之術云一日廸簡故問諸陰陽之師曰觀緜之詩書之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則古人之爲宮室城郭若治地而葬亦惟以卜用龜而已陰陽家者出始不受命于鬼神而至用其精鑒絶識了謂難能也已而其書至于今爲其學者守之篇目繁多安所折衷耶曰諸家之書莫切于錦囊之内外篇以外篇中莫要於來生氣之一語曰生氣爲乎見言于山川之岡壠向背離合逆順見之故夫地氣之聚者形必勝形之勝者得必

吉此地理家法也曰吾於大河江漢之南北境未嘗盡至北條南條之山川未嘗盡覽故吾於周秦兩漢魏晉唐宋之餘墟未暇其論姑言金陵秦始至宅埋金以鎮之諸葛亮以爲帝王之宅則其氣之聚也形之勝也有吉而無凶也不待言而知也而其江山吾與諸公共者以前此國其間者曰東晉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南唐其國之所建雖與地其地之相去初其近而其歷年或久或近則大相遠何也曰此非有得失於生氣然哉曰得者久而失者近信耶何爲其久者亦僅僅百餘年而已耶地理之術行乎天下久

矣而建國又大事也彼六代之君不擇其人而聽其相度焉人之見擇於六代之君者不過其目力技能以效用焉將其情乎擇人以相度焉目力技能以效用而其徵應不可與周之卜世卜年同日而語吾以故惑焉是有出于形勢也則已使無出于形勢也可不考其故歟曰昔之言氣者之聚合之系脉之場也吞神之相與渾於其此從嘗時之舊也其矣鄭欲考之行乎今其地脉自東南迤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上中於是乎在西爲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

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所無改當時之舊觀也豈惟無改乎當時因其攻之闢之初氣之聚而形之勝何難知之有則六代所以修短興亡之故豈有不足考者乎且天氣鍾爲吉壤猶氣鍾爲聖賢之身既生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岡一壠之變遷而悉都會舉然詆之也哉曰大運有時而推移風氣亦有時而聚散據有定之形論無窮之變不幾于刻舟而求劍乎是以不敢也曰

氣之自聚自散豈非人力之所能為歟曰然曰然則
所謂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者誣邪曰此言乎穴
法也四時之運無窮焉及其至也則聚者無不散止
者無不往勢之所必至也有聚有散有止有往而地
之或吉或凶亦與之俱矣是以雄都大邑名城巨鎮
倏焉過之而為坵墟壠畝坵墟壠畝倏焉過之又為
名城巨鎮雄都大邑也曰是則宇宙之間山川之形
勢不改而其氣無定在其地無常吉也決矣然昔之
善為宮宅地形者所留鈐記去之五六百年葬而偶
直其處徵應無不協則氣未必無定在地未必無常

吉也曰萬世不同焉曰寶公指定林寺而獨龍岡謂
武帝曰若以為陰宅後當永久既而寶公示寂武帝
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定焉寶天監中也於今
八百餘載世運之消息人事之盛衰亦已屢矣而寶
公之光靈振耀猶一日則地之泄者何如哉地以氣
為脉相地以氣為本陰陽家之于地理未嘗不以藉
其口矣夫地之形有方體故其美惡肥墝磽有甚於
形勢今於其可指見而言傳者猶不能按以明前代
修短興亡之故則於其茫乎地中者果何以盡得之
乎時余在坐上遽問何見之晚也今夫人有一畝之

宮欲使人居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稱者斯舉而
授之矧金陵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
其曷能開之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
占而據之皆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
生氣之聚余固知天地閟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
年之久以待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
斯者殫其智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為一
輻員之廣振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
彊之業固不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
家而知生氣之克周也於是諸陰陽師群然和余而

迪簡遂不復云其口雖不言其心終不無惑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八

門生昆陵王葦考校

諸家十六 地理

地理說 魏校

昔校葬先君予始聞地理者惛惛莫知其為何說俗師皆能眩予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則舉似堪輿家亦莫知予為何說也而見謂誕漫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開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兩相背馳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為逆日月五星逆天

右行而歲成地理逆則氣同大逆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呼玄矣哉大地脈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咸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東夷北狄雖莫強里能氣聚則其性殺伐陰山横亘千餘里同天以限華夷也控御北狄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為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為冀都其左結為燕京大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空下為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截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衣裳河山而旁多沮洳貢轉輸弗便也後世人主再拱無為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矣故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充斥盛德遠覆北虜皆為要荒後世罪能及也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為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

北宗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太山聳於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從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姚且北而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且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輿可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于天時地利人事無乃有未盡乎桑田之變砥石久淪海中中國水口不因世道升降天人同相符也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越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脈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別為中絡與大河分為兩戒中

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於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件大江放於海北絡件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乎兗凡幾千里而太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龍之腹乎古之聖神多起於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坐而困矣故曰古今異宜長安洛陽大發於周而其機啓自神禹北絡中絡枝脚迤邐環遶大河秦川乃一山幹

也錄與水關會則多爲閒而功歛聚神禹鑿龍門疏砥柱洲乃安流是故龍門鑿而涇渭漆沮會於潼洲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洛瀍澗會於洛而入河洛陽始可都矣予嘗至洛陽相其形勝以爲但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爲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脈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興無德也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南

絡蓋與岷山別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爲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宅中國大勢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長雄惟宜瑱以恩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脉發自崑崙之陽其方亦水界之不與中國同脉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遍於四夷凡大尊之甚於孔子要之不可爲常經終係於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予所可及知者僅此幾於大古無當

矣乃若辨五星九曜以踏龍脉審官鬼曜禁以證穴情則其術別有精微而非予所及知也

葬書問對

趙汸　後同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其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若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

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抑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之末其説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絶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

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説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絶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廢

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與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宫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

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言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況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圓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圜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地流精布氣以養

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經緯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綱紀上騰發光景也非逆不足以配帝與而貫幽明知全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聚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聞平方位之說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亦言方位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以其與人言方位者自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雖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

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如此問者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術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則當譬之人事形法其吉凶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輒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況乎臆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

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爲閩王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墳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況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

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古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若術者得而遇其術者爲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非書之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

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
不但如是而已大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
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
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
之昌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
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念於擇地者亦猶私覬利之
一端耳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
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人理之顯著者哉問
曰然則大儒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
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

誠必信也風水泉蟻之爲患至深若爲遂竹之藏
如委棄於壑苟有定制只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
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
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獨朱子之葬必擇地
亦以爲所得爲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
子之意亦猶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
則其託斯事於蔡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
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者奪生人之必
有而大儒君子所爲乃後世之標準也攸世之論指
地者必以朱子爲口實則什人等于之棄其親地不

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
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爲其得爲以盡其必誠必
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
斂手足形還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
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
禮致嚴於衞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
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
本不及此則過其所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
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士大
夫秉禮以役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

覬乎昕夕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
無憾於愼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孝子之道哉
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
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
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
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禍福先庶物故建立龜
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
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哉且江南之林林
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
盡也又安得人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

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昭後世而背理者未之
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
者誠未易言若夫節斷過術空缺騰折水泉砂礫凶
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夫山長谷廻溪複
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侯葬者雖鬼
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由得以全其天分畔如
有所不治當得中歸其利者之譬瓜聽其分以安作
與瞻顛落於一杯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天有定矣
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
然緊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符於身後故未

有能蔽然知歸者也予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
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衣裏精粗之蘊
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風水選擇序

牧丁宮水選擇術數也皆書而為術數之學識以養
生送死之事皆人所不能無者傾其論如此而後為
當也今之君子多排斥不信或視為末節而不為一
旦而有大故則思奉親者以安厝以居子孫則思
鮮病之擇皆不敢苟且而托之術士術士又多淺
見庸識之人得陶書者為陶得郭書者為郭得楊曾
之書者為楊曾其書真偽純駁皆未之辨是以注承
譽史徧天下而倉卒急遽竟不暇於擇皆而托之其
不貽害於先流偏於後也幾希是以無惟壽夭賢愚
貧富貴賤先後之不倫也予為論說以定諸家之
真偽純駁耳要之風水之說必求山水之相向以生
地中之氣氣之聚散何未易以形迹指陳所謂精光
時露一分者也譬則修養之法積氣生液煉液生氣
以長生者久熟液猶山水也積之煉之而七返九
還以成丹者猶飼相向以生地中之氣也此理豈術
士之可貴乎若乃年月日時之擇又貴乎五刑之生

尅制化皆合其法則須布造行地平天成萬物化生
矣一或少差則五行用陳吉地亦不用若龍虎煉
之家養砂養汞待火候者為實則為熟水猶砂與
汞而年月日時猶其火候之說與故曰山中有小節
之疵不妨真龍之厚福年月有一端之失反為吉穴
之深殃凡此皆陰陽家之大者同歸而殊途也徐子
平命法其旺行宮運裝避而鄉者疑亦年月日時之
洩強補弱也伏羲聖人之畫卦所謂陽卦多陰陰卦
多陽與其揲蓍之法取二奇一偶為陰爻二偶一奇
為陽爻者疑又風水之陽來陰受而陰來陽作也至

於風水以氣爲主是以多坐虛而向實則猶禮宗子法必以適長爲正體支子雖貴且長亦不敢以統其族而承乎祖考也選擇之干輕于支月重于年與日時者亦猶是焉是以發於風水者寧脫脉而就氣不脫氣而就脉其巧於選擇者亦專力於五行之生克制化而神煞之紛紜舛錯駕御使爲我用正如鼓琴之散其七絃而後合乎一絃之六二絃之七三絃之八四絃之九五絃之十使相和焉至其五音之宮濁而商少清羽清而徵少濁與角之清濁相半者初非有優劣也是得風水之金剛而清土方而濁火尖而

銳木直而聳水曲而來與選擇之水成潤下火成炎上木成曲直金成從革土成稼穡者皆未可以優劣分焉是陰陽之統須乎百家也予爲陰陽定論矣別爲地理問答劍杖秘訣冊氏選擇集要著其術而爲之講然風水之美惡年月日時之吉凶雖由術之善與不善其幸而遇其善與不幸而遇其不善者則固有使之者不能强之以力也古人有見於此行法皆命又必決於卜筮卜法不傳久矣爰上推別爲河洛占法三者相參而成也

風水問答序　胡翰

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充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活諸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既成示余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能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蔽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

已遂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幷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以爲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

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猶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宜乎其人覩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信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朱公也哉吾鄉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謬傳信於人而顧使倫得而讀之豈知古哉且倫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珙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

術游江湖間部安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辯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郭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倫同一惑也書之十篇朱君卒其終有以教之

辯惑論下　羅虞臣

或問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殆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於求利之爲爾博士弟子曰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寄孝子雖終求竹槐仲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

誅及龜筮無後難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但于近代以來乃有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筴名合其貨賄擢與利害遂令葬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許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諸侯之葬五月大夫經時士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檢葬書

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況曰周人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壞其室平明而堋不壞則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人之祿位隆殺多緣居德貧賤夭絕必有惡積是知殃慶在人丘壠無與延者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塋塚曰其形某微

附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
力足可以肆爲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
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別拘昭穆故趙氏之葬
亞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豈闕不論
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五姓
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
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
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葬一定便不回改冢墓既
成曾不革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
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

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
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
人設教敗俗之本義亡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智無
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大道秘而神功不
可測者也諸氏有子未敢以此而葬者得日神功可
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能勝天則凡人事
是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側以逞其私世賊人心滋淫
膠固殆難言矣吾取范史之言曰吳雄葬母趙興趨
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
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爲法名家而陳

伯敬持身雅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
宿鄉亭終不免於坐法誅死儒者稱爲格論自有乘
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本於枯骨坏土奪權於造化
敎令人事信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況於分房骨肉
化爲冤讎既葬而遷徙魂靈怨於搖動益將啓天下
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夫君子
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無偪無折無汙濕
砂礫之病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安以樂其志
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竊怪人
不葬遠者至二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之念

心勝乃拘於陰陽忌諱之說哉故採下此之謂其文
辭頗有所譏刺也并論次其卒之年月而畢覽者有
所感悟云爾

風水辯　項喬

或問葬地風水之說予信之乎予應之曰葬說終天
事也人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設卜宅安厝
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人卜之之意謂體魄安庶人子
之心安予非盡人之子歟而獨不信之乎但所謂風
者取其山勢之藏納土色之堅厚不衝冒四面之風
與無所謂地風者也所謂水者取其環遶之高燥無

使水近夫親膚而已若水勢彎曲而環向之又其第
二義也程子所謂務令其後不為城郭不為道路不
為溝池不為耕犁所及不為貴勢所奪其說明且
盡矣子安得不信之乎曰然則凡水蔭應之說子亦
信之乎曰吾固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仁人者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子之錯其親求
親之體魄得安足矣借使有蔭應之理亦非孝子仁
人之所留也況萬萬無此理乎今夫子於父母生欲
美其宮室死欲安其宅兆其孝思之心一也父母之
於子生則欲其福利死而有靈其寧不默護之心亦

一也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既朽氣神亦飄散復
將何物以為子孫蔭乎哉以生前論之重門密室上
宛下簟人子所以安其親者至矣亦親於此而嘗享
焉形神尚如故也假子孫不肖出門甲之間故迹之
乎里之外或賞人笑或彼人捕其親亦能上卜
聯而不知顧矣況於枯骨之形氣散之神而能蔭應子
孫于數百年之後乎信斯言也乃事亦先知王何
以使人敬鬼神定吉凶也且齊日盛服以承祭祀而
洋洋如在又何物使之乎曰此皆聖人神道以設教
耳其欲天下有報本反始之心故肯其盡乎祭祀

歸之實理若或使之者要其感應則如木實之相傳
實以子孫神氣而會合祖宗之神氣故如或見之如
祭者得之說耳非祖宗真有形像在于其上在于
其左右也其教人上察者則以理以定數托著節之
仲門使人順性命之理耳非謂福可營求得可妄免
也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若必求其應之說
則易所謂鬼神者是乃奸宄之竇矣也有是理乎曰
蔭應之說在形體亦有然者不曰堅土之人剛自上
之人美乎曰上氣之能陰人猶地道之敏樹也人與
物皆天地生氣之所在故上地之生氣能蔭之即歲

者培之之謂若朽骨已在傾覆之數雖天地生生之
大德不能復生之矣不能復生而謂其能乘生氣以
反蔭生人有是理乎借使有是理也骨肉朽斃而魂
氣無不之也其靈亦不過與生前等耳生前辯舜
之神明不能庇朱均之子而謂其死后反能蔭應之
乎是生不如死人不如鬼率天下而崇鬼道也不亦
左乎然則蔭應之說古無有也有之自郭璞始璞也
葬書之說果自為乎抑為人乎如曰自為則蔭應來
及其子而形戮已及其身矣豈有拙於自為而巧於
為人者乎然其書曰葬者乘生氣也此人子不忍死

其親之意吾無容議也其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則本東方朔滑稽之說當時孰有親見其事而耳聞之者則嘗謂蟠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朔已得一偷焉亦將謂朔之已為見信乎又謂木華於春栗芽於室如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似也然華於春者生木也芽於室者生栗也彼朽木在山而腐栗在室亦安能乘春氣而復華復芽此亡骸之不足以蔭遺體彰彰明矣借使足以蔭焉則一父或生數子皆遺體也而或蔭或不蔭又何說以通之或又曰子不見磁石之能翕鐵慈骨之能滲血一氣

有感通之理乎曰氣感通如磁石於針同也然石之於針能翕之而已果能化之為大化輕為重如所謂鬼福之能及人乎或曰昔見某家葬地吉其子孫見當日隆某家不善其子孫見當災微如影響之應形聲多矣子獨不信之乎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亦有終窮之時此會逢其適焉耳非葬地之故也有遷體而火化水化其祖宗無葬地亦又有昌達者矣則何居昔之善擇形勝以建都凡崩達莫于是若莫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然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文武都鎬京都洛皆其都會之初人固以為山川之靈應矣至今山川尚無恙也其子孫不復見有禹湯堯舜文武之再出又將誰諉乎或曰此則天地之大數也姑舍是而以小者論之凡閒之野多村落焉或風氣環抱則煙火相望或山川散逸則四顧寂寥歷歷可指數也子言不信之乎曰此生地能蔭生人子前已言之矣然又有說焉村落雖有美惡其初原未嘗有人也及人見村落環抱乃相率而居之而成村落或遂村落能蔭人也子何疑於是乎大抵天地山川各有旺氣隨方隨時而遷轉不可執著者也當其氣之方會雖海上無人之境亦足以生

人不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相湊合也及氣之衰雖名山大川通都巨鎮之形勝而或變為荒榛無用之區矣人之貧賤富貴死生壽夭要皆關於氣運之降替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若謂開土葬者是上天之命反制于一坏之土謂有地理而無天理可乎故謂某地時乘生氣則可謂某地必龍虎湊合而後能乘生氣則不可謂某地時乘生氣而以安親之體魄則可謂某地能乘生氣活白骨以蔭子孫則不可然此龍虎之說施諸東南猶有山川之可擇若北方一望坦然雖公侯伯之祖龍同一土饅頭也孰藏風孰止

水孰爲龍孰爲虎孰爲朱雀玄武哉或者又以上之積高者爲山下者爲水足求其説而不得又從爲之辭也或曰子之言是矣則吾既得聞命矣胡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大儒也亟二親于百世之遠而冀遷不已乎以程朱爲不足法乎曰程朱古人賢也然以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如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葉之茂不可得矣亟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冀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

置其親於不善之地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明道正義之本心也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暌離而不起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亦將以求蔭焉耳嗚呼其求之也力矣何后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博士而已豈若孔子合葬于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於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爲衍聖公耶是故蔭應之説本不足辯奈何聰明智巧者既援程朱以爲口實其頑者又附和而信同焉宜其説之熾行於后世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親如

孔子足以正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其立言善行足以佑啓后世者多矣此特賢者之過偶一之失焉耳奉其糸履而累其一節人豈非善學程朱者乎或曰程朱不忍以朽骨視其親故示人培植而極力以蔭後之子無乃悠死其親而不得爲孝乎曰事親不可不孝論理不可不詳不以便安其親而動以利其子孫或貪地而暴柩或爭地以破家或兄弟惑於某山某枝之説而反爲仇讎至有終身累世不葬遂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吾懼天下后世之無孝子也故發之深而言之切慮

之遠而説之詳耳或又曰如子之論皆粗迹皆常理也蔭應之理不爽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然之謂神是豈可以粗迹求常理定乎曰道器不相離中庸不可喻君子言近而指遠者正謂理之常求窈冥茫昧不可測度之説以駭人聽聞眩人心志在王法之所必誅聖賢之所不赦而可以爲天下法乎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正謂由此常理而行之以至於熟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耳若舍常理而別求其神是即所謂怪也怪孔子之所不語奇中焉人皆信之矣不如此卽子產所謂是亦多言豈

不或信者也安可執一以御萬乎雖然舍常理而談
神怪固非所以率人循常理以光祖宗獨不足以求
蔭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言祖宗有正蔭也詩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脩
當獲正蔭也此則程朱各有說既皆謂不可一日不
講求者乃聖賢之信之乎然術家語涉怪誕而或近
傳古今之定理不俟葬地而響應者也近世有識者
又謂風水可遇而不可求其意蓋謂風水所應借使
有之亦惟孝子仁人能承受之而非可以力求者此
納約自牖之說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問者曰唯唯

論郭璞之學之謬　晁武

晁氏曰郭璞撰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
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世傳益不誣
矣璞未幾為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于葬則璞不
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
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
其遺書者乎

論宋伯起淦陽精義序　葉適

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為交皆嘗地理談山
如咳蔗浮海葬妻大芙蓉云後百年當驗者皆二十

精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語陰陽家令嘗詮蘇
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
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奇藏門人裹挂行
紼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同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吳
草廬曰參同契攝生之術葬書送死之事儒者不可
不知又謂杜符制曰世間二事同歸殊塗脩養家之
丹法地理家之葬書可以一言蔽之范幹曰吳文正
之言不為無理蓋生氣周遍乎大地淡濁乎一身善
攝生者識生氣之根凝之於一身善葬者識生氣之
止聚之於一穴竊取生化之機也

贈郭條壽序　吳徵

或問相地相人一術乎曰一術也吾以知之從藝文
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相人書二十四卷並屬形
法家其叙畧曰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又曰
形人骨法之度數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然則二術
定同出一原也後之人不能兼該各專其一而析
為二術廬陵郭條壽善風鑒又善地理庶乎二
術而一之者夫二術俱謂之形法何哉蓋地有形人
亦有形是欲各於其形而相其法也雖然有形之形
地與人皆然也形之形可目察不形之形非目所能

察矣余聞諸與人云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八 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九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諸家十七 理數

物初論 朱右 文衡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洞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因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

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鱉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illegible]骨胎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而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局而終曰生

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無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性原　程木奇 文獻志

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混韓文公言性有三品學者疑焉至橫渠張子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

則可謂之命而不可謂之性矣程子有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本而後言形生旣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曰張程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之善乃天地所賦予之本然爾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賦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旣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中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子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

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無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言乎

太極圖後記　劉因 本集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說爲有考而潘志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穆伯長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

諺加無

極之眞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殺死於明
道元年而周子特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
不考乎濂志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
子見濂志之所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
於乾道己丑已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
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
見張咏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咏學於希
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
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又太
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

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
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
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豈與謂邵氏之學因
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
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
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
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
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
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
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

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一生數統
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
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
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
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天
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
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
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即陰靜中之
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illegible]
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

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
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
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静脩新
齋記

雜論理氣　　諸儒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
人隨其所値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氣
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
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
氣之最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得不高厚止

栖栖爲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顔子亦淸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淸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相若如銀盞中滿貯淸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淸氣多而濁氣少淸中雖有些渣滓未能皆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淸濁相半或淸少濁多皆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淸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爲多雜詭

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淸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淸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井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淸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其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淸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淸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或遭塵穢行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淸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多

程子曰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脉中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如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今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

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胷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行

不同各隨形氣受之只如牛之性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
其子亦有本底氣象又豈但避惡之心如避害就利
別所愛惡一一些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
爲智巧童僕之人見得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
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行乎天地
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也亦天地只是人爲
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人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象則知爲遠則爲異至如人形有
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

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異者從如海中之蟲魚
鳥獸不齊自下萬億本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
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程子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
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於
之理人只要見物之至者看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
兔何以無尾只爲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
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
行軍者多插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
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
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
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
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
問鳥獸知覺亦有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
否朱子曰亦有知覺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
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
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使最有知覺只是鳥獸底

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曰動
物有血氣故能知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
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故草弱木是得陽氣故木堅
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
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
氣者如雉鷄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卻有陰
中陽陽中陰者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
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易矣如葵榴荷花
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

夏間纔放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
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猛結
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
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麄如何察得
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
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
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
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
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

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
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
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
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
是一氣分來為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只
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
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
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卻與天地相

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
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卻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
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
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
獸頭橫抗物頭向下枝葉卻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
人氣通明物氣昏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
物氣壅塞而不通所以義理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
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適正君臣父子五典
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

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至於
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稟之異不
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然無禮義者以其得地之偏
故氣稟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在生禽獸橫生草
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背西向背天足地於其
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
卯酉之位禽雖橫而背均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
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蟲之類又氣之漸入
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
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

者能兩角白虎說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者皆角得西氣者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也齒者常義其太過者必剛而多戕如豺狼犬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背行東方獸背多順惟龍不毘此數神故也禽横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首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此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此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爲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爲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爲鴝爲鵲飛近天極爲鬼

鴨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爲甲虫螺虫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爲鱗虫羽虫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鼈之類蒼伏於魚蛇之類蒼變化於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皆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亦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實向陽木必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草木子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尩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又云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

論男女生殺　儲泳祛疑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理兩儀立天地之體一炁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陽生陰殺貫乎萬有受其正氣則爲人完雜之氣爲異類莫不有雌雄焉原其受氣之初闔炁爲男闢炁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經所載以龍吟虎嘯不後不先爲結胎之始以精血

相包處內處外定男女之象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蓋有自然而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靜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此合及其死也亦然其日而死則受其日之殺炁此理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所載有雌殺有雄殺有出有不出焉其說似不可信然雌殺不出則死者右足斜而句左雄殺不出則死者之左足斜而句右雌雄殺皆不出則左右足皆斜而相向皆出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斜豈非生殺之炁貫乎萬有而著見於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而可見者莫如風若也是故春而南風則雨夏而

北風亦然八節之日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氣行乎其中風其發見者也嘗概周人當春之接花木一乾南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氣應之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盍亦辨闔闢之機以全是氣之正乎不然則中立於兩間何所恃而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論四生　　草木子

植物者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物有貴賤乎曰有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是胎生貴於卵生也卵而陸生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則

不能矣是陸又貴於濕矣化生者非胎非卵隨氣化而成其爲物益微矣是濕又貴於化生也此動物有此四種之異也曰植物亦以此而推之可乎曰可也夫草木可揷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種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此植物此四種之異也雖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不可勝窮也不分而異不免乎四者之其欲合而同須究其一原之同此學者所當思也

論草生　　[illegible]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物異　　程頤　後同

正叔曰蜥蜴含水隨雨雹起子厚曰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曰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恐神嘗有信爾若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嘗剌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爲魚蝦之

類但形狀有異如說之狀爾此雖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是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有人言郭璞以鶴觜占吉凶子厚曰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曰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鶴可以占吉凶耳　[illegible]

鬼神　[illegible]

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

理纔有水旱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真定人自興妖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實驗耳豈知自然甚當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賊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舁僧伽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

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見識不至此

陰陽術數　通考

陳氏曰自司馬氏論九流其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皆著陰陽家而天文歷譜五行卜筮形法之屬別爲數術略其論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爲羲和卜史之流而所謂司星子韋三篇不列於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然則陰陽之與數術似未有以大異也不知當時何以別之豈此論其理彼具其術耶今志所載二十一家之書皆不存無所考究而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至董道藏書志始以星占五行書爲陰陽類今稍增損之以時日祿命遁甲等備陰陽一家之闕而其他數術各自爲類　端臨曰按陳氏之說固然矣然時日祿命遁甲獨非術數乎其所謂術數各自爲類者曰卜筮曰形法然此二者獨不本於陰陽乎蓋班史藝文志陰陽家之後又分五行卜筮形法之書雖不盡存而後世尚能知其名義獨其所謂陰陽家二十一種之書並無一存而隋史遂不立陰陽門蓋隋

唐間已不能知其名義故無由以後來所著之書續立此門矣然隋書唐書及宋九朝史凡涉乎術數者總以五行一門包之殊欠分別獨中興史志乃用班志舊例以五行占卜形法各自爲門今從之

晁氏曰自古術數之學多矣言五行則本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絕而最盛于世者葢書相術五星祿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類足以推一時之吉凶星禽祿命相術之類足以推一身之吉凶葬書之類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類足以推一國之吉凶其所知若有遠近之異而

或中或否不可盡信則一也

五行 附朱論　　白虎通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準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

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包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

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

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者土也土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妊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於寅寅者演也律中大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

有節欲出時爲奮奮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動也氣動躍也其帝大皡皡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吕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昧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强也時爲夏夏之爲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大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吕衰於戌戌者

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强也其帝少皡少皡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大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黄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吕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

戊也巳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十一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黄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黄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吕何大大也吕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吕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大簇何大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吕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

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吕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勝王者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爲臣上所以死

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相御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

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并立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不得其極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上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脩殺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

刑者故常在午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生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大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譽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

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人不與上
而與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
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
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
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
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
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
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
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
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

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
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
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
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
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
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
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
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
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
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王命何
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
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
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若一娶九女何法
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
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
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
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
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
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
不更照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

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
四時先生後殺也

朱子曰五行相生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
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尤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
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
從土中旋生

天一生水　[illegible]

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
皆根于天一之造化大金石之産其初亦乳一陽之
[illegible]一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

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論顏師古注五行志　沈括筆談

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

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大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可爲明證而謂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爲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皆之又誤以爲僖顏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爲公子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公時其它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指此誤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纍菑川之劇泰山之肥城皆以爲肥子國

而遂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互引滹沱河皆注云虖音呼沱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豕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論劉向災異五行志　儲泳祛疑說

儲泳祛疑說曰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後世以爲否合天同未必以爲爲事然殃咎名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證相爲影響亦可得而議乎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偏太陽爲水厥陰爲木足也而太陽之證爲項強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雖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常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

爲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以一身而察之則五事庶證之應蓋可以類推矣劉向五行傳古指其事爲某證之應爲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士五事多失其正受病蓋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苟以一證論之未爲得也夫冬當則草木華蟄蟲奮人多疾疫一至使然察其變實不生聖賢則產祥瑞象見于上則應在于下如虹蜺妖氣也當大夏而見則不能損物百物未嘗成也秋見則百穀用耗矣入人家而能致火致井則泉竭入潛則化水和氣致祥妖氣致異厥有明驗天道感物如響斯應人事感天其有不然者乎如風花出海而爲颶風山川出雲而爲時雨農家以爲降河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也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無歲推驗若合符節天道果遠乎哉感於此則應於彼有此象則有此數乃不易之理也

五行體象生克之性

談式曰雨霽風晴非陽也陰之靜而斂也斂則清而明雲霾霧合非陰也陽動而變也變則溷而闇是故三春多雲霧而九秋多晴霽陰陽本然之體象也夏

離火用事然暑氣酷而火燄熾火氣盛而火體衰也冬坎水用事然寒氣甚而水流涸水氣盛而水體衰也一氣之闔闢聚散於此可見北方爲水而土厚所以制水故不亢而害寒於南者水之氣非體也南方爲火而水盛所以制火使不亢而害熱於北者火之氣非體也然與四序同水克火火克金置金於水火之間則相濟木克土土克水植木於水土之間則相資人爲乎天造也油水類也不克火而資火油出於木而木生火也灰木成也不克土而滋土灰化於火而火生土也火生於木而焚木金生於土而鋤土火

燥而金剛也木克土而土養木土克水而水澤土柔而土厚也五行生克之性有如此者不可不知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五十九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

諸家十八 理數

論温泉寒火

野語

野語曰邵康節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變則沸而熱物火爲水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温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爲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温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黄山佛迹巖

爐閩中等處皆未表在人耳目拔湧可云自倚耳目臨未測陽陰故爾彼火山烈燄沸湯泉沈安能長魚鱉僅可焊狐兔朱氏晦庵詩云誰然丹黄燄爨此玉池水蓋或爲温泉之下必有硫黄礬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洪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無耳

前蜀論　五代史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
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
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
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
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
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
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
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
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

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
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
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
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
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
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非其盡取也狩必書
地而哀公驅馳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
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
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
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

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
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
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召之
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
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
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
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
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
虞者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
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

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
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
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
有以思焉

災祥序　鄭樵

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
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
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
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
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

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
之旨劉向劉歆氏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爲志於後析
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
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
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竊作春秋傳專
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
祥略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
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爲
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爲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
以秋大水爲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爲火行之應乎

况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
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
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其晉申生一衣之
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如是則
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臣竊觀漢儒之說以亂世
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之衆者是不考其實
也臣每謂春秋雖三七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
何哉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
日食過百與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
地百二十四動與春秋山崩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
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地崩春秋大水若八後漢
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
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
鸜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得見
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豈不
爲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
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此所以感和氣而致災異
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
禍福冥不可知柰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
質之以爲禍福之應其愚甚矣况吉凶有不由於災

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爲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爲
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
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墮地走入竈死二則
大蛇床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鬭見入竈者宋
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鬭者老鈴
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爲異而無凶兆無所妖也王基
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
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爲通論

十二辰所肖

丁鑒
王應麟

或問十二辰所屬之物也只是非吾儒之所講也雖
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
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
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
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
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
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
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
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
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

王應麟云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
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
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
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
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
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
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
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
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
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
衡物勢篇說文巳爲蛇象形

納音納甲　沈括

理思歌所謂五行真假少人知知時須是泄天機五
行真假者納音是也乃天地大衍數也先布大衍四
十九數在地次將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
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以四字當數
除之除然不盡又按五行數除之餘者水一火二木
三金四土五相生取用便是納音也相生者餘一生
木餘二生土餘三生火餘四生水餘五生金且如甲
子乙丑四個字干支共除了三十四數外有十五數

以二五除了一十餘數得五屬土土能生金是甲子
乙丑金也又丙寅丁卯四箇字干支共除了二十六
數外有二十三數以四五除了二十止來三屬木木
能生火是丙寅丁卯火也餘者依此皆得有金在海
中火在爐中之說但有不肖之術未遇明師道聽塗
說錯論古道迷誤後人焉能中理故將甲子乙丑金
喻于丑近北方坎水之地爲海中金丙寅丁卯火喻
寅卯近東方生火之地爲如爐火貧打漢對景妄先
生以前並無金在海中火在爐中夫萬物者育乎天
地運乎四時春以萬物滋榮如艮秋以萬物滋榮如

坤蓋生發萬物……坤艮是也易云艮方萬物之始坤成萬物之終甲乃大之首二儀之術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申九數甲己相合子午對冲故云甲己子午九乙丑至壬申八數乙庚相合丑未對冲故云乙庚丑未八丙寅至壬申七數丙辛相合寅申對冲故云丙辛寅申七丁卯至壬申六數丁壬相合卯酉對冲故云丁壬卯酉六戊辰至壬申五數戊癸相合辰戌對冲故云戊癸辰戌五己巳至壬申四數巳亥相冲故云巳亥四

沈括曰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

為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于巳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

予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為陽律陰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陰律陽律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為二紀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納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坎初爻納寅申震之初爻納子午中爻納寅申上爻交于坤生艮艮初爻納辰戌震之上爻納辰戌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納丑未故也

中爻交于乾生[illegible]交納[illegible]上爻
交于乾生兌初爻納[illegible]乾坤始于甲乙則長
男長女乃其次[illegible]其末宜納次
辛今乃反此者[illegible]中爻次中爻末乃至
上爻[illegible]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illegible]胎甲實不
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其合造化胎育之理此
今理合自然者也凡[illegible]
歐生眼亦[illegible]
酒皆在下

八卦納甲圖[illegible]　朱升　文獻志

按自甲至癸者十日之名也日有十而卦以八以八

納十故乾坤括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
日甲壬陽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餘六日
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子之卦各得乾坤之一
畫者也又艮納丙兌納丁者[illegible]之方行者也少男女
納之猶日之未[illegible]成之方[illegible]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
質之已凝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illegible]成之既秋
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illegible]中有不[illegible]者[illegible]
家納甲意[illegible]如此其見於經則[illegible]之先甲後甲巽之
先庚後庚與[illegible]日[illegible]言易卦納甲本
於參同契[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涵多少取象

於卦畫而以所見方位為所納之甲[illegible]者皆非也夫
既以乾三畫純陽為望以坤三畫純陰為晦[illegible]其明
[illegible]以[illegible]夜[illegible]畫者是以震為初五夜之
月[illegible]以兌為初十夜之月[illegible]上弦也望後
巽艮[illegible]此[illegible]月之[illegible]所[illegible]卦畫不類矣又地
之方位甲庚相對既以望夕之月為乾而出甲則初
生之月[illegible]見於庚矣上下弦之[illegible]同見於南方之
中亦初無上弦見丁下弦見丙之異也大抵月之行
天一歲十二月[illegible]其[illegible]出見之地夜夜推移不襲其
位惟有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相踏又須氣朔分齊

則其朔望[illegible]朒出見乃有定位可指而不可以言納
甲六[illegible]理也參同契乃是整齊一歲[illegible]月一日之造化
以明[illegible]道之造化[illegible]以言之大[illegible]約略取象亦
循而[illegible]以說易也

三代漢唐五運符數　學林[illegible]

唐虞之際以十[illegible]受命者七人得四[illegible]間氣而王者
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illegible]以金德王故夏
后氏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
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
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大而堯族以火德

乘之故漢家之□□□也以數出及□百年其間距
土而興不能復□□之運皆五神之餘氣□陷降德
自唐受命或說乾符須曰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
年□百六十九歲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
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
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九六十歲咸
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文帝紀云三代推遷咸窮於
六唐啟期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
世四十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
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

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同

論秦為閏位

伏犧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為序神農以火黃帝以土
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
周以木漢以火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
間師古注曰秦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
晉金也

周漢德運

赤烏飛魯門圖錄云獲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
日血書飛為赤烏□曰漢代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按圖錄知劉季代周獲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
火之意孔子絕筆於春秋者起木絕火王明周木當
受漢也

晉尚金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終晉
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于巳事于酉終于丑宜祖
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為泰始曆奏可

五德更王相勝相生之義

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國也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為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

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
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據以為言不得出
此二家者假使即劉向之說周為木行秦氏代周故
其行運皆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
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遺為不倫矣臣
以為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觀圖書
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鄒不畢在據漢
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漢土德□以是漢代秦
詳論二說各有其義然者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
凡五德貫說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論秦漢

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下必爲長若張蒼據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班固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矣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難者又云向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爲赤帝子何也答曰五行自有相勝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

相關

宋起運之說　宋志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議常侍徐鉉與百官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弒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爲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況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爲金德且五運迭遞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爲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爲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符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復以魏周隋之後爲三恪崔昌衛包由是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伏請祇守舊章以承天祐從

之大中祥符三年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上言自唐室下衰土德隳圮朱梁氏強稱金統而莊宗旋復舊邦則朱梁氏不入正統明矣晉氏又復稱金蓋謂乘于唐氏外不知李昪建國于江南耳漢家二主共止三年紹晉而興是爲水德洎廣順革命二主九年終于顯德以上三朝七主共止二十四年行運之間隱而難賾伏自太祖承周木德而王當于火行上繫于商開國在宋自是三朝迄今以爲然矣愚臣詳而辨之若可疑者太祖御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爲二金

所勝之象也大宗啓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
上此誰啓之乃天之靈符也陛下復據當縕閏之歲
握符在作噩之春適宋道之隆興得金天之正氣臣
試以瑞應言之則當年丹花白鹿姑蘇進白龜條
支之雀朱穎川之雉至臣又判當日得之昭曾郊貢
白兔鄭上得金龜皆金符之至驗也頃以臣卑下亡
事大臣參定其事竦然不報大德四年光祿寺丞謝
絳上書言臣按古者帝王之興必推五行之盛德
所以配天地而行陰陽也故神農氏以火德聖祖以
上德夏以木德商以金德周以火德自漢之興王火

德者以謂承堯之後且漢堯之裔也五帝之大吳大
於秦漢能因之是不紊其緒而等繼其德也國家
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推
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宋衆不預正
統者謂壯宗後與于後日有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
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一代者亦不得正其
統矣昔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於五代之際
亦是類矣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
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其祚也大五行
之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行火于宋城因之

屬矣傳曰土爲萬物主故曰后土洪範曰土爰稼穡
作甘方今四海給足嘉生蕃衍適年京師甘露下泰
山醴泉湧作耳之兆斯亦見矣猗蘭木異卉資生於
土千品萬類不可勝道非土德之驗乎臣又聞之太
祖生於洛邑而胞絡惟黃洛陽既建五緯聚於奎壁
而鎮星居之及陛下升中之次日抱黃珥朝祀于太
清宮有星曰含譽其色黃而潤澤斯皆天命有長盛
德攸屬天意人事響效之大者則土德之符在矣是
故天心之在茲陛下拒而問受其意之若是陛下兼
而帶若氣雍未甘河決遂潰豈不神哉然則天淵之

勃流水德之浸思考六府之厥績驗五行之勝剋亦
宜與土之運御時之災伏望頒考符應辨日法度惟
陛下斷而行之大理寺丞董行父又上言曰在昔泰
皇以萬物生於東主仁體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
火神農受之爲火德火以生土黃帝受之爲土德土
以生金少昊受之爲金德金以生水顓頊受之爲水
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爲木德木以生火唐堯受之
爲火德火以生土虞舜傳之爲土德土以生金夏爲
金德金以生水商爲水德水以生木周爲木德木以
生火漢應圖讖爲火德火以生土唐受曆運爲土德

陛下紹天之統受天之命固當上繼唐行以金爲德
紹黃帝之紀紹彰聖祖之丕烈臣又按聖祖先降於
癸酉大祖受禪於庚申陛下即位於丁酉天書下降
以戊申庚金也申酉皆金也天之曆也陛下紹唐漢
之運以黃帝之後上肇聖祖之統正今之德斯
又何也宜兩制詳議既而晁迥等曰絳所述以
聖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堯緒爲火德之比雖
班彪叙漢祖之興有五其一曰帝堯之苗裔及序正
統乃於秦爲閏周非用堯之行今國家或用土德即
當越唐上承於隋彌以非順失其五德傳襲之序又

據董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爲金德若其度越累世上
承百代之統則晉漢周咸帝中夏太祖實受終於周
室而陟于元后豈可弗遵傳紀之緒續於遐邈之統
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紀號率循火行之
運以罪炎靈之曜茲事體大非容輕議況雍熙中徐
鉉等議之詳矣其謝絳董行父等所請難以施行詔
可

紀年

王應麟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二十
三年帝堯而上六閏逆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

幾鴻荒幾乎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
萬歲分爲十紀按其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
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與說不同三統
歷炎夏商而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曆差且究開闢之
初乎王貿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之大含經
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歷代德運

林駉

五行相勝鄒衍說也五行相生劉向說也夫執相勝
之說曰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是也立相生
之說曰帝出乎震故伏羲氏始受木德其德以毋傳
子是也嗟夫五行固有相勝相生之義矣然帝王授

受天命人心未嘗相勝爲不敢信衍之說五德之運
其說雖不見於六經以古帝王建號推之則其說驗
矣自今觀之神農氏之時以爲炎帝者爲其尚火也
黃帝氏以爲黃帝者爲其尚土也少昊氏以爲金天
者爲其尚金也非其所尚之德則其號特爲虛設五
行用事始木於東方萬物之所自起也王者則而象
之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一以所生之行而轉相承
也以建號而推自神農而上爲伏羲則知其爲木德
也自少昊而下爲高辛則知其爲水德也自伏羲以

至商革則五行之運一周矣又自堯以至于商則五行之運再周矣苟循繼承取其相生之義則劉向父子之說為足信矣若以相勝而言則舜受堯之天下是有勝堯之心禹受舜之天下是有勝舜之心非獨舜禹不然雖三代而下亦不然也湯之繼夏出于不得已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則是彰湯之得天下出於本心矣武王伐商亦出於不得已如其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是彰武王之得天下亦出於本心矣謂相勝之說出於秦之意則可出於帝王之意則不可也往見夫商尚白故以謂尚金周尚赤故

以謂尚火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夏之木德胡為而尚黑從見夫夏有青龍之瑞遂以為尚木商有銀山之祥遂以為尚金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周之火德胡為有白魚之瑞嗚呼則鄒衍之說不足信矣由周而降相生之義下秋木豈不有異也且秦本西戎餘分閏位不足繼周班固則而不取焉夫秦不足紹周繼周者漢也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不然張良本赤符亦謂以火為主何耶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紹漢惟其義云而不用焉夫自魏而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漢以火而唐以土宜矣不然伊川謂唐有少河患何邪若予論漢之承周唐之承漢亦生之正是也一揆則知秦用水德之治而行刻深之法勝之說背戾於聖人也多矣自是而後真宗中興猶循同為一代則土運未絕也一傳而晉以金行得而漢以水又再傳而周以木天開我宋運應火德徐鉉之言信矣且我宋以火王天下也豈非上天所眷命于受命宋分星應大辰火之祥也故復河東日在重午火所旺也亦多張番占之兆紅光彰誕育之祥噫審哉是故赤帝有祭也歲正月南丘有祠也色尚赤

也服用戎也火德彰彰其與堯比隆歟彼乃更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紛紛數代而紹唐以不可也噫太原後服胡公之言之弁不加於溫公之彼曷不知乎謝絳因日抱黃珥而又欲用土德矣紛趨唐而承於隋此尤不可也噫亦甚多矣伊川言之火祀宜修胡宿言之彼竟不審乎不然南京即攻建炎紀元何天意猶眷眷於中興之後耶嗚呼宋德當天歷年萬億赫赫炎精奕葉有光愚尤有望於今日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

後學雲間郁承彬校

諸家十九 術數

緯書序　附志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孝經鉤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

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以備異說

論緯書　通考　後同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

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其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傅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皆常欲删去之以絕偽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

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七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右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術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皆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成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或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圖緯書讖能一一決於聖人之經經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連山歸藏

連山十卷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夾漈

鄭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歸藏唐有司馬膺註十三卷今亦亡隋有晉參軍薛貞注十三卷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蓍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往往連山所以亡者復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能為此文乎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則周商之文質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則商夏之文質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為用連山以三十六策歸藏四十

五策周易四十九策蓋以人事代謝星紀推移代
一謝漸繁漸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而疑
諸乎彼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不在周易之前然歸
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隋開始出
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
書亦此類耳今人好奇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
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氏
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比之當時皆
晚出者也然其義理其文辭一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
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敘二易不敢遷指爲夏
商之書姑附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

連山歸藏之名　章俊卿

以連山歸藏爲伏羲黃帝之易者自杜子春之言始
以連山歸藏爲夏商之易者自鄭康成之言始夫所
謂連山者取山連不絕之義也所謂歸藏者取萬物
歸藏之義也故連山首艮艮爲山也歸藏首坤坤爲
地也因是卦以辨是名因是名以究是意亦猶周易
以乾爲首而有取於周普之義也然一連山也一歸
藏也子春以爲作於伏羲黃帝康成以爲作於夏商
二論矛盾將何折衷子春之言是耶歸藏何以曰黃
帝降二女又何以曰殷亡則歸藏非黃帝連山亦非
伏羲矣康成之言勝邪世諸行以曰連山歸藏並是
代號則連山歸藏亦不可謂之夏商矣愚嘗因是而
究其說蓋伏羲黃帝造其名夏商因之以作易其可
證者有三禮運曰吾得坤乾注之者曰得商陰陽之
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說者爲商之書則連山實
非夏易乎其可證者一也皇甫謐云夏因炎帝曰連
山殷因黃帝曰歸藏連山果爲伏羲南謐又安得
謂之因炎帝乎此可證者二也周正建子蓋得天統
故周易以乾爲首商正建丑蓋得地統故商易以坤

爲首夏正建寅蓋得人統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
故夏易以艮爲首是則三代之易皆取於三正三統
之說爲得爲伏羲黃帝乎此可證者三也證之以三
者之說子春之論有不攻而自破矣不然季江之序
元包何以曰夏連山殷歸藏乎雖然連山久亡歸藏
不行又未有如周易之爲得也

三墳辨　吳萊

三墳書近出僞書也世或傳大抵言伏羲本山墳而
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
乾無卦爻有卦象文辭而義陋與周官太卜所掌三

易與爲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爲易又首艮乎夫逃山爲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之初經歸藏非他易也坤乾是已又何析而爲二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唐始出今亡歸藏三卷晉薛貞註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世之說曰易古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

尚老連山歸藏古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或用八而尚少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先天之易也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illegible]吾伏羲之僞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五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而今三墳書獨不聞焉方孔子未刪書之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又能讀三墳五典矣太史公所謂搢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尚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

東漢以來說者所指三皇之號又不一劉恕乃謂古無三皇五帝而周官特出於漢儒之手耳此其書果何類乎嗚呼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叙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泌乃擬丹壺名山記呂梁碑及輶軒使者方言卻疑三墳書爲淺不可徵亦但差錯其世次改易其名號而已紀若何非括提合雒連通叙命之類乎姓若何非三姓六姓四姓二十一姓之類乎大率與路史合也泌又雜引春秋河洛圖緯及山海經等書亦已博矣然亦何異三墳之膚淺乎莆田

鄭樵且謂宋漢諸儒尚喜讖三墳書雖近出庸不猶愈於讖乎乃引柴森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亦不能掩其僞也嗚呼孔子歿天下言人人殊荀卿子激爲至言性出於聖人之僞李併諸書六藝之亡者一畀秦火而雜燒之又豈不以其僞之勝乎古人嘗有言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是則稽古而不究鴻荒摽鹿之世亦未爲不知學也哉

論子華子於古三墳八索　葉適

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通三

爲一雜之爲兩是名[illegible]而道流轉有輪樞之象水涵太乙之中精潤[illegible]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化百物行乎[illegible]之象其當成離下黑之象其當成坎坎離交行乎天中人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少少陽故冬至之日爍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滅火則上炎水則下注程子儒者而其言如此異哉然亦無以爲異者蓋古之言道三墳入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按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有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

至以爲意生之身親履其處又非推測之比矣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illegible]爲五行即程子所謂上炎下注者而風輪坎離之說舜禹所不道也又易言坎有孚維心亨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無所謂獨於中氣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者若三墳入索果以此爲易則伏羲神農之道豈必盡見然於後人哉蓋經籍乖異無所統一怪妄之所由起博物洽聞而不能正[illegible]後世學者幸六經之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無所變流可以日用而無疑矣柰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悲夫蓋孔子以盡究古人之異[illegible]其天地精微皆卦義所未言不學大[illegible]雜說附益混亂是以今學者紛紛今此太[illegible]以示人惟無目故不能見若有目而昧之可謂爲智乎

陰陽災歲

洪邁 隨筆後[illegible]

洪氏曰按律曆志六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言陽

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

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曆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止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一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並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凡六三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輙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必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摭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夬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后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頹雖光武建武之所存內無事然匈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皆

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成帝終於永康丁未冬靈繼之漢宦成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亂華此其源也東晉嵗尚南北分裂九縣飈回在所不論唐太宗貞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年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據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宋已煬僭立石晉開運遭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援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消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憯亂由宗之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於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嗣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衡運論 太乙運數　　胡翰 文衡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

乾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乾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恒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無妄

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illegible]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剥也頤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二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

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爲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爲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思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

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咸姤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押以變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殺陽相持之運陽之揮盡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以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而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㴱

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終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通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于篇

太乙九宮　南齊書

齊書曰案太乙九宮占漢高五年太乙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二年太一在五宮太一為帝天目為輔佐迫脇太乙是年安帝為桓玄所逼出宮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乙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為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乙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乙在六宮不利有為徐傅廢滎陽王七年太乙在八宮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乙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氐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在關不凶其年宋方明伐仇池剋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乙在二宮為大小

將掩擊之其年景和廢二年太乙在三宮先起至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乙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並伏誅四年太乙在七宮先起者客西北利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乙在七宮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事為上人廢蒼梧為客衣綠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乙在杜門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事為下人興代之應也

乾鑿度曰太乙以其數以行九宮按後漢張衡疏云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漢書注云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太乙北辰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子陰起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從坤宮又自此從震宮又自此從巽宮所從半矣還息中央之宮既又自此從乾宮又自此從兌宮又自此從艮宮又自此從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之星反子宮行起始坎終離故姚小彭云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也

六壬十二辰將貴空說　沈括筆談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為正月將戌曰天魁為二

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
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
月日躔陬訾之次二月日躔降婁之次也此以經緯躔次之也今
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
後方躔娵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
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
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
亦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
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
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足盡理若盡理言之

并月建亦須移易緣日今十二時昏刻已不當月建須
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
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
陽相符復合爲一說然須大改舊法事事釐正如東
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于斗南方朱鳥七宿當起于
牛終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于輿鬼北方玄
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
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
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
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
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
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
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爲枝幹故曰太衝
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建在子
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
神后此說殊無稽據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
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
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
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

一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
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
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
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則勝其先也太乙者太微
垣所在太乙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名斗杓第一星是也之剛
斗杓第一星謂之剛與斗杓相直太衝者日月出之門戶天
之衝也功曹者日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
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亡文武大
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
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
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
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
后太陰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右方謂未申酉戌亥
自子唯貴人相對其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斷五
星對則逆行避之與破富貴對貴人亦然貴有對者
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
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
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貞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玄理似可疑也

論太乙六壬諸法

太乙六壬遁甲禽演皆選擇時日之書也太乙一星
在紫微宮閶闔門中爲水天乙生水故曰太乙水爲
造化根柢故太乙六壬皆取義於水遁甲亦太乙也
禽演起虛日鼠虛亦水也

天上十二辰分野謂之天盤地上十二辰方位謂之
地盤天盤則隨時轉運地盤則一定不易以天盤之
子加於地盤之子則謂之伏吟以天盤之子加地盤
之午則謂之反吟也六壬用月將者日躔所在之辰
也斗建順指十二辰日逆行十二辰相會而成歲斗
柄指丑則日必躔子斗柄指寅則日必躔亥故子與
丑合寅與亥合推之六合皆然言日躔與斗柄相應
也以月將加時者謂太陽臨地盤子位則爲子時臨午
位則爲午時如正月日躔在亥用午時則是天盤
之亥加地盤之午也視日所加臨遂以其日所值支
干在天盤上者觀其加地盤何辰以起上克下克則
時之吉凶可知矣此六壬以日躔爲用也日躔則斗建亦在也

太乙奇門皆用九宮者一坎八艮三震四巽九離二
坤中五七兌六乾此洛書之數而後天之卦也九宮配
以九星蓋北斗與玄戈招搖而九也太乙歲計則三

年行一宮日計則三日行一宮月與時亦然遁甲以
六甲爲太乙六甲五日行一宮太乙時計與遁甲時
局冬至以後則自一宮順行九宮夏至以後則自九
宮逆行一宮蓋冬至日行自南而北爲順夏至日行
自北而南爲逆然此日行之順逆而以爲太乙行宮
之順逆豈太乙亦暗隨日行乎抑太乙在紫微垣萬
古不動非如日月五星然也而以爲逍遥九宮豈其
形本嘗動而氣有所行乎是皆未能窮其原也然而
太乙遁甲皆以太乙爲用則一也

或曰太乙貴使斗杓斗杓旋轉天盤冬至後斗自北

指南爲順夏至後斗自南指北爲逆是則太乙遁甲
不主日躔而主斗柄咸爲近之然日躔方自南而北
則斗柄自北而南日躔方自北而南則斗柄自南而
北此亦相逆而成歲月將順行逆行十二辰之爲逆
也[illegible]
陰陽家以太陽所臨諸殺不忌又曰順斗柄所擊者
勝故選時以不主日躔則主斗柄也
奇演以一宿直一日蓋起於曆家然未能窮其原也
其以日宿爲他人時爲主人蓋起於選本日爲客時
爲主人之意

斗柄

諸家隨斗柄所指擊之勝謂若斗柄指午則坐北向
南擊也獨遁甲內書以爲唐人所作其說殊異曰九
天所指即爲殺機對克之方即爲斗柄所指爲殺機
所在如斗柄指午則坐南向北擊是逆斗柄而取勝
也更考之〇取斗柄法以月將加時視月建所在即
是每時斗柄所指也

天乙貴人

司馬遷天官書曰天一星在紫微宮門外右星南天
帝之神交戰鬭知人吉凶也天一常背天門向地戶

凡天官十有二[illegible]常以甲戊庚日旦治大吉暮
治小吉乙巳日旦治[illegible]暮治傳送丙丁日旦治登
明暮治從魁[illegible]日旦理太乙暮理太冲六辛之日
旦理勝光暮理功曹

論貴人驛馬　五行精紀

天乙貴人神者十干之秀氣在紫微宮門外乃天皇
大帝其神爲最貴所至六害一切凶殺隱然而避
甲陽木也稟少陽之氣而生乎東至巳而陽用事畢矣
故藏於未而爲貴庚陽金也稟少陰之氣而生乎西
至亥而陰用事畢矣故藏於丑而爲貴戊陽土也冲

和中央播於四時中困之而萬物成則生成之理備
矣此陽木陽土陽金皆於卯申也丙丁之火盛夏則
其性至酷而害物惟息於酉藏於亥而豬雞所以宜
者和之以西北方之氣也壬癸之水寒久則其性至
嚴而殺物惟畜於卯潛於巳而蛇兔所以爲貴者和
之以東南方之氣也此水火不燃於死絕六辛陰金
執方而不能自化乙陰木巳陰土失類而無居故六
辛必假寅午戌之火乙巳必假申子辰之水土此陰
金不燃鬼盛陰木陰土蕃於財旺也如甲子人有戊
有庚得癸未乙丑遇二吉而帶卯也甲人遁見丁丑

辛未者火之乃三陽喜在印庫也乙人得戊申庚子生旺之土巳人得甲申丙子生旺之水此陰木陰土喜於財旺也丙丁得丁酉乙亥壬癸得乙卯癸巳水火不嫌死絶也六辛得丙寅戊午此陰金不嫌鬼盛得二者爲上一次之 陽求吏云 甲陽木戊陽土庚陽金皆喜土位而木者土之正位丑者土之安靜之地故以牛羊爲貴然細分之則甲尤喜未庚尤喜丑各歸其所也戊子戊寅戊午喜丑丑者火人胎養之鄉戊辰戊申戊戌喜未未者木之入庫土人生旺之位也乙者陰木也巳者陰土也陰土喜生旺陰木愛陽

水所以鼠猴爲貴然乙尤喜申申者木之絶鄉也巳尤喜子子者坤之正位也丙丁屬火墓在戌壬癸屬水水墓在辰辰戌爲魁罡之地貴人所以不臨故辛寄火貴於酉亥寄水貴於卯巳皆歸靜復之鄉六辛陰金喜陽火生旺之地故以馬虎爲貴雖然宜以納音互換推尋須比和則其貴爲福若丙寅火得丙則火至此死焉得爲貴哉 廣錄 天乙貴人者三命中最吉之神也若人遇之則榮功名早達官祿易進若更三命皆乘旺氣終登將相公卿之位大小運行年至此亦主遷官進財一切加臨至此皆爲吉兆 三命

指掌 所謂驛馬者乃五行有爲得用之氣强名也陰陽倚伏氣令循環猶令之置郵傳命迎來送往氣藏如驛氣動如馬耳 寅午戌火屬也水藏其中矣遇申位生水以發越之然後陽中陰動而化申子辰水屬也火藏其中矣遇寅位生火以圓融之然後陰中陽動而生 亥卯未木屬也金藏其中矣遇巳位生金以棄鑰之然後動者靜而斂者散 巳酉丑金屬也木藏其中矣遇亥位生木以數榮之然後斂者散而屈者伸 由是水火木金錯綜往來因時動靜內外相感互爲利用進則與時偕行退則與時偕極然

則昔之强名驛馬者皆此例也是特舉一隅而已苟以三隅反則理歸一揆不必執於寅午戌申子辰寅然後爲馬凡水中火騰火中水降陰陽交泰剛柔交通皆爲馬類也 玉霄寶鑑 古人謂當行更易變動奔衝往來之際爲驛馬然火局在申水局在寅金局在亥木局在巳何也蓋五行之氣當其相反處乃使衝激故火馬必在水長生處水馬必在火長生處木金亦然

支干數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

法自太極函三爲一故參一爲一子一陽生故成於
寅而備於申故自子至申其數九自丑至申其數八
自寅至申其數七自卯至申其數六自辰至申其數
五自巳至申其數四故女起壬申午一陰生成於申
而備於寅故自午至寅其數九自未至寅其數八自
申至寅其數七自酉至寅其數六自戌至寅其數五
自亥至寅其數四故男起丙寅甲巳之數九乙庚八
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注自甲至壬其數九自乙至
壬其數八自丙至壬其數七自丁至壬其數六自戊
至壬其數五乾天道順行以壬爲始自巳至丁其數

九自庚至丁其數八自辛至丁其數七自壬至丁其
數六自癸至丁其數五坤地道逆行以丁爲始愚按
世俗範數算法蓋本於此而不知其所以然觀此可
以見矣

論德刑害煞

德者得也皆主救危而濟難十干以陽德自處陰德
在陽十干德者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甲庚丙壬
戊甲庚丙壬戊十二支德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一十二支德
歲月日時假令正月乙丑日未時古闘爭用起傳送
加午一克下六乙日辰乙乘神后加神前四勾陳雀
庚則雀則闘爭遇午且扶救終無傷餘倣此

刑者戮也一曰正刑謂金木水火土之正刑也
二曰制御之刑謂十干之刑也三曰不還之刑謂十
二支刑也假奉值日金剛火強各守其方木落歸本
水流趨東也巳酉丑金之位刑在西方以金恃其剛
物莫與對八月陽氣從西而入因而挫之故金刑西
方也寅午戌火之位刑在南方以火恃其強五月陰
氣生於午因而挫之故火刑在南方也亥卯未木之
位係落覆根木恃其榮觀故陰氣之使彫也申子辰

水之位水性東流逝而不返其東爲之木地故水刑
東方言恃陰淫故陽刑之使不歸也上位在丙寄壬
四季以未爲正旺丑土爲冠帶梟在辰天刑在戌此
位上力最大天能刑之故天刑在戌也制御之刑者
謂十干也辰未爲日爲逆亂故加刑以制御之凡干
刑所加闘戰不出在其下甲刑申丁刑亥戊刑寅丙
刑子乙刑酉巳刑卯庚刑午辛刑巳壬刑戌癸刑未
不還之刑者謂十二支也義有三第一謂寅刑巳巳
刑申申刑寅爲無恩之刑言寅乘有維火不恤巳中
有維金故寅刑巳巳刑申又刻允巳中之維土不恤

申中之雜水故以刑其中性又以見其所生巳申之
土没刑寅故申又刑寅此謂無恩刑也第二未刑丑
丑又刑戌戌刑未此謂恃勢刑者言未恃長生而丑中
土之性冠帶故未刑丑丑又恃冠帶而欺戌土先被
火刑故丑往刑戌戌逆其怒自恃爲何首甲戌而刑
未癸未此謂爲恃勢之刑也第三謂子刑卯卯刑子
無禮之刑者言陽精生日陽氣在子而卯爲日門子
爲卯父與立無謙卑恭敬之禮是以子卯爲無禮之
刑也翼奉傳曰子爲貪狼卯爲陰賊王者以忌失之
辰午酉亥自刑者義見上也

害者妨也前刑殺之間酉戌相害者爲戌中死火害
酉旺金此以嫉妬相害者也申亥相害者各恃臨官
欲竟強此嫉才爭進相害者也子未相害者謂未以
王土害子王水此恃勢家相害者也丑午相害者謂
午以王火衰丑死金此官鬼相害者也辰卯相害者
謂卯以壯木衰辰死土此以少衰長相害也寅巳相
害者謂各恃臨官擅能而進相害者也凡占事遇六
害者各以本意決之

鬼者五行之精氣也謂十中皆有之十干鬼者甲乙
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申酉子亥寅卯午巳戌未十二
支鬼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辰卯申酉
亥子卯午巳寅未陰氣尤毒謂之然也
巳酉丑劫殺在寅寅中有陽火也
災殺在卯卯爲日門陰所入也
天殺在辰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申子辰劫殺巳巳中有陽土也
災殺在午言陰氣生于午
天殺在未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亥卯未劫殺在申申中有陰木也
災殺在酉酉爲日門陰所出也

天殺在戌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寅午戌劫殺在亥亥中有陰金也
災殺在子言陰氣生於子
天殺在丑四季陰氣能遊天上也
今神三殺者寅午戌亥卯未殺在酉子午卯酉殺在巳辰戌巳未殺在丑君占爲已者併宇宙朱者併者大凶者承眾招氣米免日支人米者大凶也
年月三殺申辰子年月殺在未亥卯未年月殺在戌
寅午戌年月殺在丑巳酉丑年月殺在辰凡三傳吉
將與殺併者事速凶殺與將併者尤凶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二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諸家二十 術數

命 韓愈

退之李虚中誌曰李虚中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退之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讙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

送許季升詩 楊廷秀

詩曰連珠合璧轉璇璣也被星家不見饒災曜元來怯椿杌福星不足背箕飄

珞琭子 通考後同

晁氏曰李獻臣云珞琭者取珞珞如玉琭琭如石之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其學以五行金木水火土

爲日辛壬癸甲用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義之類又釋哀服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甲子推知休咎否泰於其傳者也呂才稱起於司馬季主及王充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刑劫殺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也亦在才之前矣故精於其學者巧發奇中最多陳氏曰此書祿命家以爲本經其言鄙俚巷賣卜人所爲也

五星

晁氏曰秤星經三卷不著撰人以日月五星羅睺計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然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又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炁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推求惟炁孛無稽而術家

獨以爲効氏曰上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尤遲而
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星學　野錄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賛寧撰僧史十卷充史
館編修年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辰三命翁略六壬
遁甲俱無重貴之處詢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
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毋謂某生時方斷草
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營王門戶作避於茅簷
甚久沱洛撥捋御方去

論鎮星爲福　洪邁隨筆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有晝
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
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
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
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米均曰不吉木
土者德星不爲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
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
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
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
如此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

所係非民庶可得作耶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吳萊

古人星術之用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尙矣黄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畧
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猗精其術韓愈之言李虛
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
士蔿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

與之爲緯尙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與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故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夫之所覆
至於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繫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揚吳瀕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有定偶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在人北北斗實爲

帝居乎中央亦處人北蓋當北至幽州稱在之野十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漠水北十巳南逾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甚直東南十二國星既未可以縣論也日者象也行則有常月五星經象也行則無常故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巳月五星既無常行午南午北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羅把乎河漢內外諸星此人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稱其章以妖孛稱計都以鍾神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

或在大辰木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亦見氣祥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鍾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巳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彌乾實婆羅門僞士而曾士蔡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書矣夫以天地陰陽之氣散而庶人庶物受之皆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變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枯倏而旋乘忽而昕者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未乎嚴陵王公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家附之以名體性尤與滑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此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論三命五星所自　王應麟

王應麟云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聿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鼂氏謂冷州坡口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

之術其來尚矣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見支幹之有吉凶

鼂貞二公星命

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貞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笑知所謂先生曰予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大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祿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情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創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睹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于揲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迨及後世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傳一行桑道茂李虛中最精其中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氣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倡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總該曹士蔿皆本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

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又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羅神首尾頗行之七其小滑而已若其行皆若說爲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民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戶常明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往往晁公武謂爲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有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曰以甲子干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古人有云長平坑卒未必其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惑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

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經緯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而有常度而可以推測苟謂測其宿則吉呼其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矣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柰何金獨無

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自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亦詳矣然或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紀動靜不同故先王大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人者不可盡泥況古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紹乎人其分配十干十二辰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

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風氣有薄厚知長而貴富賤貧壽天夭者繫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衛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

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疏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復自任操刃而殺人承辟無赦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其間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言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

壽夫人道而已爾冂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皆談
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禁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
予罕言命

贈徐仲遠序　　劉虞臣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位之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邪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尼窮而

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邪福邪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月木火土金水之躔七曜運乎上而為形成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將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曰予而廢鹿解曰死巖嵬崖涸風動人參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命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欲與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論命術　　謝海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觸於書傳自立一家或

以五行支干或以三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世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眾悉坑死豈漢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無一章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吳總卿刊山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噫之且造物者惡待以甲乙數而究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吾與人同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悖理聞言不信即為孤神財不儉用即為耗宿豈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者韓王有一大

議降星按則有一大貴斷其小小升轉則星按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彝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彼五行亦惑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況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惡福謙以命此斷於一師後以糊口之道而特此術以度日欲失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轉為之惑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甚言命佳則必以爵為援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臨安中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衍寧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闢的者日以殺人為事耶老師歎服

祛疑

辯歲本說

胡汝嘉歲本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為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為來年首因先子蓮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前於春夏秋冬一歲之次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而應之曆象授時亦皆春而夏夏而冬豈可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而說者殊不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為夫子之言為正大每日夜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為子時到午方則為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為春之正月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為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為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為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為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曆者知之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焦氏易林　通考後同

晁氏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爻有唐徐王序所書往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横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絶相類當占之上者各有此等書耶

石林葉氏曰吾家有焦贛易林京房易傳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占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易太抵皆本之田何而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贛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即以其說託出孟氏其徒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辭

受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云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辨以爲田生絶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縱焦贛書出孟氏固謬矣如趙賓說箕子則以爲萁子者萬物方荄茲也云受於喜爲喜死名之則喜乃妄人而已

陳氏曰又名大易通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卦辭假出於經史其意稍通於神祇蓋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舊見沙隨程迥所記紹興新人以易林筮因事多奇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莆田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疑亦有援引古事其中亦多重復或諸卦數爻共一辭又可考也

京房易傳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兑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晁氏讀書志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

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變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謂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

八位而陰陽之埒者謂之幾陰陽雜乎所配而終不
脫乎本以貞求卦之位以隱賾於神明者謂之伏起
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
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
循卦升首測之分數從甲子於初坤建初一世之五
甲午於上入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
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游魂之世
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
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
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以占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
意遺乎占則錯縱其用唯變所適苟非彰往而察來
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校
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羅牧白生者不肯謂京房曰京
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爲
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爲一家之言則其源委
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出於漢書作易自商瞿至
田王孫皆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爲正孟喜
從王孫學好自稱名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
孫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
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爲當時所信況
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
但同皆京氏爲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
古謂別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曆
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算數十篇其言頗雜專主占筮
兩人莫知爲誰蓋爲受延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
卦氣直日爲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乃犯弘恭
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他經孔子
最所致意蓋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
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

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
瞿得之乎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
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又曰京房輩說數捉
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個人來
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個是好人不是好
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算得靜便算不得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
卷吳郡林太守陸績注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
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

什自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以游魂歸魂
納甲之說皆出京氏見京近皆爲京氏學者用其傳
爲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
曆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壬遁出於易　宋濂

宋咸駁京郎關朗輩假易以行壬遁卜祝陰陽術數
之學聖人之旨無有焉何如以是卦直月以是爻直
是日何不起他卦而獨起中孚朱子發辨之曰頤逆
王傳易緯消息之卦不可非也六壬參時日而得易
之坎離遁甲分九宮而得易之河圖皆得易之一端

而不能盡又諸儒假壬遁言易以罷天下不知壬遁
實出於易而言易者亦何假夫壬遁哉聖人推陰陽
消息之理以明得失存亡之象成信剛柔進退而不
信消息易緯之學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

論京氏易變卦　胡一桂

愚按京氏所定變法八純卦只各變得五卦至於游
魂卦已是所變第五卦第四爻所變歸魂卦又是游
魂卦下體三爻連變所得者則是六十四卦內八純
卦所不能變者皆歸凡六十卦而八游卦必自各八
卦內第六卦第四爻來八歸卦亦必自八遊卦內卦
來而入宮卦亦不□□變矣至於第五卦則純卦
爻初未嘗不變但只能變本宮遊歸上爻而純
卦自上爻外他爻亦未嘗不能變本宮遊歸而遊歸
二卦亦不必從其卦牙也但得卦後其卦屬其宮幾
世其卦屬其宮遊歸則不可易爾房雖不能制卦之
不變卦雖能盡變亦不能不受制於房房雖自是一
法終是吾聖人之法廣大周徧如天之不可及也

世應例

平菴項氏曰京氏易法只用八卦爲本得本卦者皆
以上爲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爲世爻亦因下體

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爲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
之爻爲世世之對爲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
也皆自八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爲某爻之所變耳如
乾本卦上九爲世九三爲應乾初變姤爲一世卦初
六爲世九四爲應再變遯爲二世卦六二爲世九五
爲應三變否爲三世卦六三爲世上九爲應四變觀
爲四世卦六四爲世初六爲應五變剝爲五世卦六
五爲世六二爲應剝之四復變爲晉謂之遊魂卦九
四爲世初六爲應（晉謂九四乾之本今在下卦故曰遊魂）晉下卦皆變
爲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爲世上九爲應

爲震下體反乾本卦又在內卦故曰歸魂餘放此

論卦氣直日之非

易象辨疑曰京房直日之說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以六十卦分主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卦得六日七分此其爲算固明且悉矣然以坎離震兌之與乾坤諸卦一也坎離震兌主二十四氣而乾坤諸卦止六日七分何耶合六十卦爲日三百六十五四分之一附之一歲則有餘而加之閏則不足若之何其主一歲耶一歲之中益以餘閏初無常將而卦之所主則有定日又烏能候寒溫耶且使夫六十四卦

所配之日皆惟我之所分則何獨六日七分而後可吾將合六十四卦而以一歲三百五十四日均之則一卦直五日四十二分五釐亦可也吾將損四正而用六十卦以當三百五十四日則卦直五日七十二分亦可也不然惟用八卦以當三百五十四日則卦直四十四日二十分又誰曰不可凡其取多寡惟我之所制則人皆可爲矣何取乎經此房之罪也是以司馬溫公又以爲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而後之學者又各以己見數而爲圖配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律六十甲子二十八宿所行之度數其

下而分綴之詳釋其義與其所隸之卦初無毫釐相屬此豈六十四卦之於七十二候六十律六十甲子二十八宿曾不見是理哉去取多寡隨已分綴必欲其縶之某則不可也凡其所爲自房始或曰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溫各有效驗則何可斥曰非也天下之小術雜閲擇日時算布五行祭卉抽脈以至棋賀邪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爲說蓋天下之物無有不麗於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爲精深所以惑斯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適其術也而非易也而不知房之所託也嗚呼房之

是非亦曉然可見東都無易學白虎諸儒取其說以著易緯而唐孔穎達疏復之七日來復以爲六日七分之數謬誤相承以至今也

論卦氣起中孚之非

京房楊雄皆以卦配氣候謂之卦氣同是卦也同是氣候也宜其所配有不可得而異者然房以六十卦配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雄則以六十四卦配之去取之異何也房以兌應大雪而雄以坎房以兌應秋分而雄以震命候之異何也房以坎離震兌各主日九十而雄於四卦卦得四日有半房以六十

卦主六日七分而雄亦以四日有半處之多寡之異何也雄之太元以二贊配一晝一夜凡一首九贊爲四日有半有以一首准一卦則得四日半矣而又以二首準一卦則是卦又得九日也推之以卦配日又自爲異如此何也豈卦爲不用則陰陽之消有非人所能移者而曾擬以後推乎子之所私作耶抑有道者徵之其爲謬妄求及不可令終可知也然亦求之子之所同者惟以卦氣起於中孚則一耳然卦氣不自他卦始而獨起於中孚不知何義復以一陽初生謂之冬至之候猶有說也屯以一陽震動於坎離之中

謂之冬至之候猶有說也至於中孚以兌巽爲卦而謂之冬至則無一說而可太元以中準中孚其辭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然則中孚者信也夫以中孚爲信陽氣必應於此則是取其義而不取其氣也不取其氣而取其孚信之義則謂之起於無妄可也何必中孚推之太玄乃亦效之以首擬卦豈以首與日皆卦是氣而後擬之也以中擬中孚以養擬頤以疑擬乾以見擬觀以止擬艮以鄰擬蹇不過以其字之同義而取之是知其所謂起中孚者亦取其信也其於所隸之節氣何所取哉使雄獨以太初

曆起於中起於冬至起於牛之一度則猶可也而以以爲起中孚嘗見宋咸著論言卦氣起中孚非聖人之旨而朱氏難咸曰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起於冬至以曆言之曰始於牽牛以日言之晝始於夜半以人言之慮始於心思咸謂何必起於他卦甚不知者也初謂朱氏言人之慮始於心思故起於中孚使中孚取心思之義則起於咸可也何必起於中孚而後可朱氏又言歲始於冬至曆始於牽牛日始於夜半故必始於十一月夫律曆始於十一月是矣而以中孚爲十一月卦爲何義不此之解而欲以

折咸殆不可也使咸之說得行房與雄之言皆可寢矣

陰陽老少

沈括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陰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

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兑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極少陽盈極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三

諸家二十一　術數

皇極經世書内篇　邵雍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

物之成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
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
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
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
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
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
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
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
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
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

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
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
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
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
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
而化者木之體也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
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
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
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

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
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
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
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
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
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
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
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能靈於
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
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

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
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
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
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
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
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
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
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
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
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

物之至者也人之至者人之至者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

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

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

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爲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觀

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
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
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
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
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
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
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
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
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
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

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
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
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
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
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
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修夫意者
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
之謂也修夫數者五伯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
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
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

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
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
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
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
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
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
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三皇
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
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

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
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
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
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
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
斯之謂歟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皇
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
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
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

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己無己有之也若己無己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

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

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夫意也者盡

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之五

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
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
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
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
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
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
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
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
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
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

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
是而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
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
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
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乎晝夜之道
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斷千古之前
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
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
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
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

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
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
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
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
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
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
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
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
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
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

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
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
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
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
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
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
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

[illegible]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合動靜將烏乎乎夫一動一靜者天之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

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萬千年時之未來亦億萬千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匹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

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

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失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不[illegible][illegible]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仲尼脩經周
平之[illegible]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于魯
隱公[illegible]下未濟卦[illegible]非知仲尼者孰爲仲尼者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
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
是犬戎得以倂中國周之諸侯[illegible]獨晉能攘去戎
狄從王東都洛邑用存[illegible]因爲天下伯者之倡邢邑
圭瓚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
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平行則後世安知

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
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
衰也秦因是敢滅周斯愛禮之[illegible]信不誣矣齊景公
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illegible]是時也諸侯僭天子[illegible]陳氏僭命祿
去公室[illegible]出私門景公自不能[illegible]天子欲其臣
下令已不亦難乎厥後齊[illegible]田氏所移矣齊之
有田氏若晉之有[illegible]伯[illegible]魏
之于晉也既有其功又分其地[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其國

田氏之[illegible]齊也既得其[illegible]又專其政既弒其君又移
其[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能所乎[illegible]之成[illegible]不忍乎傳稱
[illegible]諸侯也[illegible]社天下者[illegible]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
[illegible]矣及楚與中國[illegible]始進爵爲子其
[illegible]也不亦宜乎夫以[illegible]人亦以力勝之矣
[illegible]破越而有楚[illegible]破楚又有驕矜之志貪
婪攻取不顧德義[illegible]以與狄爲[illegible]遂復爲
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
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滅特
強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

師也宋之爲伯也前尚而力甲者乎既不復[illegible]會不
藉力[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中[illegible]居其後其[illegible]伯也不
亦難乎周[illegible]同姓諸侯而[illegible]求世者[illegible]有燕在[illegible]燕
處北陲之地其中原諸[illegible]不[illegible]趙[illegible]楚[illegible]利
刃爭虛名則足以[illegible]秦[illegible]虎狼
亦未易加[illegible]下五六代後[illegible]可知也中原
之地方[illegible]里古不加多[illegible]不[illegible]少然而有[illegible]長
許短[illegible]大[illegible]小者攻守[illegible]三代而降漢唐
爲盛秦界[illegible]周漢之[illegible]公中[illegible]孝公
終[illegible]始[illegible]地[illegible]成[illegible]其[illegible]于內

血流天下奈以四海更其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下
昔者同生而語也其所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
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也其不亦
遠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
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
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
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
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
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
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

于善惡而已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
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
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
也以功王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
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
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
聖非出於一途哉。人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
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
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
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

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
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故
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
盛未有如商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
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
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
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
性也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下天
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
吁利害叢于中而矇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

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
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
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易曰坎有
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
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其名過實者有之
矣[illegible]人力有不及者矣伊
尹行[illegible]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
乎則天下[illegible]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
者乎[illegible]則天
下之事亦[illegible]人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

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徙上[illegible]
而行[illegible]群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
不能使人無疑[illegible]能處疑者也周公既總己當任重之
地[illegible]使[illegible]之[illegible]曰不考[illegible]則天下之事去矣
又安能[illegible]成終始之大[illegible]匪
人[illegible]其安[illegible]何[illegible]矣又安
有[illegible]曰豫大有得勿疑[illegible]近之[illegible]夫
[illegible]則人必尚行也[illegible]人必尚言也
[illegible]之風行焉尚[illegible]之風行焉天下
乎[illegible]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

荊川稗編　卷之[illegible]　大一

[illegible]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illegible]尚行
[illegible]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
入[illegible]相去一何遠[illegible]知足即足知足之
于[illegible]不[illegible]行之于身行[illegible]心[illegible]之
于[illegible]人得而聞之行[illegible]人得而見之[illegible]于心
[illegible]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illegible]則乎是
知無[illegible]不若無[illegible]不若[illegible]
心無[illegible]無[illegible]過易[illegible]心
[illegible]何[illegible]安[illegible]人而與之[illegible]是
[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謂其[illegible]于心

者也[illegible]矣又[illegible]也武[illegible]
也又[illegible]桓公[illegible]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illegible]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
之[illegible]夫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
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
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illegible]比桓則不
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illegible]漢
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
酷且比雖[illegible]劉[illegible]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
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

荊川稗編　卷之[illegible]　大[illegible]

之多未有如秦之[illegible]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
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況以
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illegible]也求為[illegible]而不
能得漢劉季[illegible]人也[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匹
天相去有間矣然而有[illegible]而代[illegible]謂[illegible]之利害
有所懸之[illegible]天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禍
無道[illegible]有道[illegible]之[illegible]謂
其[illegible]無道而[illegible]有道也[illegible]然
而有[illegible]而代之[illegible]以天下之[illegible]有所懸之
耳[illegible]不能不[illegible]矣[illegible]

且其爲光矣能爲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宋之
臣□武既盡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
難乎上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
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而□□□天下事□□□之
又何□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死奚死其行正
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行生于正與其生于
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者之□□□死而可
惜其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
塞責其生固可愛其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
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

而生者非漢之□侯□□宋公而何彼斯二人則漢
唐之□□或幾乎移矣□□□□□□死□大虛生虛
死若□之□□□□智者不由乎其間矣仲尼曰善
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
至于極治必三變矣□□□□法三□五伯之法無生
有一變至于王矣□□變至于□矣□變至于□
矣長十生也非自何而何是知□□□之世如□□□
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
□如炎燠如世如秋淒□□□□□□□□
有天人之□□□□詩□□□八之□□天□不

之□成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
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
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
而形人由道而行天也人物也其□由道一也
天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
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
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
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
然乎曰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

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婦行婦事君子行君子
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
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
行婦事婦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
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
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
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
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
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
而亡況其不盛于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

皷[illegible]人道盛於中國之道盛天下也
又[illegible]消君子道盛小人之[illegible]夷
狄[illegible]道[illegible]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
子[illegible]小人多邪[illegible]人知陽一而陰二乎
內[illegible]而生況其[illegible]乎人者物之至者也物
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道而生又況人生于物者
乎[illegible]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以日經天
之[illegible]月經天之會是經天之運以辰經天之世以日經
日[illegible]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
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

觀物篇[illegible]卷之[illegible] 五

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
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
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
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illegible]以星經
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
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illegible]世之
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illegible]以辰經
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illegible]元之
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illegible]會
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illegible]一百二十會之世五

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illegible]百六十運之會四
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
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
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illegible]千四百元之元以
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
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
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
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
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

觀物篇 卷之十三 三

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
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
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
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
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
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
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
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
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
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illegible]以

五伯功之首也。伯以功行以力行乎？[illegible]有消長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illegible]萬世之聖[illegible]世之經[illegible]而輕言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吾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

二。[illegible]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illegible]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illegible]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illegible]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illegible]日[illegible]夜者[illegible]水火土石[illegible]雨風[illegible]之性寒[illegible]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illegible]之體，雨化[illegible]之走，風化[illegible]化性情形體之本[illegible]者

本乎人者也，本乎[illegible]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
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
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
人之謂也。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
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
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
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
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
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
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

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
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
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
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
也，辰辰物者草草也。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
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
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
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
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
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
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
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
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
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
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飛飛物者性性也，飛
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
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
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
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

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
者體體也。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
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
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
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
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
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飛飛之物
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
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
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

走之一物有之之下大木之物有之之有大有之之物有之之下
草飛之之有下之一草走之物千之之上草木之之有千之之
有草草之物下之下上上之民一之一之上農之民一
之工上工之民一之百上商之民一之一之下工之民
下之下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
民上之千工上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
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上之民千之一商
農之民千之上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
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

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
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
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
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一之民當兆民一
十之民當億民一百之民當萬民一千之民當千民
十一之民當億民十十之民當萬民十百之民當千
民十千之民當百民百一之民當萬民百十之民當
千民百百之民當百民百千之民當十民千一之民
當千民千十之民當百民千百之民當十民千千之
民當一民為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為

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為千千之物能
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為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
細民而何因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
之道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
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
踐跡為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
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

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
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
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
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
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
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
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
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
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
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

合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
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
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
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
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
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
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
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
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而千萬世之
天下[illegible]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illegible]

胡一桂易傳

[illegible]所作也今畧述
[illegible]以見作用之大吉若
[illegible]來之[illegible]何能[illegible]於其[illegible]
[illegible]伯後[illegible]
[illegible]云

經世六十四卦圓圖說

康節先天之學尚象而不尚辭[illegible]
圖蓋有圓八卦交爲十二[illegible]
位可以太極圖既濟[illegible]

圖以寓其無一字言其所以然蓋欲示不言之教如
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illegible]只
本之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圓圖之圓剛
象天[illegible]於天中是[illegible]陰陽相
[illegible]
居右爲[illegible]
方圓而[illegible]
卦自[illegible]西北而
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
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
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
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斜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
濟咸否行東北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
生物也又合[illegible]方圖乾處[illegible]位謂之天
門是天氣下[illegible]位謂之[illegible]是
地氣上騰也[illegible]也方
圖泰處[illegible]中位謂
之人路也[illegible]人交天地交[illegible]生不息
所以[illegible]陰陽各從其類也大圓
圖[illegible]方圖[illegible]物之[illegible]物

皆資血氣非質則無所因盡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
其節綱經世皆天[illegible]其作用大略如此

經世要旨　[illegible]

先天之學本來只是先天六十四卦大橫圖一一八
八[illegible]橫[illegible]以列一一八八花數之所由
見卦之[illegible]之形影[illegible]是取橫圖復至乾三
十二卦自[illegible]以至[illegible]取姤至坤三十二卦自
南歷西以終于北以應天之運而天根月窟自然之
理不假作為莫不作對待而圓圖立矣取橫圖乾一
宮之八卦自乾至泰橫布於圓圖之內而兌二宮之

八卦自履至臨加布於乾宮八卦之上餘六卦以次
[illegible]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否泰陰陽之交居于東
[illegible]以應地之方橫斜曲直之妙理無窮而方圖
[illegible]矣若夫圓圖之發用則以乾兌離震三十二卦為
陽為在天日月星辰之四象為元會運世之大四象
兌離一宮為陽中陰分乾一宮為陽中陽又分天之
之陰陽太少坤艮坎巽三十二卦為陰為在地水火
土石之四象為歲月日時之小四象巽坎為陰中陽
艮坤為陰中陰又分地道之柔剛太少其數則自一一
二二以至八八並以十二三十累因而為分秒之數

[illegible]草木等經綸數[illegible]
夫方圖之取用則分為四片西北十六陽卦為天卦
而乾主之東南十六陰卦為地卦而坤主之否泰所
主元會運世凡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皆有當時[illegible]之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卦須[illegible]方圖天地卦分位圓在右[illegible]以年[illegible]
[illegible]後大四象掛一之卦以宗
分數[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徵[illegible]按[illegible]一本[illegible]可見也[illegible]以

北所得之卦[illegible]於卦而資於圓圖以察理[illegible]而
圓圖陰卦[illegible]主動植之物[illegible]律[illegible]音數
合[illegible]天[illegible]右橫[illegible]卦致大小四象
而[illegible]分秒之數[illegible]亦[illegible]
以觀[illegible]
[illegible]
之類[illegible]古今治[illegible]以推步而植事
物則隨時取[illegible]以求卦而占測也
古[illegible]天[illegible]一[illegible]紀皆循[illegible]經緯經緯[illegible]觀天
之[illegible]以元經會者循以十二會為[illegible]三百六十運

以下爲經觀地之數以會經運者猶以一百五十運爲經而以二千九百八十四以下爲緯觀人之數以運經世者猶以一百二十世爲緯而以二千六百年爲緯 [illegible] 以下而百世不可推也 [illegible] 存而推故惟以經世人事 [illegible] 日時之下分秒太細故以四象戒律呂聲音之變而悉歸之方圓矣蓋方圓二圖錯綜而用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也 [illegible] 以河圖天五地六二中以立數取圓圖大小 [illegible] 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凡日

觀物篇 [illegible] 二十四

月星辰 [illegible] 水火土石之化律呂聲音之實數同歸于此以此一萬七千二十四自乘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爲動植通數而用之以取卦一卦二百五十六者也 [illegible]

六十四卦 [illegible]

之元 [illegible] 故運世與年各用卦一全卦之辰而 [illegible] 分於方圓天地卦圓圖大小四象而後分秒之數猶循矣元分留一元之年一

會癸運丙世甲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是謂大小四象

皇極經世以六十四卦四之爲二百五十六卦一千五百三十六爻分直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每一氣直分四爻 [illegible] 二十四氣共九十六爻其餘 [illegible] 以五行生旺休囚定其休咎爲一歲如此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歲月日時 [illegible] 推之謂之加一倍法 [illegible] 過其理不過如此 [illegible] 在祝氏於中以爲物之通數而 [illegible] 不知果是否也

觀物外篇 [illegible] 卷之下

[illegible] 洪範故艮震巽離坤兌爲序以兌一宮爲

劉 [illegible]

洪範皇極內篇序

蔡沈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一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

數[illegible]也[illegible]矣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
洞極用[illegible]用圖[illegible]作也而學[illegible]然之
數莊晦飪[illegible]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
以生者數也[illegible]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
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
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
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
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
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
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

徵兆微顯闡幽錯綜彼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
所[illegible]妙歲月侵[illegible]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
其粟有益於世教[illegible]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
而玩者理也余所[illegible]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
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蓍卦辨疑序　通考

陳氏曰郭雍撰自序畧言學者相傳謂九爲老陽七
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及觀乾爻[illegible]九坤爻稱
六則九六爲陰陽無疑也而六子[illegible]九六不言
七八則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illegible]
爻得三十六坤爻得二十四是專以老陰老陽[illegible]
又考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
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
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
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無
所見[illegible]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
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
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陰老陽之

中如是則七九皆爲陽六八皆爲陰其畫爲奇爲耦
皆同[illegible]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史之
家[illegible]取[illegible]從[illegible]設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
之道已不同矣[illegible]爲陽六八爲陰[illegible]陰陽各
有二道[illegible]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illegible]道也以聖人不切載之繫辭後
世紛紛[illegible]至有大失聖人之意者大率多士
卜史之[illegible]不知所謂策數遂妄爲臆說也
朱子語録曰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
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槩[illegible]得

是[illegible]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爲奇扐者歸其餘扐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爲奇而以揲之餘爲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爲策數以爲聖賢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illegible]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爲卦又曰龜爲卜筮爲[illegible]之數[illegible]之策也只是胡亂說策字或問[illegible]則[illegible]扐[illegible]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illegible]爲扐第二第三揲不掛[illegible]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其已前[illegible]真个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理掛者掛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以錢代蓍　儲泳祛疑

筮易以蓍占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陰無字者爲陽故兩背爲拆二畫也兩字爲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爲錢之有字[illegible]背凡物向背[illegible]爲陰[illegible]而用之故兆[illegible]字者[illegible]古者[illegible]陰成[illegible]如鏡陰之有文[illegible]也一以爲陽不知熟是大抵必以[illegible]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爲三彈九九各[illegible]面各刻[illegible]畫三面刻二畫既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illegible]各六面十有八變[illegible]一面爲三乾之九也三面爲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illegible]此三天兩地之說也[illegible]也三九皆二[illegible]陰數也[illegible]少陽數也[illegible]少陰數也所用[illegible]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成六子之象也九象大極之一也三三爲[illegible]爲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illegible]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之數而

爲[illegible]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illegible]故五[illegible]用參以四十五大衍之數五十[illegible]一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陰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illegible]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錯綜[illegible]也[illegible]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無錢[illegible]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illegible]其法與[illegible]用

[illegible]揲法

潛虛之[illegible]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
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
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
其次命圖[illegible]凡六圖[illegible]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
變圖解圖[illegible]氣圖所謂原即天一地六之
水所謂熒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即天三地
八之木所謂卝即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即天
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
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
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宗中宮戊巳之功此潛

虛五十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之[illegible]即如今
人布算之[illegible]潛虛之行即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即
如卦有六爻變有[illegible]辭即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
乘八則為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為百行而止
五十五行[illegible]以為潛虛也五十五者天地自然之
數以氣圖觀之原一熒二本三卝四基五委六焱七
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
之下從左而[illegible]推一等止於一二等止於二三等止
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
於七八等止於八九等止於九十等止於十[illegible]自然

為五十五數[illegible]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illegible]其次降
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
於純終於配尤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於名
圖所以見五十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
行命圖所以[illegible]吉凶臧否平之五[illegible]五十五行之
中每行七變[illegible]除齊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illegible]三百
六十四變元當一變餘則奇分之為三百六十五變
有奇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度
天軌可以協歲紀此則潛虛之大[illegible]也然[illegible]不盡
意學者但觀圖上之言而未嘗布著執策以試其周

流變動之處則不過言潛虛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已是豈足
以知潛虛哉董[illegible]有古學者有[illegible]尚不能明易如
玄何令人於周易家有[illegible]幼諳其文尚罕能留意
揲法況潛虛揲著[illegible]試以七十五著揲其法揲之
然後知其虛雖虛其半未嘗不兼用其半正如人在
平地仰而觀大二十八宿之周流[illegible]只見其半潛
虛之[illegible]虛半似之及觀[illegible]夜之間[illegible]動[illegible]者而皆
見然而[illegible]見潛虛兩[illegible]及對似之朱文公[illegible]文
圖後有凡例[illegible]十六字[illegible]圖組[illegible]曰十
二字[illegible]六字以見古法之變凡例一十六字其辭曰

行王[illegible]吉相者咸休者平因者否死者凶左爲主右
爲客客爲主行此以主客先後分陰陽而本卦所屬
之五行常因古體以起義也記占四十二字六六字
其[illegible]作[illegible]中[illegible]日加巳筮先基後冢得蒲
占得[illegible]已得火火生土先基後冢城注
曰其幽[illegible]變亡凶注曰其幽吉此卽溫公自
以潛虛筮之又自記其占法如此愚按咸陽在丁曰
彊圉歲名在酉曰作噩月在子曰[illegible]作噩甲
午日加巳考其時日蓋司馬公當元祐二年丁酉十
二月二十一日甲午巳時所占也筮先基後冢得蒲

蓋初揲時除九著不用之外以七十著信手平分左
手得一十[illegible]又除掛一之外以十揲之餘四著通
掛一爲五第[illegible]揲得左基揲併合前著平分右手得
三十著亦除掛一以十揲之餘九著通掛一爲十故
第二揲行右冢蒲之爲行也基左冢右左主右客先
基後冢卽[illegible]爲陰陽則置右揲左又併合前
著再分爲左右置右不揲而揲其左以七揲之正餘
七著曰初[illegible]上爲七故曰占得上含蒲行土其七全
物與上本在不占之例而用本日所占如世俗占易
六爻皆靜則以所直日時與卦神生克斷之溫公記

此[illegible]不變無占者可以爲例已火生土初中變成而
火金相忌其本則凶注文又明吉凶成否有顯幽
之異用凡此皆圖之所未及而朱文公所謂見占法
之變者頗有此[illegible]記占四十二字一則見巳火之宜
於土者[illegible]於金[illegible]後學知時與卦生克之例矣
二則見蒲之上金於木行無占而以本時爲占使後
學知初與上不占之例矣三則見左右之有先後吉
凶之有幽顯使後學知虛行互出而反對之卦亦潛
伏於其中矣何以言之潛虛之彙數自其十純數也
其九十交數也所謂十純者元純一裒純二客純三

徒純四齊純五造純六考純七蒲純八又純九積純
十潛虛之十純如易卦之八純然易卦自八純之外
皆有反對潛虛則虛十而無復反對於交數九十之
中用者四十五不用者亦四十五假如左原右委其
名曰昧卽左委右原若不用或問左原右委在所取
則左委右原何故不取當知掛揲之時亦有先委後
原者又如左焱右焱其名曰[illegible]卽左焱右[illegible]若不用
或問左焱右焱在所用則左焱右焱[illegible]而豈知
有筮之時亦有先焱後焱者若謂溫公[illegible]之卦
[illegible]不用則毋乃以己意取舍附會不合於五十五

數哉潛虛出於河圖揲法本與周易同其所以異者非求異也易有重卦布在六十四位而潛虛者虛四十五位以圖觀之則但見其半備於揲蓍之時先後互觀幽顯相形情狀畢露故揲蓍比周易稍稍損益其法而用之周易之蓍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之蓍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蓍平分之後先取右一蓍掛於左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平分之後取左一蓍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平之意分於定名之餘斂蓍復揲

取陰取陽也故於虛其七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與得二十有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由定也又曰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也十揲之時有陰有陽則七揲者亂此爲去就也又曰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生純別爲孫例所以見交卦之虛者不相重也又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臧否得失吉凶臧否在命圖者亦只說得一半而虛其半以俟占者自識之也此乃揚子雲夜則陰晝則陽之法用之於潛虛尤宜大抵虛其半而不用[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中本宮不成其用又故謂之潛潛虛不能擬易深玄崇節深矣

論卦變[illegible]　沈括

江有八卦乾坤[illegible]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

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託唐之命猶有此變卦之說未知此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驚曰夬何處得此法今不得過一異人授此數今只往往古書遺跡傳之然而皆臨難不能盡得其術因卻部班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遣此非世人得用也予聞其言怪然復見其說不欲深詰之今夬已纏个嗟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諸家二十二 術數

范氏莛篿卜法序　吳萊 淵穎

莛篿卜法者本楚俗而小術也自楚語原始稱有莛篿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旨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何得草木枝物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扐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禍福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機者乎蓋昔越相范蠡嘗與大夫種事濮

王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悉道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氣筴繇決之數治國臨政莫敢數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矣何蠡種之能行其說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太乙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句踐奈吳吳將伐越蠡占則曰王聞吾將日加戊時加卯功曹為勝吳已在行勝先是謂昨賊其日用又助之兵不利而有傷乎予曾誅不果赦及越王句踐滅吳越王治吳而蠡大種占則曰王勿追蠡遂大吁嗟哉六陽之其後入天一前

騰神非是謂玄武天空無有上者言則死覩則狂已之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排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句踐之退臨明堂采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既有不合卅指為平紀五門物木者所謂五門若果何術也吳竣春秋諸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季類以天文讖緯九宮八卦占候之書為內學而曄亦以其說勒入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若蠡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為天日計神孤單閉杜奄遁闔格制客主別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蠡而行之莛篿之

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陽節剛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忠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氣絡進退以為常見當但古之善用兵者為然哉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云為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五行之所發見以天地之霧變鬼神之幽隱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識有不容揜其偽若雖微端氣正衰旋式布其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況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清予與天同運發號施令予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莛篿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

予天人之道者哉雖然技止紂伐之陰謀詭術苟他無所設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術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然必也且設有金銀寶貨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事以是定亞必之說彼越氏之所欲報矚而感激者則旋殘焉是故今人恆人家所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必天地之氣運與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偏為枯骨者為朽幹猶不必泥况甚筭之細者哉予且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矣

軌革卦影

宋　類苑

李琪太尉罷鄆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琪嘗命蜀人費孝先作軌革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持弓矢一卧丘上帝又畫太尉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林驛始琪止二子侍行二子守官于外聞琪病甚疾來至之翌日琪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唐坰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坰語人曰青衣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坰旦抗疏以彈荊公又乞留班頗詆于殿陛上怒降坰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坰數日射落之鷄乃我也

有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辭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術士李恭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卦影頗有驗今丞相項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座龍圖綠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謝石拆字

洪邁　夷堅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顯配遂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補承信郎因以求相者其門如市有

朝士妻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大詩問石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曰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卅下爲一字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成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曰然但此皆非所問者賤室以懷妊過月憂而問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有一事涉奇怪欲不言則公所問正決此事可皆言否朝士請其說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蟲則不能爲害石亦有藥可爲公驗之朝士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中都人皆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靈棋經 通考

通考載靈棋經一卷晁氏曰漢東方朔撰又曰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叙師來子以爲黃石公書託謂以授良者耶按南史載客從南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盌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百二十卦

晉襄城道人常法和所傳靈棋經或謂其先張子房受於黃石公而東方朔得之以爲占兆者也自淮南八公以後秘而不得傳至晉太康中始有表黃皮老翁以竹筒盛此經授之法和其法以十二棋刻一面上中下各刻四棋一擲計其所得一二三四之數一爲陽二爲陰三爲重陽四爲重陰以上中下分天地人三位猶易三爻而成卦也或有上中而無下或有中下而無上或有上下而無中或止一位或漫而無字凡一百二十五卦雖以陰陽位次推斷吉凶而卦立別名仿爲一術蓋擬太玄而誠尤淺陋者也然在南史已載經中客從南來遺我良才寶貨珠璣金盌玉盃之繇則此經行晉得來信矣宋藝文志五行類有靈棊經一卷其即唐志東方朔之占書乎故晁氏曰東方朔撰晉顏幼明宋何承天註唐李遠叙今觀其繇皆鄙俚類非晉宋以前有道者文字其必漢魏之季五行家所作而依託東方氏以爲重歟顏何之註亦無取爲若李遠之叙意亦偶因一時靈驗而發

耳觀元儒胡一桂著翼傳外篇歷叙諸家卜筮之書自太玄以下洞林皇極元包潛虛之類無不論述而獨不及此經得非以其無關於大道而不足錄耶

靈棊經解序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棊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故作靈棊以象之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烏能為靈棊之辭也哉靈棊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以一為少陽二為少陰三為老陽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與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乾曰馬曰龍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火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棊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雜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言昔人以為黃石公之授張子房則傳無

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龜策傳

司馬遷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雍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使者問豫且即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遂留見龜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

為無德矣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
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今
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龜不妄至福不徒來禍之至也人
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
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為聖人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
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
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
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
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
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
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
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
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

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
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
余何貴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
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
於即且（即且似蝗大腹食蛇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
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
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

龜卜之法

儲泳祛疑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叙稽疑

之時太史有龜筴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世莫
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
食墨不食墨之說未明焉太史公分四兆而定吉凶
以橫正安測龜其身以肣開俛仰觀其首足而兩蒙
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靜首足胕
五而已小得大遺莫詳其奧然其說亦復有二焉一
兆列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
以日辰為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
而次戊己庚辛居戊己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
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

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財爻金克木也以丙丁爲官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巳鄉爲財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尤爲合理而又有二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嚮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龜經

甲乙（金兆）正形云甲乙象一頭高身旺足管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拘鄉其拘處是動詳其爻占斷以吉凶

丙丁（火兆）正形云丙丁象丁頭足齊平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拘鄉其拘處是動詳以爻占斷以吉凶

腰金甲乙（木兆）正形云頭平身直旺足骨如鵝有擭月之狀是爲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拘鄉其拘處是動詳以斷之

腰金丙丁（木兆）正形云亦如腰金甲乙同

上鄉木兆（一名坐床）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竪牢而危是爲正當依鄉或頭昂或頭回或頭就或身靠或身空看所占事情如何辭訊否則爲拘鄉其拘處動也

下鄉倒龍（木兆 一名懸針）正形云如上木兆同倒龍者如倒掛龍也其形要活又名懸針者如倒掛針也其形要直二名總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蓋二兆者俱爲木其形無二也否則拘鄉其拘處便是動看其動而斷之

攙才（一云是火兆）正形云此卦乃水鄉發火故要頭起身垂足發如仰月形又如船拔物形故名攙才也詳其爻占斷以吉凶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爲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爲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申酉之位故爲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是亥子之位故爲水兆

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　輕清宜占脫事（求情不宜）

平者頭足無高下也

直者不曲也不斜也　平直事須逢吉平（安無咎）

伏者頭足垂下也　伏凡事見遲[illegible]
高者頭易起也　高頭[illegible]
低者頭之垂也　低頭無氣[illegible]
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　野難成好脫宜出占吉不吉凶不凶
就者向內不肯也　就易成難脫宜入
回者頭高而再轉也　回易成難脫宜進
臨者頭低也　低同占
戴白頭之白也　戴白主體廢主孝服
垂者伏也低也　低同占
纖活反足也而同換也　纖活凡事皆吉

有情回顧和順也　有情凡事吉
昂者起仰也高也
漊如水滴下也漣漾也　漊維遲滯宜占財明占病主遲
休囚者蒙昧也　休囚凡事不利
生我者吉克我者凶　暗作事暗損
旺相者洪潤明靜也　洪潤事有氣明作事皆利
拗者不依鄉也　拗凡事皆不利
乖遊者拗鄉也　乖遊主事皆不利也
靜者六爻不動也　靜不宜求動宜守舊求靜只
摺者四疊也　摺凡事轉摺進退迂[illegible]

折者斷也　折凡事不利旺中有損
顛狂者起伏大也
枯朽者休囚也　枯朽凡事暴凶
衰者無力細微也
震者大動也　震有吉有凶不能靜
驛者微動也　驛與從同不宜守舊
豁者舊也召也　豁宜脫事不宜成事防走不宜止
發者大起也　豁同占
落者足垂垂也　垂同占
滯者足下重也　滯凡事遲滯不宜脫事

蓄者如蠶繭也綿續也　蓄下凶上吉
蚯者如虫生又昂若欲上也　蚯凡事不利
促者摺折也　促與折同凡事不長
縱橫者枝利也　縱橫駁雜不順阻滯
窮寃者進退之形也　窮寃進退凡事未有定
枝者生枝也　枝有凶有吉
浮者微起也　發同占
脫者發不管也　與落稍同
鈐者平伏清歛而管也　鈐難脫宜成也
管者鈐也　鈐同占

潑者落也枝下垂也　落同占
剛者堅也齊者平也　剛齊無咎有吉
夾絲者中破也　夾絲凡事不利
掩者枝生外也
隊者枝生內也　掩隊能凶能吉
推六神行法配入丘鄉飛換例
凡此法陽月從甲乙數至壬癸陰月從下壬癸至甲
乙爲例
陽月　寅辰午申戌子　陰月　卯巳未酉亥丑
陽月　六神横看　陰月　六神横看
陽木　陰火　陽土　陰金　陰水
甲乙青龍用事　雀勾蛇虎武
丙丁朱雀用事　勾蛇虎武龍
戊日勾陳用事　蛇虎武龍雀
巳日螣蛇用事　虎武龍雀勾
庚辛日白虎用事　武龍雀勾蛇
壬癸日玄武用事　龍雀勾蛇虎
陽木　陰火　陽土　陰金　陰水
甲乙青龍用事　武虎蛇勾雀
丙丁日朱雀用事　龍武虎蛇勾

戊日勾陳用事　雀龍玄虎蛇
巳日騰蛇用事　勾雀龍玄虎
庚辛日白虎用事　蛇勾雀龍玄
壬癸日玄武用事　虎蛇勾雀龍
陶沙見金
占者以方來之事叩之於神卜之卦爻災祥有准者在乎誠敬而已誠者無一念不實敬者無一念不誠誠本於心心契於神神機於卦卦成則有像有像則有兆有兆則有理動則變變則吉凶生焉飛換之說亦本乎日辰動爻之中變見所以取金木水火土定丘鄉父母子孫兄弟財鬼以日辰起六神龍雀勾蛇虎武係於六爻之間有飛有換灼然可見或飛動自吉而何凶或自凶而轉吉各以類斷者如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坤爲地爲母爲布之類又如青龍主喜朱雀主訟玄武主盜之類蓋離宮白虎見主甲胄兵戈之事兌宮朱雀見爲公訟口舌之非坎宮玄武見爲盜失之像故飛換之訣不外乎象不離乎理妙可通神不傳之關機一事一理貫通更不疑諸家秘訣有此卦則知有此象知有此象則理數昭然吉凶悔吝由而推之萬無一失

六神論解

先定五形五形者金木水火土也

次論六神六神者龍雀勾虎蛇武也雖然有吉有凶尤看相生相克

虎伏南山爪牙退縮白虎屬金遇之無氣不肖為一火卯虎為一六主外服

龍眠東海頭角崢嶸東海木鄉能為不遇之主財利大吉春夏尤盛秋冬平平

朱雀起炎而招禍朱雀屬火又入火鄉其禍愈大春夏尤盛

螣蛇抱木以興災螣蛇屬火入木受生主人口有災家宅不寧

失財因玄武之燒身玄武屬水入火為禍主損財

退產繇勾陳之倚樹勾陳屬土入木受傷主退產因田土之事

可畏者啣刀之猛獸白虎入金則盛必致災禍主見血刀斧血光跌蹼折傷之災

可喜者戲水之青龍青龍入水主富貴榮華人丁旺生六甲名利婚姻成就之事

朱雀投江賓翁失馬朱雀入水受制則為小失後得又不為大人呦

螣蛇入宅牧人夢魚螣蛇入土穴不能為毒主人家豐富

賊擾玄武足迹河玄武入水則盛主賊盜陰謀失財小人女子受欺又主水厄不利

病怕勾陳之獻寶勾陳入金主口舌之事疾病延纏藥不效

卜商喪子皆因虎渡南河白虎入水反主不利小口

莊子哭妻蓋為龍蟠淵水青龍入金反克不利陰人婦女六甲之事

朱雀銜金憂口舌朱雀入金相克主口舌

螣蛇赴火虛驚兒螣蛇入火主小口災忌陽火之厄

莫近探淵之勾陳勾陳入水相克主病師

勾遇攀枝之玄武玄武入木反此主婦災忌

見龍在田陶朱進寶青龍入土主進才一切之事皆吉

老虎嘯岩馮婦添憂白虎入土主人宅不利宅母有災

螣蛇破浪以施威螣蛇入水則不靜主孕婦不利忌水火春夏盛秋冬平

朱雀啣泥而作壽朱雀入土受生主公門文書動春夏吉秋冬平

勾陳吹火楊妃有害齒之憂勾陳入火主婦人齒痛運留或爭山田之事

玄武貪財郭巨有得金之喜玄武入金主才在外旺又云女人口舌

潛龍燒尾父母驚惶青龍入火主子孫災驚一云進六畜

臥虎入林門庭內變白虎入木主家宅生横禍喪服血光之事

訟怕勾陳之塞穴勾陳入土主官家文書主田園山林起爭訟事

病嫌玄武之登壇玄武入土主疾病遲滯忌盜賊侵損

螣蛇吞寶以非宜螣蛇入金主女人病有爭鬥及鬥訟其家宅目疾

朱雀穿林而尚可朱雀入木主成事小利主不寧之事小可不凶

若論六神之凶吉須察其意之輕重要察休囚生旺之鄉更分金木水火土之位熟明此理禍福無差

卜論

李華　文粹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庶類首乎蟲鱗龜龍四靈之門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揆之觀其裂兆以定吉凶殘其生剿其壽既剝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

天地之心聖達之敬靈之尊之而天戕之腹其肉
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枯不其妄耶
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而天之豈合其德乎
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毋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
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
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
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
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
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

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燗光聲音人不能
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怒然是
亦爲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成必釁之豈神
明貴殺享腥膻歟今亡其禮未聞居室不安身而器
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
絜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猶不可致耕夫蠶婦神
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賞歟妄歟
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楊子雲爲太玄設
卦辨吉凶如易之皆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爲一
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
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
予不啻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雖見其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
雞卜決於蓍龜亦有可稱者焉

論卜筮　沈括筆談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
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
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璺瓦皆取其無心也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閒于兩社爲宮室輔專之渝攘
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
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
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
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
舊術莫有傳者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從之說禮記
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以爲
瀆龜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晉穆

從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

建除

洪邁 隨筆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志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

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遷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前聞也

羌殺

草木子

羌殺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略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川讖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者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誣民於斯爲甚識者取其昭然有理者可也不必盡法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四終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諸家二十三　卜數

月忌　野語

野語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衞道夫云問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八初八十七日九初九日十八日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一初一初十十九日二初二十

一二十日七初七十六日六初六十五日

古者卜日未嘗擇日　熊朋來

古者卜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成人以春秋所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也八月為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為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為夏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為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推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為通如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二月己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公文元年十一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衞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

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衞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十月辛巳葬定姒是皆不合後世葬日丁巳雨不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為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于春秋乎

呂才卜宅雜論　通典

初貞觀中呂才爲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三十七卷詔頒下之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者論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於殷周之際乃有卜宅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擇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揔配之行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

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授官分枝佈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

也又敘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睹祿命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惡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武王憂勤損壽不聞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

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按長歷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尅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矮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檢襄

王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
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
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
下絕下為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
是有始無終老更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
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一也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
酉歲七月七日平明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主無官
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爵老而方
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未年以後戶口減
半祿命不驗二也又檢後魏書云孝文帝皇興元年

八月生今按長歷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背
祿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檢祿命書法無官
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身
受其父之禪禮云嗣王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
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
禮躬為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
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
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
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檢宋
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宗享國多年高祖以

當祿命衰下小法得如孫出孫今檢宋書其孫劉劭
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代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
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
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鬼神之宅朝
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
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
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
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

其貨賄莫不擅加利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
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
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
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
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
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
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貴賤不
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
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
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

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一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卜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明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

中子太叔云若待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而人

無棧以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

卜筮一定更不迴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敎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為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

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合之此術之微難以與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苟從攴今乃謂之苟與文皆妄作也此爲無義不待逐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學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古人占夢　洪邁

隨筆曰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

夢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觭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所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於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論夢生於想　世說新語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得成病樂爲解析即愈樂嘆曰此兒胷中必無膏肓之疾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出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出歸之因因之說曰因

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僊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

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
世不謂困如此也翁曰子詼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
生曰吾常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
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
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
枕青甆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
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奇
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
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
牧移節并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

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使大破
戎虜歸朝冊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瑞州刺史
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
[illegible]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為保之減死投驩
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
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甚盧生欠伸而寤見其
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
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
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

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
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大槐宮記　　　　陳翰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
二友扶生歸臥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邀生隨
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
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
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下王曰前奉賢尊命許令女
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步
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脩儀宮一女子號金枝公主

儼若神仙交驩成禮情意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
不理召卿為守勑有司出金玉錦綉僕妾車馬施列
廣庭餞公至行夫人戒子曰淳于郎好酒為婦之道
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至郡　吏僧道音樂來
迎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
生祠　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
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
於郊備儀羽葆鼓吹葬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
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
廟崩壞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之應王因命生曰

鄉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爲念復令二使
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
斜日未隱西垣餘樽尚湛東牖因與二客尋古槐下
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爲城郭宮殿之狀
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首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
直上南枝群蟻亦處其中即南柯郡也又一穴盤屈
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山岡也生追想感
歎遽遣塡塞又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
所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之

覺夢　　　　　　　　　　　　　　列禦寇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
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
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
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
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
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
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
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
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
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
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
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
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
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
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
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
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
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

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
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
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
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
木根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
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
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
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
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
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

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病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

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吳王占夢　越絕書

越絕曰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闔廬剬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鑩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

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逆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鑩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臣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憙

遊惕聞難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
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
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
心中惆悵也如有所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
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
而起之曰何也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
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
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
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女彊食自愛慎勿
相忘伏地而書成篇即把箭而去涕泣如雨上車不

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云云子為寡人精占之
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
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
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
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
勝走傽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鑠炊而不蒸者
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
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
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

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甬當與人
但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
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
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
鐵杖擊殺聖後吳王果為越所敗且死曰以三寸之
帛冥吾兩目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也

大乾夢　　王露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廟懷
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
郎廖某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謁者及

門思前夢恐止此不欲行親朋相勉為質之文公公
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
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
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
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
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
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帶子晦拜
而受教後把麾將節官至正郎

神巫　　列禦寇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
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朕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
流水之潘爲淵濫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
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
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
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

荊巫　　羅隱

荊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
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所疾者徙起所歲者豐穰其
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所疾得死所歲得
飢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
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

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
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
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復及人耳以
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蠻巫呪生　　洪邁夷堅志 後同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
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
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擣川升麻取冷熟水調
二大錢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葉皆具瘇即
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

財妻爲綫巫林公榮川歸說生值商人傷一者落驗
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脉中有生肉
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府子州捕林道獄
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
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
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而瘦
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
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
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
錢毒即瀉下乃以人參白术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

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
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此故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
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斂酒諸坊求丐錢十千
餘家寧各與錢一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因行至新
開又諸當卒未益拒之巫峻怒出買酒一升盛以小
缶取養污攪雜往林麓內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
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發
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

王繇黜巫之異

王繇字良輔秦州人游學□□交北遂爲能沙宮引可
癸亥繇以勵正作上官丰於縣至正二年黜巫上
萬里與從子尚賢當下豐少南冬十一月繇往謁焉
怂其語使坐折辱之萬里□其時黑物惟謁夜坐
讀金滕篇忽聞窓外若□啟户視之□□月明無
有也翼日告以其事門□□兒忽見黑者□之邪能
勝繇乃視曰□乎藥投貲若尚千上當白樹究鬼曰
兒聞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目
兒冤宜集□後十人爲之徵繇曰可人既集鬼曰兒

周氏女也居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
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
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至元二年秋九月丙辰父
醉臥兒棲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
呪之兒昏迷聰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
先解其髮經以綵綫次穴胸割心少許壁眼舌耳鼻
爪指之屬拾而爲丸納諸匏中後束紙作人形以呪
劫制使爲奴稍怠衆針刺之憊頷而長號昨以翁見
辱乃逍報翁兒心邪惡也翁尚憐之勿使僁冤九泉
兒死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母渡□則禍相及

言訖哭愈悲猯與十人者皆漉涕偕詣月西辭聯署
其名潛白之縣縣審之如枚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
猶掙拒月西與之相反覆其苦且請錄其行處遂獲
符章印書長針短針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
人集術至與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
言萬里弗之信劉乃出囊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
拈曰此咸寧李廷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
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之劉
禹步持符祝之廷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
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

并書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鄺生者與語意合又獲李
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
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
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
疑之雖處稠人內猯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
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
事慰勞如平生縣爲成案上太府萬里未死于獄尚
貿竟以賂免枚猯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
泣聲猯詞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廷奴也月西旣已伸
翁寧不憫我二人耶猯叱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

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猯
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廷奴父福保
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鄺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
云自是三鬼留猯舍晝相隨行夜同猯臥起雖不見
形其聲琅然猯因從容問曰衙門當有神衛爾曷從入
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與象錢賜
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于世乎曰
久之則散矣有二僧見猯一華衣一敝衣服華衣者
居右月西曰爾爲其惡行猶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
彼服雖敝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

善歌遇猯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猯連以酒
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醋代之頑童怒
曰幾擢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
陰事不止客懼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猯諸子相
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
笑曰鬼無形兒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
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行省中狀系之記
而與南梁載又爲序其事文且有得久乃合爲一
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稍刪去之猯尚存年六十八矣
有司試以其能與術貢之南京上賜衣一襲遣還時

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麗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門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歟且自重黎絕地通天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師鬼乃使之瀆亂常經凡咎尚詛祝哉雖然黠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爲天則終不可逭爲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李之何傷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門生毘陵左參考校

諸家二十四　相

相術　宋類苑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買藉取貲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也

非相篇　荀況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

長三尺額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以卽而不俯所瞻焉也）（不能俯視但遠望見也）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

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

相論　　曹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宋臣有公孫呂者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

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祭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本集）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
乆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禍耶
爲福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
戚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
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賤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
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雜說形貌　韓愈

談生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
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

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
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面有若蒙倛者
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
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爲不失也惟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
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文藪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
類牛馬某位公侯某位卿大夫某富貴某貧賤噫是相也豈吾之
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其人形
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乎禽獸
則吾負人形則慚且其行類禽獸則終負人矣吾
夫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駒[illegible]
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illegible]哉麟其
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是
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
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
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

魚之虎目豕喙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
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崇論而子路服是
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
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
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相者也見人知其賢
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而知也
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
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
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
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

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殘飛廉惡來未聞不殊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相其心區區求乎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翹然自負生有虎有公侯之姿食教羨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乎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

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謁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得唐舉作衙官乎戲之曰昔相工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屬盡殲柳宜城言吾兒相夭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計後竟爲正元名臣予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默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予因訂諸非相篇

心相　　　青箱雜記

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忘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論形　　人相篇後同

人禀陰陽之氣肖天地之形受五行之資爲萬物之靈者也故頭象天足象地眼象日月聲音象雷霆血脉象江河骨節象金石鼻額象山嶽毫髮象草木天欲高遠地欲方厚日月欲光明雷霆欲震響江欲潤金石欲堅山嶽欲峻草木欲秀此皆大槩也然郭林宗有觀人八法是也

論神

夫形以養血血以養氣氣以養神故形全則血全血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是知形能養神托氣而安也氣不安則神暴而不安能安其神其惟君子乎寤則神遊於眼寐則神處於心是神出處於形而爲形之本猶日月之光外照萬物而其神固在日月之內也眼明則神清眼昏則神濁清則貴濁則賤清則寤多而寐少濁則寤少而寐多能推其寤寐者可以知其貴賤也人夢之境界蓋神遊於心而其所遊之遠亦不出五臟六腑之內與夫耳目視聽之門也其所遊之界與所見之事或相感而成或遇事而至亦吾身

之所有也夢中所見之事乃吾身中非出吾身之外
也白眼禪師說夢有五境一曰靈境二曰寶境三曰
過去境四曰見在境五曰未來境神慄則夢生神靜
則境滅夫望其形或洞然而清或朗然而明或凝然
而重然神發於內而見於表也神清而和洞明徹者
富貴之相也昏而柔弱濁結者短薄之相也寒而靜
者其神安虛而急者其神慄○詩曰神居形內不可
見氣以養神爲命根氣壯血和則安固血枯氣散神
光奔英標清秀心神爽氣血和調神不昏神之清濁
爲形表能定貴賤最堪論

論聲

夫人之有聲如鍾鼓之響器大則聲宏器小則聲短
神清則氣和氣和則聲潤深而圓暢也神濁則氣促
氣促則聲焦急而輕嘶也故貴人之聲多出於丹田
之中與心氣相通混然而外達丹田者聲之根也舌
端者聲之表也夫根深則表重根淺則表輕是知聲
發於根而見於表也若夫清而圓堅而亮緩而烈
急而和長而有力勇而有節大如洪鍾騰韻鼉鼓振
音小如下水飛鳴雅琴奏曲見其色則粹然而後動
與其言久而後應皆貴人之相也小人之言皆發舌
端之上促急而不達何則急而嘶緩而濁深而滯淺
而燥大大則散散則破或輕重不均喨亮無節或崖
柴而杲繁亂而浮或如破鑼之響敗鼓之鳴又如寒
鵶哺雛鵝鴈哽咽或如病猿求侶孤鴈失群細如蚯
蚓發吟狂如青蠅夜噪如犬之吠如羊之鳴皆賤薄
之相也男有女聲單貧賤女有男聲亦妨害然身大
而聲小者凶或乾濕不齊謂之羅紗落大小不均謂
之雌雄聲或先遲而後急或先急而後遲或聲未止
而氣先絶或心未舉而色先變皆賤之相也夫神完
於內氣和於外然後可以接物言有先後之敍而色
亦不變也苟神不安而氣不和則其聲失先後之序
辭色撓矣夫人稟五行之形則亦聲亦先五行之象
也故土聲深厚木聲高唱火聲焦烈水聲圓急金聲
和潤又曰聲輕者斷事無能聲破者作事無成聲濁
者謀運不發聲低者魯鈍無文小而冷如甕中泛水者
極貴發聲溜亮自覺如甕中之響者主五福全備○
詩曰木聲高唱火聲焦和潤金聲最富饒土語卓如
深甕裏水聲圓急韻飄飄○貴人音韻出丹田氣實
喉寬響又堅貧賤不離唇舌上一生奔走不堪言○
聲大無形托氣而發賤者浮濁貴者清越大柔則怯

太剛則折隔山相間圓長不缺斯乃貴人遠見風節

論氣

夫石蘊玉而山輝沙懷金而川媚此至精之寶見乎色而發乎氣也夫形者質也氣所以充乎質質因氣而宏神完則氣寬神安則氣靜得失不足以暴其氣喜怒不足以驚其神則於德爲有容於量爲有度乃重乃有福之人也形猶材有杞梓楩柟之異神猶工所以治材用其器器有利鈍審其聲然後知其器之美惡氣猶馬馳之以適善惡之境君子則善養其神善御其德又善治其器善御其馬小人反是其氣

寬可以容物和可以接物剛可以制物清可以表物正可以理物不寬則隘不和則戾不剛則懦不清則濁不正則偏視其氣之淺深察其色之躁靜則君子小人辨矣氣長而舒和而不暴爲福壽之人急促不均暴然見乎色者爲小賤之人暨經以一呼一吸爲一息凡人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今觀人之呼吸疾徐不同或急者十息纔者尚未七八而老肥者太疾幼瘦者差遲故恐古人之言猶未盡理大呼吸發乎蔚表而爲吉凶之兆其散如毛髮其聚如黍米望之有形按之無迹苟不精意以觀之則禍福無憑也氣出入無聲耳不自聞其出而不喘者爲之龜息氣象也呼吸氣粗而鼻息近死之兆也孟子不顧萬鍾之祿能養氣者也急可欲之利悴悴然厲其色而恭氣者亦何論哉○詩曰氣乃形之本察之見賢愚小人多急躁君子則寬舒暴戾灾相及深沉福有餘誰知公輔器虎受若重湖

相骨

骨節象金石欲峻不欲橫欲圓不欲粗瘦者不欲露骨（肉不精骨而骨露乃多滯鄙之人也）肥者不欲露肉（沉若之人也不若或滿而澀者乃是死人之相也）骨與肉相稱氣與血相應骨寒而縮者不

貧則夭（兩骨撐而骨偏骨寒而骨縮大凡物有不全貧則夭薄則夭故曰不貧則夭）日角之左月角之右有骨直起爲金城骨位至公卿印堂有骨上至天庭名天柱骨從天庭貫頂名伏犀骨並位至三公（惟有其骨亦須其色相稱方成其器苟諸位不稱雖富貴不習）面上有骨卓起名爲顴骨主權勢顴骨相連入耳名玉梁骨主壽考自臂至肘爲龍骨象君欲長而大自肘至腕名虎骨象臣欲短而細欲峻而舒圓而堅直而應節緊而不粗皆堅實之相顴骨入鬢名驛馬骨左目上曰日角骨右目上曰月角骨骨齊耳爲將軍骨睛目圓爲龍角骨兩滿外日巨鰲骨額中正兩邊爲龍角骨

又曰骨不聳兮且不露又要圓清兼秀氣骨為陽兮肉為陰陰不多兮陽不附若得陰陽骨肉停少年不貴終身富骨聳者夭骨露者無立骨軟弱者壽而不樂骨橫者凶骨輕者貧賤骨俗者愚濁骨寒者窮薄骨圓者有福骨孤者無親又云木骨瘦而青黑色兩頭粗大主多窮厄水骨兩頭尖富貴不可言火骨兩頭粗無德賤土骨大而皮粗厚子多而又富肉骨堅硬壽而不樂或有旋生頭角骨者則享晚年福祿或旋生顱額者則晚年至富也○許負貴人骨節細圓長骨上無筋肉又香君骨與臣相應輔不愁無

位食天倉○骨粗豈得豐衣食祿位應無且莫求龍虎不須相剋陷筋纏骨上賤堪憂

相肉

肉所以生血而藏骨其象猶土生萬物而成萬物者也豐不欲有餘瘦不欲不足有餘則陰勝於陽不足則陽勝於陰陰陽相勝謂一偏之相（肉為陰骨為陽陰有餘則生血陽有餘則性亢）肉以堅而實直而聳肉不欲在骨之內為陰不足骨不欲生肉之外為陽有餘也故曰人肥則氣短馬肥則氣喘是以肉不欲多骨不欲少也暴肥氣喘速死之兆肉不欲橫橫則性剛而傾肉不欲緩緩則性柔而有滯肉不欲亂紋亂紋者近死之兆肉欲香而暖色欲白而潤皮欲細而滑皆美質也色昏而枯皮黑而臭體多加塊非令相也若夫肉不稱枝幹筋不束骨肉不居體皮不包肉速死之應也○許曰貴人肉細滑如苔紅白光澤富貴來如若如綿囊又婢一生終是少肉災○肉緊皮粗最不堪急如繃鼓命難長黑多紅少須多滯遍體生毛性急剛欲識貴人公軒相之間不帶自然香

論形有餘

形之有餘者頭頂圓厚腰背豐隆額闊四方紅唇齒白耳圓成輪鼻直如膽眼分黑白眉秀疎長肩膊齊

厚胸前平廣腹圓垂下行坐端正五嶽朝起三停相稱肉膩骨細手長足方望之巍巍然而來視之怡怡然而去此皆謂形有餘也形有餘者令人長壽無病富貴而榮矣

論神有餘

神之有餘者眼光清瑩顧盼不斜眉秀而長精神聳動容色澄徹舉止汪洋儼然遠視若秋日之照霜天巍然近矚似和風之動春花臨事剛毅如猛獸之步深山出眾逍遙似丹鳳而翔雲路其坐也如界石不

動其卧也如棲鵲不搖其行也洋洋然如平水之流其立也昂昂然如孤峯之聳其言不妄發性不妄躁喜怒不動其心榮辱不易其操萬態紛錯於前而心常一則可謂神有餘也神有餘者皆為上貴之人凶灾難入其身天祿永其終矣

論形不足

形不足者頭頂尖薄肩膊狭斜腰肋疎細肘節短促掌薄指疎唇缺額塌鼻仰耳反腰低胸陷一眉曲一眉直一眼仰一眼低一睛大一睛小一顴高一顴低一手有紋一手無紋睡中眼開言作女聲齒黃而露

口臭而尖禿頂無髮眼深不見睛行步欹側顏色痿怯頭小而身大上短而下長此之謂形不足也形不足者多疾而短命福薄而賤貧矣

論神不足

神不足者不醉似醉常如病酒不愁似愁常如憂戚不睡似睡纔睡便覺不哭似哭忽如驚悸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驚似驚不痴似痴不畏似畏容止昏濁似染顛癇神色悽愴如有所失恍惚張惶常如恐怖言語瑟縮似羞隱藏體見低摧如遭凌辱色初鮮而後暗語初快而後訥此皆謂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

招牢獄枉厄官亦主失位矣

袁柳莊雜論三篇

貴人之相有三曰聲曰神曰氣蓋聲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驗此三者形骨次之是以古者方伎之妙有聞人之聲嘆而知其必貴者得之乎神也有察人之喜怒操守而知其必貴者得之乎氣也聲欲響潤而長神欲精粹而藏氣欲舒緩而淨反此者弗貴也若有聲而神氣不應則其貴遲有神而氣怯聲破則其貴不遠有氣而神濁聲慢未可以言貴也此三者幽而難明玄而難測惟意所解言莫能宣也部位形骨

書子中篇

形成而不可變位具而不可缺夫凡形體惟在完滿隆厚清潤崇重平正華秀者不貴則富也若夫怪而粗古而露清而寒秀而薄者皆非美相古人論部位法以額準地閣左右顴為五嶽以眼耳口鼻為四瀆以上下左右分為九州十二辰由此觀之則一形之微其所該也豈可淺淺而論之哉故上自天子下迨庶人其五臟六腑九竅之形皆同然其所爲　形則異也若辨折之須于三停五行中求其要妙次求氣色左顧右盼尋根揣本則貴賤貧富吉凶壽夭灼然

可見萬無一差氣色動靜若于下篇
體骨相之根本也氣色相之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茂根本枯則枝葉謝大論相所以先究形骨而後觀其氣色此皆氣色也夫氣舒則色暢氣恬則色靜氣通則光澤存其見于色此皆氣色之善也氣傷則色焦氣滯則色枯氣殺則憔悴黯黒見于色此皆氣色之凶也若夫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炎然不與世俱此又聖人之相不可以氣色論也

總論

成和子答陳希夷問曰形貌亦有舉動恭勤氣清性善之根至理常有山林之趣此自脩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險毒言步邪淫常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蕭洒舉動風雅性惠氣和常存脩煉之志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肅性明心靈能步造化常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執氣剛出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未嘗有毫髮而差殊矣切以世人以五行而取形或以飛走而取形未知孰是可得聞乎曰人稟五行之生順天地之和食天地之祿未嘗不由乎五行之所取須辨五行之形須識五行之性若以飛走取形

須識得理如易取象于地風雷水火山澤八物以象八卦其取類也而有鸞鳳龍虎獅象牛馬蛇雀鶴鴨鷄豬猿猴鼠狗之類各有相似龍相嚴峻而長眼圓睛露五岳高起厥相身細眼長清秀額高虎形頭大額潤鼻豐口方行步重緩龜形頭尖眼圓背伏身大才形天庭骨聳印堂廣潤鼻仰行步面仰急速鶴形項長胸短長身細瘦象形眼小鼻大身肥步重猿形面小眼圓耳尖手長牛則行而緩馬則緊而急其大畧如此人有五行之說人之有生不離乎金木水火土之相而合其性金形主方得其五方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規模坐久而重也木形主長得其五長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溫柔步久而清也水形生圓得其五圓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寬容行久而輕也火形主明得其五露氣色不雜精神不亂動止敦厚非久而安也得此五行無破者主為大富大貴之人嗟夫氣有陰陽之殊神有爽者之攻雖乎其勿之間變而有氣神者夜則藏伏于心日則見之于眼目猶不可昏濁矣然而寂然不動視之有威謂之古瑩然瑩徹視而可愛謂之秀朗然沉靜視若無神謂之藏煥然光彩視而爍作謂之媚人得此相未有不

爲公卿未有不爲貴人也嗚呼似醉不醉似困不困謂之失精失虛必爲貧夭之如人有一分神一分衣祿十分神十分衣祿無神者何足相也又有薄相之說酒薄易醉人薄易亡大凡作事浮躁言語虛誕強爲不實舉止輕狂非事而易人語先低而浮者薄所薄者乃不壯乜説視若反跡跡者反視如此具小人也且夫貴人之相立如松坐如身食如虎臥如龍立欲挺直而能久身不動搖轉立轉立者貴人也凡坐如山之穩寂然不動心廣體胖如坐山之虎經曰坐如盤石起似浮雲凡食爲性命之本以資血肉榮筋

欲徐而有序嚼物欲寬而有容凡食中不言語不喜怒者入相啜而不響吞而不鳴食如狼虎者貴人也臥者休息之期臥欲安靜如龍蟠如狗睡如龜息者善相少睡易醒貴人也睡中有言語口不合者氣如馬噴槽者多睡叫喚不醒臥沉氣粗如死身仰如尸及伏臥者皆下賤之相經曰少睡者貴多睡者賤故睡多則神困也如一驚就覺一醒就精皆爲聰俊之人也又有言談之說貴人之言不妄發發必有中矣言不妄陳陳必有序矣所以吉逆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

繁燥進者言疾□□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以來險之是言廷廷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係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忠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覽古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五露

五露謂眼突鼻仰唇掀耳反喉結五者是也訣曰一露二露有衫無袴露不至五病夭窮苦五露俱全福壽綿綿

五短

五短謂頭面身手足五相俱短也訣曰五短之人形要小更須骨細印堂豐滿門五岳相朝拱食祿封侯有始終

五長

五長謂頭面身手足五相俱長也訣曰五長之人骨貌雄只緣筋骨出皮膚又嫌枯瘦無滋潤衣食奔來不似初

六極

六極謂頭小額小目小鼻小耳小口小是也頭小爲

一極夫妻不得力額小為二極父母少恩目小為三極生平少知識鼻小為四極聚作無休息口小為五極身無剩衣食耳小為六極壽命促朝夕有一於此皆非富貴之相

六反

六反謂頭面耳鼻口臍六者各有不得其宜也訣曰頭雖大額無角口雖大而不收鼻雖大梁柱弱口雖大語唇緊耳雖大無輪腹雖大近上者頭大則要有角目大則光正不流耳大則輪廓分明鼻大則梁柱聳高口大則聲音清亮腹大則勢要下垂其或反此則必是貧賤之相

氣色論

一行禪師曰氣色凡有五青黃赤白黑紅紫是也凡在於雞鳴之後平旦之前血氣未亂飲食未進神色未雜人事未接正身端坐不可洗面漱口凡見於面部者自然之氣也以辨之自上至下見于面部察其氣色定其吉凶夫氣色朝出于面部暮歸于肺腑狀有大小或如碎米或如長釘或方如印或圓如珠或如浮雲之狀或如飛鳥之形青色主憂驚黃色主吉慶黃爲鎮土四季各旺十八日又爲胎養之氣故爲吉慶之福德也赤色主血光口舌白色主折傷孝服黑色主牢獄死亡之事青色初起如井邊青苔盛如銅青入墓去如美草之色黃色初起如蚕吐絲盛如蚕繭之絲來如黃綿十之色去如桃花瓣赤色初[illegible]尾來如濕灰色去如[illegible]塵污也四季以旺相休囚定人之休咎如春三月青旺赤相黑休白囚黃死之類

隆準龍顔　本紀

漢高祖隆準而龍顔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鳳姿日表　本紀

唐太宗生四歲有相者謁高祖曰公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

龍瞳鳳頸　本傳

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相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爲男當作天子

虎頭燕頷　本傳

班超詣相相者曰當封侯萬里之外問其狀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龍額上五柱入頂　本傳

隋文帝楊堅龍額上有五柱入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來弘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後果然

鬚際四道已成　本傳

石勒貴為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鬚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天子忽然不見勒後僭位

鴟目虎吻　本傳

王莽為人侈口蹙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有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骨類多遜　筆錄

寇萊公十九及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貴骨體類盧多遜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早退庶免深禍

眼似王敦　邵氏錄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升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竅燕可相　百家詩篇

蘇子美謫居吳中[illegible]相者[illegible]子美[illegible]之云後[illegible]方可[illegible]子美一日熟睹[illegible]也之但云未得也對吳人語甚為了了矣[illegible]日得一用[illegible]九不[illegible]夫意後召用聞之不[illegible]果後湖州長史而卒

奴有侯相　本傳

衛青為所生父鄭季牧羊平陽家僮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從擊匈奴封關內侯

當刑而王　史記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裴晉公陰德　摭言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致於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

柳渾篤學　本傳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

耳白於面　　仇池筆錄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
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大貴人　　百家詩篇

陳瑩中肯入朝已立班上御朝若晚早日照耀衆莫
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此公
視日不瞬乃大貴人也

伏犀貫玉枕右輔澤而動　　唐書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全起十年且
顯立功在梁益間後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

赤脉貫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
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
必還果還爲都督

蘭臺學堂全　　本傳

袁天綱相杜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
後淹以侍御史爲學士

速登者易顛　　高智周傳

高智周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客石仲覽家仲覽使相
工視之工語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來早顯而末躓郝
叩高智周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後濟等皆顯

語遲者神定　　本傳

楊元琰生數歲未言相者視之曰語遲者神定必爲
重器

李固足履龜文　　文選

李固頂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爲大尉

面長而身短　　本傳

五代桑維翰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自奇曰
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面偏而喉骨高　　涑水記

初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

舍人他日位極人臣當貴無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
而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
骨高者主白衣拜相後果如言面自正

手摩而啞　　傳燈錄

廬山智常禪師以目有疾常以手按摩目皆俱
赤號赤眼歸宗和尚

指有豎理　　本傳

相者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貴不可
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洒壁上乃爲公字後果如所
云

河目龍顙　孔子世家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龍顙是帝王之貌史記孔子立東門人曰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身長九尺六寸纍纍若喪家之狗鈎命決曰仲尼海口言若食海澤也

河目海口　本傳

洛人陳去非河目海口大耳隆準識者知其爲貴人也徽廟時爲參政

聖賢異貌　淮南子

堯眉八彩舜目二瞳子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皋陶馬喙三漏有二先也

王相甚貴　筆錄

王克正任江南歸本朝爲舍人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唯一女十餘歲曉獲於像前俯伏捧入帛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爲國夫人後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入奏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對曰臣無妻今有一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今淑卿可作配晉公辭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蔡澤俟甲　本傳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劉備自顧見耳　本紀

劉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自顧見其耳

錢若水無仙骨　湘山野錄

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陳戒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山齋中一老僧擁衲附火于爐若水揖之其僧開目而視若水頗嫌之默坐久之更無一言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既而若水起更欲語二兩日即來若水如期往陳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粹謂可學神仙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問僧何人陳曰麻衣道者也後若水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公後復以傳楊大年故

世稱二人有知人之明

食胡漢祿　玉壺清話

真宗爲開封尹時一術者見韓令張耆及守節貴楊崇勳輩皆將相中吾見王繼忠皆著駭曰此人可畏生食漢祿死食胡祿真宗笑而遣之繼忠後爲高陽關副都部署咸平六年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其姿貌雄偉以女妻之爵爲大王改姓耶律終於虜

鬼貌藍色　本傳

唐盧杞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

桓溫似劉琨　本傳

初桓溫自以雄姿似宣帝劉琨之流北伐還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潸然而泣溫問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喜出外整理衣冠入呼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蝟毛磔　本傳

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

周亞夫餓死法　本傳

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貴重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貴如公言又何餓死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詔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史記

鑿玉枕骨　異記

唐杭州獄吏凌華遇相者曰能將吏當爲上將軍華爲吏酷暴以取賄元和初病一夕死見黃衣使呈牒云華昔宰剌縣其家能續後有缺行謫官環歸侯其衍當大乖乃心工枕鑿然委於猾賊付司追鑿玉枕出之上餓有銑刀斧琢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骨亡杖十五年暴卒

瑪刀　晉書

豫陽陳訓相其中曰頭低視仰相名瑪刀目中赤脈自外入必兵死後果爲王敦所殺

日角龍廷　本傳

唐儉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有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成湯武之業也

貴不可言　五代史趙鳳傳

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玄豹

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術□□□至京師□□□來□好惡上所諱也令陛下□□□□而召之則□□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

骨法非常　五代史

又稱王元瓘□□將□□錦衣軍命王討之曰是日右視王曰此人手刃百人當大貴有傳曰新當衣紙從仕歷衛山院聞元瓘至舉衆皆逝而自新難然避坐軍中有問其故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乃飲大衆迎與語久之及師還破敵而歸後長問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術但視王骨法非常故幸得識矣

五代錢鏐縣錢唐起行子數人多□□□□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野因遊錢塘陰求其人私謁起曰占得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觀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錢適從外來見起及之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起笑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神人狀　九國志

其殷文圭樂進士□□□□文圭名云□□人曰向者一人有緣□□□□□□□如今真當沖虛不爾有大名於天□□□□入乾寧中擢第

額文似王　南史

桓良器父友王□□□□從事見之曰額文似淮南王而黑子似顏中□□能立功乃薦之光祿

識清貌古　本傳

陶思復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入遊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等相也

面如虎　本傳

秦大劉□□起面如虎當以武□□

真將軍　左傳從同

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雖賤必貴

豐下有後

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龍犀入額角　晉書　後同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

天下

功名壽年

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侃上壽訪下壽優劣有殊

孺子有好相

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出莫知所在

奇龐福艾　本傳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面部三無　金華子

李克為常侍有門下一姓盧善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他州柩來舟歸舟破沉骨

虎狀豺聲　左傳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成之

亞夫下獄相　宋齊丘傳

南唐宋齊丘微時目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貴行之位止之日當早引退屢辭作金齊丘登相位數被致仕終以大司徒乞歸九華山覺縊于紀中乃賜死

攬鏡知形　六帖

蜀張裕曉相術每攬鏡視面自知形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劉備所殺

肉不稱骨　本傳

袁天綱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有過曰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相術之難　戴埴

戴埴鼠璞曰唐定命錄李嶠兄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可惜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此是龜息也顧其祝元忠郭張說撰術之薄問通家不各公怒拂衣去歲遂門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衣張天下奇術也表非行之驕將以壽為夭張非術之然術以貴為賤見人於月睡閒欲所平生搢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之曰錄載裴度生始不許長中止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帶謂近積陰德

位極人臣邇齋開讀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得甲科後
以度蛾訶卒神頻異如會者數百萬命小宋今歲省
從公不出天下令人益以爲稱爰之定命可乎
張齊賢曹江南日以兵馬上與公狀寄於錢希白錢
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
王踞路門下稱齊賢閣人術者從閣中竊錢曰此不
知何人若聲形相稱此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
頃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遽入神貌疎
瘦徒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疑視之術者悚然側
目睇視既退稽顙稱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

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
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
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
已希白曰他日當附術者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
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六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七

門生毘陵褚渭考校

諸家二十五　曆

運氣說　王炎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
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
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
醫亦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
言雖不盡出於黃帝岐伯其古亦必有所從受矣且
天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

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
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
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
己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
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
此化氣之敘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
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
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
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
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其時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

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
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
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敘循環
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寖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
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
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
故有盛則庚伏此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
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日行四周而
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朞而為一備地以五
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

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
至有期然用以占為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
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
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
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常試卽其常而
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
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
略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
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
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

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
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上運上見厥陰火運
上見太陽謂之天刑也水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
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
各君步厥陰上初少陽大之太陰陽明又次
之太陽上中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
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
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
在泉主之其略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
中則有順有逆相得若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

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
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今位斯逆矣君
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
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其變則有正
有邪而又有變有勝有復有發有淫有乘當時
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氣過則為
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復則為復抑而不伸則
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
則為乘假如大角之化為啓坼而變為摧拉太徵之
化為暄燠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

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殺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收化之氣復者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爲火鬱熱甚而無凄清是爲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爲冰雹土鬱而發則爲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者大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溝瀆悉皆燔灼消乳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由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

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卽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宗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爲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爲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爲疾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者可以康寧矣無六

極皆免於疾病矣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詠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伎之書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論五運六氣

沈括筆談復問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

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有暘有雨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

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癘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眾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化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論歲運主氣客氣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敘也故謂之主氣惟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

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論六氣六神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惟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惟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

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水右為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升而為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之臟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惟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

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坤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為守惟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强為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論脉

蘇軾後同

蘇子曰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至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虛實冷熱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論三焦

龍川志曰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

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言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欲念

一起心火熛然[illegible]其氣入命門之府輸腎道
去故號此府爲三焦[illegible]而不悟可爲
長太息也予嘗[illegible]後爲[illegible]有一舉子徐
遁者不守道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敎之道
說蔡病有積思予爲遁疑之[illegible]大風在
旬相繼割而食有一人皮肉[illegible]有道以學
醫故往視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
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
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
之爲三焦也單君之[illegible]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
謬矣

辨脉　　祛疑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繫尤重故世于醫重
之至也切脉之際沉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
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
亦在所未嘗論夫所謂脉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訣
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
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爲心後半
指爲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
輕取重按之間爲五臟六腑之別切脉之法其說有

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况望其不誤
於診邪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脉惟以尺脉之常盛
常弱與男子爲相反而脉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
說也夫男子婦人形質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
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則自下而
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陰主稟受而男子之
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
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旣異脉行於氣形之間者也
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邪况背看二字殆必
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
而已也及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世

未始有以女人之脉皆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曰
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寸度尺
曰尺關前一寸爲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
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爲受命
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旣受命矣萬物從
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脾脾土生金
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
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
故關上之寸爲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

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强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褚澄南齊爲宋駙馬都尉察脉如神著書十篇以尊生秘經此其一也

穴論

肺俞三椎下　心包絡俞四椎下　心俞五椎下　膈俞七椎下血會　肝俞九椎下　膽俞十椎下　脾俞十一椎下　腎俞十四椎下　大腸俞十六椎下　小腸俞十八椎下　膀胱俞十九椎下　膂脊俞二十椎下　已上諸穴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五分○膏肓俞四椎下近五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肓兩間心下爲膏肓　已上俱膀胱經穴○腰俞二十一椎下　脊俞十一椎下　命門十四椎下督脉穴

中府巨骨下二寸乳上三肋間動脉應手陷中去中行六寸肺之募募猶結募也言經氣聚此　足太陽陰脾脉之會　肺經穴

巨闕蔽骨下五分曰鳩尾鳩尾下一寸曰巨闕心之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周圍所以著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是心在膈上也　任脉穴

藏會章門直季脇肋端臍臍上二寸兩旁九寸又云肘尖盡處是穴脾之募足少陽厥陰之會　肝經穴

期門乳直下一寸半肝之募足厥陰太陽陰之會　肝經穴

府會中脘臍上四寸居心蔽骨與臍之中胃之募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任脉之會　下脘臍上二寸當胃下口小腸上口水穀於是入焉足太陰任脉之會

水分臍上一寸穴當小腸下口至是而泌別清濁水液入膀胱渣滓入大腸故曰水分

上脘一名胃脘臍上五寸

陰交臍下一寸當膀胱上口三焦之募任脉少陰衝脉之會

石門又名丹田命門　臍下二寸三焦募也

關元臍下三寸小腸之募足三陰任脉之會

中極臍下四寸[illegible]足三陰任脉之會 自中脘
以下俱任脉穴
大椎手足三陽督脉之會
百會一名[illegible]頂中央旋毛中直兩耳尖北溪
陳氏曰略[illegible]猶天之極星
膻中兩乳間[illegible]以分布陰陽難經曰氣上焦
氣海臍下一寸半宛宛中男子生氣之海
會陰 名屏翳 兩陰間任督衝三脉所起督由會陰
而背任由會陰而行腹衝由氣衝行足少陰
靈臺六節椎下或曰手少陰神門主心矣於督脉何

與而六椎節下又屬之心心之所出何多邪曰督爲
陽脉之都綱猶五藏既有俞在背而督又處太陽之
中故太陽有腎俞而督有命門靈臺爲心無疑如紫
微垣有天皇大帝矣心中星又爲[illegible]
帝星蓋必爲一身之主如帝王警蹕所至曰行在所
蹕所至曰行在所也
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
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去脊中各一寸五分督脉別絡
手足太陽少陽之會骨會 膀胱經穴
陽陵泉膝下一寸胻外廉陷中筋會 膽經穴

[illegible]足[illegible]能健步以[illegible]
[illegible]
內關○掌後[illegible]相抵下心主之
絡別走少陽[illegible]三分灸三壯○主中風熱
失志[illegible]○實則心暴痛虛則
頭强[illegible]
合谷 名虎口 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手陽明
太陽脉所過爲原虛實皆拔之○銅人鍼三分留六
呼灸三壯○主傷寒大渴脉浮在表發熱惡寒頭痛
脊强無汗寒熱瘧鼻衄不止熱病汗不出目視不明

生白翳頭痛下齒齲耳聾喉痺面腫唇吻不收瘖不
能言口噤不開偏風風疹痂疥偏正頭痛腰脊內引
痛小兒單乳蛾○按合谷婦人妊娠可瀉不可補補
即墮胎詳見足太陰脾經三陰交下
曲池○肘外輔骨屈肘兩骨中以手拱胸取之手陽
明大腸脉所入爲合土○素注鍼五分留七呼銅人
鍼七分得氣先瀉後補之灸三壯明堂日灸七壯至
二百壯且停十餘日更灸止二百○主繞踝風手臂
紅腫肘中痛偏風半身不遂惡風邪氣泣出喜忘
風癮疹喉痺不能言胸中煩滿臂膊疼痛筋緩捉物

不得俛仰不開屈伸難風痺腳細無力傷寒厥熱不
已皮膚乾燥瘦瘁頑疾寒痛汗如蟲嚙皮脫作瘡
皮膚如疥婦人經脈不通
三里○膝下三寸胻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
分間舉足取之極重按之則跗上動脈止矣又云犢
鼻下三寸足陽明胃脈所入為合土○素註刺一寸留
一呼灸三壯銅人灸三壯鍼五分明堂鍼八分留十
呼瀉七吸日灸七壯止百壯素註刺一寸千金灸五
百壯少亦一二百壯○主胃中寒心腹脹滿腸鳴臟
氣虛憊真氣不足腹痛食不下大便不通心悶不已

卒心痛腹有逆氣上攻腰痛不得俛仰少陽氣水氣
蠱毒鬼擊痃癖四肢滿膝胻酸痛目不明產婦血暈
不省人事○秦承祖云諸病皆治華佗云主五勞羸
瘦七傷虛乏胸中瘀血乳癰○千金翼云主腹中寒
脹滿腸中雷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腹痛胸腹
中瘀血小腸脹皮腫陰氣不足小腹堅傷寒熱不已
熱病汗不出喜嘔口苦壯熱身反折口噤鼓頷腫痛
不可回顧顧而有所見喜悲上下求之口噼乳腫喉
痺不能言胃氣不足久泄利食不化脅下支滿不能
久立膝痿寒熱中消穀苦飢腹熱身煩狂言乳癰喜
噫惡聞食臭狂歌妄笑恐怒大罵霍亂遺尿失氣陽
厥悽悽惡寒頭眩小便不利喜噦脚氣○外臺秘要
云人年三十已上若不灸三里令人氣上衝目○李
東垣曰飲食失節及勞役形質陰火乘於坤土之中
致穀氣榮氣清氣胃氣元氣不得上升滋於六腑之
陽氣五陽之氣先絕於外外者天也下流入於坤土
陰火之中皆由喜怒悲憂恐為五賊所傷而後胃氣
不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則元氣乃傷當於胃合三
里穴中推而揚之以伸元氣又曰氣在於腸胃者取
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又曰氣逆霍亂者

取三里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又曰胃病者胃脘當心
而痛上支兩脅膈噎不通飲食不下取三里以補之
脾胃虛弱感濕成痿汗大泄妨食三里氣街以三稜
鍼出血若汗不減不止者於三里穴下三寸上廉出
血禁酒濕麵又曰六淫之邪及上熱下寒筋骨皮肉
血脈之病錯取於胃之合三里大危○又曰有人年
少氣弱常於三里氣海灸之節次約五七十壯至年
老熱厥頭痛雖大寒猶喜風寒痛愈惡煖處見煙火
皆灸之過也
委中一名血郄○膕中央約文動脈陷中令人面挺

伏地臥取之足太陽膀胱脉所入爲合土○素註鍼
五分留七呼銅人鍼七分留三呼瀉七吸甲乙鍼五
分灸三壯素問刺委中大脉令人仆脫也○主膝痛
及拇指腰夾脊沉沉然遺溺腰重不能舉小腹堅滿
體風痺髀樞痛可出血痼疹皆愈傷寒四肢熱熱病
汗不出取其經血立愈委中者血郄也大風眉髮墮
落刺之出血
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細脉動應手足太陽
膀胱脉所行爲經火○素註鍼五分留十呼銅人鍼
三分灸三壯妊婦刺之落胎○主腰尻腳氣足腨腫
不得履地鼽衄膕如結踝如裂頭背拘急欬喘滿
腰脊內引痛傴僂陰腫痛目眩目痛如脫瘧多汗心
痛與背相接婦人字難胞衣不出小兒發癇瘈瘲○
東垣曰鍼經云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
頭爲之傾目爲之瞑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
苦鳴下氣不足則爲痿厥心悗補足外踝留之
天陰病在陽者是天外風寒之邪乘中而外入在人
之背上腑腧臟腧是人之受天外寒邪亦有二說中
於陽則流於經此病始於外寒終歸外熱故以治風
寒之邪治其各臟之俞非止風寒而已六淫濕暑燥

火皆五藏所受乃筋骨血脉受邪各有背上五臟腧
以除之傷寒一説從仲景中八風者有風論中暑者
治在背上小腸俞中濕者治在胃俞中燥者治在大
腸俞 此皆六淫客邪有餘之病皆瀉其背之腑俞
病久傳變有虛有實各隨病之傳變補瀉不治其治
在背腑俞
另有上熱下寒經曰陰病在陽當從陽引陰必須先
去絡脉經隧之血若陰中火邪上炎於天致六陽反
不衰而上充者先去五臟之血絡引而下行天氣降
下則下寒之病自去矣慎勿獨瀉其太陽此病陽亢
乃陰火之邪滋之只去陰火只損脉絡經隧之邪勿
悞也陽病在陰者病從陰引陽是水穀之寒熱感
則害人六腑又曰飲食失節及勞役形質陰火乘於
坤土之中致穀氣營氣清氣胃氣元氣不得上升滋
於六腑之陽氣是五陽之氣先絕於外外者天也下
流伏於坤土陰火之中皆先由喜怒悲憂恐五賊所
傷而後胃氣不行勞役飲食不節繼之則元氣乃傷
當從胃合三里穴中推而陽之以伸元故曰從陰引
陽若元氣愈不足治在腹上諸腑之募穴若傳在
五藏爲九竅不通隨各竅之病治其各藏之募穴於

腹故曰五臟不平乃六腑元氣閉塞之所生也又曰五臟不和九竅不通皆陽不足陰氣有餘故曰陽不勝其陰凡治腹之募皆爲元氣不足從陰引陽不悞也若錯補四末之腧錯瀉四末之餘錯瀉者差尤甚矣按岐伯所說只取穴於天上天上者人之背上五藏六腑之俞豈有生者乎與言及此寒心切骨若六淫客邪及上熱下寒筋骨肉血脉之病錯取穴於胃之合及諸腹之募者必危亦岐伯之言下工豈可不慎哉

論單方治病　洪邁（隨筆 後同）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人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有隕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雖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𣏌裩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血泛經過飲調瓜子欬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癮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强筋健骨須是蓯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急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

也葉有雄雌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瞵者正脚有肉𣏌者取莨宕根繫裩帶上永瘥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擣甜瓜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癮風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硇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煆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蓯蓉并鱓魚作末以黃精酒調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調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忽於修製者如香附子兎絲子艾葉之類醫家狃其簡便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兎絲子煖湯淘汰去沙上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

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猶細難施工其說亦殊夥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寘其間則剛脆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梟投水缽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論礜石之毒

讀唐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篇曰前思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凡患寒散瘕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當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然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乎散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礜石死蠶食之而不飢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令醫湯三餅後以服礜石圓巳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身劇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遂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夫來者

論濟水阿膠　沈括筆談後同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論藥石之誤

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餌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

書仍爲僞雜如神農本草最爲稱書其間差誤尤多
醫不可以不知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七 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八

後生東海茅一相校

諸家二十六 道

李元卓莊列十論 道藏

一莊周夢齊萬物同化是非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
爲蝶然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非周
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
情耳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
況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爲蝶即蝶爲周蘧蘧然而
覺爲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覺

一身而私脈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
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
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感
然而惡一復爲人忻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
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犯其形竊竊然而
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覺覺不知夢故不以覺
爲夢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
爲非周是以源源汨汨變化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
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

端寓夢蝶之莊周以齊萬物之意皆寓世皆寐天下
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
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
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
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
其虛誠以生其神默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
貴賤成敗生死直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
特為寓言

一庖丁解牛　即無物之自虛者每萬化而常通執有

物之為實者懸一途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
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心實物而未
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乎且以
刃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
應世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敝矣而刃刃若新發於
硎者蓋執跡則瞬息已遷操本則百古不知去妙泄之
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真者一而已
矣孰為能奏之乃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有刃則
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兩能乃就其浮游乎
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郤自離

未嘗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固然者自因未嘗
而技經肯綮之自[illegible]況大軱乎以是奏刀騞然而自
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礙物之心得其用而無
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迷物之志善其用之餘又將
善刀而藏之彼遊於無用而所以未嘗傷也
雖然至道無有而會如用[illegible]
不知手在所倚而不知有在足所履而履不知
足在膝所踦而踦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
大用無擇而成其自然此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
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

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
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非不能損非長非短數不
能對非折非敗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
之神不滅而恒存湛然之用不窮而明此庖丁用之如
土委地而然每見其難為也以直其之在解無解
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
丁而視族庖若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若礙其
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切原周之意託庖丁以
寓養生之士次養生於齊物之後夫何故物物
皆適因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

小之見者不能然以是殉頹然與物靡刃於膠擾
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
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
道而游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
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山於壑澤〕自物之無而觀之其常湛寂且古
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
此者即其危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
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使
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賢其有涯之生託乎必

遯之地夫然而待燈者前焰非後焰此形者今吾非
故吾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其中去矣此莊周所以
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爪所以況
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況有形之有體
道一而已因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因無體
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大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
昧於虛明而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
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
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
傾而陵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

火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況以舟山且有體矣
澤且有方矣藏舟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
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
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
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群動而
有心者所以爰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
亡夕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
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
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
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

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
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
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
非我則天地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
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
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
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
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顏回坐忘〕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
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

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爲用矣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爲用皆見於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耶不然檄擾而避役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顔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顔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寘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聰

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忘者孰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私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私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又安有何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句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玆乃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顔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即羅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顔氏之子肯廢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衛吾知其忘猶未忘也彼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五

季咸相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感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福禍壽夭者妄名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妄又妄言之世之溺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宜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刳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若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乎則有出母之道以應

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立以為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數之以濕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

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為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豈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相心役見為有盡此之離人滅天為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

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若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猶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衡壺子之心非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為勝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

敢敢然以天下為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天象罔得玄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況性之自本者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法動而能復以況性之反本者性夫一開塵境並起既淇人僞遂淒夫道玄珠其遺乎然性不可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宗之者又其誰耶使之而非求虛也索之而非黙契也是一人皆知所欲知曰竭乎所欲見曰費乎所欲

已而道終非待大小多寡聚現妙自有存凡礫糠
粃全真成在小不局於眉睫遂不滯於象先流出乎
方寸之境縱横乎日用之際宜之則其山在前而愈
遠問之則大塊非遠而當從以其索之不待故也且
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
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為知迷即
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為見礙即言是性以言索言反
為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
也夫智而迷者雲夫見而礙者徵大言而縛者解此
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

有學乃遺思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復大道之原則
一性無性在得非得一真無真在失非失向也道之
黃帝亦無一毫之獲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
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成大虛而成為覺性所謂
知之乎之弗得得之而象罔之得為足也故雖黃帝
特異之
〔已〕莊子遊綦樂物之所以者以乎一一之所同者同
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何生而生本無生形
者何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
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

之遊逍遥無累物與我成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
此若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實契其理默合中若先受
之有不能逃遊其先若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
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沫無濡沫之渴無網罟之患
從容乎一水之中者何以是為魚之樂乎以是為樂
所謂旦知之矣又奚待問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
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
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
其樂凡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
無物之未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

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黙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
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袪
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兩者之蔽齊將物自有其物
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也耶將我
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
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
未嘗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
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
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

樂無非天和奚獨鯈魚之樂也哉昔知大周與魚未
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
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蚿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
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鯈魚之樂
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
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足

八醉者墜車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中矣認我以爲
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雖部無傷耶彼
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寘乘不知有車墜不
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

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
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轍也而乘其上者内開
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將傾覆於諸妄之
地非凡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　消其受萬態俱入
猶醒者之視中醉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則天
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兆則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
中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隂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
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
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
謂天遊動而無畛是謂天機舉不足以嬰之者天樂

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
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
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
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
生本無生故曰内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
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
物之所造而不爲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
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口全於天而
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
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

復讎者不折鏌鎁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
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
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
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況
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況有藏乎悟
此然後知達生之妙趣也

凡古之道術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
在期之以在有則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
無今在隂非隂在陽非陽在遠不離前在近獨高
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

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常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
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於螻蟻有在於瓦礫
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
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
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在之妙於天下者不敢以形
數擬不敢以吟咏流即其亘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
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體是猶萬水著見一月
之所攝也萬竅怒號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
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
出帝主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不離于宗神人得之

不離于精至人得之不離于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
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名操稽之數以是爲詩書
禮樂之文古之人即之以爲道術者非累于心也故
不可謂之心術非繫于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
也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
者而謂之道其或徧者也猶大大全裂于道德之
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命以謂道術有在於是也
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爲人太多爲已太寡而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
謑髁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棠騈慎到

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虛空無已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此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
以強聒不捨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
大之域而滯道計其術之在道中猶礨空之在大澤
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小石之在太山猶毫末之
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
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太山均於成體一
米之細與太倉均於成數一罍與大澤共虛一毫與
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
也嗚呼沒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

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
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
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堯舜之相授授
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
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
尹之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著書於是篇深包大道
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謬悠之說無津涯之辭
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跡以聖天下後世
孰可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于宋華子病忘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與華則亦而然化子則又其變後之時也中年則湛人作以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所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甚靜而發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聊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為迷妄情之息反以為病安知夫古人語於若必貴忘乎夫人相忘於道術其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屨非真忘足則屨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隨烟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若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凡若

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華子之病殘其真若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途而忘行一於途也在室而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忘先後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以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受之皆誰乎不知未嘗聞且闔室而毒之弗已又從而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弗已又從而醫之不知

此非陰陽之所能寇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又躡其後而唱之欲為治之也儒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所也然彼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愆則祈禱奚禱彼自無疾則藥術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慮有知露之使知寒餓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是非獨而有對矣蘗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于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于我而憾之切也

數十年之境頓生須臾之忘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不知今也紛紛不已噫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于孔子而怪之以其溺于博學之辯也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于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方其忘則寂然而忘及其悟也則弗然而怒是將以擾擾者為妄耶默默者為真耶特不知忘時擾擾之境自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則心故心亡為忘智本無智因知而智故智徹為德徹則不知忘之為忘而忘亦忘矣古

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道家雜術　　馬端臨

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
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
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
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
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
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
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
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

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
略不能知其旨趣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
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
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
國蕭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
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
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
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
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
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庸言黃冠以此逐食常

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
蓋末爲其師而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
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
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
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
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又曰朱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
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
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愚嘗因是說
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

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
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
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
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
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
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言增而高之
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
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殊劣而其旨蓋雖設教甚
久囑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
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

才作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
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
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下竊
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後無羽與潤色之若故無足觀
盖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
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然此論其蘊奥也今
之黄冠釋子俱未嘗究竟至此而特以其科教之所
謂濟生度死希求福利者行於世而舉世宗之莫敢
有異說愚嘗論之二教所謂濟拔幽途者俱妄也不
足復議至於祈求以希福之說雖達生知命者所不

爲然以理觀之則道教爲優何也盖人受生於天地
禀氣於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實照臨之山川神祇實
擁護之則夫疾痛而呼籲厄難而叩禱首過悔愆祈
恩請福而天地明神鑒其懇誠爲之悔禍降祥則亦
理之所有雖曰道經中所謂天神地祇皆領之國家
之祠官爲臣庶者不當僭有所祈然子路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孔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事上帝
則亦爲臣庶而言凡古今典禮亦因時而以義起
古者士惟一廟今士庶莫不祀其高曾古者支子不
祭今無有不祀其先者古者有喪不祭今亦不然先

儒講論及此固未嘗疾其僭瀆而必欲復古之禮制
也則夫臣庶士民之家苟有災厄而爲之祈籲天地
醮祭星辰黄冠師若齋明盛服露香叩首達其誠悃
乃古者祝史巫覡薦信鬼神之遺意揆理之所有而
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至以三清爲三炁五方爲五
炁九天爲九炁雖不能必其有無然其說亦通特不
當指太清爲老子盖務尊其師而反流於僭妄耳釋
流見道家科教之有是說也乃從而效之以其所謂
諸佛菩薩若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熾盛曰救苦
救難而以爲所求必得所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閔

衆生而爲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齊之十
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眞如懺悔於既往覺悟於方來
以共成佛道耳福禍之司非其任也彼方以空寂爲
賢則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爲妄則豈復歆
供養香乳之奉乃盛作莊嚴儀僕亟拜以希福利不
亦陋乎然則二氏固互相倣效者也理致之見於經
典者釋氏爲優道家強欲效之則祇見其膚淺無味
祈禱之具於科教者道家爲優釋氏強欲效之則祇
見其荒誕不切矣

脩煉三妙音　·通考

晁文元公迥少閒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日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若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覺性　祛疑

人惟一覺性耳覺之一字可以斷疑情祛邪妄一雜亂返真常人苟氣宇清明心神虛朗邪昧何從而入惟其昏擾濁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即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覺性易昏惟誠以養之則明定以持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事其性天之神也

道德經　通考

晁氏曰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予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居亂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應世也或知或愚或勇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於一曲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於其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則不然畏明之易暗故守以昏畏寵之必失故不辭辱畏剛之折則致柔畏直之挫則致曲畏厚亡也則不敢多藏畏盈溢也則不如其已畏貴矣畏其咎故退功成矣畏其去故不居凡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懦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於咎矣用此觀之豈非所謂求全也哉嗟夫人惟有意於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有所不敢爲則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率列於百家而不爲天下達道歟

老子　葉適習學記言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孟二載記孔子從老聃助祭於巷黨云云使佚于死下殤有祭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考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爲龍則是爲黃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二說皆塗引巷授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稱指必頗乃好惡之實情烏

得聚其所出而亦謂孔子問之哉且使聃果道所
更嘗教孔子以故説雖心所不然而欲付明其說則
今所若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折於其間而故爲譎詭
川游景陽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
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亂而
合之爾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久泯今不傳於
世大抵多古變化儻慌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
堯舜禹臯陶以至周公孔子損削弗稱管子尚權謀
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將或相先後亦皆與道
德之意相首尾蓋老子之學乃昔人之常至其盡去

謬悠不根之談而精於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
時變則他人之爲書固莫能及也然遷既以爲不知
所終又以爲或言百六十歲又其居自有鄉里又以爲
有子爲魏將傳至漢而所謂教孔子之老聃著書之
老子乃不能辯其本末而徒詳於末流則非余所知
也

老子註解序　王雱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
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俗餘亂於老子之真論智不
足以明真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揚墨之言比雖有
讀者而屬理不深乃復爲言矯世太迫彌遠今世傳
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
者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句爲之解聖
人之言既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焉者以
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書成於熙寧三年七
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
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出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
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
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
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誠如是則推五
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覩形度之以參萬物則聖不言
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
禮章樂明當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於
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數可謂
盛矣蓋於時有之則秋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斂
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
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及乎冬將以成歲
而生物也於是時動指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
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

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見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皆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爲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適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列子

葉適　高似孫　黃震

葉石林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誕謾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爲詭辭以激之劉向弗

悟遂以爲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爲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高氏子略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御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御寇獨不在其列豈御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稡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黃震氏曰列子才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

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於指佛然孔子

决不黜三五聖人而硬泛指西方爲聖且謂西方不
化自行蕩蕩無能名焉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
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
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
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與爲
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
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在言戒行而後世
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illegible][illegible]皆斯言實禍
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楚人公孫龍詭辭而樂正子輿非之

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
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愼爾言將有知
之愼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
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皆觀神農有炎
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
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異乎列子平
日之言爲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而
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爲自苦
謂桀紂之縱爲自得謂子産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
淫酒色之辨而謂朝穆眞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爲

非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爲八篇之最
舛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八終

諸家二十七 道

文子　　黃震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書稱平王問道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國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論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爲五賊謂三才爲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爲昌盜豈所以爲安耶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后世有僞爲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僞爲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晉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脩煉而不能明其所以脩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掇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爲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爲也唐永徽五年嘗勅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朱子曰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著意去做學那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

字自可認道夫曰何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
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疎閭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
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
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蹺崎閭丘次孟謂陰符經
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
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
加先生謂如閭丘此等見處儘得陰符經云天地之
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
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問陰符經云絕利
一源曰絕利而止守一源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

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專而又審
反是反反覆覆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
今日如此明日如此故得愈熟愈有効驗

陰符經注序 論用兵本仁義 吳棻

予聞隴西李筌嘗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徧竟不
能略通後遇驪山姥始爲句解釋益其怪矣自言神
農氏衰蚩尤共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
玄女敎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
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別著太白陰經閫外春秋以輔
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噫

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估蜀宮大火甲申乙酉則殺
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李汝詣朝堂
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世不祕也已而蜀王不聽而
承真死孫光憲竊比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
本定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
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
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大放世轉陽秘於翕而世
故之萬變者經横錯竪悄疑禁格悉出於其設而莫
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
洞乎飛伏孤虛察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

機謀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嘗
尤堯南渡之際每咎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
雖然天下之形勢日殊而兵難於屢估取古人之糟
粕而強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
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
脩文降及數世搢紳遂皮之上安則言兵兵日弱矣
遂至敵都淪喪三鎮附沒君臣將相相作消散夷負
盜賊蟠踞紛結不使下業偏安於山海窮陬之間不
復自振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存遺民收合遺燼猶
足以守此二百餘年之命脉而不墜至於淪亡若豈

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踣家而天下特勞之所在不以兵强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詭畧機權而言兵孟子謂能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術也雖使黃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況

本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爲言兵者耶

參同契　　朱熹 後同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爲人妄解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爲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隱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也又曰參同契爲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槩其說以爲欲明言之恐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

論脩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杳滓都銷融了惟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僊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決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長孺說脩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

不成病痛者因論道家脩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爲是其當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强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功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萊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爲務至其道

乃曰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爲內學而爲天子公卿之所寶禮甚則嗜於鬼道左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閒曠虛靚而寡欲[illegible]道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冥漳同入於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稱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

言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因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爲一人且爲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與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與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

彭祖者竟何爲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
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
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
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訝乎尸假矣哉嗚呼天
隱子遠矣吾将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焉庶幾果有所
遇而必得之者耶

送許從善還閩序　　宋濂

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
駭俗之事甚悉而於鍊解化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其實

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不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
老莊文列四子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
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
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一之功靜非篤無以臻
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盖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
發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爲參同契
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
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
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
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
雙用雙脩雙證奈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於
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
而已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
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
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爐者非玄關一
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
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
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閩蜀南有武夷山其高
萬丈蔣太甫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
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

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嘗辨其離合以告從善
也

、陽神陰鬼之辯　　儲泳祛疑

有客與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
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鬼故不能持物而還紫
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
不必深辯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
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鬼不能運固也
今山魈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
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皆

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跋長春子手帖　宋濂

右長春真人丘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傳次第非一朝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耜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巖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又言全真之名自知明君

始者知明嚞之字也咸陽村人凡三易名字初爲中孚允卿再爲世雄德威今爲一也大定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寧海州鈺之夫婦首師事之遂築室於其南曰全真菴四方學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云公以興定己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於奈蠻國弟子十八人偕從庚辰二月入燕城辛巳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壬午四月見上大雪山之陽癸未五月辭歸公雖寄跡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天道好生惡殺之言未嘗去口是以上簡帝知寵眷優渥金虎牌符照耀林谷亦可謂極外臣之榮矣觀是帖者尚當如天下雲壑家改聽易視毋徒弊弊焉寓意於筆墨之間可也公名處機字通密世居登州棲霞山烟霞洞後北京師長春宮自號曰長春子云

書麻衣易　通考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者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

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眞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眞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超然鑿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

是名其實又曰八卦非乾坤剛氣柔見假合無有
定實了則以爲八卦皆乾坤離氣妙用真實
但然非假合也不若或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
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了則以爲學易者須
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
此可以見矣然此書之傳固非確於文意惑於私意
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
當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妄談所謂一
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

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
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
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
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
之死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
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即如稽古斯
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蔵不久即
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又曰麻衣易是戴師愈作
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非親見之其稱此易
以爲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其人其適到其家見

有一册雜錄乃戴自作其言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
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
者李潜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
主簿戴師愈撰乃不耶嚼底謂不耶嚼底修養法不
耶嚼底時曰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
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
隨見寄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揲錢背面喻八卦陰
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
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

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足下盤旋耶然
此二語亦非也無孔周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
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陳摶　　邵氏錄

陳摶字圖南譙郡人舉進士不第或云唐長興中進
士有大志隱武當山有詩曰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
名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辭壁題詩志何大
可憐今華老圖南嘗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
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
山爲道士葺雲臺觀居之

脩煉　蘇軾

坎離龍虎東坡云人之生死未有不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乾其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為功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翁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為水犯熱必從之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

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丹經言爐是安身立命也採藥是收斂精神也火候是操存之意也沐浴是日新之功也抽添是勤怠之節也

尸解　廣記後同

凡今之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乃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目光不毀頭髮盡脫不失其形骨者皆尸解也有未斂而失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形去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暮之際謂之地下主者

得仙真誥

仙品

仙有數品華陰山神告劉根曰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聽減筋急肉沮必欲長生必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不能仙也藥上者為九轉還丹太一金液服之皆立登天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亦可役使鬼神次乃草木諸藥止可數百歲如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

罪過使人不壽蓋人身中神欲得人生三尸欲人死人死則散而為鬼歆享祭祀故欲人死也凡人夢與惡人鬬乃尸與人神相戰也　太平廣記

脩煉之誤　說海

神仙脩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若其法專守下丹田碣纊之際下丹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丹田鼻中終日滴濮

丹藥之害　祛疑後同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慾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

書述其功効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之無疑不知其爲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嗜慾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尅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爲君腎爲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况心不外役火雖盛而不炎以不炎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彼嗜慾者水竭於下火炎於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竭而不得行况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爲消渴疑爲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絶慾惟當助以

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爲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煆硃砂說

硃砂稟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齒之類煆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黃之類則可以補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理每得一方寸以爲法歲月寖久所收既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藥煉之但不適用無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爲服藥之助老於煆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服丹藥

蘇軾 龍川志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一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嘉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

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而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之積枯草敝絮而實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屍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其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

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内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蘇子化金方事　　蘇轍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僧嘗傳

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能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愼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則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煅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遂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輕傳人之意不肯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黄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

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聰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論道教　　朱熹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〇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

教之爲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卻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道攷最高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竊人道卻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道家之學出于老子其所謂三清盖倣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家之本性也報身者釋家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眞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

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盖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俠戶了但老子既

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眞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眞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眞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眞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眞君

四十九章經　通考

李璧季章序曰隱者劉浸翁博涉古今尤邃黃老一

日某生平嘗惜莊賦之超絕如云黃鵠一舉兮知山川紆曲再舉兮覩天地圓方此言居身益高則所見益遠矣今人汩於情僞況於利欲猶坎蛙壤蚓積處窪下欲幾高明得乎東坡稱博大古眞人老聃關尹寂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惟其脩然玄覽卻立垢紛之外不爲物所梏則乘星截虛排斥八極超無有而獨存又誰御哉浸翁曰君言善矣然茲理也不待賈生東坡而始著是在道經四十九章經已云學道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微眇也予始知有是經承從羽流訪得讀之慨然曰

至言妙道盡在是矣虛僞豈欺我哉大抵道家貴於
耿萬物而不留離渙漾而化昭融物之旦夕交於前
者皆不足以爲吾病而去道遠矣然而爲物而耿視
之猶有物也若盡空諸有豁然四達無門無旁無聲
無臭豈爲至極而聖人之教人未嘗舉空也老子言
道爲窈冥恍惚而必有象有物焉此經所謂圓明具
足者非耶或謂之誠或謂之玄或謂之眞或謂之覺
或謂之實際以至爲情爲識爲喜爲怒爲愛爲惡爲
聖賢爲仙靈爲姦邪爲盜賊大而天下之能化育微
而蜎蠓之能飛鳴皆是物也故易著感寂之理而昇

玄清靜二經雖曰空而實非空使凡世之善惡皆可
舉而空之則淫貪很愚險忮嬛媚所植罪本亦可空
矣則將何所不至乎味經之三十三章蓋與老易及
清靜昇玄合雖稱種種因緣均爲幻假當滅除之而
它章顧謂觸情縱欲是造諸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
樂而後苦又云財者罪之根聚則爲衆累又云危人
還自危枉彼還自枉觀此則凡姦邪小人聚財以規
利枉彼以陷人雖快一時終必自禍猶影響也然謂
之空可乎嘗怪道家言三洞三太皆藏玉京上眞猶
不得見而近世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

五卷崇觀間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抑何多耶黃
老宗旨虛無至大洞諸經昉言諸天奧密神仙隱秘
事自晉始傳人間由隋歷唐方伎符籙其說益以誕
漫去本滋遠以是知道家之書眞者絕少而俗師附
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
大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若此經之玄妙
精微明白切至其爲先聖至人所說無疑惟卓識彈
洽者無惑乎古書之正僞彼方士羽人苟非研精教
典獨會於心烏能斷其書之純駁哉

符籙齋醮　隋志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
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
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
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
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
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
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眞皇人
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
之經亦稟元一之炁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
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常開其文自

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奥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刼也乃命天眞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眞以下至于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年天尊經歴年載始一開刼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

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爲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于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

章表之儀并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歴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以木爲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又以登刀入火而焚刼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古皇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尋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二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籙之事其黃帝

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眞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也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宗爲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眞人成公

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之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普文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郡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

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由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道家行持　祛疑

祛疑曰道家之行持即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爲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可神不養則不靈可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井泉於枯井擷英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驁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烏程凌稚隆校

諸家二十八 釋

西域傳論　范曄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本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釋氏護教編後記　宋濂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為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為脩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熾燃杜法順深
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
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
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
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埵以瑜伽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伽微妙秘密之宗
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爛
佗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

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
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
中三觀心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
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
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
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
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
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伽久亡
南山亦僅存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
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
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
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
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玄門策厲學徒是
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溈山大圓禪師祐祐傳仰
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
爲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
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

師文偃偃之[redacted]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
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
爲桂琛琛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
旨迥然獨立不涉九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
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決三種滲漏傳晟
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
而復入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
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
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
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

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致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柰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與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荊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

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爲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雖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失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真妄之異

觀三諦之與說既已抵捂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少容諫書辯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居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遞非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趣而已

佛經考證　附志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舍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

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毎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復淳朴謂之小劫毎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

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並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資而防身攝行僧至五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凴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

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賛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

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

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

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群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

大譯佛經與羅釋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排僧徒很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内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

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奥義賛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諸經

蘇轍　蘇軾　真德秀

潁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原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内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脩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

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東坡蘇氏書楞伽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

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盤走珠如珠走盤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生死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為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嗔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供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釋儒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南齊書佛家論　　蕭子顯

齊書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包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為本常樂為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璅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為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

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令則十惡所墜五
及無間刀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此罔或差忒墨
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救頂且猶非吝今則肩同斷
狐日如井星授子捐安在廚爲龍爲從橫之教所貴權
謀天且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尸說四
辯一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
宜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養九
穀今則鬱單粳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
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
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

校其假將儒釋理與我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理
貞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非心異方儒
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符妙有一物不知不
成圓聖若夫神通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
議雖用亡象而諸張米道行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
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一焉借尼道士剃首非非唯
重道無亦利詳三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
教成先後廣略爲三有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
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
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惛成明梯愚

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歆慕之道物且之
無臨而局情淺智鮮能解受世途探度因果二門鄉
鳴爲善未必徐慶膽由東陵曾無厄禍身不苟妙靈
滯而廢遺器思稱肉益厚以終生忠及見遺流乃獲
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者自經文二報
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其緣謂斯道之
莫貴也

崇正辨序　胡寅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
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爲慈父

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
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
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
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則不肖即無是非絕四端也三
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
違之而禽獸則之爲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
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不
單掃除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
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
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

死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然者理也
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
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實實證也佛不以爲
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吾之德蓋於乾
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
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知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
之輪轉言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
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
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
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

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此然沛然卒不
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
焚香薦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昈戾而
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
聖賢闢之爲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統父與君則王
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於詭行左道皆更加禁絕
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罷乎此數
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
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闞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
之大明囿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溺

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
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接一毫則色必慄
然鋒足纔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脆氣也佛因
而恫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
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起
饑盜之相凉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
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一喰不足言
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
從而貪矣吾儒減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
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蟄貊入中國

以爲未快又與貪歡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
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上有出塵之趣高
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
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謂哉高將求佛所謂無上法
第一義者惜微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
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揭萬世凡南面之君
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禍
載諸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
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
高上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

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乎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日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

出世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竊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與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為疚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已雖弒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溺乃至於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

豈有弊也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託之於國王宰官劫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懷天下靡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

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殲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又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罪而不為惡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凊為孝者其孝

小出家得道而昇躋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劫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恩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餞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於絶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情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態

聾愚濟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救變之中士立功以法華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於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永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言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若若三才以立萬世無敢違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一寧學者收藏誦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益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滛邪遁之辭避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誡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錄雜出於僧人所爲者其太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

中所常誦味最侶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爲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鵰爲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闕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

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羽毛介鱗皆
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蚑蚋螻蟻與佛不殊
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彝天命則以爲愛欲
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
憎讎毒之可畏也其所親厚則以他人爲慈父法嗣
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眷
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夢
寐幻泡影電露舉非堅久眞實不必爲也其論鬼
神則記其狀貌叙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
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爲怪也佛既亡之

又付囑之僧逐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
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爲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
卷有光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愚人之
財殫衆之力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被以彩繪而轉
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爛然後爲
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邪辟佛之罪人若傅太史
韓文公之流至今爲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
虛寂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
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滅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
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衆耕良田積厚
貨幢幢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
巍然煒然轇相望也烏在其爲空乎不能空其言說
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
比丘意嚴居桂陽之求寧恭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
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爲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
同異且箴夫棄有趨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
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

白骨觀　朱熹　後同

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
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

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
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産稚乳長大壯實衰
老病死以至屍骸肸脹枯僵久之化爲白骨既想爲
白骨則觀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
之患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

釋氏之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
餘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玑以驚動世俗
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因論釋氏多有神
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使有亦只是妖怪佛家多

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問說禪家
言性大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回問禪家言
性傾此于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且禪家
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
入裏而去逐了它我却受它血陰它說傾此于彼蓋
如一破敝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
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
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
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
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

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
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
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
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
塊裏而去又做箇彈了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
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
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
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
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因就此結果曰
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

佛祖之言厚之云或言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
亦一好人死許多時了何緣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
呂居仁詩亦有狗吠[illegible]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陰之
說皆脫空

論佛　草木子

東土初祖曰人性本善不假勤苦脩行直下便是此
則鄰近理而大亂真矣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有此示機直至達
磨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別傳更無別
言自此禪宗皆祖此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
處予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扛蚯斷尾時如何曰
未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不存
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去則機息
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由
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
佛由諸已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
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

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一

後學歸安茅仲籍校

諸家二十九釋

論佛　朱熹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已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

而其勢亦以逆矣然以求道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寔有見焉但以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寔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寔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寔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

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廻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屛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寔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欲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佛心性辨

羅欽順

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

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緣起自性為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為十八界合而言之人

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則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

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為性始終不知性之為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用怪誕話頭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為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識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學略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首言諸識有二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

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此是佛家本語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為妄悟之則為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淺說為上而分為數類以盡其義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為善為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

一爾而有本有末□□本曰真識曰真實相曰無始
流注曰顯識海曰淨分曰平等智悲曰不生不滅等
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淨曰清淨曰識宅
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
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塵種跡
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識藏生住地無明與
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
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
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相智隨轉此爲一類
言乎本末之所流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

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
爲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
曰所有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
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
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思滅故解脫凡此皆
言其修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今以數類而詳玩之
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存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
夫識者神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
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謂
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則心無

主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儒之說爲聰明能
度者頗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氏分本末
爲兩截混真妄爲一途皆道之賊也□不可但
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
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
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
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
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此□件說取箇而
易見也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
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

若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
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
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
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
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
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
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
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
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
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否

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旣悟又不問其當然
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
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存者必不能存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
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
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
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
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
謂之惑障智障爾非迻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
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

然一言之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達磨告梁武帝有云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
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
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
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
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此言又足
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
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
孰知其所其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
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
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
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
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
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
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
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
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
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

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
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
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
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
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
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
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
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摭牽合以爲同
哉大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有得不予細或認
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有物

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尚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擴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

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則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木火金石一切視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固

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未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別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

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即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吾黨之士蓋相與精察之

南陽慧忠

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提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

太虛齊古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邪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說話是忠則所謂出出見汲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着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同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第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

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銷寂聞性不隨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儔多究其淵源則同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當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若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若他他便有

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于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

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下問大殊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

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語論宗杲云圓師王張翠竹是法身是王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王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扶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常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為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矣稼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

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旨是明白更無餘蘊矣然則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蓋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此乎此也佛氏秖緣認知覺為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

去只得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為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儒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卻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為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卻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見今歷歷

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可覩見之有據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為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須從使見得親切大要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在邪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活甲直是明白宗杲善指路卻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為本分人也呂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

惲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

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言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蹋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某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栢樹子竹篦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與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遂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君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抄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亦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

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直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休屠王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鑄金捏土采繪而其象通作黃色則皆本鑄金也武帝既得此象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繫之休屠

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其謂也
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存
其何巳遂并與金象而尊之巳祠諸甘泉又取休屠
王列之祀典而名之以為路徑神焉日磾者休屠王
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
之金象也巳而日磾之母死帝詔其象于甘泉而題
之曰休屠王閼氏夫惟寶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
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
焉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
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

下秦奪其地後徙其象於休屠右地而又為去病所
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
予以世次先後考之未敢遽以為然也杜佑曰冒頓
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以前月
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王其地安能徙
像以寘而不為月氏所却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
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
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考而非避秦
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間小國也
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

間有城焉名為昭武昭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
從佛之地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處乎葱嶺之
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為姓者寔種也寔即釋學之人
說者也此地與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象遂在其
地而為去病所得用何說以為王祧而云自祭地徙
之月氏也後漢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光巳
而舉以問人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
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為之說曰佛之靈能於
其教未行中國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誤也金象既
巳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巳徙入塞內亦有

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間奉佛
者必多而又以金象為之宗主則中國其為人所咻
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巳知之故遂
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象
未得以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
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
傳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
為佛耶

釋迦方域志後序 論佛道之怪　吳萊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上言西域諸國

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若
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矣始從學佛者游歷見
其所爲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祁
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
居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
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
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
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
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
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邛竹杖蜀布身毒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
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卒爲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
奇曰身毒 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
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
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
南處稱里數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爲遠賓一國也
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
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
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
休屠王漢張掖郡地皆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

又稱天竺摩騰王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
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
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
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爲他國所併仍用舊國之號
葱嶺以西乃爲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
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爲大
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
王所君罽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
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
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

梵言猶捐毒也至詡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
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王之世道
德同風俗一文爲制度悉已定奇言詭行淫巧異技
之人卒不自容於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
則立枯抱石以爲行髡首裸身以爲飾或曰是方外
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亂大倫而猶不少顧久漢而
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及受其法又
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
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
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還宋何承天壽天文星曆而胡

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同其用白蘇祇婆音訓琵
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涼龜
玆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曆則於大衍其在
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虛乎其書旁行而與當編綴
續之經混焉、錄也鉤然天地之一氣既胅而爲形
有變化容者羽者毛者鱗者介者根荄者浮生者而
恒出入於一機區已別矣安在其精靈之起滅因報
之相尋哉夫何造化之功用陰陽之屈伸又與吾儒
殊也傳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議今浮屠氏乃索言之始於無所始也窮於無

所窮也殆有出於心志耳目之所不能及者吁怪矣
哉自漢宣元以後西域服從於是土地山川王侯戶
數道里遠近詳實可考隋唐之世裴矩賈耽則又皆
圖而志之若夫道宣之作本爲其徒設也吾見其與
前史有異故特爲紀地理者述其槩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二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文藝一 史

史通 劉知幾

六家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
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
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
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
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

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
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
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
祥顧命都陳喪禮玆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
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
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
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
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
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

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元舒所選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

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王劭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

刪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

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註釋治其章句抑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

帝又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天監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于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

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戰國策等）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

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載言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

然凡所包眾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

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本紀】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諒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

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

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諡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述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列傳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騂腳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

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濫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

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
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
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
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
難蓋為此也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
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
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
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
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
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
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
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
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
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
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
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
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
色著青蒼丹曜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
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

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
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
賢於班馬遠矣

藝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
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
其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續漢
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
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
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
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
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
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
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
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
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
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
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
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
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
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

侯[illegible]於宋亦得之矣

五行志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師之營鵩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

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蝝傷稼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

況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illegible]）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illegible]）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春秋經札子殺召伯毛伯[illegible]）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五行志上卷中[illegible]）

（日有蝕之[illegible]楚嚴稱王[illegible]）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illegible]）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illegible]）

[illegible]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以此爲後

以出爲質移的就前訓取相謂撓耳盜鐘自云無覺

由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

類謂莒大爲國號爲強州楚昔素宦爲暴陵中國之

蜚[illegible]蟲

狄之爲[illegible]

[illegible]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

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

一依董京之說前後相反[illegible]

[illegible]不同[illegible]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

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

漢中興已還至於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

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

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慚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

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

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

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必精審也然則天道遼

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愼之占星

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

於蒼鳥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

發苟諸此輩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

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

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

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雜志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

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書自可

觸類而長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

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

法皆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

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近利親疏

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

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語言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

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

炎漢足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

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採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亦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竊覩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

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摹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從貢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之者擅

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魏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擬遐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漢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宋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

革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者擇其善而行之

論贊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

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

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也及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

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

甚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抑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抑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品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評曰]夫史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謬歟但固之踳駮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籍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

志引居傳首尤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號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雖得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而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撮加編次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

竟無其用豈非式乎若春秋諸國風詩見意左氏
載惟錄其章名如此理為長論自古風俗至於夏
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
本係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
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鬬徙居諸如此說者求
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
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驥指在乎不加
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
於斯苟濫引宅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
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

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
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
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
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
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
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
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
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
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

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
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
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
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
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
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
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
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
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
曰一概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

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
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
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
君所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
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
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
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寇
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他為之巢窟蹄戎而其勇猶螳螂之拒轍也
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
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
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
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
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
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
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夫天子無戲言苟言之
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
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

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
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
貶黜則比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
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
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汙隆作
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
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
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
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𣥺而稱感致百靈
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

令觀者將何以明其真偽此所謂一概也於是考茲五失以
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
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
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
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於國史連
章累牘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裒
作者其識異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
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
惟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
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

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
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諳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
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
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
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
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
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
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
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
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貞實亦

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務乎

言語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是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 [illegible]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謂世子方等有見讒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 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 魏收牛弘 必諱彼夷音變成華

語等揚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
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
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
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雅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邵
擬齊志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
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
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
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
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
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本索頭故當時有

蕃語曰獺非獺路非路其犁狗子齒斷索又曰龍推為國名中狗子破關又丙帝下詔寫齊神武數日前狀如此事雖可棄豈可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根君横綱錄數作權剛於後其事不傳於此齊史而理沒不書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肩可求班固華嶠比
肩皆是者也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
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
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
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
君王之欲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
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

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
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
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
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
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
俗戰國之時無異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
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
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
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

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
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
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
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
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
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
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
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
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

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大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

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illegible]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illegible]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illegible]宋不伐[illegible]可伐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者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具其紀傳中總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illegible]又[illegible]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illegible]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邵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

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剩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若餌巨魚者垂其千釣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罝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瀋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

而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斲將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璧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

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一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授顙捕動於靈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無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

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儁穎思多昏滯費詞既其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朝巳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貫一成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安餘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古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

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咸句擧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

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刱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轂子長所書魯始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道武所諱黑獺周文

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之難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山定積彰於載識杜臺卿齊載記云首牛个西谷逆麓上有丘也河邊之徇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謠議謠雖頭區蜀河中物子喫下茄也明如日月雖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于或存扶而除厍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

傾作僞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
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摹擬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
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
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
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
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
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

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
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
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
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
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
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被與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戚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
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
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
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
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
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
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
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
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
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
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
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
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其則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
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則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
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
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
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
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自
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
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
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

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惶放逐
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
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
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
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
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
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
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
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

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
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上排徐湛江湛僵仆於
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
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
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
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
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敘殷鐵則
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
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
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

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
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
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
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
說朝廷聞慕容恪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
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覼縷如左
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
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
其為幽州乎秋八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

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闕略理甚昭著此豈
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
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
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
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
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
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
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
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
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
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
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
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
哉

書事　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爲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
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
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麏求諸尚書春秋
上下數千載其可言德者盖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
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盖主上所惑臣下
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
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
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
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
書其使來聘其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
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
至於呼韓入侍肅愼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

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劉道憐等來朝之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覲其
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
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盖
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
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
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
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
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
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

仁累德良弓無改[illegible]少生世為楚將石建之後裔
謹相承此則其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
有父官令長子孫在郎署不若於一鄉行無聞於十
室乃叙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
四也

史傳

劉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

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

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

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後魏志斷論

魏收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紹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樂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刱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疏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

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
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
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
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
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
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
爲慮劉歆七略因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
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
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潏咸入禮典
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

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
窮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史
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
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
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包其用非一郊祭朝饗
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
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
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
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
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餘紀郊廟樂

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
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
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
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非古謠哇之辭並
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録何書自黄
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
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
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
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覦不作
握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

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
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
固天道深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
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
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
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
兗朔爲寒北之士夕爲虛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
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
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
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

邑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
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　　魏
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
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
重啓邊隟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
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
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辯析使悉該詳
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元嘉中東
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
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

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
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
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紛今定提
簡杼軸忘飡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為
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史論中　　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
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
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
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
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
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
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
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
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
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

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
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
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
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
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
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
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
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
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

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藪居不與中國會盟以狄夷
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
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
遂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徐狁亦或庶乎其間
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
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
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
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
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

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
名則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
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
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
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絫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
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
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推之歸
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
也不亦微而切乎蓋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

甚而寬則後人知[illegible]之律簡而明則人君知中
國禮義之為貴[illegible]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
用力寡而成功博[illegible]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
焉者以是夫

正統辯　宋遼金　陶宗儀輟耕錄

辯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
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
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
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
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

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
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
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
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
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
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
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
後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甚
矣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至帝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
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宗

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以序統者在蜀等
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
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
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
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
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
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
百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
延祐天曆之間屢勒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
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
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

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
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
於阿保機披其黨而併諸部以律光而其族浸盛契
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
之日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二百一十有五
年大遼固唐之遼也東唐之裔草竊石晉氏
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遼得處燕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
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

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
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
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命有
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
以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愼至太祖時南北爲敵
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
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
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
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
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

攝者也而來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
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
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
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
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
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
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塘事唐不受
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
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
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

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
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
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
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
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與不必以唐周
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承周接漢接唐
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曆周
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
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
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

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
細注於歲之下其意亦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
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爲閏與否乎
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
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
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
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
乎好黨君子遠斥紹興爲偽宋吁甚不忍道矣張邦
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
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
在茲惟天意矣又觀其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
爲遊魂餘魄而有其國乎邦昌不得卑宋則金不
得以承宋是則後世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
人非劉蜀牛符於晉逸晉牛統述者之可以同日
語也今之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指仍在江東矧
謂偏安就功比於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
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
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亦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
亥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
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

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
曆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
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爲也
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
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尚而至此則中華之統
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
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
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
統之旨而忘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
於咈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之是非之

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
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
妄分閏代之承欲以宋為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
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
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
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
下有其二遂涵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
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
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
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

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
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
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
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
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
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
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
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旣而宋亦南
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
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

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
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
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
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
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疑矣而今之君子又
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
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
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
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
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哂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

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於乎司馬
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
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
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俟其言於上也故私
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之君子云
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
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

正統問　徐一夔　文蔚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
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

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爲一則以正統歸之耕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是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荊平蜀至是矣趙恐陳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死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宜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戴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之使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

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蕞爾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審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以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戕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然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贇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常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歸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爲四言叶以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

倣綱目例遵紀統爲經而疏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據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不可以爲至當元晃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夷齊十辯

王直　文衡

一辯夷齊不死于首陽山　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　三辯山中采食之故　四辯夫子稱齊景公對說之山　五辯武王之世無夷齊　六辯史記本傳不當附海濱辯紂之事　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東歸之年不合　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

不同九辯太史公[illegible]乃僭伯逸討十辯左氏春
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第
七篇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第十六篇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二章孔子所
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
生亦不得不取證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
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

得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
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
聞之缺道知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
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
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
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於世也
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揆度一定
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
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若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
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
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
盜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
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
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
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
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問予
言而惜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
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
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
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
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
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
而二子皆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之意
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
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
戎與燕皆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
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
則逃國以來誅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

邪今且以意度之國亦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顛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辭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

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聞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者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是序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其國曰久奉己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於傷春秋之尚貴亂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無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餓首陽哉由此

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言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竊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甚以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說之也略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概遷也專指文武為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待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

亦不幸君子可異斷然拔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狗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故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嘗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論時論事與論世知人不當草草毋徒聽夫夷齊孔子之言將君子難不曰叔齊而言伯夷其辭若并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雖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一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

吉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爲諷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繼述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老矣否歟況於勢有不返奈戎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當與於嗚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哉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蓋遷爲未嘗見孟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高節

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意於紂也夫事不推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皆經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太公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太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

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略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之歸爲首其他未之先也以

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所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伯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爲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

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
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叅寫二
子冐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
之狀殆如狂夫出鬬群小號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
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
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痡四海之
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
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
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
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

之意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
兵至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
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
又何也故凡遷書誅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
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子之說折遷遷未
必屈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叅措自破碎不
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尚者知
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歟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
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居半及書武王則妄
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略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

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
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
斬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
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
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爲夷
齊蓋指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
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
見遷於論語亦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略無一字
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

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
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叩馬
耻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
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
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
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
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
人情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
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
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

此何也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
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
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刪尚莫知名
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
也夷齊嘗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
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
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
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
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教行一世之人無
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

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
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
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
兮命之衰矣遷以爲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
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
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
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
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
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
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

國至于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
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
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晉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
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
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
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
亟爲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
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此暴者之所爲誰謂武王爲
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
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況罪止

紂身爲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
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
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克商至於周襄然
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
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
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
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
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
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
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

惟此章之變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人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

孟子弟子列傳序　吳萊

太史公孟子列傳皆兼騶忌騶衍騶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吁子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實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也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

君猶欲好儒自儒吳起武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使遂並稱百家雜說渾淆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敘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子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外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說無所依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學六藝今猶見古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語之似與充虞路問時若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說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議之曰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

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illegible]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猶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

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若如此又況鄒衍輿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説誠者其人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當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讀貨殖傳　趙汸　文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横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者皆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曲任氏以田畜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方紆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拳拳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任甚詳即書中豈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場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譏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姦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附爲天下

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附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小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詳複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消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論唐志　葉適

余既於漢志著五行傳之非而新史以爲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漢以來從之不暇何暇非之又謂祥眚

禍府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此尤不然夫以數術占災異自古已然惟不可出於洪範爾況其中有皆極如神明聖人亦未嘗廢也惟不可出於儒者爾故洪範理道而細術儒者任理而遺數故以洪範占災異未有能中者也新史又謂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此亦非也桑穀共生雉雊鼎耳古人皆以事訓其君事不明則敗爲者無所據憑事明則所以而興消何應之言不然則禍至而應如響雖欲有之可得乎春秋以年紀事災異即事也若災異之所以爲事與事之所以應蓋其體不可得而並著也然左氏則附著之矣新史用春秋法於紀年已皆止其文著而不著事應可也志則紀年之簽傳爾安得復用春秋法削其事應而獨以災異言哉宜其繆甚煩多爲學者所厭觀既不足以得其大又併小者失之矣

論作史之法　劉安世語錄

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兩書各有長短不易優劣也

新刊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二終

門生毘陵左丞著校

文藝六 詩賦

文心雕龍五篇　劉勰 後同

詮賦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楊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辨騷 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

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論詩情采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

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聲律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一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見

樂府 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詄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文章辨體　十四論　吳訥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佹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佹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楚辭 楚國名祝氏曰按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為讀遂為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出於此故今按晦菴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

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
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
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
兩漢祝氏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
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
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
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
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
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
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而不尚意

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辭尚理而
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之
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
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
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為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
故其為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
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蓋非魏晉已還所
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
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三國六朝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

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
其賦物也則於物有况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
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
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
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
為愈巧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
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文工於
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
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
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

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
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
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
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
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
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
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唐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
頹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
好字中揣聲病以避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為古賦

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强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宋]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

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騎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此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樂][府]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際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若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箱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此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

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辭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采無足觀矣自時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

主此三者仲尼所删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千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聯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龎雜厭人視聽雖浮淫師俗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

郊廟歌辭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考之於古禮樂之備莫過於周故詩序謂昊天有成命則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則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載

芟良耜則又明堂社稷之歌章焉千載之下音樂既亡而其歌詩尚存者以其辭焉爾秦漢以降代有制作然唯漢唐宋為盛者蓋其混一既久功德在人雖其道不能比隆成周然其致治制作之懿終非秦魏晉隋南北五季之可比也讀者其尚考焉

愷樂歌辭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鄭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是則軍禮之有愷樂其來尚矣若夫鼓吹鐃歌橫吹之名則起于漢崔豹古今注云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羣臣短簫鐃歌乃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是則鐃歌與橫吹得通名為鼓吹曲但所用異爾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又有橫吹曲二十八解然辭多不傳曹魏嘗改漢鐃歌為十二曲而辭率矯誕厥後柳宗元進唐鐃歌洪武中宋濂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義殆過之矣

燕饗歌辭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則燕饗之有樂也

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皆奏鍾鼓此食舉之有樂也漢明帝定樂二曰雅頌三曰黃門鼓吹者皆燕射及宴羣臣之所用也又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然世皆不傳唯晉荀勗所定歌章具存唐貞觀初新定十二和之樂其曰天子食舉及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王至禮會奏昭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而史亦亡其辭迨宋建隆中始作朝會樂章載之于史

琴曲歌辭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邪以正人心者也故先王以是為脩身理性之具其長三尺六寸象歲

之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法六合也前廣後狹尊卑
象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今觀五曲九引十二操率
皆後人所爲若文王居羑孔子猗蘭將歸等操怨懟
躁激害義尤甚獨昌黎所擬先儒謂深得文王之心
者是也西山真氏又云琴之音以淳古澹泊爲上今
則厭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雖琴亦鄭衛矣此
又有志於琴者不可不知也

相和歌辭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以
和執節者之歌魏明帝分爲二部晉荀勖採舊辭習
之清商二調歌詩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
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曲也
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清商曲辭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
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辭皆古調
及晉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關中收其聲伎南朝文
物斯爲最盛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伐得江左所傳
舊曲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至於殿庭
饗宴則兼奏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微更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
署以管之謂之清樂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

用十部樂清樂亦在焉至武后長安已後朝廷不用
古曲工伎廢弛曲之存者僅有子夜上聲歡聞前溪
阿子丁督護讀曲神弦等曲俱列於吳聲而西曲則
石城樂烏夜啼烏棲曲估客莫愁襄陽江陵共戲詩
陽等曲或舞曲或倚歌則俱出於荊郢樊鄧之間以
其方俗故謂之西曲古之樂錄曰上聲等辭哀怨不
及中和梁武改之無復雅句矣

古詩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
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
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
而變矣晦庵先生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
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
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
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
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
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
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
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
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
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

詩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嗚呼學詩之法予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焉國風雅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閒出而僅有也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閒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製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時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尚而四言益鮮矣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放於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爲得之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顔鮑又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

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贍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測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故時而起若王介甫蘇子美梅聖俞蘇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矣逮至南渡遞相循襲不離故武獨致堂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盡發天人之蘊載韻語之中以垂教萬世又豈漢晉詩人所能及哉讀者深味而體驗之則庶有以得之矣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栢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羣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四馬從梁來叶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對偶也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其

後人換韻體也古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矧至唐世作者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爲巧務喝喊以爲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采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

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

律詩始于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攷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拗體麁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惟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爲

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録爲壓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作者當以其言爲法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韓詩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弜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

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由是觀之絕句之法可見矣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

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蕪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按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游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黨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表矣竊嘗因而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塡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尚見草堂詩餘內元世益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于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塡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句法 詩者始於舜皐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格致寖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製大備矣

宋書論謝靈運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淸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玆以降情志愈

漢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
清詞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
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
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
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
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
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
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
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
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
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
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
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
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
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詩評序　　鍾嶸

上品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
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

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謡曰名余曰
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五言之目矣古詩渺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
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
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
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
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
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
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

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

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

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鶩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

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

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
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
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
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品序曰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
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
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
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
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
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

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
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
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
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
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
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
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
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
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

網羅今古詞人殆集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
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
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品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
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
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者詩頌皆被
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
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
唱此重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
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

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
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
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
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
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
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
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
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
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
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

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詩品上

古詩其體原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巳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

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内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宋徵仕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亦是經綸文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淑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與元九書　　白居易長慶集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

之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至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

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采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芳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

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陳梁之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花感花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于此而義歸于彼又何不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

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昭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世稱李白其才以奇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覼縷律格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盧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予常痛詩之道崩壞如此忽忽發憤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材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鑑略叙其詩之末流廢興於此

送孟東野序　　韓愈　本集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
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
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

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
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
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
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
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
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
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
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
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田駢鄒
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

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
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
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
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
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
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
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
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

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
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
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評李賀　　杜牧之

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取其歌詩
雲烟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
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
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
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
爲其怨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

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也賀生年
二十七死矣使賀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三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四

文編八三　詞賦

書梅聖俞稿後　歐陽修　本集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
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
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
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
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
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
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
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
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
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
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
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
之善者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
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
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
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夫器有得之者

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旣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陳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其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聞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句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古今詩話

東坡居士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大雅綿九章初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八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也老杜陷賊時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欲往城南忘城北予愛其詞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若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

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黃魯直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若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逆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

又云寧律不諧而不可使句弱寧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詩者也至於淵明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斤斧者多疑其拙窘於檃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冷齋夜話載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荊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荊公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木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蘇尚書符東坡先生之孫嘗與人論詩或曰前輩所好不同如文忠公於常建詩愛其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謂此景與意會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則與文忠公異矣又二公所愛和靖梅花詩亦然公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爲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可隨人轉也

倣傚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甚可笑如盧仝詩有云不唧嚁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學

可做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
自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
詩云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
以為戲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
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
堆為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莫如脩
嘗問聖俞平生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脩所不
好聖俞所卑下者皆脩所稱賞云知音之難如是其
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
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

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
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缾
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
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
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
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
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
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
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
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羇愁旅思豈不
見於言外乎

山谷云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
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
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為知言及觀
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
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
繩削而自合者歟謝康樂庾義成之於詩鑪錘之功
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其彷彿
者何哉蓋二子者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
寄焉耳又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
一聯云雪後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
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去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
色好惡繫於人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
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
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
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
耶座客無不以為然 語林

珊瑚詩話　　張表臣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數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
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
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
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又客得無淚
故妻歎及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則又嗟其窮愁如此
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
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
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

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
輝則又得其雅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
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illegible]若
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illegible]烈
黎則如其傷時而憂[illegible]深衷如
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illegible]善而春秋之
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
搔首則又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蔚藍
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
致耳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
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此一二者便可名
家況深造而其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
至也

詩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
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
也

元遺山云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
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傚之
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超朝華之已披啓夕
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

知求去陳腐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
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其工耳
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
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疎皆爲佳
作後人有切近的當而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
琢肝肺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

葉石林詩話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鬭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臞翁詩評　孫器之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

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祗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秀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詩評

嚴羽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

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之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次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黄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真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大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

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鶩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顙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

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須是本色須是當行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不必太着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癢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人便非本色須參活句勿參死句詞氣可頡頏不可乖崖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

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有此若金剛眼睛庶
不眩於旁門小法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
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
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
而自然耳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黃初之後惟阮
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
阮籍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
下顔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顔非也建安之
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

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
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擬古惟江文通最
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
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雖謝康
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休擬行
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
自體耳蘇子卿詩云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
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
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
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管絃之

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
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
隻眼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戎
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
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
似韋蘇州劉長卿處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呂
溫亦勝諸人李瀕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大
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

李涉李益耳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
府吾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
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爲太白
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
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
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
師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材豪逸語多
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

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李杜數公如金鳷擘海
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虫吟草間耳人言太白仙
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王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高岑
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
不懽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
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
本色非唐賢所及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孟郊
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邪
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孟浩然之詩諷詠

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
鶴樓爲第一集句惟荊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渾然天
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

西清詩話　蔡絛

王荊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
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曠千餘
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某
自負亦如此
蘇子瞻奉同西太乙宮見荊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
[illegible]荊公所作[illegible]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見
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蘇子瞻渡江至儀眞和荊公游蔣山詩後寄荊公
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
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
蘇欒城云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
宋玉之作漢唐諸公莫及也

王荊公詩議　羅大經 玉露

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
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
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

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憸壬階之以進依
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
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搖
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
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
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蠡蹤夫越未嘗忘越
也曾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
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
荊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
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

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荊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豈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荊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辯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

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直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荊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窮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荊公論韓信曰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己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爲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承書知學詩弗以自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無慮數百言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

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于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

變極矣然而諸[illegible]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illegible]六朝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

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祖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

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厥之開元哉由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

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煆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

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不出乃能因雅俗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

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師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沖和純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七十四卷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五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文藝四文

文賦　陸機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

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

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

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

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眾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

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

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

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

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illegible]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

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

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性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于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騖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何

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

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頻失精米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斷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胷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無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無之者鮮矣

文心雕龍十四論　劉勰

徵聖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晳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論文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與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　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

焉動容視通萬里神居胷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

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

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體性】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風骨】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

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總術】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或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逮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對策】大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

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章表 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爲本者也足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議 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

書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論 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銘箴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雜文 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碑 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

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偉績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

誄 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章辨體序題　吳訥

諭告 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

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誥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次則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又列國應對之語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有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皆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既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代言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若荒君中能盡褒勸敬勵之意也

批答 按王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特批答詔勅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惟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

近古至偶儷之詞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令信哉

冊書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兩行隸書之又按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

俟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策冊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沿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若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勑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

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但對

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考之虞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泛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致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

敘忌繁冗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蘊藉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

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
問答之際者考之書可見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
言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亦有可以爲法戒者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
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
有以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
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
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處有宜泄則囊封以
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矣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
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

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
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
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群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
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
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劉勰有曰奏以明允
誠篤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
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
辭氣亦異矣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
即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
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
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
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以義隱大抵
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
得體信乎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
言名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
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

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
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爲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
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
本乎進修之實措諸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
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叙事
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
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
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
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

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叙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論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曄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辯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柳作諱辯桐葉封

韓識者謂其文斅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已
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於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守道亦云更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云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皆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即其古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人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紕者則解焉可

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掌獵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illegible]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戒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

樂奏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

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

【問對】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

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也

【傳】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歩里客談又云范史黄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

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
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
之毛穎傳王齊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
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
曹傅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後有其名而亡其辭蕭
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
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謚法周禮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
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

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
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
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
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
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
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
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
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若吾黨之能
揣若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云
私謚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
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
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
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
太常定議博上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
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
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
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
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
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

廟門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
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
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
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
刻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
碑亦廁其間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
道墓碑各爲一類
墓文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
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
爲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其所記曰古者葬有豐

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
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
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
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
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
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
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
者文則稍詳志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
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録近世至有將墓
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

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
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
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
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
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
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
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
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

辭惟文選録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
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
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
辭而名不同迨宋南渡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
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
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辭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册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
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虔之祭
顔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
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

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
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
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説固
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之所厭聽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與孰東漢
李唐之故事皆其發於所言猶有未及乎俗尚者作
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
銘之不能自名者後而之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斯
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

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斵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紖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

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其辭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謬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謌詩可也何必區

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敢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額以涉道猶茨嘗適野見苟陳古碑數四皆究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裴公覲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貫夫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爲碑若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

一辨之意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文藝傳論　歐陽脩 唐書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蓺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名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

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文章有體　羅大經 玉露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昆體圓活有理

致作詩本義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籍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

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答李翊書　韓愈　後同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

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

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皆於當非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答劉正夫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

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

文章論

李德裕　文粹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見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

味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推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旨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梁京安二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待騷九歎佐漢樂宮見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變者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諧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

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以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濟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琢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質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止者至矣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

答謝民師　蘇軾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

於賦何哉終身琱蟲而獨變其音節使謂之經可乎
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
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
如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
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
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

答李推官書　張耒文潛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
暑賦及雜詩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

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
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
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有人決不
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
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
妄以耒為知文繆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
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
固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損
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
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

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
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為主也夫
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
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
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于諸子
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
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
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
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
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

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
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
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
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河而納之
海其舒之為淪漣鼓之為濤波激之為風飆怒之為
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
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
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
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
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

□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廉廉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答張洞書

孫復文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

刺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汙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溢架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汙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爲忽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文衡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媲時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乎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

其餘皆磨滅斷齾則佶乎待之於天若非超然而不
牽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厚賜書大抵未能道
（書背文體者也）大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其
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
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
之辨也至其發言之辭人矣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
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
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
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鑱刻峭厲
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議焉者良以其

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
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
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
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
亂爲文而不以法猶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
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
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
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
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

斵車而肖於舟矣可乎韓子之於文也雖陳言之務
去今雖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
字而騈集斷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衣裳也耶
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
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蔡邕
以爲篳篇乎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爲覬
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
以爲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歉然盜也今爲文者
至死不悟其役役焉割裂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薾
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蕩之力哉且古之

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
故或之而爲漪合之而爲瀾蹙之而爲縠激之而爲
衝激之而爲濤是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
也天之於物也猶不然乎織者櫽者剔者琢者莫不
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巧各付物而
天下之巧無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楮葉
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
繇聞濮上淫哇煩促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
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
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

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杇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柰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觀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常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爲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

覩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古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反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不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凡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其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月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五終

文藝五文

文章宗旨

陶宗儀輟耕

盧疎齋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宋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傚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敘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艱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淸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

謂之古不可大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敘者次敘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敘其語曰敘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泛用古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跋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義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略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

佗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
巳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文原 上篇　　宋濂 本集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
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
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
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
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
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槩然

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
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
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
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
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
揖序黜之楊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
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
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
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
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
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
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
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
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
攬而為之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
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毀
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類躍次有叙吾文之體得之
崑崙玄圃之崇清峙哉位也而吾文之峻得之

南柱北榦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開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

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䵝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眯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猋號林而蜚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知聽也蛾撲死生於燄盡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

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虺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險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

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往
進於道聊一言之

文訓

王褘 本集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榮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

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曠疲斃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夸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僶俛而不振思窮力廢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

氣以為之內衞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雖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繁然相接合喜投衆有如正始不宗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捃摭穠纖吟哢寒暄豐腴醲酣眩耀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弔與賀牘成累幅而叠者王公之門下逮閭閻爰儀締與往來交際率本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

日變王風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妍競豔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簫觸手錦繪迷眸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詞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寓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

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
達枝五藝引叢論英發刻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
說其賦則句錬字烹音叢韻軋靡秀春擷花艷晴擬
較姸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若宏辭以纂六科
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
宏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賢良詞場角雄藝
閩不厲兵而行戰爭奪弧而先拔著工若拙三年是
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闡
蘇聲徵拔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
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

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
太史公曰科舉之文擬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
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
石記誌頌銘其有成式或鏤辭是刻或琬琰是刻或
鐫於麗牲繫縴之碑或鏡在封禪勝展之壁莫不炫
煌宗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
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俯其宏
奧之思雅健之姿瓌瑋之辭擒摭馬班陵厲蔡陳蹤
蹴揜王宋金聲娓娓煌煌鉠鉠鏘鏘粲章綉紋炳
炳烺烺繽繽紛紛誕誕而鼓龍翔蔚然而虎鳳節翕

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譜韻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
況宜以之而開察幽闡以之而著宣邈遠以之而綿
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
為國之儀望學堂焉草章焉播鴻筆攬魁柄稱文章
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嬗美古昔傳信今後
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亦古
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始
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臣文焉典謨誓誥制冊
令詔勅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
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

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行裕而深長經緯
天地宣發陰陽翕張萬化轇轕三光封賜則氣含陰
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敕戒則吐星漢之華
治戎則揚游雷之震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
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源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
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
鳴而谷應信乎齊外彷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
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
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于

此也姑舍是豈非後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
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
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
究歷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和
選舉職官冠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怪惑詭變
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
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
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
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義者曾爲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

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
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儁偉超卓後之爲者
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緐彀者以爲遷固之書其
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
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僭史
之敢干及乎范曄宋祁之流則遂肆意妄爲的筆濫
爰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訶以
纖況乎蹖蹐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
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
後勝其任蓋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嘻史之爲文誠

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
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
於道則末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
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
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
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
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
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
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

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
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
爲文荀卿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
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
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
始不有明焉雖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
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
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
子之文皆以明夫道者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
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畜其私家尚其私談支離

六經乾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則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先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畧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

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纍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喟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茂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繇志乎文則已苟有志乎文舍此無以哉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茂以加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既御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

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傚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染說

蘇伯衡本集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鬱取茜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浣之沃之涂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發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

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雖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大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於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蓋彼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

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推文辭之致致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今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

文筌序　　陳繹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巷謠小豔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敖君

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並書其所使人人之感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惕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有情之實也書有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乎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人之好於文者求之

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爲

文章雜論上　諸子

韓昌黎上于襄陽書云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汩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辭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

顔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誥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凡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暢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皆不可無　文章辨體

歐陽公答徐秘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又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廬陵文集

孫元忠朴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東坡與姪帖云文字亦若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虎豹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呂居仁曰東坡云言盡而意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止尤爲極至如禮記左氏傳可見　文斷

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

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又云所寄釋權

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謂王立之云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黃豫章文集

曾南豐薦陳無己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擲筆又嗤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躁以請曰願當時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標括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筆略不經意既畢投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

間

陳後山云宋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動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並後山集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

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脈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臭芬薌如雞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群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

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顦顇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資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

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史記其旨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並李本集

最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

得數萬斤起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與來筆力千
鈞重乎 王鑄叟詞文發源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
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自肺
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
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
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冷齋夜話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
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
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

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
其寵疾如吾家蜀公擊訐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
用則爲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
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
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爲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
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原蓋出於
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
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爲法 潛溪
詩眼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悶此遂悟
文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爲
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
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
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餘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
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
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叙事
文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光上官相

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
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
處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使人入法度
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
亦類此
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
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戒○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佐
作可得之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
矣 [illegible]氏蒙訓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六終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七

文藝六 文

文章雜論下　諸子

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
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
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蕭氏漫齋語錄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
留一月東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
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
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
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
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是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
言而書諸紳 韻語陽秋

呂祖謙云文字一意貫生段數多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
思雜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
不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
只是一意方可若使說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處
間架令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
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
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
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並龍淳文說
楊龜山云大凡爲文須要有溫和敦厚之氣童疏告
君文字蓋尤不可無也語錄
朱晦菴云作文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不可架空織
巧大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文好者只是靠實
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宦者傳自然好東坡如靈璧張
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
架空說全不起發人意思又云今人作文好用難字
如讀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
字歐蘇全不使一難字而文字如此好作文自有穩
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在
倪正父云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
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葉正則云爲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金石例云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退之本孟子永叔
亦祖孟子故其議論純正少孔子厚則允皆自言

所得處明允多自戰國策中來覌子厚爲不純子瞻
亦祖其家學氣焰赫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
六經來則源深而流長人但見其正大溫粹不知其
所養者有本也此最當謹所習之始若不謹則未可
知木既立必學問充就而後識見造詣凡見之議論
言語者皆正大純粹如冠冕佩玉入宗廟之中人自
起敬學力既到體製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頌序跋
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儀雖有實行識者
幾人哉體製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反
覆難應關鎖血脉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自得於古
人

捫蝨新話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
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
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若少
螢雪叢說曰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
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
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
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
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之意非直使本事
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

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茍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韓文鎖語云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齟齬處○爲文當要轉常爲奇可俗入雅縱横出沒圓融無滯乃可與古遠

文章精義云作文須要血脈貫穿造語用事要斬所世號能文者無不知此文字須要數行整齊處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文不對處意著對○學文切不可學怪句凡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只作一句貫串意脉說得通處儘管說去說得反覆竭處自住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粗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容齋隨筆云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於外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詩書禮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戴三良臣先生喻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

足驕七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無恙

謝疊山云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粗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聖人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頼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亦得此法○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尚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妙法從老泉傳來

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一段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黄小畜云文以傳道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詞欲句之難道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詩三百篇皆可以播管絃薦宗廟書者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文之古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愼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哉若第取書之弔由靈易之朋盍簪者法其語而謂之古是豈謂之古文哉

元遺山云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然曲折太多則語意繁碎整理不下反不若直頭布袋之爲愈也

文則云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若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序用鳴字上字猶書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爲貴又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下中爲如猶西伯如初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矣〇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左氏傳曰其有以知之矣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句六字成句而四字爲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爲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此不嫌用矣字爲多檀弓曰美哉輪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

用助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〇詩人用助辭多用韻任其上有用也辭若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有用而辭若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有用矣辭若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有用忌辭若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有用兮辭若其實七兮迨其吉兮有用之辭若知子之來之雜佩以問之有用止辭如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有用且辭若椒聊且遠條且又禮記散文亦有韻焉如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麗澤文說云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閒言語韓文公
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
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送浮屠文暢序
結云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
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
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 已上首接體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
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
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

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
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
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
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行其道
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
公胡武平所撰制誥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
揚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
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
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
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

焉兹亦與文章相類 宋朝類苑
徐節孝云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
與遂悟爲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
所不能用斯爲善矣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
江河斯爲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
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
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
之嚴近世孫明復石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
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諸體

王臨川云某常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
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
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
柢濟用則蔑如也 本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
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
也取其自然耳 本集
蘇子由嘗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者大圓成小者
小圓轉每句如珠圓又云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
冠冕折旋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又云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讀龍行空爪指鱗甲所及皆合規矩可謂奇矣

宋樓昉迂齋云古人用字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家之言以爲明合不如暗合拱實不如拱虛知此說可以悟作文之法

潘子眞詩話云韓文擬體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於書祈大湖神文其體疑出於國語弔武侍御文其體疑出於離騷其哀歐陽行獨孤申叔之文疑合於莊子內篇賈誼鵩賦之體柳文擬體天對則祖屈平之天問其乞巧之文則擬揚雄之逐貧先友記則法家

語七十二子解

柳文如峻峰絕壑壁立千仞間見疊出森然於蒼烟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攀之者不能踰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此之公不答讀再三又搨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客大慚又云荊公以東坡表忠觀碑置坐隅賓致遠楊德逢在坐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王褒益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非如子雲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悚然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曰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邵氏後錄云歐文和氣多英氣少蘇文和氣少英氣多

欒城遺言云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纔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人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爲知言

東坡作文字既爲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海外亦可盛行後生不復有古歐公者
歐陽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迹也
東坡嘗云魯直雜文專法閻浮

性理 論宋諸文人文　朱熹

紀頌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為例因命史約楊道夫同說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

頭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裡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看一家之文復看東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問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不得起頭句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大凡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蒙初間花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甚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

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〇曾所以不及歐處

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公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個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個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正平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太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荊公之文何如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荊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爲荊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荊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

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丹鉛錄論文　楊慎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諫諍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又云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桄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桄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檳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桄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

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傅肱蟹譜云蟹鴨眼蝨足蛇蠲蜩腹其介類夲丁其族類執鐵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其如繪解焉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學

原學篇　鄭樵通志

何爲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槩有二一義理之學二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爲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爲無文彩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

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

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過歟

叙學

劉因　本集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辞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使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且爲陳讀書爲學之次序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

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

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

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繁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見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此太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似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發強努必當穿徹而中的

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發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妍醜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

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會昭烈之幽光破曹操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

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徵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

史只有實録宋事纂録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温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説之資嘴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隨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黄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説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説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纂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横

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横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
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
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
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
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
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
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
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
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
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

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强歐蘇黄
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
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黄而乃効
晚唐之萎薾學温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
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
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
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
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
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
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

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
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翺皇甫
湜之温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
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
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
子固之開闔司馬温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
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摑
東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
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
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

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
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
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
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
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
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
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
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大傅王右軍顔平原蘇東
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
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黄魯直萃之以厲吾

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旋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與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存棄天之至善壞巳之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玆命

一　讀書　　王露　後同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

曰莫若書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繞一曲讀書謂卯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横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巳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之妙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激於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頊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者當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

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于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僂之承蜩豈更於思乎

新刊唐荊川先生稗編卷之七十七終